

高爾基著

王季羣譯

人在



人在間

高士
爾
基
著
譯



讀書出版社發行



原 著 者	編 譯 者	發 行 人	發 行 者	發 行 所
M. G. O. F. K. Y.	王季愚	黃洛峯	上海四川北路二〇一〇號 讀書出版社	重慶三聯書店 各地聯合書店

(S)版初月九年六三九一
 (S)版三月六年七四九一
 元九十幣國冊每價定本基



(1500)

我，在人間，開始是在城裏鬧市上的一家「時新鞋店」裏做學徒。

我的主人是一個矮矮的小胖子，有着刮得光光的紫栗色的臉，青色的牙齒和一雙生着眼屎的眼睛。我覺得他是瞎子，并且相信他一定是的，我就做了個鬼臉。

——不要裝怪樣，——他輕輕地可是嚴厲地說。

我不喜歡這雙醜醜的眼睛盯住我，可是也說不準牠盯的什麼，——也許他只是打量我爲什麼做鬼臉吧？

——我說，不要裝怪樣，——他更加輕聲地，連那肥厚的嘴唇都不會牽動一下地叱道。

——不要抓手，——他對我發出枯燥的嚕囁，——要記着，你是在城內大街上的高等商店裏做事情哩，小徒弟應該像木頭人樣的站在舖子門口。

我不懂什麼叫木頭人，可是我不能不抓手：我的兩隻手，連肘部都給紅點跟瘡疤佈滿了，裏面的疥癬的微生物蟲咬得我簡直受不了。

——你在家裏幹什麼的？——主人瞅着我的手，問。

我告訴了他，他搖搖給白髮密密地黏貼着的圓頭，輕視地說：

——拾垃圾，這真比做乞丐還要壞，比做强盜還要壞。

我毫不自餒地表示：

——我也偷過東西的。

於是，他的手像貓爪子似地按在櫃台上，驚訝地對我眨白眼，喃喃地說：

——什麼？怎麼偷的？

我解釋了那是怎麼一回事。

——唔，這倒是小事情，但是，假如你偷了我的靴子，或者銀錢的話，那我可要你坐一輩子的監！他說得很平和，我却給恐嚇得越發不敢親近他了。

除掉主人，在舖子裏做生意的，還有我的表兄，沙夏亞戈服夫，和一位靈巧的執拗的黃頭髮大司務。沙夏穿着藕褐色的上衣，白襯衫，打着領帶，還有捲邊的褲子，很驕傲，不大瞧得起我。

外祖父領我到主人那兒的時候，曾經拜托沙夏照顧我，教訓我，他頓時嚴重地皺了皺眉頭，搶着說：

——應該的，他應該聽從我的話！

外祖父把手放在我頭上，壓彎了我的頸子。

——要聽他的話啊，年齡跟資格他都比你老……

沙夏瞪着眼，提醒我：

——別忘記外祖父說的呀！

於是，從第一天開始，他認真地擺起自己的老資格來了。

——賈士林，不要瞪着眼睛，——主人教訓他。

——我，不要緊，——沙夏偏着頭答應，於是主人馬上接着說了：

——不要緊，回頭讓顧客把你常做山羊……

大司務，尊嚴地笑了笑，主人醜態地撅起嘴，沙夏痛苦地嚙着一口舌根下流出的血。

我不喜歡這些語言，許多的話，我都不懂，有時候好像這班人是在說外國話似的。

女顧客進來的時候，主人趕緊把手從衣袋裏拔出來，摸摸鬍子，臉上堆起得意的微笑；這臉就充滿了皺紋，一雙盲了似的眼睛，轉也不轉地盯着。大司務拉長了身子，手肘緊靠住腰，隨後兩條臂膀朝天伸了伸。沙夏怯生生地眯眼，拼命地藏着凸出的眼睛。我站在門口少微抓抓手，一面留心做買賣的規矩。

大司務屈着膝頭站在女客面前，大大地散開手指去量靴子的尺寸。他那顫抖的手，那麼細心地觸到女人的腳，彷彿深怕擦破了牠似的。腳呢，肥大得活像一個鬚頸的長瓶。

一天，不知道那一位官太太哆嗦了一下脚，隨後縮了回去，說道：

——「嗨，你幹麼搔癢……」

——「這個，一種禮節，——大司務趕緊熱誠地聲明。」

大司務那麼殷勤地對待女客，瞧着是多可笑啊，我爲了要忍住笑，只好掉過頭來對着玻璃門。但是，不久仍舊呆呆地繼續去觀察做買賣的禮節。——大司務那樣的招待，實在非常使我開心，同時，我想到我是一輩子也不會那麼殷勤地散開手指，那麼靈敏地給別人穿靴子的。

往往有這種事情：主人離開舖子到貨櫃背後的小屋子去，同時把沙夏也叫了去；趁這機會大司務跟女客就眉來眼去起來。一次，他摸了一個黃頭髮少婦的脚，攤在中指頭上，吻了一下。

——「嗨，你這流氓！——」婦人嘆着氣。

——「蒼……蒼蠅！」

這兒，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了，簡直笑到站不穩脚那種程度，門門給撞落下來，門打開了，我的頭碰在玻璃上，玻璃給我碰得粉碎，大司務踏了我一脚，主人用戴着金戒指的手，在我頭上揍了幾下，沙夏呢，也幾乎拉脫了我的耳朵。黃昏時候，我們回家的當兒，他還嚴厲地警告我：

——「留心趕走你這滑稽鬼啊！唔，這有什麼可笑的？」

接着又解釋道：假如大司務對太太們親熱的話，生意就會發達起來的。

——太太是並不需要靴子的她故意來買也許只是想瞧瞧仁愛的大司務，但是，你不懂事，胡鬧這可侮辱了我啊，我何嘗同誰胡鬧過，只是他鬧得厲害呀。

每天早晨，一個生病的愛發脾氣的廚娘，在她沒起身之前的一點鐘，就叫醒了我；我起床之後，首先刷乾淨主人，大司務和沙夏他們的衣服，帽子跟鞋子，其次是炖「自暖壺」預備一切爐子的木柴，洗滌中飯用的「味料架」，後來才到舖子裏，打掃地板，揩灰塵，預備茶水，配合買客的貨色，然後回家吃中飯；這個時間內，沙夏替代我站門口的職務，但是他認為這是降低了他的身價，責備我：

——懶東西，上工，我是在替代你呀……

我是多煩惱多寂寞啊！過去習慣了放蕩不羈的生活，從朝到晚踟躕在沙石滿地的古納文城的街上，醜醜的伏爾加河岸，田野間，森林裏。除了外祖母跟自己的同伴，不同誰談天，但是，現在刺激人的生活對我暴露了牠自己醜惡與欺謊的裏子。

往往發生這樣的事情：一位女客什麼都不買地去了，頓時他們三人感到怪難爲情。主人甜蜜的微笑深藏着不露了，命令式地叫：

——賈士林，把貨色收拾好！

接着是惡罵：

——嚇，豬獯躡在家裏不安逸了，要到舖子裏來遊魂，假如你做了我的老婆，那我可要你……

說到他那潑辣的老婆，是一個黑眼睛，大鼻子的婦人，用腳踏他使喚他，好像當他是奴僕。

他們常在低首下心地用阿諛逢迎的話句送走女客過後，立刻就卑污無恥地瞎說女客的壞話，刺激得我常想一下子跑上街去，追住那女人，告訴她他們怎樣的說她的壞話。

自然囉，我知道人們，背地裏都是愛互相誹謗的，他們一談到這些，總是特別興奮，好像這樣一來，就會給誰認識他們是極聰敏的人類，取得了世界法庭之認定似的。無數的人，總愛嫉妬，他們永遠不讚美任何人，並且，關於每一個人的任何醜惡，他們無不知道。

某一次，一位年輕的，蘋果色臉的眼光閃閃的太太來到舖子裏，她穿着黑皮領子的天鵝絨大衣，她的臉露出在領子上邊，好像一朵珍奇的花。在坑邊把大衣脫給了沙夏，就更加顯得美麗了些：勻整的臉緊遮着青灰色的面紗，耳上戴的是透明的寶石耳墜。她使我記憶起華希里士花王來，因此我自信這就是本省的省長夫人。他們非常恭敬地招待她，在她面前，彎着身子，好像在烈火前面那麼畏首畏尾地，滿口是阿諛逢迎的話。他們三個，滿舖子顛來倒去，好像着了魔，他們的影子滑過玻璃大門上，彷彿週遭起了火，又熄滅了，因此立刻變成了另一種的景象，另一種形式。

但是當她匆匆地挑選了幾雙貴價錢的靴子走了之後，主人撇着嘴對伙計們說：

——狗婆……

——總而言之，是鬚兒戲子——大司務輕蔑地說。

接着，他們開始你一句，我一句地說着關於這位太太的情人，和她的交際生活。

中飯過後，主人到店堂後面的房間裏睡覺去了，我呢，打開他的金錶，淋了幾滴醋在機輪裏。我很歡喜瞧牠不走動，手拿着錶退出舖子來，如有所失地說：

——爲什麼緣故呢？錶突然不走了！本來是永遠不會停的，該不是弄壞了罷？

雖然處在十足浮華的舖子裏，又忙於家庭的工作，但是我總像沉溺在嚴重的鬱悶的深淵裏似的，因此我常常這樣想：做出怎樣的一件事情來，他們才會把我趕出這舖子呢？

冒着雪的行人，靜悄悄地晃過舖子門口，——光景是他們正在埋葬誰，送上墓地去。但是有的人在慢吞吞地出殯，有的却匆匆忙忙地追住棺材。馬搖擺着用勁地征服了雪堆。舖子後面的教堂鐘樓上，每天報喪似地響着鐘聲，——這是大齋期；鐘聲好像枕頭似的在人頭上撞擊，雖然不覺得頭痛，然而却感到神經麻痺與遲鈍。

一天，當我正在舖子門口的天井裏收拾剛才取出了貨物的木箱的時候，教堂的門房對直朝我走來，這位瞟眼睛的老頭兒，軟綿綿的身子，活像用布巾紮成的，狼狽得像狗在後面追着撕咬他似的。

——神聖的人兒，你偷雙硬底鞋，給我好嗎？——他挑逗地說了。

我不言語。蹲在空的木箱上，他張開口，打了個呵欠，又說：

——你給我偷麼？

——怎麼可以偷東西呀！——我聲明。

——他們都是偷東西的，但是，要尊敬老人家啊！……

他很仁慈。不像我住的地方那些人，我感到他是滿相信我正在打算給他偷的，而且我答應給他放雙硬底鞋在窗櫺裏。

——這多妙呀，——他並不見得高興，可是平和地說。——別說謊語，唔，我瞧你是不騙……

他蹲下來，沉默了一分鐘，指着皮靴底上醜陋潮濕的雪泥，隨後口啣着瓷器的烟斗，突地威脅我：——假如我要欺騙你呢？我取雙同樣的硬底鞋，拿到主人跟前，我說是你打半價賣給我的？好麼？牠的價錢最多只值兩個銀盧布，你要打半價優待主顧麼？

——我不願意瞧他，好像他已經照剛才說的那樣實行了，但是他老是那麼和氣地說着，盯住自己的鞋底，口吐着青煙。

——假如，打個譬喻來說，這是主人教我來的：「去，替我試探試探徒弟，——他有多少賊物，」要是這樣，你將怎麼辦？

——我不給你硬底鞋，——我生氣地說。

——現在不能不給，要不然就得賭咒！

他捏住我的手，掠到他面前，用冷冰冰的手指敲着我的太陽穴，沒精打采地繼續道：

——你既然這樣也不，那樣也不，唉，要我自己動手麼？

——你自己去請求吧。

——我可以請求一件小事情！請求你去刮掠教堂，你去麼？難道說可以信服一個人嗎，你小傻瓜？

於是推開我，他站起來。

——硬底鞋不要偷了，我不是紳士，用不到穿牠。這，我只是開開玩笑的……爲了你的虛心。復活節到了的時候，我要開放鐘樓。你來敲鐘，眺望一下子城市……

——我認識城市的。

——牠從鐘樓上望下來是更美麗些啊。

他的皮靴尖兒，陷在雪地裏，慢吞吞地朝着教堂的轉角上走去，我瞅住他的背影，惶恐地思索：老頭兒真的是開玩笑，還是被主人派來調查我的呢？我懷着疑懼走進舖子去。

沙夏一下子跳出天井來，叫道：

——你見了什麼鬼呀！

我突地忿怒起來，拿了火箸向他揮舞着。

我知道他跟他大司務都愛偷主人的東西；他們不拿靴子就拿鞋套藏在烟囪裏，等到出店的時候，塞在大衣的袖統裏。我不歡喜這個，却反而要受威脅——記得主人威脅過我。

——你偷了東西麼？——我問沙夏。

——不是我，只是大司務，——他嚴厲地對我解釋。——我不過幫他的忙吧了。他說：——要忠實啊！我當然得聽從他，可是這就使我受損失啦。主人他自己過去也是司務，他完全懂得，你不要做聲吧！

他說着，照照鏡子，用他那動作不自然的，散開得好像大司務做事情的手指，整理領帶。他精神勃勃地對我表顯他自己的資格和在我之上的威權，低聲地叫喚我，命令我伸長着手推開鏡子面前的錫板。我比他要高些，有力些，只是瘦骨嶙峋和皮膚粗糙。他呢，豐滿，柔嫩而多脂肪，他穿上禮服跟捲邊褲子，比起我來似乎覺得要鄭重而雅緻一點兒，但他的心眼却是不仁愛的，可笑的。他嫌惡廚娘，那奇怪的，女人，——誰也不能夠了解她是善良的呢，還是兇惡的？

——在世界上，我挺愛打架，——她睜大着興奮的黑眼睛說。——我最愛的是那一種打架：比方鷄鬥哪，狗打架哪，農民打架哪。

假如雞或者鴿子在天井裏打起架來，她總是立刻丟了工作，跑去觀戰，直到末了，她還瞧着那幽暗朦朧的窗戶。每到黃昏，她就對我跟沙夏說：

小孩子，你們幹嗎呆呆地坐着，打架挺好玩呀！

沙夏生氣地說：

——告訴你，傻瓜，我不是小孩子，是二等司務呀。

——唔，這才稀奇呢，我麼，倒沒有瞇上眼，我把沒有討老婆的都當做小孩子。

——傻東西，傻頭傻腦的……

——魔鬼倒是聰敏的，可惜上帝不愛他。

她的談話，特別使沙夏受刺激，他也愛對她挑釁，但是她呢，懷疑地聽着他，說：

——嗨，你，蟑螂，上帝的罪魁！

他幾次慫恿我拿墨汁或鍋底灰去塗她睡熟了的臉，拿針撒在她的床褥上，或者開些旁的任何玩笑，但是我害怕廚娘。因為她睡覺挺容易驚醒，她常常失眠，爬起來點燈，隨後蹲在床沿上，瞰住某一個屋角。有時候，她到我睡的坑床後邊來，攪醒了我，沙聲地請求：

——我不是發夢癩，聶克希加，怕什麼，同我談談吧。

我做夢似地告訴她些什麼，她呢，只是蹲着不出聲，搖動着身子。我似乎覺得她那灼熱的身子，薰出一種白蠟的臭味兒，她快要死去了啊，也許馬上一筋斗跌下來仆在地上，就會死去也說不準。我懷着恐怖，開始高聲大氣地說話，但她立刻止住我：

——嚙！回頭吵醒了那些個無賴漢，他們要疑心你是我的情人的……

她老是那麼一種姿勢蹲在我的身邊：彎着身子，手肘塞在兩個膝頭之間，捏住她尖骨頭的腿。她沒有乳房，同時在厚實的粗布汗衫裏面，凸出幾疋箍桶圈般的肋骨，許久沉默地蹲着，低着頭，後來突地咕嚕道：

——雖說一個人終是要死去的，但是，怎麼要那樣地痛苦呢……

過了一會兒，不知向着誰說：

——就這樣挨下去，唔？

——睡覺吧，——她說打斷了我還沒說完的半句話，彎了彎腰，一聲不響地消失在廚房的黑暗中。

——妖怪！——轉背後沙夏就叫她。

我說他：

——背後你才這麼說她呀！

——你想，不害怕麼？

但是立刻皺了皺眉兒，說着：

——不當面我不說她，也許她真是個妖怪……

她對於一切都瞧不起，發脾氣，對待我什麼事也不肯寬鬆。朝晨六點鐘，就抓住我的脚，叫：

——還在睡覺呀！燒火，炖「自暖壺」，洗馬鈴薯啊！……

沙夏給吵醒了，馬上就埋怨：

——你亂喊什麼？我要告訴主人，誰都睡不着……

她趕緊沿着廚房移動着兩條乾枯的腿，火紅的失眠的眼睛朝他那一方射出冷光。

——唔，上帝的罪魁，假如你叫我做乾媽，我也許會饒恕你的。

——她媽的，——沙夏咒罵，到舖子去的一路上，他都慫恿我：——應該找事情來趕走她，應該留

心小事情，這一晌食鹽不是加多了麼？假如她還要說鹽不夠吃的話，就要她滾蛋。還有火油哩。你幹麼張大嘴？

——可是你呢？

他生氣地哼了一聲。

——胆小鬼！

廚娘真就死在我的眼前了：她彎下身子去提「自暖壺」，好像有誰迎面推她一下似地突然蹲在地上，接着一聲不響地側着身子倒下去，手向前伸着，口裏流出血來。

我們兩人頓時就明白她已經斷氣了，但是，給恐怖襲擊着，許久凝視着她，連說話的勁兒都沒有。

後來沙夏跟賈林地跑出了廚房，可是我呢，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辦，身子緊緊着正對晨光那一面的窗口。主人走進來，擔心地蹲下來，用手摸摸女僕的臉，說：

——真的，死了……怎麼一回事？

於是馬上開始朝着屋角上的幻術家尼古拉的小像畫十字，禱告，後來朝着廚房的門口，發命令：

——賈士林，趕快報告警察局去！

警察來了，檢驗過屍首，喝完茶，就走開；後來又帶了一輛破壞的馬車來；他們抬頭抬腳地把她搬到街上。女主人從門限外邊瞧了瞧，命令我：

——洗地板呀！

於是男主人說了：

——夜裏死才僥倖呢！……

我不懂，爲什麼說僥倖。睡覺的時候，沙夏非常認真地同我講：

——不要熄燈啊！

——你害怕？

他拿被窩裹住腦壳，老縮着不言語，肅靜的夜，彷彿正在偷聽什麼，期待着什麼，我似乎覺得，下一秒鐘內，就會有人敲警鐘，於是一切的人，突地在城裏奔跑，在大騷動中叫喊。

沙夏從被窩內露出腦壳頂兒，輕輕地說：

——同我一塊兒睡上坑去，好麼？

——坑上熱啊。

他沉默一下，說：

——她此刻怎麼樣，啊？你覺得妖怪……我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他開始講到關於鬼的故事，說鬼是可以從坟墓裏爬起來，滿城溜躑到半夜，尋找那兒是他住過的地方；那兒有他的親屬。

——鬼只記得城市，——他輕聲地說。——可是街道跟房舍他是記不清的……

死寂的夜，彷彿越發黑暗了些。沙夏抬起頭來，問：

——要瞧瞧我的箱子麼？

我老早就想明白他的箱子裝的是什麼，他用吊鎖鎖着牠，往往帶着某種特別謹慎的心情打開，因此，如果我企圖瞧瞧箱子裏面，那末，他就毫不客氣地問：

——你要什麼？唔？

當我同意了的時候，他蹲在床沿上，用命令的調子叫我把箱子搬到他腳面前的床沿邊。鑰匙同

他的護身的十字架一塊兒掛在衣服扣子上的。他瞅着黑暗的廚房屋角，皺了皺眉，打開箱子，對着牠的蓋兒吹口氣，彷彿牠是熱的似地。隨後支起箱子蓋，取出幾套衣服。

裝藥的木盒子，成捲的各種顏色的包茶葉用的紙，鑲鐵的靴油箱和沙丁魚的盒子塞滿了大半箱。

——這是什麼？

——你就要瞧見的……

他伸腳夾了箱子，在箱上俯着身體，輕輕地哼道：

——天皇——

我等着想瞧玩具：我從來沒有過玩具，對於牠總是懷着表面的輕視的心腸，但是對於那些有玩具的人也沒有絲毫的嫉妬。我很歡喜沙夏那麼大的人還玩玩具；雖然他忸忸怩怩地藏着他，但我很懂得這種忸怩的。

他打開第一個藥盒子，從裏面取出一付金邊的眼鏡，戴在鼻樑上，嚴肅地瞅着我，說：

——什麼意味都沒有，沒有光，這叫什麼眼鏡呀！

——給我瞧一下！

——你的眼睛不合適，這是瞎子用的，你的眼力多麼亮呀……他解釋了，主人樣地咳了聲嗽，一

下子驚惶地瞧了瞧整個的廚房。

鑲鐵的靴油盒兒裏，裝了許多各種各樣的西服扣子；因此，他自負地對我表白：

——這通通是我在街上檢得來的啊！總共三十七顆……

在第三個木盒裏，發現一些大的黃銅胸針，也是在街上檢來的，以下還有成雙的，破皮靴底子上的磨光的壞馬蹄鐵，皮鞋跟鞋套上的扣子，銅的門鈕，牛骨頭的手杖柄子和姑娘們的壓髮梳子，還有許多同等價值的東西。

據我的觀察，這些破布跟壞骨頭，也許我也能夠容易地收集到的，一個月裏只要去收集十次以上。沙夏的物件，觸動我一種懊喪悵惘的感情，以及對於他的難堪的憐恤。但他却用心地瞅着每一件零碎的東西，親愛地用手撫摩，嚴肅地掀起他肥厚的嘴，咕着眼惦念地感傷地凝視着，但是，那副眼鏡顯出了他那兒童的面孔的滑稽。

——你爲什麼？

他那金邊眼鏡外面的眼光，電閃般地掃射着我，於是用破響的高調子問：

——要我送你什麼東西麼？

——不，我不要……

顯然由於我的使他難堪的拒絕，和對於他的財寶輕視，他就沉默了一會兒，後來輕輕地提議：

——拿塊手巾去吧，這全是乾淨的，那一塊是髒的……

他把東西上的灰塵拭去，包裝好的時候，一筋斗翻到床里面，臉朝壁頭睡下。下雨了，雨點從屋頂滴落下來，風敲着窗兒。

沙夏不掉頭地對我說：

——等下子，晴天到花園裏去，我要拿種東西給你看，你會得驚嘆的！

我不作聲，預備睡覺了。

又過了幾秒鐘，他突然跳起來，手抓住牆壁，懷着震動的心情，開始說：

——我害怕，上帝，我害怕呀！上帝饒恕我！這是什麼？

這兒，我給驚駭到失掉知覺了：我覺得正對天井那面的窗戶旁邊，廚娘背朝我站着，低着頭，額角貼在玻璃窗上，好像生前的她，站在那兒瞧公雞打架。

沙夏抓住牆壁，蹣跚着腳，慟哭了。我好像置身在紅炎炎的煤火上似的，不敢往四下裏瞧了，後來費了許多力氣在廚房內兜個圈子，又同他一塊兒睡下。

一直騷動到精疲力倦的當兒，我們才開始睡覺。

這件事情過後的，不多幾天，不知是個什麼紀念日到了，這天，我們只做半天的生意，回家吃過中飯，當着主人睡午覺去了的時候，沙夏悄悄同我說：

——我們走吧！

我打量到馬上會瞧見他那使我驚歎的東西了。

我們到了花園內。在兩排房舍之間的一塊狹窄的地上，長着一半枯老的菩提樹，枝幹給樹漿蒙蓋着，黝黑的赤裸裸的樹枒，死氣沉沉地豎立着。樹枒之間，一個烏鴉的窩兒也沒有。一些樹兒墓碑般地屹立着。除掉幾顆菩提樹，花園中什麼也沒有，既無灌木，又沒有花草；凹形的地面，給踏黑得彷彿火車道似的，低窪的地上，堆積地舖上一層生靈的隔年的落葉，好像水裏的浮萍。

沙夏走到對着大街那面的籬笆轉角上，站在菩提樹下，眯起眼，盯住醜陋的鄰家的窗戶。隨後，蹲在地上，開始用手抓散樹葉堆子，發現一股粗大的樹根，根子的近旁，兩片煉瓦深深地壓着泥土。他把煉瓦搬起來，在牠底下，又發現一個鐵的屋頂板兒，鐵頂板底下是一個穿通樹根的大窟窿。

沙夏擦燃火柴，點了一支殘燭，扔進窟窿裏去，對我說：

——你瞧別害怕啊！

他自己顯然很害怕了：手哆嗦地拿着蠟燭，臉色發白，怪不和氣地撇着嘴，眼睛開始潤濕了。他輕輕地把他空着的那隻手揹在背上，他的恐怖傳染給我，我十分謹慎地瞅着樹根的深處，發見根子是在一個臍圓的洞子裏，洞底，剛才沙夏點燃的三朵小火，綠幽幽的火光，充滿了全洞。洞是十分寬深的，比一隻木桶的內部，還要深些，牠的兩旁，堆積着各種顏色的玻璃屑跟茶具的碎片。中間，高地上，

安放着一付蓋上紅色柳條布的小棺材，牠的上半是用花緞被面遮着，其餘的一半黏貼着鉛色的紙張，被面底下，凸現着野鳥的爪子跟小雀子的腦壳尖頂。棺材的後方，立着一個神座，神座上面放着銅的護身的十字架，牠的近旁，在被包糖果的黃的跟白的紙張纏着的燭台上燃着三支殘燭。

火光的尖頭偏向洞口；洞內朦朧地閃爍着各種顏色的火花與斑斕。蠟燭，泥土跟熱薰薰的腐爛臭氣襲擊着面孔，注入在眼眶裏，微塵般的紅霓不時地跳躍着。這一切激動我難堪的驚異，鎮壓着我的恐怖。

——好麼？——沙夏問。

——這爲什麼？

——小祠堂，——他解釋了。——像麼？

——我不知道。

——小雀子是死的！牠將來可能變化成骷髏，牠是無辜的暫時受災難的殉教者……

——你發現牠的時候就是死的麼？

——不，牠剛飛到小屋子去，我拿帽子把牠蓋起來，就窒息死了。

——爲什麼？

——沒有爲什麼……

他盯住我的眼睛，又問：

——好麼？

——不好呀！

於是他彎下身子對着洞，趕快用木板跟鐵板子蓋着洞口，又拿煉瓦壓在地上，站起身子，拍了拍膝頭上的灰塵，嚴厲地問：

——你幹麼不高興？

——可憐鳥兒——

他用定了神的眼睛瞧了我一下，好像瞎子似的，於是朝我胸脯上推了一巴掌，喊叫着：

——傻瓜！你因為羨慕這個，你就說不歡喜！你以為在你加納特大街的花園裏的設備還要更好

些麼？

我回憶起本街上的亭園，自信地回答了：

——當然要更好些囉。

沙夏從肩上把他自己的禮服脫來摔在地上，挽着衣袖，在手掌上吐着口沫，提議道：

——那末，打架吧！

我不願意打架，我也許被懦弱的鬱悶征服了，只呆呆地瞧着師兄的猙獰面孔。

他一步跳上前來，用腦袋撞擊我的胸脯，掀倒了就踏在我身上，叫喊：

——要活還是要死？

但是我的力氣比他大，同時又非常生氣了；一下子弄得他臉兒朝地地躺下了，他兩手伸長在腦後，噁着嗓子。我愕然地扶起他來，他拳打腳踢使我越發驚惶了。我離開他往別處走，不知道怎麼辦好，他抬起頭來說：

——瞎扯什麼？我將總要那麼地報復你一下，只消主人瞧不見的時候，可是，這兒可憐你，你將來總有人要你滾蛋的！

他咒罵，恐嚇；他的話句使我生氣，我率性跑到洞子那兒，搬開石塊，扔到牆那邊的街上，搗毀整個洞的內部，隨後用腳踏牠幾腳。

——你瞧見了？

沙夏對於我的暴亂只是蹲在地上，少微張開嘴巴，動着眉毛，不聲不響地注視着我，當我做完了的時候，他不慌不忙地站起來，搖了搖身子，禮服披在肩上，平和而又惡辣地說：

——馬上你就要瞧見那是怎麼一回事，日子快到啦！我有意要做弄你一下，——魔術！

於是我也蹲下來，好像給他的話創傷了似的，我整個的心兒給陰冷浸浴着，但是他去了，毫不回顧地走了之後，我愈顯得給自己的鎮靜壓抑着。

我決心明天逃出城去，離開主人，避開沙夏和他的魔術，離開這一切的壓迫與愚笨的生活。

第二天朝晨，新來的廚娘叫醒我，說：

——阿爸！你臉上是什麼？

「魔術發作了！」我不自然地想到。

廚娘於是打了個大哈哈，我也勉強笑了笑，後來對着鏡子一瞧：我臉上給塗上一層濃厚的煤煙。

——這是沙夏？

——是我呀！——廚娘嬉皮笑臉地叫。

我開始弄乾淨靴子的時候，手剛塞進靴統裏面去，我的指頭給胸針釘着了。

——牠就是魔術呀！

在所有的靴子裏都發現胸針跟縫衣針，牠們被安放得那麼巧妙，正正可以釘到手掌。當時我抓住昏涼水的木杓，盡情地潑些涼水在那還沒睡醒的人的頭上，也許他是假裝睡熟的魔術師吧。

但是，我自己依然發生了很壞的感覺：一切宛然如在目前，那棺材上的鳥兒，灰色的，鈎形的趾爪與怪可憐地凸現着的鳥兒的腦壳，週遭呢——不疲倦的各種顏色的火花的閃光，彷彿牠願意爆發出虹彩而又不可能。棺材膨脹了，鳥的爪子生長起來，向上曳長着，顫抖，活動。

我決心這天晚上跑走，中飯之前我一面去煤油爐子上暖菜湯，一面打算着，菜湯已經燒開了，可

是正當熄火的時候，湯鍋一下子倒翻在自己的手上，後來他們送我到醫院裏。

記得是一家神經病醫院：在黃色的震蕩的空虛中，有些灰色的蒼白臉，藏在面紗中的險孔在呼號，在呻吟，混亂地騷擾，還有一個長着短髭樣的眉毛，搖動着粗大的黑鬍子的長人，拿着拐杖走來，他唸着，哼着：

——光明到來啦！

一些釣床使我回憶到棺材，病人仰面躺着，活像死的鳥兒。黃色的壁頭震撼着，天花板給布帷子搖晃成弧線形，地板上亮光光的，一排排的釣床動蕩着，移動着，一切都是虛弱而可悲的，窗戶後邊小樹的枒枝堅立着好像幾根棍子，不知道誰在搖動牠。

一個黃頭髮的纖弱垂死的病人，踩着腳，用他自己的短手畫着，叫喊了：

——我不應該得神經病的呀！

拿拐杖的人對着他的頭叫：

——光明……

外祖父，外祖母跟一切的人都常時說：醫院裏頭會殺死人的。——我認爲我自己的性命快完結了。一位戴眼鏡的也是頂着頭紗的女人對我走來，在我枕頭下的黑木牌上寫了些什麼，——粉筆斷了，粉屑撒了我一頭。

——你叫什麼名字？——她問。

——不論叫什麼。

——你有名字麼？

——沒有。

——嗯，不要傻氣，留心挨打啊！

我相信她會打，因此偏不答應她。她呼吸時好像貓兒，隨後這貓一聲不響地走開了。

點了兩盞燈，淡黃的火光懸在天花板底下，好像快要瞎的眼睛，睜着，閉着，時而不愉快地昏花着，時而又把兩張眼皮合得緊緊的。

——屋角上不知誰在說話。

——來打牌吧？

——沒有手怎麼打呢？

——唉，他們割斷你的手啦！

我立刻意味到：這人爲着打牌給割掉了手。但是，在這些事情前面我到底該怎麼樣地結果呢，將要殺死我麼？

我的手發燒而且潰爛了，好像是誰要從裏面拔出骨頭來似的。由於一種恐怖與疼痛，我開始悄

悄悄地哭，爲了不讓人發現眼淚，只得閉上眼睛，可是淚兒却老是向外流，流在太陽穴上，落進耳朵裏去了。

夜來了，病人都倒在釣床上，躲藏在灰色的被窩底下，一切都一分鐘又一分鐘地變得愈見寂靜。只有屋角上不知誰在喃喃地說：

——他一點也走不出去，他——廢物，她——廢物。

我很想寫成一封信給外祖母，請她來把我接出醫院去，趁我還活着。可是不能夠寫：手不能動作，也不能拿什麼，我想試一試：是不是可能從這兒逃走呢？

夜越發變死！彷彿永遠地確定了。我輕輕地把腳落到地板上，朝大門走去，這門是半掩半開的，——走廊上，路燈底下，木的靠背椅上，一個白髮的刺猬般的人頭凸現着，冒着青煙，深陷的眼直瞅着我。我來不及躲避了。

——誰在散步到這兒來呀！

聲音是並不可怕的，平和的。我走去，瞧了瞧圓圓的臉跟那蓬鬆的短髮，——頭上的最長的頭髮，則披散在週圍，用綠色的髮圈箍着，這人的腰上吊着一串鑰匙。他有挺長的鬍子同頭髮，活像彼得的小徒弟。

——這個——給湯燙傷的手？你幹麼要夜裏幽蹤？有這種規矩麼？

他對着胸脯吹氣，我的臉上罩着許多烟，他用灼熱的手抱住我的頸子，把我掠到他身邊去。

——你害怕？

——怕啊！

——初到此地一切都可怕。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可怕的。尤其是同我在一塊兒……我永遠不會無禮對人……要抽烟？不要抽，這對於你太早了，等兩年吧……你父母在那兒？沒有父母啦！不應該……我們過着無父無母的生活，只是別懼怯啊！明白沒有？

我從來沒有瞧見過那麼會用明瞭的話語簡單而友誼地談話的人，我帶着難以形容的愉快聽着他說。

當他答應我再回到釣床上去的時候，我又要求他：

——同我一塊兒坐坐！

——可以的。——他同意了。

——你，誰呀？

——我軍人，最近代的高加索的兵士，上過戰場，但是有什麼稀奇呢？兵士爲着戰爭而生活。我同匈牙利人，波蘭人，捷爾克司人打過仗……有什麼好處！兄弟，戰爭是極其殘酷不仁的啊！

我閉上一會兒眼，剛一睜開時，穿着黑衣裳的外祖母坐在靠近軍人的那兒，他站起來靠着她說：

——等一等，一切都將要死去，是不是？

病房裏，太陽閃耀着，病房的一切都給鍍上金子，一會兒太陽藏着了，但是一會兒又亮晶晶地瞧着一切，好像開玩笑似的。

外祖母低下身子問我：

——怎麼樣，親愛的？他們要傷害你？我已經對他說了，那黃毛鬼……

——我立刻一切都依照規則行事，——兵士一面走，一面說，但是外祖母拭着臉上的淚，說：

——我們的軍人，請您轉來……

我以為一切都是我在做夢，於是不說話。醫生走來纏好我的燙傷，隨後我同外祖母乘了馬車沿着城的街道走去。她告訴我：

——外祖父簡直瘋癲了，變得那麼地貪婪，……瞧着真令人惡心啊！最近他的新朋友黑倫士脫給他偷來一個值一百盧布的詩篇。這是幹麼呢，唔？

太陽光明地照耀着，白色的鳥兒浮飄在白雲鑿鑿的天空，我們沿着小橋走去，經過伏爾加河，冰塊正在鳴響，膨脹，窄狹的橋底下，流水嘩啦啦地響着，肉紅色的市立中央寺院的屋頂上輝煌着金黃的十字架。一個手裏拿一把楊柳枝的鄉下女人給我們遇見——春天來了，馬上就是復活節啦！

心就雀躍起來。

——我很愛您，外祖母！

這，可不使她驚奇，她用平和的調子說我：

——因為是親人呀，可是我并不是自誇就是陌生的人也會愛我的，謝謝你呀，聖母！
她微笑了，又補充道：

——聖母馬上就要快樂了，她的兒子復活！可是我的女兒瓦紐沙呢——
於是沉默了。

二

外祖父在院子裏迎着我，他正跪着用斧子削什麼尖劈，他揚起斧子好像要擗在我頭上，後來摘下帽子嬉皮笑臉地說：

——你好啊，大人先生！放工了？唔，現在打算怎麼生活，嘿！你……

——我們知道，我們知道，——外祖母連聲說，身子從他身邊搖過，只是直往屋子走，隨後一面燒茶，一面告訴我：

——現在你外祖父家破產得乾乾淨淨了，所有的錢統統還了尼古拉教主的債，但是還錢的收據呢，他公然不拿出來，我不知道他留下收據幹麼的，我們不是已經破產，銀錢用光了麼？一切都只怪我們過去沒有幫助貧苦者，沒有憐恤不幸的人，也許上帝想到這是他分給我們賈士林這族人的恩惠吧？要不然怎麼把一切都剝奪去了呢……

她四處瞧了瞧，繼續說：

——對於上帝我已經儘可能地多少做些善事，爲的是他將來不苦痛地壓迫老頭子……現在每天夜裏做一種「靜默的慈善」勞動。今天我們就要去，我有錢……

外祖父走進來，皺皺眉兒問：

——要大吃一頓？

——沒有你的，——外祖母說，——如果你要來同我們一塊兒坐着，看遭打啊。

他對着桌子蹲下來，輕聲地咕嚕：

——休息一會兒……

屋子裏一切依舊，只有母親住過那一個屋角悲慘地空虛着，外祖父臥床的牆壁上，掛着一幅用大寫字母題寫的紙張：

「唯一的活的救主耶蘇基督，願你的聖名，在我們有生命的時間中時時刻刻地與我們同在，」

——這是誰寫的？

外祖父不答復，過一會兒，外祖母帶着微笑說：

——這張紙值一百個盧布呀！

——不關你事——外祖父叫——我要賣給外國人！

——賣什麼，過去又不賣。——外祖母平和地說。

——別多嘴！——外祖父咆哮了。

這兒一切都井井有條的，一切都還是同從前一個樣子。

在屋角里的櫃子上，裝換洗衣服的籃子裏，戈雅（按卽高爾基的弟弟）正睡醒起來，往一邊瞧了瞧；深藍色的眼圈，幾乎陷進太陽穴下。他愈見變得蒼白，呆笨，衰弱了；他不認識我，一聲不響地翻轉身子，隨後閉上眼。

街坊上許多悲慘的消息期待着：雅黑爾在最近大齋期中的第五週裏死去了；哈畢搬到城裏住着，亞嘉給割斷了一隻腿不能玩兒。黑眼睛的戈司特諾姆報告我這一切，生氣地說：

——這些小伙子很快就要死光了！

——不是只有雅黑爾才死去了麼？

——大家都是同樣的：誰要是離開街上，大約也得死去。唯一的只有習慣結交朋友，在工作當中假如沒有同志，那麼就會死去的。這兒，在你們院子裏，捷司諾夫旁邊住着幾個新人——也夫與基跟少年——紐司加，沒有什麼，機巧的人！他有兩個妹妹，一個還小，一個是跛子，用手杖走路，她是美麗的姑娘啊。

他想了想，補充說：

——兄弟，我們同屈爾克去愛上了她，大家就得起爭鬥啦！

——愛她？

——爲什麼？大夥兒愛上她……才稀奇哩！

自然囉，我知道大部份的青年跟農夫都愛講戀愛，同時我知道這是一種愚蠢的思想。我開始不快活了，可憐戈司特諾姆，呆呆地瞧着他那三角形的身子和生氣的黑眼睛。

這天的晚上我瞧見這跛脚的女孩子。她從台階上走下院子來，失落了手杖，於是無可奈何地蹲在階沿上，細小，瘦弱而有光彩的手攀着欄杆。我願意拾起手杖，可是纏上繃帶的手不便於動作，我許久地不安與焦急着，可是她呢，站在我的上頭，輕輕地冷笑了：

——您的手怎麼了？

——燙傷。

——我，脚踏。您是這個院子的？睡在醫院裏很久吧？我在那兒躺了很久！

——很久呀！

她穿着淺藍色的鑲邊的，舊的可是清潔的白衣，頭髮梳得光光的，粗大的短髮辮掛在胸前。她那大而嚴肅的眼睛，在鎮靜的眼圈子裏燃燒着淺藍色的小火，照耀着憔悴的尖鼻子的面孔；她愉快地微笑，但是有點兒不歡喜我。她這一切的病態好像說：

——別攪擾我，對不住！

同伴們怎麼會愛上她呢？

——我近來身體少微有點兒不舒泰——她和悅地說，彷彿很自負的。——女隣居跟媽媽都咒我，責罵我，我對她們有損害……在醫院裏你可害怕？

——唔……

同她在一塊兒總覺得不合適，我走開到屋子裏去。

將近半夜，外祖母親蜜地叫醒我。

——我們去吧，怎麼替人類勞動……手也許很快就痊愈的……

她抓住我的手，在黑暗中牽瞎子似地牽着我。夜是黝黑的，灰色的，風不斷地吹着，好像江河在迅速地汎濫，冷冰冰的砂土抓緊着腿兒。外祖母謹慎地對着黑暗的平民房子的窗戶走下去，畫了三次十字，隨後在窗檻上擺放好五個戈比跟三塊餅乾，又畫十字，瞧着沒有星星的天空，低聲說：

——神聖的天皇后，幫助人類。在您面前一切都是罪人，親愛的母親啊！

我們離家愈遠，週遭變得愈是幽暗與死寂。夜的天空給沉沒在深邃無底的黑暗裏，好像日月星辰都永遠地藏匿了。不知從那兒滾出一隻狗來，在我們的對面停住腳，開始噉泣了，牠的眼睛在黑暗中發光。我怯生生地抱緊着外祖母。

——不要緊，——她說，——這個真的是狗，魔鬼不是時候，此刻對於他太遲了，雄鷄已經開始啼唱啦！

她對狗招招手，瞧了瞧牠，於是忠告道：

——你瞧，好狗兒，別來嚇我的乖外孫呀。

狗嗅嗅我的腳，遠遠地走開。外祖母到窗戶底下去擺設「靜默的慈善」在窗檻上，總共有二十次。天剛開始亮，一些灰色的房屋從黑暗中生長出來，雪白的拿破爾教堂的鐘樓白糖似的矗立着；臺地上的磚瓦牆垣稀薄得如同一鋪破草薦。

——老太婆疲倦了，——外祖母說，——是回家的時候啦！娘兒們明天睡醒起來，聖母已經給她們的小孩子設備好了一點兒糧食，當她們什麼都得不到的時候，就是這麼一點兒也就夠愜意啦！啊，奧列沙，老百姓窮苦地生活着，簡直沒有誰關懷他們的痛苦。

有錢人不靠上帝，

不畏懼森嚴的法庭，

窮人和他既不是朋友，又非兄弟。

他也許只曉得搜刮金錢——

也許是地獄之角落裏的金錢。

——就是那麼的應該相互友愛地生活，上帝是關懷着一切的啊！我快樂，因為你又同我在一塊兒了啊……

我也暗暗地快樂起來，紛亂地感覺着剛才聽到的一些話，和我永遠都不會做的一些事情。靠近我身邊，一個長着狐狸口鼻和一對善良的求饒的眼睛的黃毛狗搖擺着身子。

——牠將來同我們一塊兒生活？

——怎麼可以的，假如牠願意。那麼我給牠一塊餅乾，我留下兩塊。我們在小長凳上坐坐吧，不知怎麼的我疲倦……

我們在門口的長凳上坐下，狗躺在我們腳邊，咀嚼起乾燥的餅乾來。外祖母告訴我：

——這兒住着一個歐洲女人，她家里至少也有九口人吃飯。我問她：您怎麼生活的，摩西伏娜她說：我同上帝，同自己的人一塊兒生活，另外還同誰呢？

我倚靠在外祖母身側，開始睡覺。

生活重新迅速地濃重地奔流着，廣汎的印象之狂流每天帶給靈魂一些新的什麼，這些新的使人魅惑，不安，難為情，思想閉塞。

馬上我也用所有的力氣去憧憬往往所可能的，希望瞧瞧跛脚的小 同她談談或者默默地

同坐在大門邊的小長凳上——同她在一塊兒就是不談話也愉快。純潔的她，活像一隻小小的燕子，流利地講述着住在頓城的戈薩克的故事。她同她的伯父——油所的機器師在那兒住了許多，後來她父親——鎖匠又搬到下城。

——還有一個二伯父，他在本國的皇宮里做事情。

晚間，每逢放假日，全街的居民都要出來「遊玩」，少年男女們，到墓地上去舞蹈，農夫們聚集在酒排圍裏，街坊上只剩下一些女人跟頑皮孩子。女人們不是蹲在門口的砂石地上，就是坐在長凳上，提高粗大的喉嚨爭吵着，評論着頑皮孩子呢，做着擊球戲跟「九柱戲」；母親們觀看着遊戲，鼓勵機敏的，嘲弄笨拙的「遊戲員」。這種喧嘩的不愉快的快樂，夠叫人神經麻木的啊。「觀衆」的評判與注目刺激着我們，於是特別機巧的與熱情的好勝心滲透在這種遊戲裏邊去了。但是任他怎樣有勁兒，也不能誘惑我們三個人——戈司特諾姆，屈爾克和我，我們老是那個樣子。這樣一來，有的人跑到跛脚女孩子跟前，去誇張：

——您瞧，柳德米娜，我不是連發五大礮都打着了城市。

她親蜜地微笑了，接連連地點着頭。

過去我們的伴侶都共同努力維持着一切的遊戲，可是現在我瞧見屈爾克跟戈司特諾姆每每玩弄着不同樣的玩意兒，總愛機巧而劇烈地相互競爭，結果往往弄到流淚和打架；有一回他們那麼

猛烈地打起架來，弄得觀衆出來干涉，後來他們雙方用涼水注射，好像對付狗似的。

柳德米娜用她健康的那隻脚在地上一陣躁，可是當鬥士們翻滾到她跟前撞落她的手杖的時候，她愕然叫道：

——停止啊！

她臉色蒼白，眼睛定神而且突了出來，好像癩痢病患者。

還有一次，戈司特諾姆難爲情地對屈爾克玩了「九柱戲」，他躲藏在雜貨店的麵粉倉裏，蹲在那兒悄悄地哭了，——這差不多是很可怕的他緊緊地咬着牙關，頰骨凸出來，瘦削的臉上表情極冷酷，但是嚴峻的黑眼眶裏滾落出苦澀的大點的淚兒。我開始安慰他的時候，他啜泣着，喃喃地說：

——待一會兒，我要用磚石打破他的腦袋……您瞧着吧！

屈爾克驕傲着，新郎似地在街心徘徊，帽子歪戴着，手插在袋子裏；他學會女僕的從牙齒縫隙裏吐口沫，後來宣告道：

——馬上就要學會抽烟了，我已經試驗過兩次，不過有點惡心。

這一切都使我不快活。我發現我已經失掉了同伴，同時我感覺到柳德米娜做錯了事。

某一個晚間，我正在院子裏整理檢得來的骨頭，破布跟一切廢物的時候，柳德米娜直朝我走下來，搖晃着身子，用右手揮着。

您好呀，她說，點了三下頭。——戈司特諾姆同您一塊兒散步嗎？

是的。

屈爾克呢？

屈爾克不同我們亂朋友。他們愛上了您，這全是您的錯誤，并且……

她臉兒開始發紅了，但是嬉皮笑臉地回答：

——再說呀！我到底什麼地方錯誤？

——您爲什麼講戀愛？

——我沒有要求他們愛呀！——她生氣地說，於是走開幾步說：——這全是愚蠢！我比他們的年

紀都要大些，我十四歲啦。年齡大些的女孩子不講戀愛……

——您知道得可不少，——我故意侮辱她似地叫了。——瞧，這兒舖子的老板娘的妹妹，不簡直

是老了麼，可是她還同年紀輕的小伙子纏繞不清哩！

柳德米娜回過頭來朝着我，用她自己的手杖在院子裏的砂地上深深地栽插着。

——您自己什麼也不知道，——她連忙說，聲音裏面有眼淚了，嬌柔的眼兒豔麗地開始發紅。——

——舖子的老板娘是纏繞不清，可是我也是那麼的，是麼？我還是年紀輕的小女孩，我不能被人所感觸，所激動和一切的……您將來也許要讀到長篇小說「卡姆查達爾」的第二部的，那末再說吧！

她啜泣着走開了，我開始可憐她在她的話句裏面鳴響着某種我不會認識的真理，我的友伴爲什麼感動她的呢？並且他們還說——愛上了……

第二天，我願意在柳德米娜面前去贖償我自己的過失，我買了七個小錢的，我早知道她歡喜吃的「大麥糖」製成的冰糖。

——您歡喜？

她怪生氣地說：

——滾開，我不同您軋朋友！

但是立刻抓住冰糖，說我

——雖然是紙包着的，可是您的手多麼醜陋呀！

——我洗過，只是沒有洗乾淨。

她捏住我乾枯的灼熱的手，瞧了瞧。

——怎麼創傷的……

——給您的手指刺傷的……

——這是顆小針，我縫了許多……

過了幾分鐘，她往四下裏瞧着，對我提議：

——聽着啊，我們躲藏到什麼地方去，開始唸「卡姆查達爾」，您願意麼？

尋找藏身之處，很久，很久，到處都覺得不合適。最後我們決定最好是利用浴室的前屋：那兒很黑，不過可以蹲在窗戶旁邊——窗戶朝向一個骯髒的在貯藏室與隔壁屠戶房之間的一個角落開着，人們很少注目到那兒。

於是，她側着身子坐來對着窗戶，病的那一隻腿伸長在長凳子上，健康的低放在地板上，用展開的書本遮住臉，感動地解釋着許多不明白的叫人苦悶的語句。但是我也感動着。我蹲在地板上，瞧見她那莊嚴的兩隻眼睛閃動着碧綠的小火在每一頁書篇上，有的時候，滾下淚兒，女孩子的聲音顫抖着，急速地講解那些結構不瞭瞭的不熟識的句語。但是我，抓住這些句子拼命當牠是詩句，把意義通通轉變過來，這終於妨害了我的理解，不知道這本書究竟是講述的什麼。

狗跪在我旁邊打瞌睡，我叫牠做「韋築兒」（按卽風的意思）因為牠多毛，而且身子很長，跑路很快，呻吟起來像秋風吹着煙囪。

——您聽見沒有？——女孩子問。

我默默地點點頭。雜亂的語句特別使我受刺激，我最不安甯的慾望是想要乾脆把牠另外改編過來，改編成詩歌，使牠每一個單字都成一顆活潑的放光的天空的星星。

天快黑下來的時候，柳德米娜放下拿書的那隻有點兒發白的手，問：

——不算壞吧？你瞧……

從這天的黃昏時候起，我們常常坐在浴室的前屋裏。柳德米娜滿意我了，馬上拒絕卡姆查達爾。「我不能夠答覆她關於這本未續完的書寫的什麼，因為牠還有第二部，從第二部起，我們打算開始發表各個人讀書的心得，可是還有第三部；後來柳德米娜告訴我說牠還有第四部哩。

假如天氣陰沉，不下雨，浴室裏燒着火的時候，這種壞的天氣對於我們要算是最好不過的了。

院子裏飄着雨，——無論誰也不走出來瞧我們這個黑暗的屋角。柳德米娜就非常害怕有人「驚動」我們。

——您知道別人這時候在作什麼感想？——她輕聲地問。

我知道，同時我也惦念到是不是真的有人來「驚動」呢，我們坐了整個鐘點，談論着一切，有時候我告訴她外祖母的故事，柳德米娜也告訴我關於密特威爾哲河的戈薩克人的生活。

——啊，那兒多好呀！——她嘆息。——那兒，怎麼？那兒只是乞丐居住的。

我決定等我長大了之後，要實地去觀察一下密特威爾哲河。

不久之後，我們就不須要蹲在浴室的前屋了：柳德米娜的母親在毛皮匠那兒找着工做，早晨就得離開家庭，妹妹在學校唸書，哥哥在磚瓦製造所裏幹工作。天氣不好的時候，我到女孩子家去幫助她燒飯，整理屋子跟廚房，她開玩笑地說：

——我同您，好像丈夫和妻子，只有睡覺不在一塊兒，我們得更好地生活，——丈夫是不幫妻子的忙的……

假如我有了錢，就買些糖果，我們喝茶，爲了不使她那愛嘮叨的母親發覺到我們喝茶，在喝完茶之後我們就用涼水把自暖壺弄涼。有時候外祖母走來，蹲着編花邊或者縫衣服，一面講述奇奇怪怪的故事。只有外祖父進城去了的當兒，柳德米娜才到我們家裏來，我們毫無礙地吃飯。

外祖母說：

——啊，你們好好地生活！各人的錢財，各人去尋找啊！

她鼓勵着我們的友誼：

——男孩子同女孩子交朋友，這是挺好的事情，只是不應該「那個」……

於是她用了婉轉的話漂亮地勉勵地解釋起「那個」的意思來，但是我明明懂得：一個人不可以攀折花兒，當牠還沒有開放，沒有芬芳也沒有果實的時候。

「那個」，我可不願意，但是，這也不會妨害我的，我曾經對柳德米娜談過關於愉快地沉默着那回事。有人說這只是一種需要，自然囉，因爲在人們那種草率的形式裏邊的性的關係太平常了，不過，慫慫地包圍着一個人，對於我們也是過分的恥辱。

柳德米娜的父親是個四十來歲的美男子，有着捲曲的頭髮跟短髭。他非常沉默，——我不記得

他說過的一句話，彷彿啞子似的發着直聲吼叫。他喜歡小孩，同時也愛一言不發地打老婆。

黃昏時候跟放假的日子，他穿着淺藍色的汗衫，嘩嘩短褲，擦得亮光光的皮鞋，背上用皮帶揹着一個大的手風琴，走出大門時停下脚，像上火線的兵士樣地來一個「立正」。走到我們門口馬上「奏」了起來：婦女和年輕姑娘們一個個脚跟脚地走出來，眯着眼從睫毛底下瞅也夫西戈——柳德米娜的父親。接着再睜着貪婪的大眼睛，他也站住，撇着下嘴唇，瞧瞧一切突出的黑眼光。在這種靜寂的用眼睛對話，與女人們走過男人身邊慢吞吞地矯揉做作的動作中間，有着一種不知什麼的，狗一般的不仁愛的風味。——彷彿她們裏有的誰正在講戀愛，假如只要男人們慫慂地對她們擠擠眼，那末她們會像受傷者似的恭順地頓時倒臥在塵埃的街的砂地上的。

——山羊出來啦，無恥的醜鬼！——柳德米娜的母親叫嚷着。

瘦弱的高個子的她，帶着沒有措洗的長臉和病後剪短的頭髮，她好像一把用壞了的筭子。

柳德米娜同她坐在一塊兒，毫無成效地拚命引誘她對於街上的注意，固執地詢問着一切事情。

——得啦，不幸的怪物！——母親埋怨着，着急地擠弄眼睛，她那細小的蒙古人的眼睛非常光亮

而且沉靜，死盯住什麼不轉。

——您別生氣吧，媽媽，大家都是一樣的，——柳德米娜說。——您瞧，編織女工的穿着多好呀！

——我也許會穿得好些，如果沒有你們三個，你們吃我，大大地吃我！——母親硬心地，彷彿噙着

眼淚回答，眼睛盯着高大的單身漢子的編織男工。

她好像一座小小的房子，她的胸脯挺出來像階沿石，紅色的面龐給綠頭巾遮蓋着，分開着，彷彿一個當着太陽光反射在玻璃窗上時的明窗。

也夫西戈把手風琴掛在胸前奏着。許多協調的附和的鳴響，不知在那兒反應地悠揚着，全街的野孩子通通跑來，有的散佈在奏琴者的腳邊，有的在砂地上出神，還有狂歡着的。

——少微等一等，低下你的頭來瞧瞧。——柳德米娜的母親請求她的丈夫。

他默默地瞟她一眼。

編織女工們有的蹲在週圍，有的坐在黑倫士特舖子門口的長凳上，腦袋歪在肩頭上傾聽着，刺激着。

曠野里，幕地後面，晚霞燦爛着，街道上彷彿一條小河，許多的衣衫，大塊的肉體跟嫵媚的醉人的空氣鮮明地泳游着，小孩們旋風般地叫囂。不知什麼熱薰薰的辛辣氣味令人窒息，特別使人難嗅的算是那些油膩的少微帶點甜味的臭氣——血腥氣息；毛皮匠住的那一邊院子裏薰騰着一種辛辣的刺透人的感覺的氣息。女人們的談話，醉漢的吼叫，小孩子的嚷鬧，奏手風琴者的悠揚的歌聲，這一切混合成一種濃重的轟響，威武地壯健地嘆息着被創造的世界。一切的粗鄙與曝露，激動起巨大的堅牢的信仰的感覺，對於這黑暗的生活，與無恥的動物。這種動物一面讚美着自己的力量，一面苦痛

地緊張地搜尋他們發洩的對象。

因此某種十分慘愴的話兒，有時候通過喧囂鑽進心窩裏，永遠堅固地留在記憶中。

——大家不能夠同時攻打一個人——應該按照秩序……

——誰憐恤我們呢！假如自己不憐恤自己……

——難道上帝是天生來嘲弄女人的麼？……

將近深夜，空氣比較新鮮了些，轟聲也比較平靜了，蒙着陰影的木房膨脹着，生長着。小孩們散滿在院子裏——有的躺着，有的在牆垣下的母親腳邊或者膝頭上開始睡覺。夜間的孩子們特別變得柔和。也夫西戈漸漸地消失了，好像雪的融解似地，編織女工們也不見了，悠揚的手風琴在墓地後邊的什麼地方遠遠地奏着。柳德米娜的母親愁眉苦臉地駝着背蹲在長凳上，好像貓似的。我的外祖母呢，到隔壁她的義妹——助產婆家喝茶去了，助產婆是一位大個兒的瘦女人，水鴨鼻子，平坦的男性胸脯上掛着「起死回生」的金獎章。全街人都害怕她，把她當作女巫；有人說：有一次失火的時候，他曾從火堆里救出了某大佐的三個孩子和他患病的老婆。

外祖母跟她很要好；她們兩個在街上遇見了總是不知道怎麼特別要好地遠遠地互相微笑着。

戈司特諾姆，柳德米娜同我一塊兒坐在大門口的長凳上；屈爾克鬥着柳德米娜的哥哥玩兒，——他們擁抱着，腳在砂地上一陣亂踏，塵土飛騰起來。

——停止吧！——柳德米娜害怕地請求。

戈司特諾姆瞟着她的黑眼睛，說着關於獵人加里林的故事：這是一個灰白色頭髮的老頭兒，長着一雙陰險的眼睛，是各村莊都認識的著名傻瓜。他最近死了，大家剛把棺材安放在靠近另一座墳墓旁的地上，還沒有埋葬到砂土裏去。棺材是黑色的，高腳的，蓋子上畫着象形的十字，戈矛、蘆葦，還有兩根骨頭的圖形。

每個夜間，天剛黑下來，老頭兒就從棺材裏站起身來沿着墓地踽踽，搜尋着什麼，一直要到第二天朝晨鷄叫。

——別說出來嚇人吧！——柳德米娜請求。

——放手呀！——屈爾克叫了，從她弟弟的懷抱裏掙扎着，後來嬉皮笑臉地對戈司特諾姆說：——你相信嗎？我親眼瞧見有人安埋棺材，只是上部分——空的，爲着做紀念碑……死人會走路——

喝醉酒的鐵匠發見的……

戈司特諾姆瞧也不瞧他，只是生氣地說：

——假如我說謊，那末你到墓地上去過夜看看吧！

他們開始爭論，只有柳德米娜鬱悶地搖着頭，問道：

——媽媽，死人每天晚上可以爬起來？

——可以爬起來。——母親重複一句，好像遠處的回聲。

隔壁小店里老板娘的兒子，肥大的，紅頭髮的二十歲的瓦約克剛剛走來，聽見爭論，於是說：

——你們三個人誰去躺在棺材上，睡到天亮，我願給二十戈比和十支煙捲，但是，誰要是害怕，我就要拔去他的鬍子，誰去，唔？

大家不言語地騷亂着，只有柳德米娜的母親說了：

——多麼愚蠢呀！難道好慫恿小孩子去做這件事情……

——給一個盧布來，我就去。——屈爾克認真地說。

——爲着二十個戈比，你動搖？——又一個人對瓦約克說，——就給他一個盧布，大家都不要同去，他只是吹牛的……

——唔，拿盧布去！

屈爾克連忙從地上站起來，慢吞吞地走開，躲在牆垣近旁。戈司特諾姆手指塞在嘴裏，尖銳地對他的背影吹口哨。——噓！但是柳德米娜不安地說：

——嗨，上帝！這個吹牛皮的傢伙……這是怎麼的呢！

——你往那兒去，胆小的傢伙！——瓦約克奚落着，——虧你還自命爲街坊上第一等的鬥士啊，

閣貓……

聽着他的奚落很難爲情的，這個吃得飽飯的青年我們都不歡喜，他每每慫恿孩子們做些邪惡不正的事情，告訴他們關於姑娘和婦人們的污穢的謠傳，教他們學着挑撥是非；孩子們聽他的話，於是苦痛地罪過地照着做去。他不知怎地討厭我的狗，扔石頭打牠，有一回還放顆縫衣針在狗的飯裏。

最使人難堪的是瞧見屈爾克皺着眉兒，怔怔地走開那種情形。

我對瓦約克說：

——拿盧布來，我馬上去……

他揶笑着，恐嚇着我，後來要求柳德米娜的母親借出盧布來，但這婦人嚴厲地說：

——我不願意，不借錢！

於是氣沖沖地走開。柳德米娜也不打算借這錢，給瓦約克開了一個挺大的玩笑。我已決定不要他的錢，就這樣去，恰巧外祖母走來，知道了怎麼一回事，她拿出盧布，平和地對我說：

——穿上小外套，還帶着被窩，那兒天亮的時間很冷……

她的話暗示了我無論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的信念。

瓦約克訂好了條件：我必須在棺材上躺着，或是蹲着，直到黎明，無論如何不得跑下來——即使沒有事情發生，同樣，即使在棺材震動，加里林老頭兒從墳墓裏爬出來的時候，我故意預先演習，在地上跳躍着。

——瞧吧，——瓦約克警告我說，——我要整晚地監視你的！
當我到墓地上去的時候，外祖母對我畫着十字，忠告道：

——萬一發現了什麼，不要移動，只是唸唸聖母的名字……

我趕快走去，很想一下子就開始而且完成這一切。瓦約克，戈司特諾門跟幾個不知姓什麼的青年伴送我。我裹上被窩想爬進磚牆去，剛一跳下牆，立刻就站起腳來，好像拋砂子似的牆那邊有人在哈哈大笑。不知什麼在胸前擦過，一股不愉快的冷氣，沿着背皮奔流。

我蹣跚地走到黑棺材那兒。棺材的一頭給砂土掩沒着，另一頭露出了粗大的棺材腳，彷彿並不想抬牠起來躍躑似的。我蹲在棺材腳下的旁邊，瞥見丘陵起伏的墓地上，給灰暗的十字架密密地擠塞着，搖晃的陰影躺在墳墓上，毛茸茸的岡陵擁抱着墳包，有一個地方，在令人迷路的十字架之間，豎着幾株細小的枯萎的樺樹，牠的枒枝將分隔着的墳塋聯絡起來，穿過墳墓的邊緣凸現着樹葉兒的陰影。——這種灰暗的景象是極其淒涼的啊！教堂的雪的屋頂矗立在天空，不動的白雲之間頹唐的月兒發出冷光。

亞作夫爸爸——「不中用的農夫」——懶洋洋地敲着警鐘；每一次，當他拉着一端掛在屋頂鐵板上的繩子的時候，總得哭訴地吼叫一聲，然後才給小小的鐘兒使勁的一敲。——鐘聲是短促而憂鬱的。

——上帝別對失眠者敲鐘啊，我記取守夜者的話兒。

墓地上我很熟識，我同亞作夫跟旁的同伴在大墓之間遊玩過十來次。這兒靠近教堂那一邊，埋葬着我的母親……

淒涼。因此，雖然夜的空氣很新鮮，但我却浸浴在悶氣之中了。萬一加里林老頭兒從墳墓裏爬起來，我究竟能不能冒昧地跑到守夜者那兒去呢？

一切還不曾睡，一陣陣的哄笑聲，與斷續的唱歌聲從大村落裏傳出。山崗上的鐵道上發出沙沙聲，卡的作夫克村莊那兒手風琴在哀叫，啜泣；酒醉的鐵匠馬却夫老是在牆後邊走着，歌唱着——聽那調兒，我就知道是他。

我們的媽媽啊

罪過的媽媽——

她無論誰也不愛，

只愛爸爸一個……

這種最後的生命之嘆息，聽着却很愉快，但是每一次鐘聲過後，變得越發靜謐，靜謐好像河流般

地流瀉在草原上，把一切都淹沒，遮蔽了。心兒浮遊在深邃無涯的空虛中，終於像正在這空虛的海洋之間拓展着的黑暗之中的火柴頭上的小火般滅熄了，在這空虛的海洋之間，有着閃爍而難得的星星，但是在陸地上一切都不須要地，死滅般地消失。

我裹着被窩，蹣起腿兒蹲在石棺上，臉朝向教堂，後來，身子搖動的時候，石棺便咯咯地作響，下面的砂土發出一陣噁哩噁囉的響聲。

不知什麼東西一次兩次地打落在我後面的地上，隨後一疋磚瓦更近地掉落下來——這是很可怕啊，但是我立刻打量到這是瓦約克和他的同黨從牆那邊扔來的，他們故意恐嚇我。然而由於知道附近有着人們，我反而愈加安靜了些。

這兒不得想不到關於母親……有一回，我試着學抽煙捲的時候，她初次打了我，但是我說：——別打人，就不抽煙我也同樣的壞……

隨後，被責罰的我蹲在坑床背後，但她對外祖母說：

——沒有感情的壞孩子，無論誰他也不愛……

很可恥地聽見這種話。當母親責備我的時候，我顛轉可憐她，爲着她的愚笨；她很少真實的賞罰。在生活中，通常都有很多侮辱的，比方說，牆那邊的人們，他們雖然明知我一個人在墓地上害怕，但是偏要居心恐嚇我，爲什麼呢？

砂地上許多雲母石的碎塊，在月光中黯澹地發着光，於是我回憶起某一次我躺在窩瓦河的竹筏上，凝視着水裏……突然間，一個怪物差點兒漂流到我的臉前，後來側身地迴轉了下來，彷彿是一個人的臉頰，終於用烏兒般的圓眼睛盯着我，時而浮在水上，時而沉下水底，飄蕩着，如同掉落的槓樹葉兒。

記憶愈見努力地工作，過去各種各樣的生活情形復活着，好像要用牠抵抗幻想與頑固的被創造的恐怖。

我模糊地瞥見遠處的城樓上已經變得愈見明亮，早晨的寒冷襲擊我的臉頰，使我眼睛睜不開。我扭轉身子，腦壳藏在被窩裏，靜待着什麼事情的發生！

外祖母叫醒了，她站來同我一並排，後來抓開了被窩，說：

——站起來！沒有遭涼吧？唔，害怕麼？

——害怕的，只是您別對任何人說，尤其是別要告訴小孩子們啊！

——幹嗎要瞞着！——她奇異地說，——如果真是害怕的話，這沒有什麼可以自負的啊……

我們回家去，她在路上親愛地說：

——一切事情都應該自己去經歷的，小寶寶，一切事情都應該自己去認識，假如自己不去學，

無論誰也教不會的呀……

將近黃昏，我變成街上的「英雄」了，大家都問我：

——真的不害怕？

於是我說：

——害怕啊！

他們搖着頭，吼叫道：

——嗨！你瞧見嗎？

老板娘也高聲地，說教地表示：

——你們這些饒舌家，加里林也許起來過的。如果他起來了，難道他還來驚動小孩子？他只不過掃除一下墓地，不會往那兒瞧的。

柳德米娜帶着親愛的驚訝凝視着我，外祖父也顯然很滿意我的，大家都微笑着。只有屈爾克嚴肅地說：

——他當然容易做，他的外祖母是巫婆呀！

三

戈雅弟弟好像朝霞的天空中之小星星般地漸漸消失了。外祖母和他還有我一塊兒睡在矮小的做房的柴堆上，蓋着各種各樣的爛布巾，同我們的屋子一並排，隔層有罅隙的牆壁那一邊是房主人的養鷄室；從早晨起，我們就聽着那些餵飽的鷄拍翅膀，撒播灰土，以及生蛋的鷄的歌唱；大清早，大喉嚨的黃毛鷄公就啼醒了我們。

——哦，總要撕碎你的！——外祖母一面瞌睡，一面咕嚕。

我已經睡不着了。只觀察着太陽光線怎樣地穿過做房的罅隙，射到我的床上，不知什麼銀白色的灰塵在太陽光線裏面舞蹈着，——這些微細的塵土彷彿故事裏邊的字兒。老鼠在柴堆裏喧嘈，還有一種翅膀上長着黑點兒的紅色的甲虫也在那兒奔跑着。

有的時候，我離開這令人窒息的鷄屎臭的地方，從做房裏爬了出來，蹲在牠的屋頂上，注視着那些無眼，高大，浮腫的在睡夢中的人們。

這兒，滿腦壳頭髮的船夫，費爾曼夫，嚴厲的醉酒漢從窗口爬出來；他用塗着點兒眼屎的眼睛凝視着太陽，野豬般地呻吟。外祖父跑出來到院子裏，雙手壓着棕色的頭髮，——忙着到浴室去洗冷水

澡。多話的房主人的尖鼻子女僕，臉上給斑點密密實實地撒佈着，活像一隻斑鳩。自己的主人呢，——年老的肥鴿兒，這一切的人們好像鳥兒，牲畜，禽獸。

早晨是那麼的可愛，清朗，但是我感到稀微的鬱悶，因此願意離開這兒到那一個人也沒有的曠野間去，——我知道人們每每都要到日高三丈的時候才開始耕作。

有一回，我正躺在屋頂上的時候，外祖母叫我去，她不大聲地在自己的床上點着頭兒說：

——戈雅死了啊……

小孩子踢落了絲織的被窩，躺在毛氈上，天藍色的汗衫滑脫到頸子上，膨脹的肚子，跟彎曲的長瘡的腿裸露着，雙手緊挾着腰，他好像希望把自己提高起來。腦壳差點兒歪到脇下。

——謝謝上帝，去吧，——外祖母梳着自己的頭髮，說，——他怎麼活得了呢，窮人？

外祖父跳舞似地走出來，謹慎地用手指摸了摸嬰孩閉着的眼兒；外祖母生氣地說：

——怎麼拿醜陋手去摸呀？

他開始咕嚕了：

——就只是生孩兒……住房子，吃飯……除此之外什麼也不……

——埋葬吧。——外祖母打斷他的話。

他對她使白眼。後來走到院子裏，說着：

——我可不去埋你自己……

——吓，你倒霉的傢伙！

我出去了，一直到將近黃昏才回家來。

第二天早晨我們埋葬了戈雅；我沒有到教堂去，同着狗還有亞作夫爸爸一塊兒蹲在被掘開的母親的墓旁。他廉價地掘了墓穴，因此在我面前誇口。

——我不過講了點人情，但是，那麼一個盧布……

我瞧着黃色的墓穴，從那兒發出一種濃重的臭氣，後來我發見了黑色的潮濕的木板在墓坑旁邊。細細的流水直流散到地底，注入兩旁木板的皺痕裏，由於我的震動，小坵上的砂子撒散在墳墓的四週。後來爲着把這些木板掩蓋着，我故意地震動着。

——你別兒戲吧，——亞作夫爸爸一壁抽烟，一壁說。

外祖母用手端來了一副白顏色的小棺材，亞作夫爸爸連忙跳下墓坑去，接着棺材，把牠放來同黑木板在一並排，於是從墳裏跳起來，開始用腳跟鏟推押砂土。他的煙管香爐般地冒出青煙。外祖父和外祖母也默默地幫他的忙。沒有神甫，沒有乞丐，只有我們四個在稠密的十字架叢中。

給了守墓者的錢，外祖父帶着譴責的口吻說：

——你，還要攪亂家鬼瓦娜……

——這有什麼稀奇呢？那麼我抓住別人的地方吧。這個，不要緊！

外祖母對墳墓深深地一鞠躬，一邊啜泣，一邊走，他的背後——外祖父，遮陽帽兒遮住他的眼睛，清潔的禮服引張着。

——人們在未開闢的土地上播種啊——他突然說，一趟跑到前面，好像菜園的烏鴉似的。

我問外祖母：

——他幹嗎？

——上帝保佑他啊！他有他自己的思想。——外祖母回答。

天很熱。外祖母艱難地走着，她的腳陷落在砂地上，往往不能前進，只是用頭巾拭着汗濕的面龐。我很興奮地問她：

——墳坑裏的黑東西就是母親的棺材？

——是的。——她生氣地說。——不聰明的狗婆……一年還不到而瓦娜就已經腐爛啦！這全是

由於砂土浸水。如果腐爛的話，頂好是……

——大家都要腐爛？

——大家只有聖徒免得了這個啊……

——那末你不會腐爛了囉！

她停着腳，整理下我頭上無邊緣的帽子，於是嚴肅地忠告道：

——不要想到這個，不應該聽見嗎？

但是我想到：一怎麼覺得死就難爲情而要反對牠呢？多麼缺德呀！——實在也是我的不好啊。

當我們回到家裏的時候，外祖父已經預備好了白暖茶壺，擺好了飯桌。

——我們喝茶啊，天氣真熱，——他說。——我親手燒的，全都是。

他踱到外祖母跟前，拍了拍她的肩膀。

——怎麼，阿媽，阿？

外祖母揮揮手。

——這是幹嗎的呀！

——就是那麼的！假如一家人不健全地活着，如同手上的指頭似的……那麼上帝生了我們的氣，會把我們分割成一塊塊的呀……

他一向都不會說過那柔和而仁愛的話語。我聽着他說，於是期待着老頭兒一下子消滅了對我的侮辱，同時我忘懷了那黃的墳坑跟黑色的在牠旁邊的木片。

但是外祖母粗暴地止住他：

——得啦，阿爸！你一輩子會說這些話，但是對於誰溫柔過你？一輩子好像鐵鏽似的吃光了一切……

外祖父咳嗽着，盯着外祖母，不言語。

黃昏時候，在大門邊，我帶着苦痛告訴了柳德米娜關於早晨所見的那回事情，但是這并不曾引起她一種顯著的感想。

——過着孤兒生活是挺好不過的啊。將來我的父母死了，我也許把妹妹留給哥哥，我自己呢，——進修道院去過活一輩子。我還往那兒去呢？出嫁嗎，我不合適，做女工嗎，腳是跛的，并且還得生出跛腳的小孩……

她好像我們街上那一切女人似的，那麼聰明地說着，往後，也許是就從這個黃昏起吧，我便失掉了遇見她的機會；生活那麼地過着，簡直使我同朋友們不相往來了。

弟弟死去的幾天之後，外祖父對我說：

——今天早些睡覺，明朝天亮我就叫醒你，我們到森林裏檢柴去……

——我要搜集雜草啊。——外祖母表示。

樅樹和白樺樹的林場，是在一個湖沼的岸邊，離我們村莊大約有三威爾斯他。那兒有許多乾柴和風括倒的老樹。牠的一面靠近窩瓦河，另一面遙對着到莫斯科去的鋪石的大道。林場之上，鬱鬱的

松林軟柔而毛茸茸的黑天幕似地高舉着。

這一切的財產都屬於伯爵舒瓦諾夫所有的，保護得很不好；古納溫城的市民一向把牠視為自己所有的，他們搜集風括倒的樹，砍割乾柴，有機會還毫無顧忌地砍伐些生樹。一到秋天儲藏過冬的柴薪時期，森林裏面隨時都有十來個帶着斧子跟腰纏繩子的人。

因此天剛亮，我們三個人沿着青白色的，多露的曠野走去；朝着我們院落的左邊走，在窩瓦可的後身，在嘉特爾山紅色的山腰上與白色的尼日尼諾夫各洛特的城頭上，葱綠的丘陵裏，金黃黃的教堂的屋頂上，俄羅斯的懶洋洋的太陽慢吞吞地站了起來。靜謐的風，渴睡地從靜謐的醜觀的窩瓦河吹來；給夜露壓抑着的金黃色的黃金花兒搖曳着，淡紫色的鐘樓啞然地朝地上沉墜，各種色彩的紀念物冷落地豎立在缺少菓實的草坪上，「夜美人」——石竹花，對着血紅的星星開放出來。

森林用牠黝黑的集團歡迎我們。松翼彷彿無數的大鳥兒；白樺活像處女。酸溜溜的湖沼氣息流滿了曠野。伸出玫瑰色的舌頭的狗同我一道走來，一下子停下脚，嗅了嗅，迷惑地搖着狐狸頭。

外祖父穿上外祖母的短衫，戴着沒有邊緣的便帽，擠了擠眼睛，不知對什麼微笑了，粗大的腿兒謹慎地大跨一步，好像做賊似地。外祖母穿着天藍色的上衣，黑裙，頭上披着白的頭巾，匆匆忙忙地滿地溜走，很不容易追着她的。

愈近森林，外祖父愈見活潑；拉伸鼻子呼吸空氣，他起初天真地含糊地說話，但是後來簡直酒醉

漢似的狂喜，撒嬌。

——森林，上帝的花園。沒有誰不給他撒播種子的，即或是一個上帝的輕浮漢，一個聖潔的生物……有一回我在惹古爾，當無理地漫遊的時候……嗨，阿列克西別把你自己這一點兒經歷看做就是我的！窩瓦河岸的森林……從卡西莫到姆拉，或者是——從伏爾加河後面的森林走到烏拉爾，這一切全是極其奇妙的呀！

外祖母睜着他，後來對我擠擠眼，但是他呢，一面在小山上蹣跚着，一面瑣瑣碎碎地撒出一些枯燥無味的話語，這些話深藏在我的記憶裏頭。

——我們運送一隻載油的帆船從薩拉多伏出發到瑪加里市場去，我們裏邊有一位從布列黑來的夥計叫基里羅的跟水夫——嘉西謨的韃子，阿克富，還有叫什麼的……我們走到惹古爾，一陣陣的東風抓着我們的眼睛——衝散了氣力，我們死死地站着，哆嗦着，終於下了船到岸上燒飯去。大地上正是五月，伏爾加河儼如一個大海，河上的波浪一羣羣地遊戲，好像千百隻天鵝在裏海中遊泳。青青的山巔在天空中搖曳，靉靆的白雲在天上飛馳，陸地上太陽的金光融解着。我們憩息，我們互相地親愛，仁慈；河中間寒冷，而岸上暖和，多麼的豔麗啊！東風底下，我們的基里羅——粗野的男人，突然站起腳來，脫了帽子，於是說：「唔，我並不是你們的工頭，也不是僕人，孩子們，各人去吧，我要到森林裏去啦……」我們大家搖了搖身子，究竟怎麼辦呢？在主人跟前不覆命不可能的啊——不去，得丟掉

腦袋雖然這兒是伏爾加河，可是也可能逃到陸路上去的。老百姓——愚蠢的禽獸，幹嗎要憐恤他？我們給驚駭着。然而他自己：「我不願過這樣的生活，給你們做牧童，我要逃到森林里去！」我們想抓着他揍他一頓，但是後來替他想了想，又突地叫：「站着！」於是韃子水夫也叫：「我也要逃走呀！」韃子怪可憐的，跑了兩次的路，主人沒有給他一點兒工錢。這時候，人們叫喊着，直叫喊到天黑，但是到了夜裏，我們裏邊已經逃走七個人了，剩下的我們，不到十六個，也不到十四個。這就是森林啦！

——他們做强盜去？

——也許是去做強盜，也許是去做隱士——這個時代不很愛幹這些事情的。

外祖母畫着十字。

——神聖的聖母原諒這些人們，憐恤他們吧。

——賜與他們一種智慧——要知道，魔鬼從那兒出來的呀……

我們沿着湖山與枯老的樅樹林之間的潮濕的小道走進了森林。我覺得常常離開家到森林去，如同基里羅之離開布列黑，這是很好的。森林中，沒有愛嘮叨的人類，沒有爭鬥，酗酒，那兒，你會忘懷了關於反常的外祖父的貪婪，關於悲慘的母親的墳墓，與一切可恥的壓潰了心兒的沉重鬱悶。

在乾地上，外祖母說：

——應該吃東西了，坐下來！

她的手提籃裏，有黑麵包，胡瓜，葱，生鹽跟爛布包的凍牛奶；外祖父狠狠地凝視着這一切，擠了擠眼兒。

——我一點兒也沒有拿着吃的，啊，誠實的阿媽……

——你通通都拿去呀……

我們坐下來，背靠着銅硬的桅竿樣的松樹幹；空氣中給樹脂的氣息撒佈着，靜穆的風從曠野吹來，搖曳着馬尾草兒；外祖母用醜陋的手一邊摘雜草，一邊告訴我關於這些雜草的藥性，什麼切弟草哪，聖約翰哪，羊角蕉哪，還有什麼富於神祕魔力的羊齒草，黏性的依凡茶，跟土灰色的獅子草等等。外祖父砍斷了被風括倒的樹子，我本來應該把這些砍斷的搬來放在一個地方的，但是，因為我很少到密林裏來，於是只跟在外祖母的背後，——她在大樹幹之間飄搖着，好像沉落似地整個身子伏在飾滿了針葉的地上。她走着，一個人自言自語地說：

——我們應該再早一點來，茵子快要少啦！上帝，你沒有好好地關懷窮人，茵子是窮人無上的美食呀！

我跟在她背後不言語，為的是不使她發見我，我小心地注意着：我不願攪亂她同上帝，草兒跟青蛙的談話。

但她終於瞧見我了。

——你剛從外祖父那兒跑來的？

於是讚美着這穿上袈裟般的美麗草衣的黑色的地界，她說某一年上帝生了人們的氣，大降洪水，淹沒了一切的生物。

——但是上帝的仁愛母親蒐集了一切糧食的種子，收藏在手提籃裏，後來她請求太陽把土地一方一方地晒乾，爲了這個，人們將要謝謝你的太陽真就晒乾了土地，於是她把收藏的種子拿出撒播了。上帝瞧見大地上又長滿着生物——草木哪，家畜哪，人類哪！……這是誰作來違背我的意志？他說。這兒她就對他道歉了，不過上帝自己瞧見這荒涼的下界，早已發生了慈悲心，所以他對她說：這一個你作得很好的啊！

我歡喜故事，但是我很驚奇，於是鄭重地說：

——難道真有這麼一回事？洪水爲災過後，不是又經過了許多年聖母才誕生的麼。

——這是誰告訴你的？

——小學裏，教科書上記載着……

她鎮靜了一下，是忠告我：

——你算了吧，忘記掉這一切，讓他們去相信教科書！

後來她平和地愉快地笑了笑。

——這是傻瓜的思想！有上帝而不會有他的母親，哎呀！他是誰所生的呢？

——我不知道。

——那就很好囉！到「不知道」里去學習知道！

——神甫說，聖母是亞當跟夏娃所生的。

外祖母已經生氣了，站在我面前嚴厲地直刺我的眼睛。

——真的是亞當、夏娃？你如果真要這樣地想，我可要打你的手心囉！

但是，過了幾分鐘，她對我解釋：

——聖母無論如何是有的，她早於一切呀！她生了上帝，只是後來……

——耶蘇基督又是誰生的呢？

外祖母不言語，紛亂地閉着眼睛。

——耶蘇基督麼……？嗯，嗯？

我瞧見我勝利了，我攪亂了她的上帝這，這可使我很不快活啊。

在森林裏，我們直朝前進着，淡黑的煙霧中給黃金色的太陽光線截斷。在溫暖宜人的樹林裏頭，不知什麼奇特的騷音平和地鳴響着，這種夢囈似的騷音引起人發生一種幻覺。十字嘴鳥兒在噉啞，雲雀噙噙地鳴叫，杜鵑嬉笑着，高麗鸞吹着口哨，檳鷓鳥一聲不斷地哼着嫉妬的歌兒，奇怪的鳥兒！

蠟嘴鳥沉思地歌唱，青蛙在腳下舞蹈，牠們時而在樹身之間翕着抬起金黃黃的頭兒，時而蹦跳着。栗鼠毛茸茸的尾巴在松盤上閃動；牠懷疑地瞧我，但甚愈想瞧，而我愈是遠遠地離開。

松莖之間現出透明體的天空色的巨人般的影兒，一會兒又消失在黑黢黢的茂林之中；密林外面，銀灰色的天空明朗着。華美的苔蘚的花籃，繡花布般的越橘樹兒，弱弱的紅苔蘚絲綉在腳下。核果的藍點放光，菌子噴射出強烈的香氣。

在森林中，她好像家主婆，對於週遭的一切又好像親屬，——她熊要似地走着，無論瞧見什麼都愛讚美，感歎一種溫暖彷彿從她身上發出似的流滿了森林。我最愛聽的，是她腳踏着苔蘚立刻整理下又站起來的時候那種情形。

我一邊走，一邊想：做强盜不好麼，專門偷竊貪心的富人，而分贓給窮人，——讓大家都溫飽，愉快，沒有嫉妬，不互相惡狗般地狂吠。同時又想到：接近外祖母的上帝，她的聖母好麼，到她們面前去訴說一些真實話，比方人們的生活怎樣的好，怎樣的不好，與他們怎樣可恥地在塵芥的砂土裏互相埋葬。還有多少普遍的在世界上簡直不應該的恥辱。如果上帝信仰我一下，那麼允許賜與那麽樣的聰明，為的是我能另外建設一切，挺好不過的無論什麼。或者是允許人類帶着信心聽從我的話，——我也許將要去尋找挺好的生活呀！這個，不要緊，我還是小孩子，——耶蘇基督的年紀不是比我大了許多歲，那時候聰明的人們才聽從他的麼。

有一回，我給糊思想弄盲目了，小婆狗給我橫面的一擠，我一筋斗跌落在地洞裏，跌破了腦後的皮。蹲在冰冷與黏滯的塵土中的洞底上，好像生了根似的，後來很難爲情地想到我自己爬不出來，但是對外祖母驚叫又覺得太笨了。終於我還是叫了她。

她活潑潑地牽我出來，於是畫着十字說：

——謝謝上帝啊！唔，妙呀，這是個空洞，是不是有主人躺在那兒呢？

於是她連哭帶笑着，隨後引我出去，她洗乾淨手，用她自己的汗衫布裹好傷口，並且還敷上些什麼止痛的樹葉兒，帶我到火車站去，——我很沒有力氣，不能走路到家了。

我差不多每天都請求外祖母：

——我們到森林去吧！

她耐煩地同意了，因此整個的夏天直到秋末我們都過着搜集雜草，蕈菌跟胡桃的生活。外祖母把搜集的東西賣錢來養活家口。

——懶惰的傢伙們！——外祖父噉噉地說，雖然我們簡直沒有享受過他的麵包。

森林引起我一種靈魂的鎮定與愉快的感覺，我一切的悲哀都消失在這種感覺之中，一些不愉快的也遺忘了，尤其是在那時候，我產生一種非常護身的感覺：聽覺跟視覺變得越發地靈敏，記憶也更加清楚，印象的倉庫也愈見深刻。

於是無論什麼都使外祖母十分地驚奇。我習慣地認為她是一切人類裏邊最高尚的人物，世界上極善良而智慧的，只不過愛毫不倦怠地固執着一種說教吧了。

某一個黃昏，我們搜集好了白菌子，剛走出森林圈子，快到回家的大路上，外祖母蹲下來憩氣，但是我呢，仍舊回到樹林裏——瞧還有不有菌子？

突然聽見她的聲音，我一瞧：她蹲在小道上，平心靜氣地分開着菌子根兒，而她旁邊站着一個伸出舌頭的瘦小的灰狗。

——你走，走開，——外祖母說。——同上帝一塊兒去吧！

不久以前瓦約克毒殺了我的狗；我很願意得到這隻新的。我頓時跑到小道上，狗奇怪的彎曲着背，沒有現出頸子，飢餓的黑眼珠盯着我，於是夾着尾巴跑到森林裏去了。牠威風不大像狗，後來我吹口哨的時候，牠兇猛地直朝矮樹林裏跑。

——瞧見嗎？——外祖母微笑着問。——當初我認牠是狗，後來仔細地瞧它，牙齒不像狗的，而且頸子也不像我喫驚了唔，我說，假如你是狼的話，那麼趕快走開啊！還好，夏天的狼很馴善的……

她在森林裏從來不會迷路的，能很正確地指定回家的大道。根據草的香味，她知道那種菌子應該生長在那個地方，那一種又是在另外的地方，她常常考驗我：

——那一種樹子愛長蕈子？在有毒的菌子中間你怎麼去區別出沒有毒的那一種菌子愛羊齒

草¹

根據樹皮的一點小裂縫，她就指示我那是栗鼠洞，我爬上樹去毀了小獸的洞子，取出了儲藏來過冬的胡桃，有的時候，在牠們的窩裏可以得到十多「風特」——（重量的名稱，相當於斤兩等）

因此，某一回我正在幹這種事情的時候，不知道姓什麼的獵人擊進了二十七顆打山鵝的子彈在我身體的右邊；外祖母用縫衣針挑出了十一顆，其餘的留在我的皮子裏許多年，後來纔逐漸地脫落出來。

外祖母很歡喜我能忍耐勞苦。

——年輕人，——她誇獎。——有了忍耐性將來不愁沒有聰明的！

一次，當她積蓄了一點兒賣菌子跟胡桃得來的錢的時候，她又拿牠擺放在窗戶底下做「靜默的慈善」，可是自己呢，每個紀念日出去撿廢物和爛布。

——你比乞丐還要壞呀，真是羞辱了我。——外祖父咕嚕着。

——不要緊，我不是你的女兒，又不是未婚妻……

他們的爭吵越發變得常事了。

——我一點兒也不會得罪過別人，——外祖父難為情地叫。——反而要遭受這麼大的懲罰呀！外祖母生起他的氣來。

——鬼知道，誰在那兒幹嗎呀。

於是她擠眉弄眼地同我說：

——我的老頭兒害怕鬼！他趕快老去，帶着恐怖……嚇，可憐的人兒……

整個的夏天野生在森林裏，我的身體長得非常結實，而且失了對於同伴與柳德米娜的興趣，而她似乎覺得我有着聰明的苦悶……

一天，週身濕透的外祖父從城裏回來，——是秋天，下着雨，——在階沿旁邊烏鴉般地搖撼着身子，後來莊嚴地說：

——唔，流浪兒，明天到一個地方去啊！

——還往那兒去？——外祖母氣沖沖地問。

——到你妹妹瑪特林家去……

——阿哈，阿爸，你計劃得太壞啦！

——不要做聲，傻瓜伙！說不準他會成功一個圖案師的。

外祖母低着頭兒。

黃昏時候，我告訴柳德米娜我將要離開這兒，往進城去。

——他們也快要帶我到那兒去啦，——她思索地對我說。——爸爸願意我乾脆把腳割掉，沒有

脚，我將來也許會健康的。

夏天過後，她開始消瘦了，臉皮發青，眼珠子也凸了出來。

——你害怕嗎？——我問。

——害怕。——她說。不響地哭着。

沒有什麼可以安慰她：我自己害怕過城市的生活。悲愁的沉默中，我們許久地蹲着，互相擁抱着。我想明年夏天，我也許勸說外祖母同女孩子去週遊世界。說不準柳德米娜還同我自己一塊兒去。——我載她在獨輪車裏。

是秋天，沿街飛着潮濕的風，破絮般的白雲佈滿了天空，大地上愁眉苦臉的，鄙陋與不幸開始了

四

我重新來到城裏一家棺材般的兩層樓的白房子裏，這兒是許多的人公有的。嶄新的房子，但是某種消化不良而腫脹的氣象恰像一個偶然發了財，一下子吃胖的乞丐。它座落在大街的側邊，它的每一層樓大約有八個窗子，但是那兒必須有四個窗戶開來朝着房子的正面；底下層可以望到街堂，天井，而上層——穿過籬笆，在矮小的洗衣女的房子頂上，正對着醜陋的水溝。

街道，我對於它很熟習；醜陋的水溝，在房子前面給窄小的土堤分割成兩個地方。水溝朝左邊流到拘留所的大門跟前，人們倒些從院子上得來的垃圾在裏面，水溝底上是濃厚的污黑的水滯；向右边流去，在水溝的盡頭，粘泥的星星池塘發酸臭，而水溝的中央呢，——房子對過；半邊給塵芥撒布着，生長着蕁麻，牛蒡和馬齒草，其餘半邊呢，是牧師，杜里梅東特，波克諾夫斯基培植的花園；花園裏頭——薄木板造成的涼亭，染上青的顏料的。如果有誰拋塊石頭在亭子裏去，木板就要喳喳地破毀。

地方，苦悶到不能再有的苦悶，骯髒到無恥的骯髒；秋天無情地摧殘了塵芥，粘泥，緊抓着人脚的地面，換上了一層褐色的污水。我永遠也沒有瞧見過那麼多的灰土在小小的桌面上，而過慣了曠野的清潔生活過後，這個城市基角上的山林，惹起了一種苦痛。

水溝後頭，蜿蜒着幾道古老的灰色牆垣，在牆垣之間，我遠遠地瞥見一座紫栗色的小房子，裏面住着過冬的未來的商店的小學徒。接近這個房子越發地壓迫了我啊。爲什麼我又來住在這種街上呢？

我知道我的男主人同他的弟弟過去曾經一塊兒來拜訪過我的母親。他們兄弟兩個是那麽樣的哥哥，鈎鼻子，蓄着長頭髮，很和藹，瞧着似乎覺得他是善良的；弟弟，維克多爾生着也是那麽長雀斑的一副馬臉。他們的母親呢，——我外祖母的妹妹。——脾氣很大的長舌女人。哥哥結了婚的，他有一個美麗而白淨得像小麥麵包似的大黑眼睛的妻子。

開頭的幾天，她兩次地同我說：

——我送過你母親一件戴着玻璃珠子的緞子的長外套的啊……

我不知怎地老不相信她送過人情，而母親接受了她的贈品。當她又一次對我提說到關於這件長外套的時候，我開始忠告她：

——你送了人情，別那麽驕傲吧。

她愕然地從我身邊跳開。

——什麼，你同誰說話呀？

她的臉上立刻堆着紅色的斑點，眼睛突出來，她叫了聲丈夫。

他手拿着兩角規，耳朵上嵌着鉛筆走來，聽完妻子的話，同我說：

——一切都應該對你說的。但是你不應該說大膽話啊！

後來不耐煩地說妻子：

——你別拿空事情來擾亂我呀！

——怎麼，空事情也許是你自己的親戚……

——見鬼，親戚！——主人一邊叫，一邊走出去。

我也不歡喜這些人們——外祖母的親戚；據我的觀察親戚們互相的關係，壞得來比陌生人還不如的啊；關於彼此間很壞而可笑的事情，他們比外人知道得更清楚，他們會挺惡意地造謠誣蔑，爭論，敷衍。

主人開始歡喜我了，他美麗地搖擺着壓在耳朵背後的頭髮，使我記憶起「好事情」什麼的。他常常帶着滿意的冷笑，灰色的眼兒心平氣和地瞧着，鷹鼻兒近旁愉快地牽動着可笑的皺紋。

——你們罵夠啦，「老虎婆」們！——他說他的妻子跟臉上露着親愛的細小微笑，抿着嘴兒的母親。

婆婆和媳婦每天總得要吵罵；我很奇怪她們怎麼那麼容易而且迅速地爭吵起來。從朝晨起，她們還沒有梳洗好，穿戴好，就開始滿屋子轉來轉去，好像房子裏發生火災似的；整天地喧嘈。唯一的，只

有吃中飯。晚茶跟夜飯那幾個時間才會停息一下。他們吃得多，喝得多，吃要吃到疲倦，喝酒要喝到大醉，中飯過後，就談論到關於飲食的事情，大家懶洋洋地翻來覆去責備，預備着大的爭論。也許是婆婆還沒預備好吧，媳婦使反對地說：

——我的媽媽，這個別那麼地做。

——不那麼，就更壞些！

——不壞，挺好！

——唔，回到你的娘家去吧。

——我要在這兒啦，女主人！

——我是誰呀？

男主人走攏來干涉了：

——夠了，「老虎婆」你們發瘋啦？

房子裏面，一切都是不可思議的奇怪而可笑的：從廚房到飯廳去的過道上，擺着一幢房子裏面唯一的一間窄小的廁所；搬送日暖茶壺跟菜飯到飯廳去得走過那兒，廁所是愉快的談話的題目，而當時也是可笑的誤會的泉源。注水在廁所的地上算是我的責任。我睡覺的地方呢，在廚房裏，正對着它的門，靠近正廳階沿的門邊，牆亮給廚房的火爐烤得發燒，而腳被階沿上的冷風吹着睡覺的時候，我得

收集一切的草墊子，堆疊在我的腳上。

空虛而寂寞的大廳裏，壁上掛着兩面鏡子，跟金子鑄造的「倪甫」的褒獎像，擺放着一對招待客人的條桌，和一打活動的椅子。小小的客廳中，給雜色的精緻的傢具，「賠嫁」的銀盾，和茶具密密地擠塞着；還有三個燈，一個比其他都大一些，做這屋子的裝飾品。黑暗無火的臥室裏，除開寬大的床，桌子，箱子跟衣櫥沒有別的東西，衣櫥裏面發出一種煙草和波斯乾橘花的氣味。這三個房間常常是空的，主人們只擠塞在小小的飯廳裏，互相地妨害着。吃過早茶之後大約八點鐘光景，男主人立刻就同他弟弟兩人移開桌兒，在桌上擺着白的紙張，算盤，鉛筆，墨水盒兒，後來開始工作了。一個在桌子的末席，一個在他的對面，桌子沒有安穩，當女主人和乳母從兒童室走來，觸動了桌子的邊角的時候，滿桌的東西都給震動了。

——請你不要在這兒逛啊！——維克多爾叫。

女主人難爲情地向丈夫：

——瓦俠，你告訴他別對我咆哮吧！

——你不要搖動桌子啦，——男主人和譏地忠告她。

——我，懷孕的人，這兒太窄……

——唔，我們到客廳工作去。

但是，女主人忿怒地叫道：

——上帝，誰在客廳去工作呀？

老太婆瑪特林·依瓦諾夫娜，從廁所門裏探出兇狠的給爐火燙傷的臉兒來，叫：

——喂，瓦俠，瞧：你在工作，她在四個屋子裏頭都不能生下小牛。梳鬚子的少奶奶，聰明女人，不裝模做樣的啊。

但是媳婦用惡意的雄辯灌注着婆婆，後來倒在椅上唉聲嘆氣說：

——我要離開這兒，我要去死！

——別妨害我的工作，見你們的鬼！——面孔蒼白而緊張的男主人咆哮。——瘋狂的家庭，爲了你們我背脊都磨傷了，你們吃飽啦！啣，「老虎婆們」……

開始時這種爭吵很恐嚇了我，特別使我受驚駭的一回，是女主人抓了飯廳的小刀，跑到廁所去，鎖上兩個門，在那兒開始兇猛地慟哭的時候。房子裏沉靜了一會兒，後來男主人彎着身子一邊用手開門，一邊叫我：

——你爬上去，打碎玻璃，拔出門門來！

我活潑潑地跳上他的背，打碎了門頂上的玻璃，但是，當我彎下身子的時候，女主人生氣地用刀柄敲打我的後腦壳，——終於還是成功地打開了門，而男主人拚命把老婆往飯廳裏拖，掠走她的小

刀後來我蹲在廚房裏拭着碰傷的腦袋，一下子打量到這是無聊的災害；鈍的刀子，他們用來切塊麵包都切不斷，還能割破皮肉嗎？實際上，我無須乎爬上男主人的背，我也能用椅子打破玻璃的，而且拔掉了門閂後還比較方便些——很長的門閂。在這段爭吵的歷史過後，屋子裏越發不使我受驚了。

兄弟們在工作完畢之後，開始輕輕地哼唱教堂的歌兒，哥哥唱的低調：
我遺失了

女孩子的靈魂之戒指在海洋裏……

弟弟用高的調兒加入：

我戴着那種戒指，

毀滅了人間的幸福啊。

從兒童室裏開始搖來女主人的和平的嘆息：

——你們發瘋小孩睡覺啦……

要不然就……

——你，瓦俠，既經討了老婆，就可以不唱關於女孩子的歌，這是對的什麼呢？好啦，馬上要敲鐘做

「通夜禱」……

——唔，那末我們唱讚美詩……

但是女主人暗示說一般的讚美詩不應該在某些地方哼唱，況且這兒還有……因此她雄辯地用手指着小門——廁所門。

——你說應該搬房子，但是鬼知道什麼呢！——男主人說。

他常時說應該移動下房子，可是他又說這個要再延長三年。

聽着主人們談論人類，我每每回憶起鞋店：那兒也是那麼地談論。我明白主人們也認爲自己是城市中優秀份子，他們懂得極其正確的行爲準則，而他們所支持的這種準則是我所不了解的，他們殘酷無情地裁制着人類。這個法庭惹起了我劇烈的痛苦，與反抗主人們的法律的煩惱，我要毀滅法律，建立一種對於我的滿足。

我的工作非常的多：我得履行使女的工作，每個禮拜三洗擦廚房的地板，洗滌自暖茶壺，跟黃銅的傢具，每逢禮拜六得洗擦一切房間的地板和兩個扶梯。每天要搬運木柴燒爐子，洗器具，蔬菜，同女主人一道上市場，替她拿買東西的提籃，跑小舖和藥店。

我最接近的監督——外祖母的妹妹，愛喧嘈的，性質暴躁的老太婆，早晨六點鐘就爬起來；匆匆忙忙地梳洗後，穿着一層的汗衫，跪在神像面前，許久地對上帝埋怨自己的生活，小孩子同媳婦。

——主啊！——她聲音裏帶着眼淚叫，疊着三根指頭按在太陽穴上。——主啊！我什麼都不請求，無論什麼我都不應該，只請求給我安息，給我鎮靜，主啊，你的威力呀！

她的哭泣吵醒了我；我甦醒在床上，從被窩裏偷瞧，帶着恐怖聽她可憐的禱告。秋天的早晨，從廚房的玻璃窗上望出去，模糊地瞧着密密的雨絲，地板上，冷颼颼的幽闇中，搖晃着灰暗的人影，不安地揮着的手兒；頭巾從她小小的頭上滑落下來，散在頸子上，與疎薄的發光的頭髮的肩膀上，頭巾隨時從頭上掉落着；老太婆使勁地用左手整理着它，嚷叫道：

——總要撕毀你的！

後來揮手打了打自己的太陽穴，肚子跟肩頭，喃喃地說：

——主啊，別懲罰媳婦，懲罰我吧；她的一切全是我的不好！顧念我的子息，……顧念她和維克多魯司加（親愛的維克多——譯者）主啊，幫助維克多魯司加，把你自己的慈善給他……

維克多魯司加也正在廚房的炕床上睡覺；給母親的呻吟吵醒的他，用夢囈的嗓子叫：

——媽媽，天不見亮你又在咆哮啦！這真是可憐！

——唔，唔，你自己睡覺吧，——老太婆過失地咕嚕。靜默地搖晃了一兩分鐘，突然又復繼地高聲說：——無家無室的東西，遭槍殺的，主啊……

我的外祖父也不那麼可怕地禱告啊。

她一邊做禱告，一邊叫醒我：

——起身吧，將來再睡，將來您不爲着那個過生活！……炖自暖壺，拿來，你昨天不曾預備好木屑？

噫！

我拚命地趕快做完一切，唯一的儘可能不再聽她喃喃的咕嚕，但是要取得他的歡心——不能；她滿屋子穿來穿去，好像冬天的暴風雪似的，嚕嚕，咆哮着：

——安靜些，魔鬼！你吵醒了維克多魯司加，我要揍你的買東西去……

每逢作業日，他們得買兩風特的小麥麵包，下早茶，給年輕女主人的小孩買兩戈比的小布丁。當我買了麵包來的時候，婦人們疑腸地檢察牠，攤在手掌上量了量；隨後問：

——加添的沒有？沒有加唔，你張開嘴！——於是勝利地叫：——加添的他吃光了，這兒，麵包屑還在牙齒上啦！

我歡喜勞動：歡喜掃除房間裏面的塵土——洗地板，擦銅的傢具，通氣口跟門鈕；我不一次地聽見婦人們在親睦的那一剎那間談論到我：

——忠實的。

——愛潔淨的。

——只是膽子很大。

——唔，誰教育過他呢！

於是她們兩人拚命教訓我，但是我認為她們是「半糊塗」的傢伙，我不歡喜聽，只是同她們數

敷衍地說幾句，也許年紀輕的女主人注意到多少個教訓對於我都未發生好的實效，因此時常說：

——你應該記着你是貧窮家庭出身的啊！我送過你母親的緞子長外套，戴有玻璃珠子的！

一回我說她：

——得了這件長外套，你要我怎麼對待你呢？

——阿爸，他可能殺人放火啦！——女主人愕然地叫。

我非常驚訝，爲什麼是殺人放火？

她們倆爲了我到男主人跟前訴苦，而男主人嚴厲地說了我：

——你，兄弟，當心我吧！

但是一天他心平氣和地說妻子跟母親：

——你們也要好一點！你們駕馭小孩子好像駕馭鬮馬似地，要是旁的人也許老早就逃走了，要

不然就給那麼的工作累死……

這可使女人們生氣到流淚啦；妻子踩着腳，瘋狂般地叫：

——難道可以那麼地說他，你這長頭髮的傻瓜！這樣一來，叫我往後怎麼對待他？我，懷孕的女人。

母親哭泣地咆哮：

——上帝原諒你，華西里，但是，記着我的話，你把小孩子嬌養了！

她們生氣走開的時候，男主人嚴厲地說：

——瞧，討厭鬼，爲了你多麼吵鬧？再這樣，我要遣送你到外祖父那兒去，你還是去做你的爛布商人吧！

我受不了侮辱說：

——做爛布商人，總要比在你們這兒好些呀！我是來做學徒的，但是你教過什麼？教倒髒水……

男主人無情地抓着我的頭髮，仔細瞧着我的眼睛，驚訝地說：

——但是，你這強情漢！這個，兄弟，我的不對，不對……

我以爲他們快要趕走我了，但是，過了幾天，他拿着一筒厚紙，鉛筆，曲尺跟界尺來到廚房裏。

——你磨好刀子，來畫這個圖啊！

有一張紙上，畫着一個有許多窗戶跟裝飾品的一樓一底的房子的正面圖。

——這是你的兩脚規！量全線，全線的末端都在紙上做個標點，隨後用鉛筆從這一點到那點畫上直線。開始的長線——這個是平行的，後來的橫線——這是垂直的。動手呀！

我很歡喜清潔的工作，初初學習，只是帶着尊崇的恐怖凝視着紙張跟工具，什麼也不明白。

但是，我還是立刻洗乾淨手，蹲下來學習了。畫好一切的平行線，量了量——不錯呀！雖然有三根顯得多餘的。畫完了一切垂直線，於是愕然地發見房子正面怪誕地不合適：窗戶有些移來朝向壁間

的地方，而且有一個移到壁頭後面，懸掛在隔壁隣舍的半空中，正廳也朝天地矗立着高得來簡直高過了二層樓，屋頂正中發現蛇腹，風窗開來朝向煙囪。

我久久地凝視着這些不正確的奇蹟，差點兒流淚了，企圖明白怎樣使牠們完善。但是老是不明瞭，終於用了虛想的補救來改正：房子正面的一切蛇腹上，與屋頂上，畫上一些烏鴉、鴿子和小雀兒，而在窗前的地上畫着打雨傘的彎腿人們，但是仍舊沒有完全遮蔽掉醜像。後來附添一些傾斜的線紋，把工作交給教師。

他高高地豎起眉兒，搔着頭髮，嚴肅地質問道：

——這叫什麼東西？

——下着細雨，——我解釋。——下雨天的一切房屋都好像彎曲的，因為細雨本來每每都是彎

曲的。鳥兒，這全是鳥兒——躲藏在天花板基角上。因為老是下着細雨，所以這些人們正在跑回家去，這就是一個跌到的太太，這個是挑檸檬担子的……

——我至誠地感謝你，——男主人說了，於是，腦袋低在桌沿上，頭髮掃着紙，一邊大笑，一邊叫：

——阿嘿，拿去撕成片片，畜牲！

女主人搖擺着圓桶般的肚子走來，瞧了瞧我的成績，說丈夫：

——你揍他一頓呀！

然而男主人和藹地說：

——不要緊，我自己初次學也不挺好的……

他拿紅鉛筆畫根積在畫壞的正面圖上，又給了我一張紙。

——去重畫一次！你將來畫這個如果不努力認識清楚的話……

第二個臨圖比較作得好些，不過，窗戶畫來朝向階沿的大門。我不歡喜空洞洞的房子，因此，給它添上一些各種各樣的居民：窗戶裏面蹲着手拿團扇的少奶奶，抽煙捲的武士，這些武士裏邊有一個沒有抽煙捲的對着衆人伸着長長的鼻子。靠近階沿站着馬車夫，騎着狗。

——你幹嗎又畫蛇添足？——男主人生氣地問。

我對他解釋：沒有人物太空虛，但他開始責罵：

——這全是見鬼啦！如果你願意學習，就要學好呀！但是，這個，沒有道理……

最後，當我作成功一個正面臨圖，簡直就同標本一個樣子的時候，這可使他高興了。

——瞧，你已經會畫了，就是這樣好，我們跟你馬上就成同行啦……

於是又給了我一課：

——你作成功一幢房舍的草案：房間怎麼安排，門開在那兒，窗戶朝向什麼地方。我一點也不指示，你自己去作！

我走進廚房，剛剛開始思索：從什麼開頭？但是就在這一點上，我圖案技術的研究給阻止了。年老的女主人剛剛踱進廚房，就兇狠地問：

——你想作圖案畫？

她一把抓着我的頭髮，把我的臉朝桌子那邊一推，於是我自己撞傷了鼻子跟嘴唇，可是她跳躍着，撕碎圖畫，連桌上的工具一塊兒扔掉，後來手叉在腰上，勝利地叫：

——學圖案，這可不成，讓陌生人來給血親做工，你自己走開嗎？

男主人跑來，妻子慫恿着他，於是粗暴的辱罵開始了：三個人互相地攻擊，鄙棄，咆哮，這事的終了，當着女人們走開去哭泣的時候，男主人說我：

——你還是拋掉這一切，不要學，你自己瞧這是鬧的什麼！

我可憐他這被蹂躪的失掉擁護的一輩子都給女人們吵聾了耳朵的人。

我早就明白老太婆不願意我學習，她故意妨害我做這種工作。在我坐下來作圖案之先，每每都要問她：

——沒有什麼做的？

她皺皺眉兒答應：

——什麼時候沒有呢。

於是過了一會兒，不是差使我到無論那兒去，就說：

——你幹嗎不掃乾淨大廳？基角上有渣子，灰塵，去掃去……

有一回，她倒些酵母水在我整個的圖畫紙上，又有一次，拿神像面前的燈油浸在上面，她無理地取鬧，彷彿一個帶着孩子氣的調皮兒，不懂事的狡猾女孩子。我永遠也沒有瞧見過像她那麼迅速而容易受刺激，像她那麼愛感情地對着一切埋怨一切的人。普通一般人，大家都愛埋怨，但是她更特殊的喜悅做這個，好像她唱歌一般。

她以近於愚蠢的愛情對待兒子，而用她自己的魔力來嘲弄，威脅我，這種魔力，我把牠叫做強暴的魔力，當然不能說是過火一點。有一回，早禱過後，她立在炕梯上，雙手按着炕床木板的邊緣，激烈地咕嚕：

——你是我和上帝所稀罕，所寶貴的，我鮮豔的純潔的肌肉，珍貴，柔軟，安琪兒般的羽翼！你睡覺，睡吧，孩子，用你自己的靈魂鑽進快樂的夢鄉去，你去夢見你的未婚妻，第一等的美人兒，皇后，發財女，商人的女兒！希望你不生疾病，不煩悶，希望你們的友愛延長到一百歲，女孩子也伴着你活到一百歲，像母鴨同公鴨似的！

我忍不住笑了：粗野而懶惰的維克多爾好像啄木鳥那樣的斑斑點點，大鼻子，那麼的頑強，愚笨。母親的咕嚕，有時候吵醒了他，於是他夢囈地埋怨：

——你要撞鬼的，媽媽，你那兒的鼻涕流在我身上啦！……活得不耐煩！

有時候，她恭順地走下梯子，癡笑着：

——唔，你睡覺，睡覺吧……野蠻鬼。

但是，有一次是那樣的：她的腳吊下來，在暖爐邊上畢畢剝剝地敲着，她張開嘴，大聲地呼吸，好像舌頭發炎，後來湧出一些激烈的話：

——怎麼叫你媽去撞鬼，狗兒子？嘩，你，討厭的惡鬼，夜半更深地侮辱我，魔鬼使你來刺創我的靈魂，也許你自己會短命的！

她說那些惡毒話，街頭巷尾的糊塗話，聽着怪煩惱的啊！

她很少磕睡，着急地在炕床上跳動着，有的時候，夜間幾次地倒在我前面的沙發上，攪醒了我。

——你幹嗎？

——別做聲，——她咕嚕了，一面畫着十字，一面注意到黑暗中的什麼。——上帝！——伊索預言

家……女殉教徒，瓦爾瓦娜……保護意外的死亡……

她用顫抖的手開始點燃蠟燭。她那圓鼻子的面龐，緊張地腫脹，灰色的眼睛不安地眯着，探索着物件，與變換無常的闇暗。廚室本來是大的，但是，給衣櫥，箱子堆積着；夜間她似乎顯得很渺小。廚房裏，月光靜謐地照臨着，神像面前不熄的燈的小火花顫抖着，壁頭上小菜刀冰柱般地放光，長椅上——

黑的鍋子，不知什麼沒有眼睛的面像。

老太婆細心地爬下炕來，彷彿從河岸上走下水去似地，於是一雙赤脚的的尊尊地走到基角上去，那兒有個好像砍掉頭的大耳朵水瓶掛在髒水缸頂頭上；涼水桶也安放在那兒。

她一邊喝水，一邊嘆息，喝夠水，後來瞧了瞧魚肚色的霜霧迷濛的玻璃窗外。

——恕我，上帝，恕我吧。——她喃喃地祈求。

有的時候，剛剛熄燈，她就跪下來，難爲情地咕嚕：

——誰愛我，上帝，我被誰所須要呢？

她爬上炕床，對着烟窗畫着十字，後來摸了摸暖爐蓋子是不是蓋好了的；手給煤烟弄髒了，絕望地咒罵，立刻撒播着什麼，好像一種瞧不見的魔力損害了她。當我被她辱罵的時候，我想：可惜外祖父沒有討她做老婆，——要不然她也許就可以同他相罵並且我也許可以得到她的胡桃。她時常侮辱我，但是有些日子，當她那浮腫的像棉花鑲成似的面龐，變得憂鬱，眼睛噙着淚水的時候，她確實地說：

——你想，我不困難嗎？我生產孩子，養育孩子，我站的什麼地位？就只是給他們做厨娘，這個我愉快？兒子討進來了外姓的女人，他對於她把自己的血液都變換過，這個好嗎？

——不好，——我老老實實地說。

——啊？
——啊是那麼……

於是她開始不害羞地談到媳婦了：

——我同她一道洗澡，我瞧見她的什麼值得崇拜？那叫什麼樣的美女？……

關於男人對於女人的關係，她老是談得怪骯髒地，起初她的話句惹起我對她發生讎恨，但是過了一會兒，我就慣於留心地帶着巨大的興趣聽它，感到這些話句有某種重大的真理存在。

——女人，魔力，她是欺騙自己的造物主，就是那麼的！——她用手掌拍着桌子，噁哩咕嚕地說。——因為全人類的夏娃都往地獄裏鑽，是那麼的！

關於女人的魔力，她可能無窮盡地述說，我每每覺得她用這些談話來故意恐嚇誰似的。我尤其是記得「夏娃是欺騙的造物主。」

我們的院子裏有座廂房，也像一幢房屋那麼大的一所，兩層樓的，八個房間裏面，有四個住的軍官，其餘的住着聯隊的牧師。整個的院子都是俘虜，從卒，勤務兵，洗衣女，使女跟女僕同他們往來着；整個的廚房裏，不斷地帶着眼淚，咀咒和毆打演出着戲劇。兵士們互相地毆打，還同掘地工人跟房主人的工人毆打；他們打女人。所謂淫亂，放蕩經常地在院子裏沸騰起來。獸性的馴化的健康青年之飢餓。這種給殘酷的感情，荒謬的苦惱，與卑鄙的勝利者之驕傲餓飽的生活，被我主人們在中飯過後，夜茶和晚飯之後很詳細而大儒學派似地裁判。老太婆老知道院子上的一切歷史，激烈而幸災樂禍地述說它。

年輕的女主人聽着這些故事，吧厚的嘴唇微笑着，維克多爾哈哈大笑，男主人呢，皺着眉兒，說：

——夠啦，媽媽……

——上帝，我連話都不可能說啦！——說話者訴着冤。

維克多爾慫恿她：

——去吧，媽媽，去鎮壓什麼！反正一切都是你自己……

大兒子帶着嫌厭的憐恤對於母親，避免同她一塊兒相對地停留着，如果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那麼，母親開始對他拋開對於媳婦的埋怨，而親切地要錢。他匆匆忙忙地拿一個盧布，或者三四塊錢塞在她手裏。

——沒有意思，你，媽媽，拿些錢去，我可不憐恤他們，真是沒有意思！

——我要賞給乞丐，我要點蠟燭，進教堂……

——唔，那兒有什麼乞丐！你畢竟只是害了維克多爾。

——你不愛弟弟，是你最大的罪過啊！

他身子從她跟前擺開，走了。

維克多爾無禮地嘲弄地對於母親。他很饑嘴，老是飢餓着。每個禮拜日，母親烘好煎餅，每每要藏幾塊放在我睡覺的他的沙發下的小木盒子裏，做禱告回來，維克多爾得着木盒，嚷道：

——你不能再多藏點嗎，「硬洋釘」

——趕快吃，要不然他們瞧見……

——我偏要說你偷煎餅跟菜頭給我！

一回，我找到小木盒，吃了兩塊煎餅。爲了這回，維克多爾打傷了我，他不愛我就像我不歡喜他一樣，他戲弄我，白天裏要我給他刷三次靴子，但是睡在炕床上，移開木板，吐些口水在罅縫裏，拚命吐落在我頭上。

也許是模倣時常說「老虎婆」的哥哥吧，維克多爾也使用諷皮話，但是，他們這一切都是非常盲目荒謬的。

——媽媽，向右邊繞一個圈，我的脚尖兒在那兒？

他用蠢笨的問題考問我：

——阿列司加，你回答爲什麼寫文章寫「深藍色的」，說話說「棗樹」爲什麼人們說「鐘」，不說「靠近風的舞台」爲什麼對着樹林不能夠哭泣？

我受了外祖母和外祖父的漂亮語言的教育，不高興他們一切的談話；我開始不明白那些不聯接的聯合話句，譬如「恐怖的可笑」，「我吃到死」，「可怕快樂」，我覺得可笑的，不一定就是恐怖，的快樂，並不可怕，一切人不一定可以吃到死的那一天。

我問他們：

——難道可以那麼地說？

——你是什麼樣的教師，說呀！看撕掉耳朵啊！

但是「撕掉耳朵，」我覺得是不對的：撕掉花草，胡桃也許可能。

他們企圖對我證明耳朵也可能撕掉的，但是，這可沒有說服我，我帶着勝利的口吻說：

——耳朵總是撕不掉的！

週遭是那麼多的殘酷野蠻，與卑鄙無恥——比較繁雜的古拉汶街上的「娼妓院，」「賣淫婦」——還要不如。在古拉汶爲着野蠻，卑鄙所發生的某種感想，這種感想理解到野蠻與卑鄙的不可避免性：因爲困難的半飢餓的生活，艱苦的工作。這兒，人們飽食而容易地生活着，不明瞭的無聊的紛亂與喧嚷替代了勞動。因此某種辛辣而刺激的鬱悶躺在這兒的一切人身上。

我不會生活，我感到自己最壞的算是外祖母來拜訪我的時候。她從後階沿走進廚房裏，對神像畫了十字，後來向妹妹彎彎腰，這種的禮節彷彿許多風特重的重力，壓彎了我，使我窒息着。

——啊，這是你，阿苦林娜，——我的女主人不大理睬地淡然地迎接着我，外祖母。

我不認識外祖母了：她恭恭敬敬地抿着嘴兒，整個的面龐變成很陌生的，她坐在靠近髒水缸的門邊不言語，好像是在平和與謙遜地，認着錯，回答妹妹的問話。

這可使我煩惱了，於是我生氣地說：

——你幹嗎蹲在那兒？

她親愛地對我眯着眼睛，暗示地回答：

——你別做聲，你不是這兒的主人！

——他老是不專心自己的事情，雖然打他，罵他。——我的女主人開始告發。

她常常幸災樂禍地問她姐姐：

——阿苦林娜，你怎麼過得窮生活呢？

——這種貧窮……

——要不是講廉恥的話，那麼一切都不會貧乏囉。

——人說，耶蘇基督也是過過討乞的生活的……

——這是一般的偶像跟異教徒的說法，但是，你，老傻瓜，聽啦！耶蘇基督不是窮人，是上帝的兒子，

他下到凡間來，總是帶着光榮裁判生的和死的——尤其是死的，記着啊！媽媽，你也逃不過他的手的，

雖然身子化成灰燼……爲着你們跟我的驕傲，他不是對你同華西里顯過報應的嗎？我，曾經幫你們

祈求過發財……

——我也努力幫你請求過的，——外祖母平心靜氣地說。——上帝顯了靈驗，你知道……

——你很少，很少……

妹妹用她興奮的舌頭許久地對外祖母嘮叨，但是，我聽着她那惡意的嘮叨，苦痛地疑惑：外祖母怎麼能夠受得了這個呢？因此，在那幾分鐘內，我不愛她。

年紀輕的女主人從屋子走出來，誠懇地對外祖母點了點頭。

——到飯廳去，沒有關係，走呀！

妹妹跟在外祖母背後：

——樅樹做的三角腿，在湖沼上給造成的！

男主人愉快地迎接着外祖母：

——阿，賢慧的阿苦林娜，你好？賈士林老頭兒也好嗎？

外祖母用她心窩裏的歡笑對他笑了笑。

——你簡直努力勞動？

——簡直是勞動，就像囚犯似的。

外祖母同他們親愛而漂亮地談着，不過好像老前輩似的。有時候，他提起了我的母親：

——不錯，瓦爾瓦娜·華西里也夫娜……這樣的女人……英雄啊！

他的妻子對着外祖母，又插出一句話來：

記得嗎，我送過她一件黑顏色的緞子的長外套，戴有玻璃珠子的？

是那麼……

簡直還是上好的長外套……

得啦，——男主人咕嚕，——捷里瑪，班里瑪（都是名詞，俄文長外套的意思——譯者）但

是生活——歇里瑪（俄文無賴漢——譯者）

——這個，你說的什麼？——妻子疑問他。

——我就說的你……快樂的日子來到，好的人們來到……

——我不懂，這個你對什麼說的？——女主人着急起來。

後來他們引外祖母去瞧新生的嬰孩，我收拾飯桌上的骯髒的茶具，男主人低聲地，思索地對我說：

——好個老太婆，你外婆……

我深深地感激他這句話，但是我同外祖母面對面地停留着時，帶着心底裏的苦痛對她說：

——你幹嗎到這兒來，幹嗎呢？難道你沒有瞧見他們……

——嗨，奧列沙，我全都瞧見的。——她優秀的面龐上帶着善良的微笑，瞧着我回答了，於是，我知道，唔，顯然她是完全瞧見，完全知道，知道這一分鐘內生長在我心裏的一切。

她小心地四下裏張望着，是不是有誰走來，隨後抱着我，懇切地說着：

——要是你不在這兒，我也許不會來的，他們怎麼對待你？外公得病了，我沒有做工，沒有錢，我來同他們商量……並且，兒子，米哈依爾驅逐沙夏，我應該養活他啦。他們說定每年給你六個盧布，因此，我想此刻他們不是可以給出一個銀盧布？你既已經住了差不多半年……

後來湊近我耳朵邊低聲說：「他們指揮你，叱罵你，他們說你，無論誰都不要聽。小寶寶，你也許還要給他們作工，再忍耐一兩年，等你長結實啊！要忍耐啊！」

我發誓忍耐，這可十分困難的啊。這種貧窮而鬱悶的生活壓迫着我，爲了吃飯，一切都陷於忙碌奔走之中，我好像做夢似地生活着。

有的時候，我想應該逃走。但是，正逢着倒靄的冬季，每夜暴風雪咆哮，欄樓上，風在喧嘩，震撼着被霜雪壓榨着的屋樑。你往那兒逃走呢？

他們不讓我玩，而且沒有時間來玩。短短的冬天迅速得不可捉摸地腐爛在家庭工作的忙亂中。但是我給規定地到教堂去；每逢禮拜六日去做通夜禱，每個禮拜天去做晚禱。

我歡喜到教堂裏去；站在無論那兒的基角上，挺寬大，黑暗的基角上，我愛遠遠地瞧着神龕；它好像游泳在蠟燭的火燄之中，燭火用它金黃色的濃重的細流，在灰白色的石頭的講道台上流瀉着。黝黑的神聖的肖像輕輕地顫抖；聖門的金邊愉快地戰慄着，蠟燭的火尖懸掛在蔚藍的天空中，好像一

道黃金色的籬笆，而婦人跟姑娘們的腦壳彷彿一堆花兒。

週遭一切都和諧地混和在讚美詩調中，一切都過着童話生活的奇怪生活，整個的教堂搖籃般地震蕩在濃厚得像樹脂般的黑暗的空虛中。

有時候，我覺得教堂快被運載到湖水的深淵中去了，躲避着陸地，爲的是生活特別，不同一般的生活一樣。大約這種感覺引起我記起外祖母的關於基潔斯的寇薇的故事來，我同着週遭的一切微睡地搖晃着，給唱歌班，禱告的騷音，跟人們的嘆息催眠了，我自己默唸着可歌的憂鬱的故事：

可咀咒的韃靼人

給N已異教的魔力蒙蔽，

他們，他們蒙蔽了神聖的基潔斯

在光明的早禱的時間……

噢，上帝，聖母

我們的主啊！

噢，憐恤你自己的奴隸

讓他們站着來做早禱，

聆聽到聖經！

噢，不要讓韃靼人

愚弄神聖的教堂，

婦人，姑娘污穢，

年幼的孩子兒戲，

年老的老人遭凶死！

上帝沙瓦奧菲將來聽見，

聖母將要聽見

那些人們的嘆息，

耶穌基督的慈悲。

於是，上帝沙瓦奧菲說

世界的總天使米哈依爾：

——去吧，你，米哈依爾

震撼翻基潔斯之下的陸地，

沉沒基潔斯到湖裏去，

讓那兒的人們做禱告

沒有休息，沒有倦怠

從早禱到通夜禱，

一切教堂的禱告的光榮

萬歲，萬萬歲！

在那一年，我的內心給外祖母的詩句充實着，好像蜂蜜似的，我似乎想學她的詩的形式。

在教堂裏，我不做禱告，只是傻痴痴地立在外祖母的上帝面前，背誦着老前輩的激昂的禱文，跟悲傷的讚美歌；我自信外祖母的上帝不歡喜這個，就如同我不歡喜他，並且他們刊印在書裏面只是爲着那個，——意思，使上帝知道他們在紀念，知道一切都是認識字句的人。

因此在教堂裏，在那幾分鐘內，當心兒給關於某種甜蜜的悲愁壓緊，或是當流水般的日子的小恥辱所咬嚼，襲擊着的時候，我努力編著自己的禱文；使我開始想到我自己個人的不幸的命運，話句自自然然地併合在哀怨之中：

上帝，上帝，我鬱悶啊！

雖然馬上就會長成大人！

但是，那種生活不能忍耐，

絞殺了我吧，上帝，對不起！

從學徒中，發生不出意義。

木偶鬼，瑪特林娜老太婆

豺狼般地對我狂吠，

因此，我的生活辛辣已極！

我的許多「禱詞」，到今天我還記得起，——童年時期中，智能的寫作躺在心靈上只是一種多餘的深刻的創痕，牠們往往終身不能消滅。

教堂裏面很不壞，我在那兒憩息，好像在森林裏與曠野中一般。已經同許多恥辱認識，和被兇狠的粗暴生活弄污穢的小小的心靈，在模糊的熱情的幻覺中，給洗乾淨了。

但是，我到教堂去不是正當着大霜霧的時候，便是當着暴風雪奔逃地滿城掃射的當兒，這時候，好像天空已經冰凍，而風朝向天上的雪樣的白雲撒播，冰凍着的雪地，好像永遠不會復活，蘇生。

靜穆的夜，我挺歡喜滿城徘徊，從這條街到那條街地，在極其幽暗的角落裏逗留着。有一回，你走着——好像上梯子；一個地方好像天上的月亮，你面前爬行着自己的影兒，燈火的輝光在雪地上熄滅了，可笑的是你自己去碰土臺，垣牆。街道中間守夜的警察手裏拿着響鈴，帶着笨重的皮囊大踏步地走着，狗同他們在一並排擺動。

這位粗笨的人，好像狗鑽洞似地從院子走出來，沿街行動着，不知道往那兒去，而只是一條焦心

的狗跟着他走。

有時候，遇見一些愉快的太太和武士，我想他們也是從通夜禱裏滲逃走出來的。

有時，有光亮的風窗外面，清潔的空氣中，流散着不知什麼特別的氣味——細緻的陌生的暗示着我不曾見過的另一種生活；你站在窗戶下，嗅着，聽着，你會打量：這是什麼樣的生活，為什麼人們住在這個房子裏呢？通夜禱，但他們愉快地喧嘈，玩笑，彈奏着某種特別的六絃琴，銅絃的聲響從風窗口里濃重地流散着。

尤其是使我發生興趣的，算是人煙稀少的街角上的矮小平房——紀和諾夫司戈以街，跟瑪爾的諾夫司戈以。月明的夜晚，我鑽到這種房屋跟前，立在橄欖樹前的雪水中；從帶着溫熱的水蒸汽的四方形的風窗裏，直朝街上流洒出一種不平凡의 聲響，彷彿某一個很有力氣而善良的人閉着嘴在唱歌；字句聽不清楚，不過歌詞對我顯得十分熟識而明瞭的，雖然聽起它來是混合着絃的聲音，這種絃聲怪討厭地遮斷着歌詞的流露。我蹲在土臺上，打量着這是奏的某一種提琴，才有那麼奇妙而難堪的威力——因為聽着它，幾幾乎頭痛了。有的時候，牠帶着那麼一種勁兒哼唱，好像整個的房子都在顫抖，玻璃窗在叮噹地作響。屋頂上落下雨點來，我的眼眶裏也滴下了淚水。

守夜的人精細地走來，把我從土臺上推下，問道：

——你在這兒豎着幹嗎？

——聽音樂，——我解釋。

——有什麼稀奇呢！滾……

我趕快在街區上繞了一個圈子，又回轉到窗戶底下，但是，屋子裏已經沒有奏樂了，愉快的騷音強烈地從風窗裏流洒到街上，並且，這是那麼與衆不同的悲愁的音樂，我聽着它好像做夢似地。

差不多每個禮拜六我都跑到這個房子跟前來，但是僅僅有一回，春天，從新在那兒聽見梵啞鈴——牠差不多繼續不斷地一直奏到半夜；當我回家去的時候，他們打了我。

在淒冷的星星下，與荒涼的城市街道之間的夜間的散步，對於我是非常之多的。我故意選擇離中心地較遠的街道：中心區域有許多燈，認識主人的人們可能注意到我，那麼主人們也許會知道做通夜禱的時候，我是在散步。和酒醉漢，警察和「玩家女」混雜着；而且，在偏僻的街道上，可能瞧見地下層房舍的窗戶裏面，如果它們沒有結冰，而又沒有給布幔遮上的話。

這些窗戶指示我許多各種各樣的景片：我瞧見人們怎樣地做禱告，接吻，擁抱，鬥牌，愉快地，喁喁地談情話，啞口的魚樣的生活展開在我前面，好像要戈比的西洋鏡似的。

我瞧見地窖裏的桌子跟前有兩個婦人——年紀輕的和年齡較大的；她們對面蹲着一個中學生，揮着手，唸書給她們聽。年紀輕的聽了，嚴重地皺着眉兒，靠在椅子靠背上；年齡大一點的呢——瘦弱的美麗頭髮的——突然用手掌遮着面孔，她的肩頭開始聳動，中學生，扔掉了書，但是正當年輕的

剛一跳着脚跑開的時候，他一下子跪在美麗頭髮的女人面前，開始吻她的手。

在另外一個窗戶裏，我偵察到一個大個子的長鬍子的男人，蹲在穿紅色短衫的婦人膝頭上，小孩似的搖動她，顯然他在唱歌，大大地張開着嘴巴，眯起眼睛。她全身笑得發抖，彎着背，躲着脚，把她的背弄直，又唱，她也重新笑起來了。我許久地瞧着他們，當我明瞭他們預備快樂一個整夜的時候，才離開。

許多相似的景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裏，而且往往我給它迷惑得很晚回家。這個引起主人們的猜疑，因此他們審問我：

——你進的那一個教堂，那一位神父講經？

他們知道城裏所有的一切神父的姓名，同時知道什麼時候是什麼神父唸福音書；他們知道一切，他們很容易捉住我的說謊。

兩個女人很崇拜我表叔的上帝——他須要她們帶着恐怖去接近他；他的名字經常在女人們嘴邊上，——甚至於他們也互相地咒罵着，恐嚇着：

——天哪！上帝懲罰你這下賤東西……

復活節裏邊，大齋期的第一週上，老太婆烘烤煎餅，但是所有的煎餅都被她烘焦了；她給火烤紅了臉，氣忿地叫：

——啊，見鬼……

於是，突然嗅着鍋子，她臉兒一下子發黑，把鍋子扔在地板上，開始咆哮：

——阿爸，鍋子是有葷油的，不潔淨，在吃素的禮拜一那天，我沒有燒煉它，上帝呀！

跪下來，含淚請求：

——上帝啊，饒恕了可咀咒的我，這是你自己的災難！上帝，不要懲罰我這老傻瓜呀！

他們拿烘焦的煎餅給狗吃，煉製好鍋子，但是媳婦開始吵架似地責難婆婆：

——大齋期裏面你還拿葷油鍋子煎……

他們在一切家庭事情中間，與一切自己渺小的生命的隅角中，都迷信着各人自己的神。——因為這難堪的生命，獲得了內心的偉大性與重要性，顯示出每時每刻的高度的信仰力量。這種神的靈感，在鬱悶的空虛中壓迫着我，我不得不四顧着在某種瞧不見的主宰下自己所感到的每一個隅角，但是，夜裏恐怖把我包捲在森冷的雲層裏，——恐怖從廚房裏點着「長年燈」的黝黑的神像面前的基角上發生出來。

同柵架一並排，有個大窗子，兩個窗格是用木柱隔斷的；深邃的暗藍色的空虛瞧進窗口，好像房屋，厨室跟我一齊懸掛在這個空虛的極端，假如使勁移動一下，一切都得撕裂在暗藍的森冷的空洞中，並且穿過星星不知飛往那兒去，在死一般的寂靜無聲中，好像落水的石頭似的。我久久地躺着不

動，害怕翻過身子，期待着恐怖的生命之結局。

不記得我怎麼醫治好這種恐怖的毛病的，不過我很快就療治好了；顯然的，在這裏面，善良的外祖母的神幫助了我，所以我認為那時候已經感覺到一下簡單的真理：我既是無論什麼壞事都沒有作，當然沒有過失應該受懲罰啊——不是法律的，但是，爲了另外的罪惡，我又不是被告者。

尤其是春天的禱告時候，我愛散步——難克服的春之魔力，決不讓我到教堂去。假如他們給我七個小錢來買蠟燭，這個終於給我浪費了：我買骨牌，整個的禱告時間都玩着，因此難免不很遲回家。并且，有一回，我居心輸光一個值十戈比的錢幣，和我在追悼會場從別人的聖餅盤子裏偷來的聖餅，這聖餅盤是助祭師從祭壇上端下來的。

我願意熱情地賭博，因此我給賭博引誘到狂妄了。我非常機巧，有力量，很快就成功一個著名的賭骨牌，彈子跟九柱戲的賭博家，在附近的幾條街上。

大齋期，他們逼着我去悔過，於是我到我們隣居杜里墨東特·波克諾夫斯基伯伯跟前，去懺悔。我認爲他是嚴肅的人，我個人在他面前犯了許多罪惡：用石頭打他花園裏的涼亭，讎恨他的孩子，大概，他都能記得起我不少的他不歡喜的種種行爲。這可使我很受刺戟的啊，因此，當我站在貧民的教堂裏，期待着輪到懺悔的時候，我的心兒給震悸打擊着。

但是，杜里墨東特伯伯平心靜氣地低聲地叫我：

——啊，隣人……唔，跪下來！有什麼過錯？

他拿沉重的毛巾蓋着我的頭，我窒息在蠟燭跟香的氣味之中，說話很費勁，而且不願意說。

——你聽從過長輩的話？

——沒有。

——說過失呀！

我偶然發射出話來：

——偷過聖餅。

——這是怎麼的那兒偷的？——牧師思索了一下，慢吞吞地問。

——在波克諾夫，李果爾，和……他們三個祭司那兒偷的。

——唔……唔！這個，兄弟，不好的，罪過，明白嗎？

——明白。

——你認錯呀！不守規則的。爲着吃才偷的？

——當時是爲着吃，可是後來打撲克輸了錢，並且應該帶聖餅回家去，因此我才偷……

杜里墨東特伯伯開始含糊地無精打采地低聲說了什麼，後來又給了幾個問題，於是突然嚴厲

地問：

——你是不是唸過秘密的書籍？

自然，我不明白問題，於是反問：

——什麼？

——是不是唸過被禁止的小冊子？

——沒有，無論什麼……

——赦了你的罪惡……起來！

我驚訝地瞧到他的臉龐，——臉龐似乎是幽默而且仁愛的。我真直爽誠實啊！主人們吩咐我去懺悔，他們告訴了罪惡的恐怖與可怕，引起我老老實實地懺悔了我的一切過惡。

——我扔石頭打了你的涼亭。——我表示。

牧師抬起頭來，說：

——這個也是不好的！走……

——還打過你的狗……

——下次來！——杜里墨東特盯住我招呼。

我一面走開，一面感到自己的受欺騙與難為情：在恐怖中，被人那麼地慫恿去懺悔，但是，一切所經過的并不可怕，而且無意味呀！感到興趣的只是那我不會發見過的關於書本的問題；我記起了在

地窖裏唸書給婦人們聽的中學生，並且記憶起「好事情」——他也有許多帶着不明瞭的圖畫的大本的黑書吧。

第二天，他們給我五個古錢，吩咐我去替代吃聖餐。復活節很遲的，雪早已經溶化了，街道上很乾燥，灰塵沿途飛騰；天氣是出太陽的，快樂的。

靠近教堂的牆垣旁邊，大夥兒的手工人大膽地賭着骨牌；我決定我來得及吃聖餐，開始請求賭友：

——要我參加啊！

——給一個戈比的「入場金」來，——一個棕色頭髮的麻子驕傲地表示。

但是，我毫不自餒地說：

——左方第二正牌底下有三個！

——賭金啦！

於是開始賭起來！

我掉換了五個古錢，壓三戈比在一塊骨牌下做經常的「標子」——誰拿這一塊牌，誰就得錢，打下場，我賺了三戈比。我贏錢了：兩個人指望得我的錢，兩個都沒有拿着，終於，我從大人跟農人那兒贏得了六個戈比。這可十分提高了我的精神啊……

但是，賭友裏邊不知道誰說：

——孩子們，留心他，要不然他會帶着贏得的錢逃走的……

這兒，我很難爲情，我急燥地說明，彷彿敲響鼓似地：

——九個戈比在左邊的一塊牌下！

但是，這却沒有引起賭友們的顯著的印像，只有某一個我的年紀大小的小夥子叫了，警告說：

——瞧，他贏了，這個茲威司經克的圖案師，我知道他！

週身毛皮臭的消瘦的工匠兇狠地說：

——圖案師？好的……

他指望得我的「標子」，彎着身子在我跟前問：

——說明了嗎？

我回答：

——右邊底下，三個！

——那該我摸啦，——毛織匠誇大了下，但是又輸了。

又是三次，有的人已經不能夠擺「標子」了，——我開始打另外一家的「標子」，於是又贏了四戈比，和一堆骨牌。但是當着從新輪到我名下我擺了，三倍的錢，後來完全輸得精光，就是那麼一次

呀！鐘敲過，禱告已經完了，人們都從教堂裏走出來。

——還要賭嗎？——毛織匠問，打算一把抓着我的頭髮，但是我回頭一趟子跑開，後來不知道什麼穿禮服的青年，懇切地招呼道：

——你們吃過聖餐沒有？

——唔，那是怎麼的？——他一面反問，一面疑惑地觀察着我。

我請求他告訴我怎麼吃聖餐，在這個時候牧師談什麼話，並且我須得怎樣地作。

青年嚴格地拒絕，而且用恐嚇的嗓子吼叫：

——玩得安逸，異教徒？唔，但是我無論什麼也不說，讓父親來脫掉你的獸皮！

我剛剛跑回家去，就自信他們將要審問我了，他們必然知道我沒有吃聖餐。

但是，我很僥倖，老太婆僅僅問了一件事情：

——你給了寺官很多的溫暖？

——五戈比，——我毫不遲疑地說。

——給他三戈比也就夠多啦，要不然你自己還可以剩下七個小錢來，傻子！

春天，每一個白天都穿上新鮮的外衣，每一個新鮮的日子都是極明朗而可愛的；嫩柔的草兒，與鮮豔的碧綠的白樺噴出醉人的香氣，不能忍耐地引誘你到曠野去聽百靈鳥歌唱，在溫暖的地上仰

面躺着。但是我正洗滌着冬季的衣服，幫着疊在皮箱子裏，跟裝煙草的木箱裏，拭除傢具裏的灰塵，從早到晚同着不愉快的，我所不需要的物件纏繞在一起。

閒着的時光，我簡直無事可作；我們窮光蛋住的街坊是荒涼而且遙遠的，人家不允許我去，院子裏，暴躁的疲勞的掘土工人，跟蓬頭散髮的厨娘，和婢僕每個黃昏，狗一般地軋餅頭；這個我可要反對，而且忿恨，簡直忿恨到情願瞎掉眼睛。

我拿着自己的剪刀，跟各種顏色的紙張走上欄樓去，把紙剪成花邊般的圖形，拿牠裝飾屋樑。這依然是我苦惱的糧食啊。我不安地願意到什麼地方去，那兒少有酗酒，爭論，不那麼討厭地在上帝而前用訴苦來征伐人們，不那麼時常拿忿怒的制裁來侮辱人類。

復活節的禮拜六日，人們把弗拉吉米爾聖母的有靈驗的塑像從奧南斯基寺院抬進城裏來，她在城裏一直要拜訪到六月十五日，拜訪所有的家戶，每一個教區所有的房舍。

她到我主人家裏來是作業日的早晨；我弄乾淨了廚房的銅器，當着女主人從房間裏怯生生地開始叫喊的時候：

——打開閣扶梯的門啊，奧南斯基來啦！

我一手的油膩，怪醜醜的，跑下去，開了門，一隻手提燈籠，一隻手端香爐的年紀輕的和尙輕輕地咕嚕道：

——你在睡覺幫忙？……

兩個廟裏的用人沿着窄狹的扶梯把沉重的神像抬進屋來，我幫助他們，用齷齪的手扶着神像的肩頭邊，笨重的和尙們在後面踏着腳，不快活地哼出憂鬱的調兒：

——最神聖的馬利亞啊，爲我們在上帝面前禱告……

我帶着憂愁的自信心想了想：

「她會生氣我拿齷齪的手抬了她，將使我的手乾枯……」

神像安放在前房角落裏的圍上清潔的布帷的椅子上，兩個年輕，漂亮，亮眼睛，快樂，帶着美麗的頭髮的安琪兒般的和尙站在神龕兩旁扶着它。

他們做禱告。

——噢，大家對聖母唱讚美歌啊，——大個子的神父提高嗓子引導，蒼白的手指摸着藏在美麗的頭髮裏的肥大耳朵。

——最神聖的馬利亞啊，寬恕我……我們，——和尙們無精打采地唱。

我愛聖母；根據外祖母的故事，這個聖母，爲着安慰窮人曾經撒播了一切花兒與快樂的種子在地界上——一切都是有利益的，美麗的。因此，當接近她的手的時候，不知不覺好像接近成年人似的我心悸地吻了一下神像的嘴唇跟臉。

不知道誰，使勁的一巴掌推倒我在門限跟前的屋角裏。不記得和尙們怎樣抬着神像離開的，但是很記得主人們蹲在地板上包圍着我，他們帶着巨大的恐怖與憂慮裁判我立刻要發生什麼報應。

——應該同那個很會說教的牧師談談，——男主人說，接着沒有惡意地責備我：

——糊塗虫，難道你不明白嘴唇上不能接吻麼？——并且——在小學校裏學習過……

幾天來我聽天由命地期待着到底要發生什麼報應？拿齷齪的手抓過神龕，犯規地接近它——

我沒有工夫研究這個，沒有研究過啊！

但是，顯然，聖母赦免了無心的過失，表現誠篤的愛情的過失，或者她的懲罰是那麼地輕巧，在平常的試驗我是不是善良人的懲罰之間我不會注意到它。

有的時候，爲着惹起年老的女主人生氣，我苦惱地對她說：

——顯然地，聖母已經忘記懲罰我了……

——你等一等吧，——老太婆惡辣地申說。——總還是要見得的……

我用玫瑰色的茶葉紙剪成的圓形，鉛皮，樹葉和大葉葉裝飾着欄樓的屋柵，一面哼着記在腦海裏的一切教堂裏的禱告文，這個好像喀爾梅克（俄國的一種民族——譯者）作的「山歌」

我坐在欄樓上，

手裏拿着剪刀。

剪着，剪着紙張……

我，糊塗虫很鬱悶啊！

假如我是條狗……

也許跑到我所願走的地方，

現在一切的人都叫我：

坐着不要做聲，流氓，

直沉默到一輩子！

老太婆瞧着我的工作，搖搖頭，癡笑了：

——你就這樣裝飾廚房啦。

一天，男主人到欄樓上來，視察了我的造作，嘆口氣說：

——你這開心的傢伙，畢西戈夫，見你的鬼……你是幻術家變的？也不打量，打量……

他給我一個大的尼古拉時代的貨幣。

我用細銅絲做的鈎爪把錢幣鈎結實，獎牌似的掛它在我斑斑點點的作業之間的極顯眼的地方。

但是，過了幾天錢幣同鈎爪一塊兒不見了，我自信這是老太婆偷走了它！

五

春天我還是逃走了。早晨到舖子去買下茶的麵包，店主人正在繼續同妻子吵鬧，用稱錘打她的太陽穴；她跑出來到了大街上，於是在那兒跌倒了；人們馬上堆集攏來，把她扛進四輪馬車裏坐着，運送她到醫院裏去；我跟着馬車夫跑着，不知不覺就出現在伏爾加河岸手裏拿着一個值二十戈比的貨幣。

春天親愛地耀光着，伏爾加河廣大泛濫着，陸地上是嘈雜而廣闊的，但是我直生活這一天都好像地窟裏的小老鼠似的。因此，我決心不回主人家去，也不去古納汶城外祖母那兒——老實說，我見着她很難爲情，而且外祖父對於我也許要幸災樂禍。

我沿着河岸流浪了兩三天，在善心的力夫旁邊吃飯，同他們一塊兒在碼頭上過夜；後來他們裏頭的一個說我：

——你，小孩子，在這兒慌忙沒有意思，我瞧見啦！到「善良」輪船上去吧，那兒須要僕役……

我去了；高個子的長髯鬚的戴沒有邊緣的絲織品的帽子的廚頭子，用齜齜的眼睛從眼鏡裏面瞧了瞧我，於是輕輕地說：

——兩個盧布一個月，有旅行券？

旅行券我可沒有，廚頭子想了想，接下去：

——要母親引來啊。

我跑到外祖母那兒，她許可我的行動，勸外祖父到職工所去給我討了旅行券，自己親身同我一道去到輪船上。

——好的，——廚頭子瞧着我們說。——去吧。

穿白廚衣，戴白的睡帽的胖廚師引我到船尾上的桌子跟前坐了，喝着茶，同時抽着大顆的煙捲。廚頭子推我到他跟前。

——洗碗的。

我立刻走開。但是廚師擠着鼻涕，捻了捻鬍鬚，直接對他說：

——總是愛貪便宜，僱用一切的魔鬼……

他氣沖沖地揚起剪短的黑頭髮的大腦袋，瞪着緊張得腫脹的黑眼，開始高聲地叫：

——你是什麼人？

我不歡喜這個人，——雖然穿的全身白，但是總覺得他很醜陋的，他的指頭上長毛，汗毛從大耳朵裏豎立着。

——我要吃。——我對他說。

他擠擠眼，突然兇惡的臉龐給寬潤的微笑改變了，豐肥的赤紅的臉頰皺到耳邊，張開着大的馬牙，鬍鬚軟柔地低落下去；他好像一個肥胖的善良女人。

他拿自己杯子的茶倒在船舷上，斟了新鮮的，給我沒有喫過的法蘭西的上等白麵包跟大塊香腸。

——吃呀！父母在嗎？會偷東西唔，不要害怕，這兒全都是強盜——學得會啦！

他說話好像狗叫似地。他那豐肥的靛青色的剃光的臉上，鼻子旁邊給密實的紅筋網遮蓋着，腫脹的紫色鼻子低在鬍鬚上，下嘴唇沉重而嫌厭地掀起，嘴角啣着冒青煙的煙捲。顯然地，他剛剛從浴室裏走來，——他身上有白樺帚跟胡椒油的氣味，太陽穴上和頸子上許多汗珠子發着白光。

當我喝完茶的時候，他給我一個紙盧布。

——去，買你自己的長圍腰去吧。站着，我自己去買！

整理了下睡帽，身子沉重地搖動着，腳在甲板上摸索着好像狗熊。

夜間，從輪船左邊的草原跑開着的月亮，鮮明地發光。棕色的煙囪上纏白帶子的舊輪船，沿着銀色的流水慢吞吞地顛簸地容與着，影兒映在水上的黑黓黓的河岸迎着輪船輕輕地盪漾着，岸上，平房的窗口裏紅燄燄地耀光，村莊上正在唱歌，——姑娘們正在舞蹈，哼着「嗚呼人間」的曲兒，聲音

好像唱讚美詩。

駁船的錨索曳長在輪船後面，它也是棕色的，順着甲板遮上一層鐵的欄杆，欄杆裏面是被判決放逐到外方去充當勞役的囚犯。蔚藍的天空中，小小的星星也在閃爍着，好像蠟燭似的。駁船上靜悄悄的，月亮的清輝豐饒地浴着它，鐵欄杆的影網後面模糊地瞧得見一些灰色的圓的斑點——這是囚犯們凝視着伏爾加河週遭的一切，都好像教堂裏似的，那麼強烈的油的氣味也好像在教堂裏頭。我凝視着駁船，回憶起最早期童年時代，從阿斯特拉罕到下城去的途中，母親跟外祖母的鐵的面孔——人類引我到這種興趣中，雖然在人間生活是艱苦的。但是，當我追憶着外祖母的時候，一切愚蠢的、可恥的頓時離開我了，變換過了，一切變化成更有趣味的，更仁愛的，人類是最善良而可愛的啊……

我們輪船上的人們——尤其是他們那一切老的、少的男人和女人，我覺得都是孤單的。我們的輪船慢吞吞地進行着，有職務的人們蹲在郵箱上，一切安靜的無賴漢都集中在我們跟前。他們從早到晚地吃，喝，弄憐許多傢具，小刀，調羹，叉子；我的工作是在洗傢具，洗揩小刀，叉子跟調羹，我開始做這些是從早晨的六點鐘起，一直到要做到將近半夜。白天，兩點鐘到六點鐘之間，晚上，從十點鐘到半夜，我的工作比較地少。——乘客們吃過飯休息着，只是喝茶，喝麥酒和啤酒。在這些時間內，一切廚役都開着——我的監督，靠近昇降口的桌子跟前，廚師史姆利，他的助手亞各夫·依瓦冷奇，給甲板上乘客

開飯的膳夫雪爾格依，駝背子，帶着大頰骨的痘痕窩的臉，油膩的眼睛，廚役馬克西姆，他們正在喝茶。亞各夫·依瓦冷奇說着各種污穢的故事，嘲笑着，露着靛青的腐爛的牙齒嬉笑着。雪爾格依，青蛙嘴兒拉長到耳邊，史姆利跟馬克西姆不言語，用嚴厲的閃動的眼盯着他們。

——小亞細亞人，莫爾多瓦人！——老廚師偶爾發出聲響。

我不歡喜這些人。肥胖的禿頭的亞各夫·依瓦冷奇，只是談論女人，而且老是卑污地。他那荒唐的臉龐上，長着雀斑，一邊臉頰長上一簇棕色的毛，他拿撇針把牠扭起來。當柔順活潑的女乘客出現在輪船上的時候，他不知什麼特別胆大而又怯懦地走近她的身邊，好像乞丐似的同她甜蜜地訴苦地談着，他的嘴唇上剛剛掛上口沫，這兒，他連忙用污穢舌頭的敏捷動作舐掉它。不知怎地我覺得那麼肥膩的人應該是絞刑官。

——應該會熱戀女人。——他教雪爾格依和馬克西姆；他們留心聽他，臉孔膨脹，發紅了。

——小亞細亞人。——史姆利，嫌厭地躁腳，沉重地站起來，命令我：畢西戈夫，走！

到我自己的房艙裏，他給我皮書面的小冊子，於是躺在靠近冰室壁頭邊的釣床上。

——唸呀！

我蹲在麵條箱上，老老實實地唸：

——「飾着雜色的星星的吳姆布拉苦爾是到天堂去的便利的道路，這，人們可以從預言家與

文盲裏邊解放出來」……

史姆利抽着煙捲，鼻孔冒着青煙，咕嚕道：

——駱駝！駱駝寫的……

——「左胸脯的裸露標明心的潔白」……

——誰的胸裸露呢？

——沒有說。

——那末，即是說女人的……唉，淫蕩鬼。

他閉上眼躺着，手捧着頭，煙捲冒出細微的青煙，粘在嘴唇角兒上，他用舌頭舐了舐，身子那麼地伸長着，不知什麼在他胸上鳴响，寬大的臉沉沒在煙雲中。有時候，我覺得他睡熟了，便停止唸書，盯着可咀咒的書本——我厭惡它到惡心。

但是仲嘎聲地說：

——唸呀！

——「維涅拉布爾答道：我們瞧瞧吧，我親愛的弗列爾·秀威良」……

——謝威良……

——書上印的是秀威良……

——唔？鬼東西！那兒，結尾上寫得有詩，從那兒唸下去吧！——
我唸下去：

文盲們歡喜知道我們的事業，

他們近視的眼睛永遠不會瞧見我們的，

他們的無知正像不知道他們怎樣謳歌弗列爾一樣。

——停止吧，——史姆利說，——這個不是詩！書給我。

他氣沖沖地翻開厚的暗藍色的篇頁，於是把書塞在枕頭下。

——另外拿一冊……

使我憂悶的算是他那用鐵鎖鎖上的裝着許多書的黑箱子，那兒有「奧米諾威古訓」，「砲兵備忘錄」，「西經加爾貴族書簡」，與「關於臭蟲爲害及撲滅牠，以勸告驅散牠的方法」；這些書都是沒有起頭和結尾的，有時候，廚師逼着我選擇這些書，給牠題上書名，——我唸了，他氣沖沖地嚷叫：

——無賴漢編著的……好像牙齒打架，但是，爲什麼不能夠明白，格爾瓦西！他使我見鬼啦。這個

格爾瓦西！吳姆布拉苦爾……

我不認識的名詞跟奇怪字眼很令人厭倦地記憶着，搔癢了舌頭，很想每一分鐘復習它一次，——也許在音節裏邊啓發了思想？窗戶後面，河水奮然地謳歌，喝采。離開屋子到船尾上去，很愜意，在那

兒，在貨物箱之間，水手跟火夫聚集着，同乘客們鬥着牌，唱歌，述說有興趣的故事。很快意地同他們坐在一塊兒，聽着簡單明瞭的話語，眺望着卡姆河岸，曳長的銅絃般的松樹尖子，眺望着草原上，給大水澆成的小湖沼，它躺着好像一塊平坦的對蔚藍的天空反光着的玻璃鏡。我們的輪船看看要同陸地連接了，又從它那邊跑開，河岸上，在白天的疲倦的靜穆中，隱約的鐘樓的鐘聲傳到這兒，這彷彿是關於村莊的，關於人們的。麪包皮般的漁舟在水波上蕩漾着；河對門岸上長着小樹林，成羣的小孩，正在溪溝裏洗澡，穿紅色汗衫的農夫，沿着金黃黃的砂地走着。遠處，河那邊，一切都好像愉快的——一切彷彿快樂的微細的斑斑點點的玩意兒。願意對着河岸叫出某種親愛而仁慈的話來——對着岸上與駁船上。

這棕色的駁船，很使我發生興趣，我能整個鐘頭不斷地凝視着它那遲鈍的船頭怎樣在昏濁的水上搖動。輪船拖着它，好像拖着豬似地；瘦小的錨索沿着水流劈拍，一會兒又曳長起來，無數的水點滴落着，輪船牽着它的船頭，我很想瞧見那些禽獸般的蹲在鐵籠裏的人們的面孔。到了別爾姆，人們領他們上岸的時候，我混入駁船的梯板上；十來個灰色的人們走過我跟前，帶上腳鐐的脚叮噠地踏着，身子彎曲在重担下；走過的有女人，農夫，老的，年輕的，美的和醜的，不過還是同一切人們一樣，只是穿戴不同，髻髻醜陋吧了。自然，這是盜賊，但是，關於盜賊，外祖母曾經說過那麼多的漂亮話。

史姆利尤其是特別像羶惡的強盜，嚴厲地瞧着駁船，咕嚕道：

——上帝救救那樣的命運啊！

某一次，我問他：

——幹嗎你是燒飯的，而有的又是殺人的，做强盜的？

——我要不燒飯，正預備着讓女人來燒，——他揶笑着說了。想了想，補充道：——在人類當中，強

盜算是愚蠢份子，有一種人——最聰明的，其次是小聰明的，再其次簡直是傻瓜。但是，爲着要學點聰明，就應該唸正確的書，與黑色的魔術，但是那兒還有什麼呢？一切的書都應該唸，那末，你就可以尋得正確的……

他繼續地勸告我：

——你唸書啊！唸一次沒有懂得，就再唸七次，七次沒有懂得，你唸二十次……

輪船上的一切，總少不了不愛說話的廚頭子，跟厭惡地嘟着嘴，豎着髯鬚，好像要扔石頭打人似的斷續地談話的史姆利。他對於我很柔和而關心，不過在這種關心之中，不知什麼少微地威脅着我，有時候，我覺得廚師就同外祖母的妹妹一樣，半聰明的。

有時候，他說我：

——期待着唸書啊……

於是長久地躺着，閉上眼；他的大肚子掀動着，挺出的胸脯顫動着，好像死人似的，火燒的多毛的

手指捏着照不見的火柴跟襪子。

後來突然開始喃喃地說：

——不錯。就要你那種聰明去生活！但是，吝嗇聰明是不合適的。假如大家都有同樣的聰明，而那個沒有……一個人明白其餘的不明白，假如真是那樣的話，那末一切的人都不願明白，啊！

他錯錯落地述說着自己當兵生活的故事，這些故事的思想，我可不能捉摸，我覺得他說的沒有趣味，而且他說得無頭無尾。不過，在記憶中過趟路吧了。

——聯隊長把他的兵士召來，問道：中尉對你說什麼？於是他把說過的一切照實回答——兵士本分地回答了真實話。但是，中尉瞧了瞧他，彷彿瞧牆壁似地，隨後回轉身子，低着頭。并且……

廚師發脾氣，吸着煙，嘆：

——難道我不知道什麼，可以說，什麼，不可以說嗎？當時有人以社會制度來裁判中尉，但是他的母親說他……啊，我的天哪！我沒有學習過任何的……

暑熱。週遭的一切輕輕地震蕩，轟响，房艙的鐵壁後面，流水嘩响着，輪船的輪子轟隆着，甲板的圓窗外邊，河流寬帶般地奔流，遠遠地可以瞥見草原的河岸線上，疎生着的小樹兒。聽覺習慣了這一切聲音，——彷彿週遭都是靜溢的，雖然船頭上的水手正在哀叫：

——七，七個，七，七個……

我不願意參加任何事情，不願聽，不願做工，只想蹲在那兒的陰影中——那兒沒有油膩的炙熱的廚房氣息——，只想半是做夢地蹲着凝視着這平靜而疲倦的生命怎樣順着流水滑行。

——唸書啊！——廚師氣沖沖地命令。

頭等艙的膳夫也畏懼他，而且謙和的不愛說話的沙丁魚似的廚頭子顯然也是畏懼史姆利的。——嘿，你，豬糞！——他叫廚役。——到這兒來，強盜小亞細亞人……吳姆布拉苦爾……

水手跟火夫們都很尊敬地諂媚地對他；他給他們煎熟的肉汁，詢問關於村鎮與家庭的事情。油火燻過的白俄羅斯火夫，在輪船上算是低級的人們，大家用一個名字稱呼他們——亞古特，並且激怒他們：

——亞古，把古（俄國民族之一種——譯者）上岸啦……

史姆利聽見這個的時候，眉毛一豎，血液沸騰着，對火夫大叫：

——你幹嗎要讓人家嘲笑你，菩提樹皮的面孔？打他狗嘴呀！

某一回管帆長，漂亮而兇惡的鄉氓說他：

——亞古特跟和兒（俄國民族之一——譯者）是一個信仰啊！

廚師抓着他的衣襟和腰，朝天舉起來，於是開始旋轉，問道：

——我要撕碎你！

人們時常吵鬧，有時弄到打架，但是不打史姆利——他有着天生成的非人所有的力氣，并且除掉這還同他們時常親密地談船長的老婆——肥胖的高個子，長着男性般的平坦的臉，男孩樣的短髮婦人。

他酷愛喝麥酒，但是，永遠沒有喝醉過。從早晨開始喝，喝乾四瓶招待客人的酒，將近黃昏又要飲啤酒。他的臉兒漸漸變成灰褐色，黑的眼睛愕然睜大着。

一天晚上，他蹲在大的白木箱上，一個鐘頭不言語，愁眉苦臉地眺望着河流的遠處。在這個時間，一切人尤其是畏懼他，但是我很憐恤。

發熱出汗的亞各夫·依瓦冷奇從廚房走了出來，站着，搔着光腦壳，揮着手，不是藏躲，就遠遠地說：

——鱸魚死啦……

——唔，在水藻裏……

——到底是做魚汁，或是清蒸呢？

——預備紅燒。

有時，我決定到他跟前去，他深沉地把眼睛移來對着我。

——什麼？

——沒有什麼。

——仁慈……

在那種時間中有一回我終於問他了：

——爲什麼你威脅一切人，難道你是仁慈的？

出人意料之外，他沒有生氣。

——這，我可只有對於你才是仁慈的。

但是，馬上直爽而思索地補充道：

——啊，自然囉，是這樣，我對於衆人都是仁慈的。不過沒有表明這個，這是不能對人們表示的。一

切的人踏上仁慈的道路，彷彿登上湖沼中的小山似地……踐踏……去，拿燒酒來。

他一杯一杯地喝完一瓶，舐了舐鬚鬚，又說：

——你，將來再大一點，我也許教會你許多的。我可以當着人家說，我不是傻瓜……你要唸書啊，

書本裏頭包含着一切所須要的。唸書不是空事情，要喝燒酒？

——我不歡喜。

——好的。不喝酒。酗酒只是一種苦痛，麥酒……鬼東西。要是我將來有了錢，我也許送你進學校。

沒有學問的人只是一條牛，雖然牠能耕田，有肉，但牠畢竟只會擺尾巴……

船長太太給他一冊郭果利，我唸完「恐怖的復讎」這可使我十分高興起來，但是，史姆利憤憤地叫：

——無聊，小說我知道還有其他的書籍……

掠走我的書，從船長太太那兒拿來了另外的，於是嚴肅地命令：

——唸撻拉司……他怎麼樣去尋找呀！他說——好的……誰是好的呢？他好，也許我不好吧？他

刨平了自己的頭髮，哪！但是幹嗎不刨平耳朵呢？

當着撻拉司挑撥與司撻樸爭鬥的時候，廚師深深地譏笑了：

——這是那麼的！到底怎麼樣？你有學問，我有力氣！可怕的什麼呀！駱駝……

他注意聽着，不過常常嚷叫：

——啊，無聊！一個人不能從肩膀上一刀割到屁股，不可能并且不能登上山頂，就得屈服山頂！我

曾經親自做過兵士……

安特利背叛引起他的離恨。

——下賤的小子，啊？爲了女人吓……

但是當撻拉司槍射兒子的時候，廚師的腿從釣牀降落下來，用手按着腿，彎曲着背哭了，——眼淚徐徐地流滿了兩頰，滴落在甲板上，他從鼻子里，喃喃地說：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於是突然對我咆哮：

——唸下去呀，鬼骨頭！

他又哭，而且越發有勁而悲哀的了！當奧司撻樸臨死之前喊叫：「阿爸，你聽見沒有？」的時候。

——一切都消滅了，——史姆利啜泣，——一切，啊！已經完了嗎？可咀呢的事情！這個撻拉同人間也有，啊？不錯，這個人間有的。

從我手頭抓着書，留心察看它，淚水滴落在書面上。

——好書！真正的紀念品！

後來我們唸「依瓦戈耶」——史姆利很歡喜李卡爾特·布郎撻根涅特。

——這是近代的王子！——他暗示地說。

書本對於我顯然是一種苦悶。

大概我們沒有失掉趣味，——「關於杜馬司·依娥涅司的小說」很誘惑了我，——古代譯本

「杜馬·特龍司棄兒的故事」——但是史姆利咕嚕道：

——忠蠢！幹嗎杜馬司同我隔離得這麼遠呢？我想他趨向什麼？也許還有別種的書吧！……

一回，我對他說我知道還有其他的祕密而被禁止的書；只是要在夜間躲在地窖下才能唸它。

他瞪着眼，眉毛一立。

——那是什麼樣的？你信仰什麼？

——我不信仰什麼，懺悔的時候，神父曾經問過我的，不過我親眼瞧見有人在讀這類子的書，有人在哭……

廚師嚴格地盯着我的臉，問：

——誰在哭呀？

——聽書的女人。並且還有一個女人帶着恐怖跑開……

——你睜開眼睛說夢話啦，史姆利說了，慢慢閉着眼，沉默了一會兒又開始咕嚕……自然囉，無論那兒都有任何的祕密，不有它——不可能……我的年紀不是那麼的，可是我的性情也是……唔，但是……

他能夠這麼能說會講地談整個鐘頭。

不知不覺地我已經習慣唸書了，帶着滿意的心兒去取得書本；關於書本裏邊所記述的故事，我很歡喜從生活當中去區別——生活變得越發地艱苦了。

史姆利也給我許多的教訓，他時常間斷我的工作。

——畢西戈夫，去唸書呀！

——我有許多傢具沒有洗哩。

——馬克西姆洗去。

他無禮地趕走年長的僕役去替代我的工作，這年長的僕役帶着惡意打碎杯子，後來廚頭子客氣地警告我：

——看要下輪船了啊。

有一回，馬克西姆故意拿幾隻喝過茶的杯子放在髒水缸裏，我倒髒水在船舷外時，杯子一下子飛奔在那兒了。

——這是我的不是！——史姆利對着正在喝茶的廚頭子說。

廚房的女婢開始瞧不起我，她們說我：

——哎呀，你書呆子！你爲什麼要得人家的工錢呢。

因此，拚命儘可能地多多給我工作，無意識地弄污傢具。我明白這一切對於我都是要發生不好的結果的，因此總不做錯事情。

黃昏下，一位紅臉的婦人同一個用黃色頭巾，穿玫瑰色的新上衣的妓女，不知從什麼小碼頭上上我們輪船上來的。她們倆都是喝醉了酒的，——婦人微笑着，對衆人一鞠躬，談話好像祭師似的：

——對不起，親人，我少微喝了一點兒酒！請你們裁制我，糾正我吧，我一時高興就喝醉酒啦……

妓女也是嬉皮笑臉地用醜惡的眼睛盯着人們，後來推了婦人一巴掌。

——你走呀，去，要知道……

她們在二等艙的旁邊搖來搖去，那兒正對着亞各夫跟雪爾格依睡覺的小艙。婦人很快就不知道消失到那兒去了，只有雪爾格依蹲在妓女跟前，貪心地拉長着青蛙嘴。

當我做完晚上的工作，在桌子上睡覺的時候，雪爾格依到我跟前來，一把抓着我的手。

——走，我們給你討老婆去……

他喝醉酒了。我企圖掙脫手，但他打我了。

——去呀！

馬克西姆一趟子跑下來，他也是喝醉了酒的，於是，他們倆順着甲板拖我到自己的小艙跟前去，走過乘客們睡覺的地方，史姆利正站在小艙的門外邊，亞各夫停留在門裏的側柱後面，但是，妓女拿拳頭敲他的背脊，用酒醉的聲音叫：

——讓路呀……

史姆利把我從雪爾格依跟馬克西姆的手裏掠走，抓着他們的頭髮，於是打腦壳，摔倒他們倆在地上。

——小亞細亞人！他說亞各夫，砰砰礮礮地關上亞各夫面前的門，轟隆地騷動了一會兒，用

手推着我：

——走開！

我離開那兒，跑到船尾上。雲靄靄的夜，黝黝黑的河流，船尾後面，兩部灰暗的馬車擺動着，別離了模糊的河岸；駁船在這些馬車之間給拖帶着，血紅的小火點時而向左，時而向右地出現之後，一點兒輝光也沒有地消失在極其曲折的河岸之外，火光過去，週遭變得越發黑暗而且難堪的了。

廚師走來，同我一並排蹲着，深深地歎息了，開始吸燃煙捲。

——他們拖你去做這個？唉，異教徒！我早就聽見他們在打算……

——你掠走他們手頭的她嗎？

——她？——他粗暴地責備妓女，於是用沉重的嗓子接下去——這兒全都是些渾蛋。這隻鬼船

壞得來比村莊還不如。村莊裏住過嗎？

——沒有。

——村莊貧窮透了！尤其是冬天……

煙頭扔在船邊上，他沉默了一下，又開始說：

——你墮落在豬糞羣裏了，我憐恤你，小鷄。并且一切都是可憐的。下一次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也許只有跪着請問你們幹嗎，狗兒子，啊？你們幹嗎，瞎東西，駱駝……

輪船遲緩地轟叫，錨索在水裏敲打着；碼頭上指路燈的小火在濃重的黑暗中閃爍，一會兒又從黑暗中消失了。

——醉昏昏的松林——廚師咕嚕——并且河岸也是醉昏昏的。軍事專家——龐戈夫跟書記官——查皮沃亨都住在這個碼頭上，我要上岸去啦……

大個子的卡姆婦人和女孩子從河岸上拉着載木柴的長的手車走來。身子彎曲在牛皮帶子下，腳有彈性地舞蹈着，她們一對一對地朝向火夫的船艙走來，扔了半一沙仁一長的木片在黑洞裏，大聲地叫：

——胆小的傢伙！

當她們搬着木柴走過來的時候，水手們摸她們的胸脯，和腿，婦人們驚叫，對男人們吐口沫；後退幾步，她們用車上的推槓跟鋏子做保護自己的武器。我瞧見這個不下十來次，每一條航路；在所有的碼頭上都有那一類的人們運送木柴。

我好像覺得我的年紀已經老了，在這隻輪船上，我生活了許多年，我知道一切輪船上明天，下禮拜，秋天和明年可能發生的事情。

天已經亮了。砂質的懸崖上，雄壯的松林比碼頭顯得還要高地山麓下，一些婦人又笑又唱地朝向森林走過來；她們給修長的手車武裝着，彷彿兵隊似的。

想哭，眼淚在胸窩裏沸騰着，心兒好像在淚水中煮熟了似的；這是很痛苦的啊。

但是，流淚——難爲情，因此，我幫着水手布牙亨洗甲板。

布牙亨是個不大惹人注意的人。不知怎麼一切都是很褪色而且倒霉的，他老是躲藏在角落裏，小小的眼睛從那兒射出冷光。

——按照現刻的綽號我不叫布牙亨，但是……所以你瞧，——我的母親過着浮蕩生活。我有一個姐姐也是那麼樣的。那麼樣，也許她們倆是命裏注定的吧。命運，夥計，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你也許要經過……唉，等着吧……

於是馬上拿布箒拖着甲板，又輕輕地對我說：

——瞧，他們怎麼侮辱婦人們？就是那麼樣的！濕的柴塊點燃許久了，開始燃了呀；我不歡喜這個夥計，我不崇拜這個。假如是我養出的婦人，那麼我也許要跳下深水坑去溺死哩，神聖的耶穌基督保佑你啊！……對於任何人那麼的意志都沒有，唉，那兒又燃燒起來啦！我說，就是閹人吧，也不是愚蠢的百姓啦。關於閹人你聽見說過？聰明的老百姓，我曾經十分正確地打量過：他們全都很留心一切瑣碎的事物，並且純潔地信仰上帝……

船長太太高高地提着裙子，沿着船尾樓走過我們跟前；她常常愛起早。高個子的，勻整的她，臉兒是那樣的素樸而且瑩潔。我想一下子跑到她背後去傾心地請求：

——請告訴我任何事情，告訴我呀！……

輪船徐徐地離開碼頭，布牙亭畫着十字說：

——我們走啦……

六

到薩拉布爾，馬克西姆離開了輪船。——他很嚴肅，鎮靜，悄悄地逃走，沒有同誰告別。愉快的婦女下了船，獐笑着走在他的後頭，可是她的後面又走着被蹂躪的帶着浮腫眼睛的妓女。雪爾格依許久地跪在船長面前，吻着門板，用額頭敲打門板，哀求道：

——請饒恕我，我沒有錯呀！這是馬克西姆加。

水手，廚役，還有幾個乘客明知他說謊，可是慫恿地忠告道：

——去呀，去呀，他饒恕你啦！

船長一面趕他走，一面又拿腳踢已經跌倒的雪爾格，不過結果還是饒恕他了。於是雪爾格依馬上搬着擺上器具的茶盤沿着甲板跑，狗樣地諂媚地盯着人們的眼睛。

替代馬克西姆的位置的是從岸上來的一位聯隊的小兵，——小腦袋的，黃眼睛的筋骨人。廚師的助手頓時吩咐他去殺雞；小兵剛殺好兩隻，其餘的完全逃到甲板上去；乘客們開始去捉雞，三隻母雞飛到船舷外去了。這兒，小兵蹲在靠近廚房的劈柴上，傷心地哭起來。

——你幹嗎，傻瓜？——史姆利愕然地問他。——難道當兵的可以哭？

——我沒有打過仗的那一連的。——兵士輕輕地說。

這可損害他了：過了半個鐘頭輪船上所有的人們都大笑他，走近他身邊去，眼睛對直盯着他的面孔問：

——是這一個不是？

於是，人們蒙蔽在可恥的癡變與愚蠢的嘲笑中。

兵士開始不瞧人們，也不聽嘲笑；他用印花布的舊汗衫的衣袖拭着臉上的淚水，好像故意把眼淚藏在衣袖內。但是他那黃色的眼睛立刻開始憤然地發火，後來他用喜鵲般的快語說：

——你們幹嗎替我剝掉桃子皮？噢，你們撕成碎塊啦。

這可越發引起羣衆開心了，他們拿手指頭鉤扯他的汗衫，圍腰，同他玩着，好像玩弄山羊似的，他們喂他的飯，正當吃飯的時候，不知道誰拿吃過的檸檬片掛在木杓柄子上，套在他的圍腰帶上；兵士走路的時候，木杓就在他背上擺動着，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可是他——被捉住的小老鼠似地慌張着，不明白人們笑的什麼。

史姆利沉默而嚴肅地跟他走，臉孔好像一個婦人。

我可憐兵士，我問廚師：

——可以告訴他背上有木杓嗎？

他默默地點了點頭。

當我告訴兵士人們爲什麼笑的時候，他趕快摸着杓子，撕掉牠，扔在地板上，用腳踏碎，隨後雙手抓着我的頭髮；我們開始打架，這可給了羣衆一個大大的滿足，他們馬上包圍着我們。

史姆利擠開觀衆，掠走我們，起初拉拉我的耳朵，隨後抓着兵士的耳朵。當着羣衆瞧見這個小人兒頭在旋轉，腳在廚師手下舞蹈的時候，他們瘋狂般地吼叫，吹口哨，蹀腳，嘴兒笑得合不攏。

——好啊，衛戍兵！腦壳鑽進廚師褲襠裏去啦！

這種獸性的人羣的快樂，刺激起我想跑去拿柴塊揍他們卑鄙的頭腦的念頭。

史姆利釋放了兵士，隨後手揹在背上，蹣跚到野豬般的羣衆跟前，眉兒一豎，可怕地露着牙齒。

——到各人位置上去，走！小亞細亞人……

兵士從新跑上我跟前來，但是史姆利一手把他摟在胸懷裏，拖到過道上，開始朝水裏搖撼，水澆着兵士的頭，轉動着他那枯瘦的身體，好像布巾紮成的木偶。

水手，管帆長，副船長跑攏來，人羣從新聚集在一塊兒；安靜而啞然如往常的廚頭子高高地立在衆人之上。

兵士蹲在靠近廚房的劈柴上，用顫抖的手脫下靴子，擠乾靴絆上的水，靴絆倒是擠乾了，可是他油膩膩的頭髮上落下水點來，——這可惹起羣衆快樂了。

——一切都是可惡的，——兵士尖細地說，——我要殺死野孩子！

史姆利按着我的肩頭。不知對船長說些什麼，水手們把羣衆趕走，隨後當大家走開的時候，廚師問兵士：

——你還要幹嗎？

這兒他不做聲了，瘳惡的眼睛盯着我，週身奇怪地痙攣着。

——平靜吧，癲癩病患者！——史姆利說。

兵士答應：

——你別把蘆笛兒攔在嘴裏吧。

我瞧見廚師臉兒放紅了，他那腫脹的兩頰頹喪地下垂着，他吐了口痰，引着我一道走開，給驚駭抓緊了的我，大踏步地跟他走，大家都望着兵士，可是史姆利含糊地嚷：

——唉，這樣的玩意兒，阿讓你們……

雪爾格依追着我們，不知怎地咕嚕：

——他要自殺啦！

——在那兒？——史姆利一邊說，一邊開始跑。

兵士站在僕役的小艙門邊，手裏拿着大刀，這刀是砍鷄頭跟劈柴用的，很鈍，刀口缺得像鋸子似

的羣衆站在小艙前面。瞧着這帶着濕淋淋的腦壳的小小的可笑人兒；他那塌鼻子的臉顫動着，好像一塊凍牛肉，嘴巴疲倦地張開，嘴唇顫抖着，牛一般地吼叫：

——暴君們……暴君們……

我不知跳上什麼地方，從人們的腦壳縫隙裏瞧見他們的臉；人們在微笑，吃吃地笑，互相談話：

——瞧，瞧呀！

當他用乾枯的兒童般的手整理着滑落在汗衫下的褲腰的時候，同我在一並排的一個漂亮臉孔的男人歎息着說：

——要自殺還要整理褲子……

羣衆高聲地哄笑了。很顯然的，無論誰也不相信兵士會自殺，——連我也不相信。後來史姆利對他擠擠眼，開始拿他自己的肚子掀開人們，說着：

——走開，傻瓜！

他好幾次地叫傻瓜，走到整個的人堆跟前，又叫他們：

——到各人位置上去，傻瓜！

這也是很可笑的，不過覺得真是這樣的。今天從大清早起所有的人們都是一個大傻瓜。他趕走了羣衆，走到兵士跟前，伸長了手：

——刀子擱在這兒……

——一切都是可惡的。——兵士說，曳長着刀子；廚師把刀遞給我，推兵士進小艙去。

——躺下來，睡覺！你爲什麼那樣，阿？

兵士默默地蹲在釣床上。

——他拿酒來給你喝，會喝酒嗎？

——少微會喝一點兒——

——你當心別打他，這不是他開你玩笑，聽見嗎？我說——不是他……

——他們爲什麼要苦惱我？——兵士輕輕地問。

史姆利遲疑了一下，於是嚴厲地反問：

——唔，我知道嗎？

他同我一道到廚房裏去，咕嚕了：

——唉……他們真是欺負窮人！你瞧見這個？那就是人們，兄弟，人們可能得神經病的，可能……

他們欺負人，好像欺負臭虫，得啦！那兒的臭虫們還往什麼地方去呢！挺兇惡的臭虫……

當我給兵士送麵包，肉跟酒去的時候，他蹲在釣床上，身子一前一後地搖動着哭了，輕輕地啜泣着，好像婦人似的。我把碟子擺在小桌上，說：

吃啊……

關上門吧。

關上門瞧不見。

你就關上吧，要不然他們又鑽進來啦……

我走出去。兵士對我不仁愛，他不能激動我的同情心和憐恤心。這是不對的，——外祖母曾經反復地教訓我：

——應該憐恤人類，大家都是不幸者，大家都是困難人……

——你拿去了嗎？——廚師問我，——他在那兒幹嗎？

——在哭。

——嗨……蠢傢伙！他是什麼樣的軍人啦？

——我不憐恤他。

——唔那是怎麼的？

——應該憐恤人類……

史姆利抓着我的手，拖來對着自己，暗示地說：

——你儘可能不憐恤，但是吹牛皮也是不對的，明白嗎？你沒有習慣拌菓子醬，自己要知道啊！

後來推開着我，嚴肅地補充說：

——這兒不是你的地方！唉，抽烟吧……

被乘客們的行爲所糟蹋的一切，使我深深地感動，尤其是在他們喂兵士的飯，和史姆利提他的耳朵的時候，在他們那麼愉快的哄笑的情形之中，我感着難以形容的凌辱與壓迫。這兒引起他們這麼愉快地發笑的事情，究竟要怎樣才能夠把他們糾正過來，使他們來反對，憐恤這一切呢？

一會兒，他們又在低矮的天幕下蹲着，躺着，喝着，吃着，鬥牌，平和而雅緻地談天，眺望着江流，好像一點鐘之前吹口哨，用催眠術的不是他們似的。他們一切都是同樣的肅靜，閒逸，如同往常一樣，從早到晚他們慢吞吞地在輪船上推擠，好像蝗虫，或是太陽光線裏頭的微塵。一會兒十來個人在搭橋跟前推擠着，畫着十字，離開輪船上碼頭去；但是從碼頭上對直爬來替代他們的又是那麼樣的人們，又是那麼樣地背脊彎在包袱和箱子下，穿着也是那麼樣的……

這繼續不斷的去去來來的人們，在輪船上的生活當中一點兒也沒有變換，——新來的乘客也會談走了的人所談過的一樣的話：關於上帝哪，工作哪，土地哪，女人哪，和那一類的話。

——在上帝面前要誠心地忍受勞苦，要忍受勞苦，一個人那是我們的命運，一點兒辦法也沒有的啊……

這些話聽着真是厭煩，并且惹起我偏不受卑鄙行爲，我偏不願意忍受惡意的無理的凌辱的

關係對於我：我毅然地知道，感覺到不給那種的關係服務。并且兵士也不服務。也許是他自己願意開玩笑……

他們把馬克西姆從船上趕走——這是個誠實，仁慈的青年，可是雪爾格依，下流的人偏偏留下來。這一切都是不合理的啊。但是這般有本事喂一個人的飯，弄得一個人差點兒失去知覺的人們，爲什麼往往要卑鄙地屈服水手們憤然的吐罵，不知恥地聽着責備呢？

——幹嗎要倒在船邊上？——管帆長叫，擠着美麗的，可是猙惡的眼睛，——輪船傾斜啦，拉繩滑脫啦……

拉繩隨着倒在另外一個船邊上，可是，他們不從那兒趕走他們，好像趕小羊似地。

——阿，倒霉的東西……

炎熱的夜裏，給白天的太陽燒熱的鐵的天幕下，乘客們螻蛄般地沿着整個的甲板爬行着，倒在那兒就在那兒睡覺，快到碼頭的時候水手就用腳踢醒他們。

——喂，攤伸在過道上幹嗎的滾開，到地方啦……

他爬起來，做夢似地往人們推動他們的那一方移動。

水手也跟他们一樣的，只不過穿着不同一點，可是命令他們好像警察兵。

很顯然的，在人間首先須要一種平和，怯懦與「憂鬱的謙虛」，但是當着殘酷，荒唐，差不多往往

是非愉樂的暴慢突然揭穿這種謙虛的外衣的時候，是多麼地奇怪而可怕啊。我覺得人們不知道他們該往那兒去；在那兒下船，他們全都一樣地。他們也許不到岸上的什麼地方去，只在岸上暫時蹲一會兒，又上這隻或者另外的輪船，又往那兒走去。他們一切大約都是迷路的無家可歸者，整個的世界對於他們都是陌生的。因此他們一切全都到了怯懦的愚鈍的程度。

一回，半夜過後，不知什麼在機器艙裏爆炸，劈拍地響着，好像放槍似地。甲板上立刻給白色的蒸汽煙籠罩着，蒸汽濃密地從機器艙裏昇起來，朝一切裂罅裏冒；模模糊糊的不知道誰喧嘈地叫：

——包袱，紅鉛，氈子……

我睡在機器艙旁邊洗器具的桌兒上，在給劈拍聲和震動驚醒的時候，甲板上很肅靜的，機器裏熱沖沖地放出蒸汽，時刻有人用錘在敲着。但是過了一會兒，甲板上所有的乘客不協調地呻吟；叫吼，於是立刻開始恐怖起來。

白茫茫的霧罩迅速地散開，一些稀稀頭髮的婦人，跟蓬鬆的頭髮，帶着魚兒眼睛的農夫們的脚相互搔着，撞着，全都拖着包捲，口袋和箱子不知往那兒去，他們蹣跚，跌倒，呼救着上帝，尼古拉神人，互相擊撞；這是很可怕啊，不過在那個時間中却有趣味：我跟着人們跑，瞧着他們究竟要作什麼？我第一次瞧見夜間的騷擾，不知怎地立刻明白人們騷亂全是出於一種誤會：輪船急速地前進，右邊的船舷後頭很近的地方，刈草的人們點燃着煙火，明亮的夜，圓胖的月兒高高地站着。

但是，人們還是沿着甲板趕快地搬動，房艙的乘客們跳了出來，不知道誰跳到船舷後邊去隨着他，又是另外的一個，又是一個；兩個農夫跟神父擊破了用螺釘釘牢在甲板上的長凳；他們從船尾上把大鷄籠拋在水裏，在船長室的吊橋上的扶梯旁邊的甲板中間，跪着一個農夫，叩着頭跑過吊橋，狼一般地咆哮：

——信仰正教的人們，罪過啊……

——要划子，魔鬼們！——穿上一條褲子，沒穿襯衫的胖子老爺叫，拿拳頭打着自己的胸脯。

水手們跑來，抓着人們的衣襟，揍他們的頭，把他們摔在甲板上。穿着夜服跟外套的史姆利沉重地走着，用喊喊喳喳的調兒勸說衆人：

——難爲情啦！你們幹嗎發瘋？輪船已經停着了，停着了，唉！那就是河岸！爲什麼跳下水去，刘草的人通通捉着了，掠過來了，那就是他們，瞧見嗎，兩隻划子？

他用拳頭一高一低地打三等艙的人們的腦袋，於是，他們默默地痴人般地倒在甲板上。

騷亂還沒有平息，一位穿外套的太太，手裏拿着飯廳的匙子飛奔到史姆利面前來，用匙子在他鼻子下揮舞着，開始叫：

——你怎麼敢呢？

水濕的先生攔阻着他，撚了撚鬍子，帶着悵喪說：

——原諒他，偶像……

史姆利散開着手，害羞地擠了擠眼睛，問我：

——那是怎麼的，阿她爲什麼那樣對我好啊？我第一次瞥見她呀！……

不知什麼鄉場老兒，流着鼻血喊叫：

——唔，人們唔，強盜！……

夏季之後，我在輪船上瞧見兩回紛亂，兩回都沒有惹起直接的危險，不過在一種恐怖的前面是有危險的可能性的。第三次，乘客們捉着兩個賊，他們裏邊的一個佯裝「燒香客」，人們背着水手一聲不響地打了強盜差不多整整一個鐘頭，但是水手們把強盜掠走的時候，羣衆開始罵他們：

——強盜藏匿強盜，知道啊！

——你們自己是騙子，就私通騙子啦！

騙子們把被打者弄到失去知覺，在到了什麼碼頭送交他們到警察局去的時候，他們還不能夠站起腳。

後來，許多那類子的事情，使我熱烈地感想着不能了解人類：他們到底是孳惡的還是仁慈的呢？謙和的或者是暴慢的呢？並且爲什麼那樣殘酷，兇惡地貪婪，可恥地謙虛？

關於這，我問過廚師，但他自己的臉龐上給香煙的煙子籠罩着，帶着懷喪略略地說了：

——「嗨，什麼搔癢了你人類，唔，人類嗎……一種——聰明的，其次——愚蠢的。你讀書，別再嚷叫。在書本裏頭，假如他們是端正的話，那就非得詳盡地述說着的。」

教會的書和聖哲的言行錄，他是不愛的。

——「唔，這是給神父，給神父的子孫的……」

我願意使他愉快——贈書到卡查碼頭，我買了五戈比的「一個兵士援救比得大帝記」，但是那個時間廚師正正喝醉了酒，發脾氣，我不打算馬上把贈品交給他，開始自己唸「傳記」。牠使我非常歡喜，全是那麼地樸實，明瞭，有趣味，簡練。我自信這本書會取得我教師的滿意。

但是，當我把書拿給他的時候，他默默地用戴上環子的手掌按着書，於是扔在船邊上。

——這就是你自己的書呀，蠢東西！——他嚴厲地說。——我教訓你好像教訓狗似的。你要吞食野獸，阿？

踩着脚咆哮了：

——這是什麼書？我曾經讀糊塗了！牠裏面說的什麼，真理嗎？唔，你說！

——我不知道。

——那麼我知道！當着一個人給砍掉了腦袋，他從樓梯上跌倒下來的时候，其餘的就不爬上乾草堆去了。兵士們不是傻瓜！他們也許會燒掉乾草堆，然後才憇息明白嗎？

——明白了。

——是那麼的啊！我知道關於比得大帝的事情；他同兵士並沒有那麼一回事的！走開……

我了解廚師的真理，不過我仍舊歡喜這本小冊子；又一回買了「傳記」我兩次地讀完牠的時候，帶着驚奇心信服這種真正是不好的。這可攪亂了我，因此我越發留心而信賴地對於廚師，但他老是時刻帶着巨大的懊喪說：

——唉，要怎樣地教訓你這兒不是你的地方……

我也感覺——不是地方。雪爾格依睜視地對於我；我好幾次注意到他偷我桌上的茶具，背着廚頭子偷偷地拿牠賣給乘客們。我知道這算是賊心腸——史姆利屢次提醒我：

——當心啊，你自己桌上的茶具別給膳夫！

對於我還有許多不好的事情，我常常想從輪船上逃走，逃到頭等的大碼頭上去，森林中去。但是史姆利阻止了我：他和我的關係越發地柔和——繼續不斷的輪船的移動恐怖地囚着我。很愉快的是當着輪船停泊在碼頭旁邊的時候，我期待着有什麼事情發生，我們好從卡姆泗水到別爾，到雅特克，沿着伏爾加河上，我將見到嶄新的河岸，城市，嶄新的人類。

但是這個可沒有發生，而我在輪船上的生活突然而可恥地給分裂了。一個黃昏，我們從卡查航行到下城的時候，廚頭子叫我到他房間去，我剛走進去，他就關上門對那嚴肅地蹲在毛氈的靠背椅

上的史姆利說：

——這就是。

史姆利粗暴地問我：

——你給雪爾格依的茶具嗎？

——他自己拿去的，當我沒有瞧見的時候。

廚頭子輕輕地說：

——你沒有瞧見，只是知道。

史姆利用拳頭打了打自己的膝頭，後來搔着膝頭說：

——等一會兒，你就成功……

因此，開始思索。我注意廚頭子，他凝視着我好像他那眼鏡裏面沒有眼珠子。

他安靜地生活，走路一聲不響，說話嗓子怪嘹亮的。有的時候他撚着鬍子，失神的眼不知朝屋角的什麼地方咕着，一下子又消失了。入夢前，他許久地跪在食堂裏照着快熄滅的小燈的神像跟前……

……我從門縫裏瞧見他的小眼好像一顆深紅色的骰子，但是，我不能瞧見他怎麼地做禱告：他單只是站着，凝視着神像跟神燈，歎息，摸着鬍子。

——沉默了一會兒，史姆利又問：

——雪爾格依給你的錢沒有？

——沒有。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他不說謊的……史姆利對廚頭子說，可是這人不大聲地回答：

——大家都是一樣的好吧。

——我們走吧！——廚師叫我，走到我的桌兒跟前，用手指輕輕敲了敲我的腦頂。——傻瓜！我也

是傻瓜！我應該跟你……

在下城廚頭子給我算了工錢；我大約得到八個盧布……我做工第一次得到的大批的錢。

史姆利同我告別的時候，嚴肅地說：

——唉，唉，就是……現在你當心吧，明白嗎？嘴巴不能夠打呵欠……

他拿一個斑斕的硝子石的香煙斗遞到我手裏。

——喏，送給你這個挺好的彫工，這是教母給我彫刻的……唔，再見！要讀書啊，這是最好不過的

事情！

抓着口袋下面的我，舉起來，接了吻，平穩地放在朝向碼頭那邊的甲板上。我憐恤他，又憐恤我

自己不敢吼叫一聲，只是望着他回到那衝散着艱苦，孤僻的大個子的力夫的輪船上。
多少年後我才能逢過像他那樣仁慈，孤僻，被人類生活摧毀的人呢？！

七

外祖父跟外祖母又搬進城裏去了，我來到他們家裏，憤懣與武勇交織着的心上是很苦痛的，——爲什麼認爲我是賊呢？

外祖母親愛地迎接我，立刻跑去炖自暖壺；外祖父嬉皮笑臉的如同往常一般，他問：

——儲蓄了不少的黃金吧？

——世上有多少，通通都是我的。——我回答了，蹲在窗戶旁邊，勝利地從口袋裏掏出煙斗來，鄭重地抽煙。

——怎麼的，——外祖父說，留心觀察着我的動作，——那叫什麼呀。你要吸魔鬼般的毒藥嗎？不
太早了？

——這還是別人送給我的煙斗哩，——我自負了。

——煙斗！——外祖父吼叫，——你怎麼，要惹我？

他奔到我跟前來，曳長纖細而結實的手臂，轉着青色的眼；我跳走一步，用頭撞擊他的肚子，——老頭兒蹲在地板上，苦惱了幾秒鐘，愕然地擠着眼盯着我，張開着黑嘴，隨後平和地問：

——這是你推倒我，外公難道我不是你自己親生母親的老子嗎？

——你們把我攻打夠了。——我咕嚕着，明白了報復。

暴躁而爽直的外祖父從地板上站起來，坐來和我一並排，敏捷地撕掉我的香煙，扔在窗外，用威脅的聲音說：

——野獸的頭腦，你是不是不明白這詞在你整個的一生人裏面，上帝永遠不會恕你的罪的嗎？掉轉頭對着外祖母。——你瞧見他剛才打我？他是打了，你問他呀！

她不問，只是走到我跟前，抓着我的頭髮，開始揍了幾下，說着：

——爲什麼那樣對他，就這樣！……

沒有打痛，可是怪難爲情的，尤其是外祖父那種狡笑使人難爲情。——他跳在椅上，手掌拍着膝頭，鳥兒啼般地哄笑。

——應該那麼的，應該那麼的……

我掙脫身子，跳到走廊上，躺在那兒的基角上，聽着自暖壺的咕嚕聲，一面感到自己受的壓迫和糟蹋。

外祖母走來，彎下身子在我身上，含糊地低聲說：

——你原諒我，我剛才故意不打痛你啊！老實說，外公是老頭兒，應該尊敬他，他的骨頭已經給磨

傷了，他滿心都是悲哀，不應該使他難受。你已經不小了，你明白這個……奧列沙！他這人也是小孩子，不痛苦那個……

她的話語洗清了我，好像溫水似的。由於這種友愛的低語，我變得怪難爲情而爽快，我緊緊擁抱着她，我們開始接吻了。

——到他那兒去，不要緊，去吧，只是別在他面前立刻就抽煙，習慣……

我走進屋子，瞧着外祖父，簡直忍不住笑了：他真是天真得像小孩子，滿臉的歡笑，蹺起腿兒，用黃毛的指爪敲着桌邊。

——怎麼，山羊又要來撞我？你，強盜！全像你父親！伐爾馬宗，走進屋來不劃十字，立刻就抽捲煙，嗨，你，波諾巴爾特，一戈比的價值！

我不言語。他的話語奔放完了，他就疲倦地沉默着，可是，喝茶過後開始教訓我：

——一個人極端須要上帝，好像馬之須要馬銜似地。除掉上帝，我們沒有朋友！人類對於人類——兇惡的讎敵！

什麼是讎敵的人類，在這裏邊我感到某種的真理，可是其餘的一切可沒有觸動我。

——現在你再到姨婆瑪特林那兒去，明年春上再到輪船上去，在他們家裏度過冬天，只是別說春天你要離開他們……

——唔，幹嗎你要欺騙人？——外祖母說。

——除開欺騙你就活不了。——外祖父固執着。——唉，誰沒有欺騙地生活着呢你說。

黃昏時候，外祖父蹲着唸詩的時候，我同外祖母到後門外邊的曠野間去；在「後城」卡納特諾依街上，有幢兩面窗的小屋子，這是外祖父過去自己的房屋，他曾經在那裏居住過。

——將來往那兒搬呢！——外祖母冷笑着說。——老頭兒自己找不着如意的地方啦，他簡直是到處搬家，這兒他說不好，可是我覺得好的。

我們前面展開着約莫三威爾斯遠近的荒涼的被山谷截斷的草泥的曠野，山谷的一旁是成行的森林，另一旁是卡山道上的白樺樹叢林。鼠尾草，矮樹的枒枝從山谷裏豎立起來，清涼的夕陽的光線把它染成一遍血紅色。靜謐的晚風搖撼着灰白樹葉；水溝後面，青年的男女市民的影兒搖晃着，也好像樹葉。遠處，右邊，立着天主教徒墓場的紅牆，這兒人們叫做「布格諾夫斯基隱者居」；左邊，水溝上端，陰暗的叢林從曠野舉起來，那兒是歐洲墓場。週遭一切都是貧乏的，一切是瘡痍滿目的大地都默然的。城邊上小小的房子的窗戶怯生生地望着塵埃滿地的大道，營養不好的小鷄順着大道走着，女修道院附近，牝牛成羣地遊逛着，叫吼着；從軍營裏傳來了陣陣的軍樂聲——吹着銅的軍號。

酒醉漢走來，拚命奏手風琴，一面蹣跚地走，一面咕嚕：

——我要到你家去……應該……

——小傻瓜，外祖母睜着眼對着血紅的太陽說了，——你往那兒去？趕快走，你在睡覺，你只是夢見……並且音樂是你自己的安慰品呀，去吧……

我告訴了她輪船上的生活。我瞧了瞧週遭之後，發見這兒的我很憂鬱的，感覺得自己好像鍋裏的魚。外祖母沉默而注意地聽着，就像我歡喜聽她的一樣，當我告訴她關於史姆利的一切的時候，她誠意地劃了十字，說：

——好人，聖母幫助他啊，好人！你留心，別忘記他呀！你要永遠牢記着好人，可是壞的要乾淨忘記

我很難對她說爲什麼人家開除我，但是，苦澀着的心兒終於還是告訴了她。這可沒有使她發生任何的感想，她只是好心腸地說了：

——你年紀還小，不會生活……

——大家都互相地說：你不會生活，——農夫，水手，姨婆瑪特林的兒子，——可是，什麼是會生活呢？

她撇着嘴，搖了搖頭。

——我可不知道這個！

——那麼，你又要說！

——爲什麼不說呢？——外祖母平和地說。……你別難爲情，你年紀還小，你不應當學會生活。但是誰會呢？只有一種騙子。喏，外祖父是聰明人，受過教育的，可是什麼也不會……

——你自己生活得好嗎？

——我好的。也生活得不好，一切都……

人們慢慢走過我們跟前，各個人的後面，拖着修長的影兒，塵土從腳下升起，埋沒着這些影兒，夜的愁苦變得越發深沉，外祖父咕嚕的聲音從窗戶裏透露出來：

——主啊，別拿你自己的憤怒來降罪我，壓息你自己憤怒來懲罰我吧……

外祖母微笑着說：

——他對於上帝已經厭倦了，主啊！每個晚上都要埋怨，可是爲的什麼呢？既已經年老了，什麼也不應該，只有憐恤一切，敬畏一切……他傾聽着黃昏時的騷音，又得冷笑：華西里·賈士林再來吹喇叭吧！……好，我們睡覺去……

我決心獵取唱歌的鳥兒；我覺得這是很好的活計；我將來捕得了鳥兒，外祖母就拿去賣。我買了網，環子和罟，又做成一隻籠子，後來天剛亮我就蹲在山谷裏，矮樹林中，外祖母攜着提籃跟口袋，沿着森林走着，蒐集着最後的菌子，乾菜和白榛樹。

疲倦的九月的太陽正在開始昇起來；它那蒼白的光線時而熄滅在雲層裏，時而又落在山谷中我的跟前。山谷底上還是闇暗的，白茫茫的霧罩從那兒舉起來，嶮峻的粘土性的山谷，一邊是陰暗而禿然的，挺斜傾的，另一邊給黃的，紫栗色的蔓草，與矮樹的葉兒遮蓋着；秋風捲起樹葉，又投在山谷裏。

山谷底上，牛蒡草裏金翅雀吶喊着；我瞧見廢物般的高草叢中，活潑潑的鳥兒頭上頂着血紅色的婦人般的頭巾。珍奇的雲雀在我週圍拍着翅膀；白的兩頰豐肥得很可笑的，牠們叫唱，喧嘈，彷彿在納汶城禮拜日的青年市民；敏捷，聰明，兇惡的牠們想要知道一切，觸動一切，而結果一個個地墮落在網罟裏。瞧着牠們打架很可憐，但是我的行動畢竟是商業化的，殘酷的；我把鳥兒囚在貯藏的籠子裏頭，藏在口袋裏頭——牠們在黑暗中恭順地蹲着。

成羣的山雀飛落在山楂樹林上，樹林浴在日光中，山雀歡喜太陽，於是越發喜歡歌唱；拿牠們的態度看來，活像小學校的小學生。貪心的喜雀慢吞吞地飛開，飛到暖和的那一邊去，蹲在輕柔的野薔薇的枝頭，用翅膀毛清潔着鼻孔，黑的眼睛銳利地追尋食物。百靈鳥飛上天空，捉住家蜂，耐煩地釘牠在野刺上，又蹲下來，轉旋着灰色的刁狡的小腦袋。預言的橫嘴鳥一聲不響地飛來，貪圖我的餌食。

！於是被捕住了！大鷹打散了羣鳥，蹲在赤楊樹上，漂亮，尊嚴得像將軍似的，後來搖擺着黑鼻子，憤然地大叫。

太陽愈是出得高，鳥兒也就愈見多，牠們愈是快樂地叫唱。整個的山谷充滿了音樂，音樂的基本

音調算是繼續不斷的秋風下的木葉蕭蕭聲，鳥兒憤然的聲音也不能壓低這種平和的「甜蜜的憂愁」騷音，在這種音樂裏面，我聽出了夏季的別離歌，牠對我低語了某種特殊的字句，而這些字句本身就構成了一首歌兒。但是，那時候的記憶，已經摒棄了我的意志變成一幅殘留的景片了。

外祖母不知從山上的什麼地方喊叫：

——你在那兒？

她蹲在山谷邊緣上，舖開手巾，在上面擺着麵包，醬瓜，蘿蔔乾，蘋果；在這一堆好東西中間，擺着一個對着太陽放光的小巧玲瓏的花崗石的瓶子，水晶石的拿破倫頭式的瓶塞，瓶子裏面——「一切弟草」泡的酒。

——多麼好啊，上帝！——外祖母感謝說。

——那麼，我做詩呀！

我對她說了好像是詩的話兒：

愈是挨近冬天，一切愈是顯然，

別了啊，我夏季的太陽……

但是，她不聽我，打斷話頭：

——那是什麼樣的詩呀，只有它挺好！

於是哼唱地說：

噢，夏天的太陽

沒落在黝黑的夜裏，遠處的森林之後方：

唉，被人拋棄的我啊，姑娘，

我沒有春天的歡樂，只有啊……

早晨出來到近郊，

回憶起我小小的遊侶……

清潔曠野憂愁地凝視着……

在那兒啊，我失掉了自己的青春。

噢，朋友啊，我的愛人！

而今又是新輓的雪兒飛飛，……

飛進了我潔白心窩，

我的心兒啊給埋沒在雪裏……

我著作的愛好，很少遭受挫折，我很歡喜詩歌，也很憐恤女孩子。
接着外祖母又說：

——這就是唱的哀歌啊！你瞧這是女孩子作的歌兒！她從春季開始遊蕩，剛到冬天親愛的情人就把她拋了，他也許是愛上別的人了吧，她由於這種深切的恥辱而流淚……你自己幹嗎不去試試，不學好的榜樣，瞧她做多麼好的歌兒啦！

當她頭一回賣鳥兒，賣得大約四十戈比的時候，這可非常使她吃驚了。

——你瞧！我以為是空事情，小孩兒的玩意兒，可是，那多愜意！

——還是賣便宜了……

——唔？

集市的日子，她賣了差不多一個盧布，越發驚訝起來：空事情怎麼會賺得這麼多的錢？

——女人整天洗衣服，揩地板，每天不過得廿五戈比。這是捕鳥兒呀！不過這是要不得的！把鳥兒關在籠子裏要不得的啊。別幹這個，奧列沙！

但是，我很受捕鳥術的蠱惑，我歡喜它不致惹起任何人的不愉快，除掉鳥兒。我預備精巧的必須的器械；隣人教會我許多古老的捕鳥法術。——我一個人到三十一威爾斯他——以外，伏爾加河上戈司杜夫斯基森林，去捕鳥，那兒的樅林裏面盛產橫嘴鳥，和一般愛好者素有定評的「安波若諾夫加」山雀，——長尾巴的稀有的美麗小鳥。

有一回，我從晚間出發，整晚在卡山小道上蹣跚着，有時候——在秋雨之下深沉的泥潭中背上

揹着鳥檻，和放有餌食的籠子。手裏拿着堅硬的乾樹棒。陰冷而可怕的秋之黑暗中，是很令人恐怖的。……我站在舊道的旁邊，悉索的白樺樹葉在我頭上敲打，拭着濕淋淋的夜露；左邊山麓下黑魃魃的伏爾加河上，最後一隻輪船跟駁船的桅杆上疎落的小火蕩漾着，好像在逃出這無底的深淵，輪船的機輪在水裏軋響，汽笛嗚嗚地叫着。

村鎮的木房從鐵道的地帶上豎立起來，生氣的餓狗在腳下打轉，守夜人撻着木槌，怯生生地叫：——誰過路？夜裏走路不出聲，怕是鬼遣來的什麼人吧？

我很害怕有人掠走我的器械，自己拈出五個戈比給了守夜的人，荷根諾依村的守夜的同我要好，他常常嘆息：

——還要走麼？你，胆大的急性子的夜民，啊？

人們叫他做倪芳特，他是一個小個子的花白頭髮的聖徒般的人兒，他常常從胸衣裏拈出一些胡瓜、蘋果和乾豌豆這類的東西塞在我的手裏，說着：

——喏，朋友，我就住在那邊棧房裏，你來憩息一會兒吧。

後來送我到附近的地方。

——唉，上帝保佑你的啊！

將近黎明的晨光，我走到森林裏，修好器械，秤量好鳥兒的餌食，躺在森林的邊地上，等待白天

的到來。靜謐。週遭的一切凝結在沉沉的秋之幻夢中；銀灰色的霧罩之外隱約可見山麓下廣大的草原；草原給伏爾加河截斷，在河身之外延展着，流散，溶匯在煙霧中，遠處，森林後面的草原上，剛放光明的太陽慢吞吞地昇起來，火花在樹林頂上爆射，奇妙的心靈之波動開始了：煙霧急速從草原上爬起來，太陽光線中給鍍上銀灰色的光芒，矮林，樹木，乾草場和乾草堆從霧罩之外起立，好像溶匯在太陽之下，流入黃金色的那一方面去了。於是，太陽觸動着岸邊的靜靜的河水，——彷彿整個河流在蕩漾，在壓平着浸漬有着太陽的地方。太陽愈是出得高，也就愈見快樂，對於精光的凍僵的大地給了一種福利與溫暖，然而大地上正蒸發着秋之氣息。透明的空氣示出廣大的地球，而無窮盡地把它擴大起來。一切在遠處蕩漾，蔓延到暗藍的大地的盡頭。在這個地方我瞧見太陽出來不下十來次，每每在我面前誕生一個嶄新的世界，新的紅色的……

不知怎地我特別歡喜太陽，我歡喜它的名字，名字裏邊隱藏着甜蜜的名稱和聲響；我愛閉上眼，臉對着溫暖的太陽光線，把它捕捉在手裏，當它的火箭穿過牆隙，或者樹枝的時候。外祖父很愛唸「侯爵米哈依爾·柴倪戈夫斯基，與貴族裴奧多爾不敬太陽」那本書，這些人我覺得都是黑色的，好像嚴厲而兇狠的騙子似的，他們老是長着病的眼睛，乞憐的獸嘴。太陽照到草原上的時候，我情不自禁地快樂得發笑。

我的頭上，針葉樹悉索地響着，搖動着碧綠的葉盤上的朝露；樹蔭下，華美的羊齒草的葉子上銀

色的錦緞般的朝露發光。枯黃的野草被雨水踐踏，草莖不動地貼伏在地上，但是，當太陽光降落在它身上，草兒輕輕地擺動的時候，這也許是最後的生命之掙扎。

鳥兒睡醒起來；灰色的「墨斯戈夫加」的羽毛團兒從這個枝頭落到那個樹頭，急性的橫嘴鳥在樅樹頂上用彎曲的鼻瘤啃嚼白色的「安波若諾夫加」在樅盤的末端上搖擺着，揮着修長的船舵般的翅膀，黑的硝子石眼睛迷惑地斜視着我。開的網子。整個的森林嚴肅地沉默了一會兒之後，不知怎地你突然就聽見百來種鳥聲撒播出來，這聲音給荒涼的地界上生之忙碌充滿着——依據牠們的情態，地球的美麗父親——人類正在創造着自己的安慰品——天神，上等天使，與一切英吉利的禮儀。

我少微有些憐恤被捕的小鳥，善心地護養牠們在籠子裏，我很歡喜瞧牠們，然而獵人般的賺錢的嗜好與慾望趕走了同情。

雀鳥以牠自己的狡猾性攪亂了我：天空色的雲雀留心地端詳地環視着網子，明白了什麼會威脅牠，就飛到旁邊去，冒險而機敏地偷取網棚外面的食物。雲雀很聰明，然而過分的嗜好損害了牠。衆多的愚蠢的燕雀，整羣地走到網裏，好像吃飽飯食的小市民進教堂似的；當着關好牠們的時候，牠仍是很驚訝的，眼珠凸出來，肥厚的嘴壳啄着趾爪。橫嘴鳥平和而斯文地進網裏來；病態，蠢笨一點也不像其他，鳥雀許久地蹲在網子，前端曳長着彎下來朝向肥大尾巴的；長鼻牠沿着樹莖跑着好像啄木

鳥往往伴隨着雲雀在這煙色的小鳥叢中，現出某種的淒涼景況，我覺得小鳥都是孤獨的，無論誰也不愛牠們，牠們也不愛誰。牠們很像喜鵲，愛偷東西，躲避細微的光明的什麼。

將近中午，我完結了捕鳥的工作，取道森林跟曠野回家去，——假如走大道，經過村鎮，野孩子和青年們就會掠走鳥籠，撕毀器械的，——這個我曾經經驗過。

走到將近黃昏，我已經疲倦，飢餓了，但是，我覺得這天以後我長大了些，認識了某種新的東西，變得更有力量了。這種新的力量給了我一種聽得見外祖父嚴肅、平和，與無惡意的諷刺的可能性；顯然的，外祖父開始解釋地鄭重地說道：

——別幹空事情，別幹啊！人間沒有誰不是雀鳥出身的，沒有誰不有那樣的境遇，我知道！你選擇你自己的園地，在那上面去發展自己的聰明。一個人不爲細小事情而生活，他——上帝的種籽，他應該結出善良的種籽的收穫！——同是屬於盧布類：朝好的一方轉變，變成三個銀盧布！你想生活是容易的事情嗎？不，非常不容易！世界對於一個人——黑暗的夜，每一個人自己要爲自己點盞明燈。——大家都生得有十個指頭，一切的人都更要抓着自己的手。應該有力量，沒有力量——陰險；誰是小誰是弱？沒有天堂，也沒有地獄！你彷彿是同人衆一起過生活，但是記着——只有你一個聽一切人的話，不可信賴任何人；眼睛上信賴，肚子裏衡量。記着，房屋和城市不是用舌頭來建築，而是用盧布跟斧頭。你不是巴什格列哲，不是卡爾門克（都是俄國的種族名稱——譯者），誰是挺發財的呢——虱子

他可能用這類的話說個整夜，我把它熟記在記憶裏。話語我很歡喜，然而對於那些話的思想我却懷疑。從他的話句裏面顯見得他所希望的只是上帝跟人類的兩種力量相混合的人生。

外祖母蹲在窗戶旁邊，編織做紐子的絲繩，編織機的輪子在她靈活的手裏嗚叫；她許久地聽着外祖父的訓詞不言語，後來突然說道：

——大家將來都要像聖母，大家歡笑着。

——這是怎麼的呢？——外祖父叫。——上帝！我不會忘記過上帝，我知道上帝老傻瓜，上帝不會種植傻瓜在世界上的，是不是？

我覺得在世界上生活最好的莫過於哥薩克兵士；他們的生活樸實而愉快。每逢良好天氣，他們早晨很早就出現在我們房舍的對面，山谷後邊，耕種荒地，好像白的莖苗似的，他們開始做着一種複雜而有興趣的玩意兒：他們都是靈敏而有力氣的身上穿着白色的汗衫，愉快地沿着曠野跑步，手裏拿着槍，藏匿在山谷裏，聞着號令，於是又突然散佈在曠野裏，在狂暴的戰鼓聲下，他們一邊喊叫「烏拉」（萬歲——譯者）一邊直朝我們房舍跟前跑來，刺刀豎在地上，好像他們一下子就要戳穿地球，分開我們的房子，好像分開乾草堆似的。

我也叫「烏拉」，自愉地跟他們跑；狂暴的戰鼓的顫抖聲引起我巴不得立刻就毀滅什麼，折毀牆壁，跟打擊野孩子的沸騰着的熱望。

有一回休息的時候，兵士拿粗劣的煙草招待我，擺開沉重的槍，有時候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拿刺刀對準我的肚子，挺兇地叫：

——要是螻蛄的話！

刺刀發白光；我覺得它是一條活生生的毒蛇，想要吃人，——這個少微有點兒害怕，可是也很快樂。

莫爾多（俄國民族之一種——譯者）鼓手，教我用棒敲打皮鼓；起初，他抓着我的手腕，直把牠揉搓到發痛，然後才把鼓棒塞在我被揉搓的手裏。

——敲啊！
…… 撻…… 撻…… 琴！
左邊敲輕一點，右邊錯了，琴…… 撻…… 撻…… 琴！
…… 他睜大着烏兒般的眼睛，雷吼似地叫了。

我同兵士一塊兒沿着曠野奔跑，直到操演完畢，後來隨着他們走，經過全城走到兵營那兒，聽着响亮的歌聲，瞧着善良的面孔，一切都是那麼新鮮的，好像剛剛鑄造好的「巴打克」（值五戈比的錢幣——譯者）。

健壯而孤獨的人羣，以各個人的力量一致地沿街流散着，這力量引起人對他發生友愛的感覺，

與潛入他們裏邊，好像河流之流進森林裏去似的慾望。這些人一點兒不可怕，他們大家勇敢地凝着，大家都能勝利，大家都能達到所希望的目的，然而主要的原因——他們大家都是樸實而善良的。

但是，有一天在休息的時間，年青的下士兵給了我一顆大的煙捲。

——你抽煙啊！這是我的煙捲，不肯給任何人的，你，小伙子，既然感覺苦痛，好啦！

我開始抽煙。他走開一步，於是紅的火燄突然眩暈了我的眼睛，燃燒着指頭，鼻子，眉毛，灰白而辛辣的煙刺激我，使我打噴嚏，咳嗽；眼花的，愕然的我，雙腳連忙在地上亂蹀，可是兵士們擠成一個大圈子，包圍着我，高聲地愉快地哄笑了。我回家去，——我的背後還撒播着一陣吹噓跟哄笑，不知什麼劈拍着，好像牧童的鞭打聲音似的。火燒的手指發疼。面孔給燒破了皮，一隻眼睛流着淚水，然而痛苦不曾壓抑着我，只是一種沉重而遲鈍的驚疑：爲什麼和我搗這個亂子？爲什麼善良的青年要開這樣的玩笑？

回家去，我爬上棚樓，許久蹲在那兒，回憶着一切我的生活過程中所遭逢的那些可恥的不可解的殘酷事情。沙納布爾的小兵尤其鮮明地活現在我的記憶裏。好像有個活生生的人站在我面

前，問道：

——什麼？明白了沒有？

我所經歷過的，馬上就不覺得怎麼的嚴重而奇怪了。

我跑到別柴爾司戈也村子附近的哥薩克兵營裏去。哥薩克似乎比旁的軍隊不同一點，這並不因為他們善於騎馬，穿上挺漂亮的衣服——他們語言不同，唱的歌兒不同，跳舞很好看，一天，將近黃昏，他們弄乾淨了馬，在馬房旁邊圍成一個圈子，一個小小的紫栗色的哥薩克搖擺着前額上的頭髮，用高亢的嗓子唱歌，好像吹銅號似的，輕輕地緊張地伸長着身子，唱着憂愁的「靜靜的頓河」與碧藍色的「多瑙河」之歌。他的眼睛閉着，好像那老是唱歌者，突然從樹枝上跌落在地上死去的猛鳥的眼睛。哥薩克的襯衫衣襟繃開着，姿態像個家主婦，又好像黃銅的馬銜，這個人的確像是黃銅鑄成的。細小的腿兒搖動着，好像腳下在發生地震。高聲大氣的盲人似的他，雙手朝前伸，好像停止了人的生活，變成一個銅喇叭，或者牧童的竹笛似的。有時候，我覺得他要向後地跌落在地上死去，好像猛鳥——因為全副精神和所有的力氣都消耗在唱歌方面去了。

同志們手藏在寬大的背後的衣袋裏，花圈似的立在他的週圍，嚴肅地凝視着他那黃銅臉兒，留心他在空中輕輕蕩漾的手，於是大家鄭重而平和地唱着，好像教堂的唱歌班。他們——有的蓄鬍子，有的沒有鬍子——在這一剎那間，都好像神像：那般被人類壓迫和威脅的神像。悠揚的歌兒如同一條大道，牠是那麼的平坦，廣大，智巧，聽着它，你就忘記世界上此刻是白天或者是夜呢，我小孩子，或者老頭兒都會忘記一切的啊！慷慨激昂的歌者的聲音，聽起來彷彿是大沙漠中奔走的駝馬的苦痛之嘆息，彷彿秋之夜輕輕地從曠野走開了，心兒增大起來，想要撕毀充塞着不知什麼奇特的感覺，與對

於人類，世界的偉大而沉默的愛情。

小小的黃銅的哥薩克，我覺得他不是人，而是不知什麼挺偉大的傢伙——童話裏面的人物，優秀，高尚的超人。我不會同他們交談，他們問我什麼的時候，我只有幸福地微笑，震悸地沉默着。我打算狗似的恭順地跟着他們走，只要時刻瞧見他們，聽着他們唱歌。

一天我瞧見他站在馬房基角上，手舉起來對着臉，細瞧着指頭上戴的光滑的銀戒指，他那紅的嘴唇在顫動，細小的棕色鬍子在發抖，臉上是愁苦的，難受的。

但是，某一次，黑暗的晚上，我攜着鳥籠走到斯他諾以乾草場上的酒排間裏去，——店老板是個熱情的唱歌鳥的愛好者，常常買我的鳥兒。

哥薩克蹲在火爐和牆壁之間的小桌旁邊；一個差不多比他身體大兩倍的胖女人同他蹲在一塊兒，她的圓臉光滑得好像摩洛哥的山羊皮子，她用親愛的母親般的眼凝視着他，少微感到不安；他喝醉了酒，伸長在地板上的腳蹠着，也許是鈎女人的腳，鈎得發痛了吧，——她顫動着，皺了皺眉兒，輕輕地請求他：

——別傻氣……

哥薩克帶着最大的勁兒豎着眉兒，但是又磕睡地低下去。他很熱，禮服和襯衫的紐子都散開着，頸子露在外面。女人從頭上抓下頭巾來搭在肩膀上，結實而白皙的手擺在桌上，指頭捏緊得快出血。

似的，我愈是瞧着他們，愈是覺得他像慈愛的母親的做錯了事情的兒子。她親愛地責罵地對他說些什麼，他只是感動地不言語——找不出話來回答忠實的叱罵。

他突然好像給針刺了似的，不信服地站起來，低着頭戴上拿在她手裏的帽子，胸前的衣服散開着，朝大門走去，女人也站起來，對店老板說着：

——我們馬上就回來的，古茲米奇……

人們以哄笑，諷刺送他們出去，不知誰沉重而粗鹵地說：

——舵手回來，他就要把她讓出去的！

我跟着他們走去；他們在我前面十來步遠的闇暗中蠕動着，直朝高出伏爾加河岸滿地塵土的曠場的斜坡走去。我聽見攜着哥薩克的女人蹣跚地走着，我聽見塵土在他們脚下沙响；女人懇求地低聲問道：

——往那兒去？唔，你往那兒去？

我跟着他們在塵土上走着，雖然這不是我回家的道路。他們走到石舖的斜坡上的時候，哥薩克停下腳來，從女人身邊走開一步，突然打她一下耳光；她帶着驚訝與恐懼喊叫：

——噢，這是幹嗎？

我也吃了一驚，趕快跑近他們跟前，可是，哥薩克抓着女人的腰身，扔她在欄杆外面的山底下，

他隨着她跳下去，於是，他們倆個順着野草叢生的斜坡，跟黑魘魘的小丘滾落下去了。我昏迷得快要死去的，聽着山底下好像在壁拍地作响，在撕碎着衣服，哥薩克在啜泣，女人在低聲咕嚕，涕泣。

——我要叫出來……要叫出來……

她高聲而疼痛地嘆息，於是又平息了。我摸着石頭，丟下去。曠場上酒排間的玻璃門砰地响了一下，不知誰在喘氣，也許是跌倒了，可是又平靜下來，預備着受每一秒鐘的不知什麼的驚駭。

山麓下現出皓白的一大團；他啜泣着，喘氣着，靜靜地粗野地抬高着頭，——我清清楚楚女人在什麼地方。她綿羊似的，四肢在活動，我瞧見她的腰上沒有衣服，一個寬大的胸脯貼緊了她，好像她有三個臉兒似的。於是她掙扎到欄杆邊上，蹲在他們身上，差點兒同我一並排了，她喘息着，好像辛苦了的馬，整理着打散的頭髮；在她白皙的身體上分明地瞧得見一些黑的塵土斑點；她一邊哭泣，一邊拭着臉上的淚水，瞧見了我就輕輕地叫：

——上帝呀，這個是誰？走開，無恥漢！

我不能走開，由於一種驚駭與苦惱的感覺弄僵了身子，——我記取外祖母的妹妹的一句話來：

——女人——魔力，夏娃是自欺的造物主……

女人站起來，用被撕破的衣服遮上胸脯，光着腰幹，匆匆走開，接着哥薩克也從山下爬起來，白色的破頭巾在空中搖晃了一下，輕輕地吹口哨，一邊聽，一邊用愉快的嗓子說：

……丹娜！

——丹娜，怎麼樣？哥薩克老是抓得着他所須要的……你以為是酒醉漢不，這個我做給你看……

他直挺挺地站着，正經而又詼諧的聲音响得怪宏亮地。他彎下腰去用破布揩揩自己的靴子，於是又說：

——喂，短衫拿去……丹斯克還沒有撕破……

於是，哥薩克又對女人陳說了一番不害羞的話。

在夜的靜寂中，我孤另另的蹲在碎石堆上，聽着這種調兒，感到一種莫名的威脅。

曠場上路燈的火光在眼前舞躍着；右邊黓黓的叢林跟前，一個穿白衣的高貴的女學生出現着。哥薩克走上曠場，搖晃着白色的破衣服，對其他的人懶洋洋地談着醜醜的調情的話兒。後來好像癡人之夢似的消失了。

斜坡下，抽水機的汽筒骨碌着，四輪馬車的車夫順着斜地駕馭着，週遭——沒有一個人。被毒害了的我，手裏捏着冰冷的石頭，走近斜坡跟前，——我來不及扔它去打哥薩克。在耿我爾既也·波別杜諾司哲教堂附近，守夜的警察扣留了我，生氣地盤問我是誰，背上的口袋裏裝的什麼。

我詳細地告訴了他關於哥薩克的故事，他開始哈哈大笑了，說道：

——妙呀！兄弟，哥薩克是善良的民族，他們不是我們的姘頭，而是婆娘們，牝狗們的……

我給哄笑壓迫着，走了很遠的時候，還不明白他到底是笑的什麼？
恐怖中我想到：「假如那樣的事情，發生於我的母親跟外祖母的話，那麼，怎麼辦呢？」

八

下雪的時候，外祖父又帶我到外祖母的妹妹家去了。

——這個對你并不壞啊，不壞。——他說我。

我覺得夏季過後，我經歷了非常之多的事情，長大了一些，聰明了一些，然而我主人的憂鬱在這個時間內，變得愈見深沉了。他們依然時常發生疾病，豐富的食物攪亂着他們自己的肚皮，依然瑣碎地互相敘述着關於病症的來源，老太婆依然可怖而癡惡地禱告上帝。年青的女主人生產之後消瘦了一點兒，龐大的身體減小了一些，但是鄭重而緩慢地移動桌子那種姿態仍像一個孕婦。當她給小孩縫衣服的時候，就得輕輕哼唱千遍一律的歌兒：

司比娜，司比娜，司比娜，

司比娜，我同胞的小兄弟，

自己坐在小雪車裏，

司比榴——在雪車的後台上。

假如有人進屋子去，她立刻就唱了，生氣地叫：

——你幹嗎的？

我自信她除開這個，并不知道任何一個歌兒。

晚上，主人們叫我進屋子去，命令道：

——喏，告訴我們你在輪船上怎麼生活的！

我蹲在化粧室門邊的長椅上，告訴了他們；我歡喜回憶另一種同我意志起衝突的生活。我迷亂得忘記了聽衆，但只有一會兒的工夫，女人們從來沒有乘過輪船，因此問我道：

——還是有點兒害怕吧？

——我不明白害怕的是什麼？

——它突然落在深水的地方，就得沉沒啦！

主人哄笑了，但是我知道輪船不會沉沒在深水地方的，——我不能說服女人們。

老太婆自信輪船不是浮飄在水面，而是利用機輪在河底上行走，好像陸地上的貨車似的。

——假如它是鐵鑄的，那麼它怎麼能浮在水上呢？可怕，斧頭不是不能浮水的麼……

——木杓子不會沉下水去？

——你比較呀！木杓子是小的，空的……

當我提到史姆利，教我讀他的書的時候，他們猜疑地凝視着我；老太婆說書是給傻子跟異教徒

編著的。

——但是聖詩呢？丹威特皇帝呢？

——聖詩嗎，是聖人的經典，丹威特皇帝爲了聖詩還請求上帝赦罪哩。

——那兒說得有這個？

——就在我的手掌上，——我抓抓後腦袋，就要知道那兒說得有！

她知道一切，老是那麼粗野地自信地說着。

——韃靼人死在炕上，他的喉管裏射出一種靈魂的，黑得像煤炭的蒸溜水般的液體！

——靈魂卽是精神，——我說，可是她疑心地叫：

——韃靼人有靈魂傻瓜！

年青的女主人也害怕書本。

——唸書是很有害的，特別是年紀輕的人，——她說。——在我們格列別司克那兒，有位良家的

閨女讀呀讀地就愛上一個助祭師。助祭師原來的老婆那麼地侮辱她呀，可怕！在街坊上，人羣中……

有時候，我應用史姆利書裏邊的話語；書中無頭無尾地寫着：「老實說，沒有誰不會發明火藥；只

要他經常繼續不斷地從小處去觀察剖析。」

不知爲什麼我很記得這個句子，尤其是歡喜兩個字組織成的一個成語：「老實說；」我感到它

裏邊的力量——兩個字帶給我一種悲哀，可笑的悲哀。

一天，主人們又提起告訴他們關於輪船上的什麼，我回答道：

——我沒有什麼可以告訴的，老實說……

這可使他們吃驚了，他們狂吠起來。

——怎麼，你怎麼說的？

於是所有的四個人開始友誼地哄笑，重複道：

——老實說，唉，阿爸！

男主人又說我：

——你想出的不妙啊，滑稽鬼！

從那時起，他們經常地叫喚我：

——喂，老實說來呀，措措兒童室的地板，老實說……

這種無理的取笑，並不使人難為情，然而很驚訝了我。

我生活在遲鈍的苦痛的霧罩中，爲着要克服苦痛，只有儘可能多多地拚命勞動。工作已經是夠多了的，——家庭中有兩個小孩，保姆們不會取悅於主人們，他們常常更換她們；我得照料小孩，每天洗尿布，每個禮拜日得到任薩爾姆斯基泉塘去大洗滌一次衣服；那兒的洗衣女們開我的玩笑：

——你怎麼替代婆娘們洗衣服？

有時她們惹起我拿濕衣服上的扣子去打她們，她們勇敢地用同樣的東西來回答我，但是同她們在一塊兒總是愉快而有趣味的。

任撻爾姆斯基泉水，沿着注入窩瓦河的深水溝的底上奔流，水溝給城市的因古代上帝亞里羅而得名的曠野截斷。在耶米克曠野上，城中的小市民開闢了遊戲場；外祖母曾經告訴我：在她年青的時候，人們還在信仰亞里羅，祭奠他；人們做好一個木頭輪子，用漬上樹脂的麻屑包紮着它，然後讓它滾落在山底下去，他們一邊叫喊，一邊唱歌，留心着被點燒的輪子是不是滾到窩瓦河去了。假如滾到了的話，那麼亞里羅就接受了祭祀；夏季將要出太陽，將有好年成。

大部份的洗衣女都是從亞里羅來的，都是活潑而愛講話的婆娘們；她們知道城裏一切人的生活；聽着她們講關於商人，官員與軍人的故事，是很有興趣的，那些人的家庭裏，他們曾經幫過工。在冰凍的河水裏洗濯着過冬的衣服，算是艱苦的事情啊；一切女人的手都凍得破了皮。她們彎着身子在那用木椿撐開的破舊的天幕之下的水邊上洗着衣服，天幕是不能遮蔽風雪的；她們的臉給霜雪刮剃着，繃緊得快要出血了，霜雪咬嚼着潤濕的手肘，眼眶流出了淚水，她們並不畏縮，而且蠢笨地互相談着，傳播着各種故事，她們對於一切關係，總是帶着不知什麼特殊的果敢。

最會談話的是納撻娜·戈茲諾夫司加亞，三十歲的清秀而健壯的女人，長着可笑的眼睛，不知

什麼特別委婉而潑辣的舌頭。她享受一切伴友重視的權利，她們各種的職業都得聽她勸告，崇拜她善於勞動，與講究的穿著，和她能送女孩兒進中學校唸書的本事。當她身子彎曲在兩提籃濕衣服下，沿着山下泥濘的小道走着的時候，人們遇見了她，就愉快而惦念地問道：

——小姑娘好嗎？

——謝謝，很好，謝謝上帝，她進學校去了……

——瞧呀，將來做少奶奶！

——就因為這個我才教她唸書哩。驕生慣養的醜傢伙，從那兒做起少奶奶來從我們這黑土裏出身的一切，又從那兒高攀起？學問越多，手臂就越長，越是攀得着；但是有誰來娶呢？那樣的身份……上帝給我們這兒分派一些愚蠢的孩子來，可是往後就須要聰明的老頭兒，就是說應當送進學校！

——當她說話的時候，大家不言語，注意聽着甜蜜而可信的演辭。人們當面背面地讚歎她的能幹和聰明，沒有誰不仿效她。她用長皮靴上的黃牛皮做短衫的衣袖——這個可以使她的手臂不會露出來，衣袖也不浸水。大家說她想得好，沒有誰不做成一件這樣的衣服，可是當我做成功的時候，她們就嘲笑我：

——嗨，你學着婆娘們的聰明！

關於她的女兒，人們說：

——這是要緊的事情呀！她將來做個少奶奶難道還不容易嗎？真的也許還等不到畢業就給人家聘去……

——有學問的也同樣不會過愉快的生活，那巴希諾夫的女兒不是唸過幾年書的嗎？可是，自己才做個女教師，唔，也許做女教師的意義就是一留芳百世……

——自然囉！沒有智識能嫁丈夫嗎？人家娶妻子也許就是爲着……

——婆娘們的智識不是在腦壳裏……

她們自己談到關於自己的一切是多麼無恥啊，聽起來真覺得奇怪，蠢笨。我知道水手，兵士和掘土工人怎樣談論女人，我瞧見男人們往往在朋友面前誇耀自己欺騙女人的手腕，和同她們交際的耐心；我感覺得他們對於女人的關係是敵意的。但是每每爲着男人們自己勝利的故事，跟傲慢態度，不知怎地使我想這些故事裏面，虛構的事實多過於真理。

洗衣女不互相地述說各人自己戀愛的故事，然而大家都愛談農夫的戀愛，我聽着可笑的惡意的感情話，想到，對不起啊，這是真理：女人——魔力！

——怎麼不轉變，不同誰交朋友，只是走到婆娘們跟前來，別躲避呀。——天納撻娜說——接着不知什麼老太婆用傷風的嗓子說：

——除此，往那兒去？神甫跟隱士還從天上跑到我們這兒來……

在如泣的潺潺的流水聲下，搗衣聲下，水溝底上還不曾給冬雪的清潔的被布遮掩着醜陋的裂罅中，這些人的談話，與這些無恥的惡意的關於一切人種跟民族起源的神祕的對話，惹起我怯生生的讙視，這種讙視推動着思想和感覺到屏棄「荒唐」的一方面去，煩勞地包圍着我。

卑污放蕩的故事的表演，與「荒唐」的理解緊緊地束縛着我。

但是，在水溝水裏，洗衣女羣之間，勤務兵的厨室裏，掘土工人的地窖中，仍舊存在着一種最高無上的興趣，比較在那固執着一種同樣的語言，理解，事件，僅只是引起人深沉而劇烈的鬱悶的家庭中。主人們生活在可咀咒的飲食，疾病和睡眠的圈子裏，忙碌在吃飯睡覺的預備中，他們談到關於罪過，關於使他們畏怖的死的時候，就衝突着，好像石臼週圍的一粒穀米，每每期待着它來搗碎它。

有工夫的時光，我到廠房去劈木柴，希望自己一個人就在那兒，然而這是少有成功的——勤務們走來說着關於院子裏的生活故事。

最常到廠房裏來同我談天的，算是葉爾沐亨和錫多諾夫兩個。前者是個高個子，脊背少微彎曲的卡魯加城人，週身冒出粗大而結實的青筋，小腦袋，暈花的眼睛，他很懶惰，懊喪，運氣，動作很緩慢而笨拙，可是瞧見女人的時候，就像牛樣的吼叫，彎着身子站在前面，好像要拜倒在她脚下似的，院子裏的人都驚奇他征服厨娘和使女的迅速，都嫉妬他，害怕他狗熊般的力氣。錫多諾夫是個瘦小的筋骨的土爾城人，他老是不開心，說話很輕，咳嗽很厲害，他的眼睛怯生生地發火，他很歡喜凝着黑暗的角度。

落，不是低聲地說話，就是蹲着不做聲，他每每瞧着那個挺黑暗的屋角。

——你瞧什麼？

——大約是老鼠跑出來了吧……我愛瞧斯文的老鼠打滾……

在村鎮裏，我寫過信給勤務兵，寫過可愛的雜記；這是我歡喜做的；但是最高興的是替代別人寫家書，替代錫多諾夫寫信，——他每禮拜六都要確實地寄封信給他土爾城的妹妹。

他招呼我到他的厨室去，同我一並排蹲在桌子跟前，手掌使勁地摸擦着剪短的頭髮，在我耳邊咕嚕道：

——唔，動手呀！開頭要這麼樣寫：我親愛的妹妹，祝你福壽無疆，要這麼樣寫！現在你寫：我收到了盧布，實在不敢當謝謝。我什麼也不須要，我們生活很好，——我們生活簡直是不好，好像狗似的，唔，你別寫這個，只寫——好的！她年紀很輕，才十四歲多，爲什麼要使她知道以下你自己照剛才教你的寫下去……

他倒在我左邊的腰身上，對我耳朵吐出炙熱的臭氣，固執地咕嚕道：

——爲着她的頸子不給青年們擁抱，胸脯跟乳頭不給人家接觸，請寫上：假如有誰談情話，你不要相信他，他是居心欺騙你，損害你……

由於用勁地咳嗽，他的臉緋得快出血了，雙頰浮腫，眼睛裏噙着淚水，他屁股在長椅上一裂，推動

了我一下。

——你搗亂！

——不要緊，你寫呀！……尤其是不要信任大人先生們，他們一次就可以把女孩子欺騙着的。他懂得女人心，一切都能說，只要你信任他一點兒，那麼你就等於妓女了。還有，假如要儲蓄盧布，可以交給神甫保存，當他是個好人的時候。不過挺好是埋藏在地底下，一定要使任何人都瞧不見，你記着藏盧布的地方啊。

這種給風窗的鑲鐵皮的通風機的軋響壓低了的咕嚕聲，聽起來是很悲慘的。我瞧着煤煙薰黑的灶頭，蒼蠅爬着的碗櫥，——廚房大概很醜的，許多的臭蟲，臭得令人發嘔的燒肉油，和煤油煙子，灶上，菜板上發見蟻螂的鬍子。憂愁注入了心窩，差點兒憐恤兵士跟他的妹妹到了流淚的境地。難道可以說，那就是好生活？

我寫了些什麼，已經聽不見錫多諾夫的咕嚕了，我又寫了關於那苦悶而可恥的生活，但是他歎息着，說我：

——寫得太多啦，謝謝你！往後她將要知道應當畏怖的是什麼……

——無論什麼也不應當畏怖，——我生氣地說，雖然自己畏怖的還多着。

兵士笑了笑，咳嗽着。

——小滑稽鬼！怎麼不畏怖譬如君主，上帝，可怕的還少嗎？
接着妹妹寄來的信，他着急地請求：

——請唸一唸，趕快……

於是逼着我讀兩三遍那清衛兵寫來的簡短不通的信。

他是善良而溫和的人，但是對於女人的關係，仍舊跟一切的人一樣，——狗一般的粗鹵，淺薄。我有意無意地觀察着這些常常帶着顯著的污穢的敏捷手腕，從頭至尾地展開在我眼前的關係，我瞧見錫多諾夫怎樣激發婆娘們仁慈的同情他自己軍人生活的感情，他怎樣用親愛的欺騙麻醉她，但是轉背就對葉爾沫亨談說關於他的勝利，嫌忌地皺皺眉兒，吐口沫，好像吞下一口苦藥似的。這個給我心兒一個打擊，我生氣地問兵士：——爲什麼他們一切都要欺負婆娘們，對她們說謊話，事後就嘲弄女人，常常打她們，將她們出讓給這個，那個？

他只是輕輕地癡笑了一下，說道：

——你不應該對這些事情發生興趣，這全是要不得的，這是罪惡！你，小孩子，你還早呢！——
但是有一天，我回答他挺確實的，此刻我還很能記憶的一個答案。

——你以爲她不知道我是欺騙她嗎？——他眨着眼睛，咳嗽着說。——她知道的她自己願意受人家的欺騙。人人都相信實際上這就是那麼一回事，大家都感覺得難爲情，沒有誰不愛誰，總而言之

——放縱啊！這是很可恥的，等着，你將來會知道！白天在黑暗中，在食料房裏，晚間須要女人，對的呀！爲了這個上帝被驅逐出天堂，爲了這個，大家都是倒楣者……

他說得那麼漂亮，悲愁，懊悔，這樣一來，我可有點同情他的浪漫了；我對他的關係比較對葉爾沫享友愛一些，葉爾沫享愛嫉妬，愛拚命嘲笑，煽怒一切，——他常常帶着不仁愛的企圖跟着我滿院子跑，但他這種笨拙的心眼是很少達到目的的。

——這是被禁止的啊，——錫多諾夫說。

什麼是被禁止的，——我知道，但離了這個，人們就要倒楣，——不相信。後來我瞧見了倒楣的事，但是還是不相信，因此時刻去觀察不平凡的情人眼光中的表情，感覺着特殊的愛情的仁愛；瞧着這種歡樂的心兒，老是使人愉快的。

但是，回憶起當時的生活，似乎仍舊極度的苦悶而粗俗，老是被固定在那種形式，與我天天瞧見的關係中，並沒有想到還有關於某種較好的可能性，比較起每天在眼前千篇一律地出現着的。

但是，一天兵士們告訴了我一個故事，深深地感動着我：房舍裏面的一個房間裏，住得有一位和窩謙恭的本城手藝挺好的成衣匠，——不是俄羅斯人。他有一個年紀輕的不會養過孩子的妻子。她不分日夜地唸書。喧吵的院子裏，家戶裏，給酒醉的人們密密實實地擠塞着。只有這兩夫妻不露頭面地沉靜地生活着，也不接待人客，自己也不上那兒去，只有每個禮拜天出去看戲。

丈夫從早晨到夜深都在上工。妻子閨閣少女似的每個禮拜造圖書館去兩次。我常常瞧見她用細小的脚步在堤壩上走着，身子搖擺着，好像跛子，手裏拿着書，活像一個天真愉快、摩登、清潔的中學生，小小的手上戴着手套，鳥兒般的臉，靈活的小眼，她的一切都是漂亮的，好像穿衣鏡裏邊的自磁美人。兵士們說，她的右邊身體上沒有長肋骨，所以她走起路來那麼奇特地搖蕩，但是，我覺得這是使人愉快的，因為立刻可以區別出她不和院子裏其他的太太一樣——軍官的妻子一般高聲大氣，穿着綠，穿着高高的襯裙的女人們，保持着某種忍耐性，好像忘却她們長久地在黑暗的食料房裏，各種的廢物中間睡覺似的。

年輕的成衣匠太太算是整個院子裏邊的「半聰明的人」，有人說，她喪失了聰明在書本裏頭，以至於不能經理家務，她丈夫親自上市場去買食物，親自吩咐廚娘弄中飯同晚餐，大個子的嚴肅的紅着一隻眼的廚娘，也不是俄羅斯人。有人說她不是貴婦人出身，不會區別出那一種是鹹豬肉，那一種是犢牛肉，有一回怪可恥地把薺菜當做芹菜買了。

你們想，多麼可怕呀！

他們一家三個，在這幢房子裏算是外國人，他們好像偶然從一個籠子裏落到一個大的鷄檻裏去了似的，又好像從霜雪中逃出來，爬到風窗裏而悶氣，醜醜的人們的住宅裏的山雀。

後來，勤務兵們突然告訴我軍官主人們已經在居心同年青的成衣匠太太玩一套可恥的，惡意

的把戲了，他們差不多每天不是你送給我，就是我送給她一封信，信上寫着對她的愛慕，自己的熱情，同她的美麗。她回答他們：請求別擾亂她的安寧，她很抱歉，煩惱，她請求上帝替她愛他們。接着那封信，軍官們一齊攏來唸着，嘲笑了一會兒，又一塊兒給她寫封信，用某一個人的名字。

豐務兵們告訴了我這個故事，又嘲笑，責罵成衣匠太太：

——倒楣的傻東西，彎木頭。

葉爾謀啞低聲說，接着錫多諾夫止住他：

——一切婆娘們都是願意人家欺騙的，她完全知道……

我不相信成衣匠太太知道有人在嘲笑她，因此立刻下決心去告訴她關於這件事情。注意着她的厨娘走進敵房去了的時候，我就沿着黑的樓梯跑進年青女人那幢房舍去，鑽入厨房裏，——那兒是空的，然後走進房間——成衣匠太太蹲在桌子旁邊，一隻手拿着很有分量的金色的喝茶的杯盤，一隻手翻開着書；她嚇了一跳，書合在胸上，低聲地問道：

——這是誰？阿芙古斯塔！這是你嗎？

我連忙開始拉雜地告訴了她，期待着她用書或者是杯盤對我摔來。她坐在深紅色的大的安樂椅上，身上穿着鴿色的下擺吊結子的花邊袖口的常服，她的兩肩披掛着淡黃的波浪形的頭髮。她好像皇宮門口的安琪兒。她身子靠緊在椅子的靠背上，圓圓的眼睛凝視着我，開始生氣，後來驚訝地微笑了。

當我把要說的一切對她說完之後，失掉了勇氣，頭回過來對着門口，她叫我：

——站一站吧。

茶杯朝盤子裏一推，書擱在桌上，合掌着，用成人的沉重的嗓子說道：

——你這奇怪的小孩子……走攏來一點兒！

我小心地移動攏去，她捏着我的手，用冰冷的小指頭摸摸它，問道：

——沒有誰教你來告訴我，沒有嗎？
——好的，我瞧見，我相信你是自己想出來的——
放脫我的手，她悄悄地拖長聲調說：

——關於這個，卑鄙的兵士就那麼地說呀！

——你們搬出這個房舍吧。——我文雅地忠告。

——爲什麼？

——他們欺侮你。

她愉快地笑了笑，又問：

——你進過學校沒有？
——沒有歡喜唸書嗎？

——我沒有工夫唸書。

——假如你歡喜的話，總是可以找得出工夫的，好，謝謝！

她拉伸我捏緊在一起的手指，放塊現洋在裏面——捏着這個冰冷的東西怪難爲情，我不敢細面拒絕她，只好出去的時候，放它在扶梯的欄杆上。

我從女人那兒帶回一種深刻的印象，與新的東西；我的面前好像彩霞在閃爍，好幾天來，回憶着闊大的房間，與穿灰鴿色衣服的安琪兒的成衣匠太太，我過着快樂生活。

週圍一切都是稀有的美麗，華美的金黃地氈舖在她的脚下，從玻璃窗外望出去，冬之日光溫暖着她的身旁。

我想再瞧她一次，——假如我再去，請求她借什麼書呢？

我又在原來地方瞧見她，她手裏仍舊拿着書，面頰上纏着什麼黃金色的頭巾，一只眼睛露出來。成衣匠太太給我一本黑書面的書，含糊糊說些什麼。我拿着書愁苦地辭去，書上發覺防腐藥的味兒跟大茴香水點。我藏書在欄樓上，用乾淨襯衫同紙包裹好，爲的是害怕主人們掠走損壞它。

爲着製圖，他們獲得「倪甫」的獎品，可是他們不唸它，瞧瞧畫片，收拾在寢室的衣櫥裏，過年時候裝訂下書面，藏在床脚下已經躺着三卷「繪圖學概要」那兒。當我洗寢室地板的時候，醃醃水就流到這些書本底下去了。男主人節錄「俄羅斯快報」上的文章，黃昏時候，一邊讀它，一邊罵：

——見他們的鬼，幹嗎他們寫這一切東西！憂愁鬼！……

禮拜六上晒樓晒衣服，我就記取了書，把它找出來，翻開唸開頭的一行「家庭——如同人類：每

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臉相。」這可使我驚奇我自己的真理——我一直唸下去，站在耳窗旁邊，直不知道寒冷，晚間主人們出去做通夜禱的時候，我拿書到廚房裏，好像秋天的木葉似的沉溺在淡黃的古舊的書篇中；書篇容易引我到不同的生活裏邊，新的名詞和關係跟前，指示我善良的英雄，與昏庸的暴徒，這些都和我所見的人們不相同的。這是一克沙韋德·孟傑賓一的長篇小說，很長的，就跟它的故事一樣，許多的人，事件——刻描出不相識的急躁生活。這部小說從頭到尾都是非常簡單明瞭的，字裏行間好像隱藏着某種光明，照耀着仁慈而兇惡的，幫助愛與憎的東西，使人努力注意紛亂在狹隘集團中的人類之命運。使人立刻發生頑強的幫助這個，干涉那個的慾望，使人忘懷這一切偶然曝露在書本以外的生活；一切都給忘懷在鬥爭的動盪之中，一切都被那一頁上快樂的感情，與另一頁上的苦惱的感情所吞食。

我讀到聽見闔扶梯的鈴子響了的時候，當時還不明白這是誰在拉鈴，爲的什麼。臘燭快要點完了，燈盞我早晨才弄乾淨上好油的神燈的燈芯已經從燈油盤裏滑落出來熄滅了，我必然要留心這個。我沿着廚房跑了一趟，拚命藏匿我犯規的痕跡，書案在火爐腳下，整理下神燈。保姆從房裏跳出來：

——聾了耳朵嗎？有人叫門！

我跑去打開門。

——睡死啦？——男主人暴躁地問；他的妻子一面苦痛地爬上樓去，一面叫苦，說我使她招了涼，

老太婆也咒罵。一進廚房，她馬上瞧見點完的殘燭，於是開始審問我剛才做了什麼。

我不做聲，好像從什麼高處跌倒，週身給跌傷了似的，恐怖中，老太婆找出書來，大聲喊叫我燒黑了房子。男主人同妻子來吃晚飯的時候，老太婆就對他們訴冤：

——瞧呀，整支臘燭都點完了，房子也燒黑了……

他們一家四個人一邊吃夜飯，一邊用各人自己的舌頭來苦惱我，追記着我有意無意的過失，以死滅來威脅我，但是我已經知道他們大家所談論的都不是出於惡意，也不是出於仁慈的感情，而只是由於一種鬱悶。因此很奇怪地瞧着他們那麼無聊可笑，比較起書裏頭的人來。

吃完飯，他們已經說累了，疲倦地睡覺去了，老太婆蹲在炕床上，用激昂的哀怨對上帝嚷吵着，後來不言語了。那時候，我爬起來，取出小火爐腳下的書，踱到窗戶旁邊去；夜是明朗的，月亮對直照進窗子裏面，細小的活字雖費眼力，不過我却情願苦痛地唸下去。我拿着手杖上的黃銅柄子，使它上面的月光反射在書上——愈見變壞了，愈見黑暗了。於是，我蹲在屋角裏神像面前的長椅上，對着神燈的燈光開始唸書，後來疲倦了，倒在長椅上睡去，終於給老太婆的叫喊同推搗把我驚醒了。她拿着書用書在我肩上海痛痛地打了幾下，憤然揚着黃毛頭兒，光着腳，身上穿着一層布的襯衫。維克多爾從炕床上吼叫道：

——媽媽，你別吵鬧啊，活得不耐煩……

「書丟了，他們撕壞了……」——我想

早茶過後他們審判我。男主人嚴厲問道：

——你在那兒得的書？

女人們互相搶着叫喊，維克多爾疑心疑腸地嗅了下書頁，說道：

——有香味真的……

知道這是屬於牧師所有的書，他們大家又環視一次，驚奇着，埋怨着牧師唸小說，但是這倒有點兒使他們鎮靜，雖然男主人久久地暗示我唸了是有害而危險的。

——瞧他們，讀書的人想搗毀鐵路，謀殺……

女主人生氣地怯生生地吵丈夫：

——你發瘋啦！幹嗎你要對他說？

我把孟傑賓給兵士，告訴了他書中的故事，錫多諾夫拿着書，輕輕打開小箱子，取出手巾來，包裹好小說，藏在箱子裏，說我：

——你別聽他們的話，到我這兒來讀，我不對任何人說的！假如你來我不在家，鑰匙掛在神像背

後，你打開箱子，讀去吧……

在我看來，主人們對於書的關係，頓時提高了書的嚴重而可怕的神祕性。什麼「讀者」搗毀那

兒的鐵路，要謀殺誰的一切引不起我的興趣，然而我却回憶起懺悔場上牧師的問題，地窖裏中學生的說教，史姆利對於「正確的書」的話語，回憶起外祖父的關於法爾瑪仲魔術師的故事：

——在聖明的亞列克山大·班夫倫契在位的時候，貴族們鼓吹魔術和法爾瑪仲教，企圖使整個的俄羅斯民族信仰羅馬僧侶，武士有一位亞納克提夫將軍，捕捉他們的同黨，取消了官銜，——一切都充軍到西比利亞去作苦工，在那兒他們好像腐敗的東西似的消失了……

回憶起「吳姆布拉苦爾，飾着雜色的星星，」——格爾瓦西，——嚴正而可笑的話語：

「文盲們歡喜知道我們的事情！我們近視眼睛永遠看不透他們的。」

我覺得自己是在某種偉大的神祕的門限之外，過着狂人般的生活。希望讀書，害怕它失落在兵士手裏，或者他不論怎樣毀壞了它。那時候叫我將怎麼對成衣匠太太說呢？

老太婆的銳利眼監視着我：不讓我到勤務兵那兒去，咬牙切齒地說我：

——書呆子那邊的書呆子教些放蕩不羈的行爲，她這個破書呆子自己不能上市場，只是同軍官們亂軋餅頭，消磨她的光陰，我知道！

我想叫出來：

——這是不對的！她不亂軋餅頭……

但是我害怕擁護成衣匠太太，怕老太婆突然打量到我是借的她的書。

幾天來，我過着消沉惡劣的生活；零亂的事務和不安的苦痛佔有着我，爲着孟傑仁的命運我不能在恐怖中睡好覺，後來成衣匠太太的厨娘在院子上攔住我，說：

——還書來！

中飯後，主人們睡午覺去了的時候，報顏而受壓迫的我抽空去拜訪了成衣匠太太。

她迎着我依然和我第一次遇見她那樣，只是穿着不同一點：穿上灰色的裙，天鵝絨的短衫，土爾其玉的十字，吊在精光的頸下。她好像一隻牝的黃鶯兒。

當我對她說我唸不成功書，而且他們禁止我唸的時候，我的眼睛由於瞧見這女人的快樂和難爲情，給淚水嵌上了。

——吓，多麼愚蠢的人啦！——她皺着眉兒說。——你主人還是那麼有趣味的傢伙。我的意思，你可以暫時忍受下苦痛好了，我回頭寫封信給他。

這可使我受驚了，我對她解釋：我欺騙主人說不是借的你的書，而是借的神父的。

——請你不要寫信！——我要求她。——她們將來會嘲笑你，責罵你的。整個院子上所有的人不是沒有誰歡喜你嗎，大家都譏笑你，說你沒有長肋骨……

這全是枯燥無味的話，我頓時明白對於她說得太繁瑣囉嗦了。——她咬緊嘴唇，屁股砰的一聲坐落下去，好像騎馬似的。我感動地低着頭，很想逃遁在地罅裏，但是成衣匠太太倒身在長椅上，愉快

地大笑了，重複說：

——噢，多麼愚蠢……多麼愚蠢呀！但是到底怎麼辦？——她自己問自己，端詳地瞧着我，後來唉

聲歎氣說：——你，怪孩子，很……

同她一併排站在穿衣鏡面前，我瞧見我大頰骨的寬大的臉子，長着大創疤的太陽穴，很久沒有剪剃的捲曲頭髮豎立在頭的四週，——就因為這個被人叫做「怪孩子」……怪孩子是和苗條的白磁美人不相同的啊……

——你上回不接受我給你的銅板，爲的什麼？

——我不須要。

她歎息道：

——唔，到底怎麼辦呢！如果他們允許你唸書的話，那麼你來我給你的書……

穿衣鏡頂頭上放着三本書：這是很厚的書，給我帶走了。我愁苦地凝視着她。成衣匠太太對我伸長着玫瑰色的小手。

——好，再見！

我小心地觸動下她的手，趕忙就走開。

對不起，人家說她什麼也不懂得，真是可信的，——比如值二十戈比的一塊錢，她叫做銅板，這方

佛像個小孩。

然而我却歡喜這樣。

九

我苦悶而又可笑地回憶着多少難堪的卑賤，恥辱，與馬上就給了我的熱心讀書的煩惱！

成衣匠太太的書覺得是非常可寶貴的，因此深怕年老的女主人丟它在火爐裏燒掉，我拚命不想關於這些書的事情，只是在我每天早晨買茶麵包的舖子裏去借些各色各種的小冊子來唸。

店老闆是個很不仁愛的青年——厚嘴唇的，愛淌汗的傢伙，瘦削的白臉上堆着擦歷斑跟黑點，失神的眼睛，腫脹的手腕配着粗笨的短指頭。他的舖子顯然是一個給一般輕薄的少男少女們幽會的地方；我男主人的弟弟也差不多每個黃昏都到那兒去喝酒打牌。他們常常吩咐我去叫他吃晚飯，在舖房背後的窄小房間裏，我沒有一次不瞧見那擦胭抹粉的老闆娘不是坐在維克多爾的膝頭上，就是坐在另一個小夥子的膝頭上。這顯然是店老闆不怕難爲情；當着他那在舖子裏幫他做生意的妹妹被賣唱者，兵士們和一切愛開玩笑的傢伙緊緊摟抱着的時候，他也不感覺慚愧。舖子裏貨色不多，老闆對人解釋說他有新的企業，——雖然舖子還是秋季開始營業的，但一直都沒有工夫擴充內部。他給客人和顧主一些卑污齷齪的畫片看，代售描寫情慾的無恥詩歌。

我唸了幾本，米士·葉芙司吉格涅夫的無聊的小冊子，每一冊唸完過後得付個把戈比的租金

這種貴價錢的書籍，對於我并不會獲得任何的滿足。「古亞克或者無敵的忠實，」——俄羅斯人與加巴爾達人打架，或者美麗的回教徒死在妻子的棺材上，「法蘭西的婚禮，」和一切這類子的文學也不能滿足我，往往惹起猛烈的煩惱：好像這種小冊子把我當做傻子在戲弄，它裏邊記載些難堪的話語，似是而非的東西。

「常備軍，」亨利·米諾士拉夫斯基，「神祕的僧人，」日本與韃靼族的騎士，「這一類的書我比較歡喜一點——從這些書裏邊留下了不知什麼東西；但是最使我發生興趣的要算聖徒的言行錄了，——這兒有某種可信賴的東西，有時深深地感動着人的心。一切殉教徒不知怎地我覺得好像「好事情，」跟女殉教徒——外祖母，而最聖潔的好像是在做好人那一刹那間的外祖父。

我劈柴的時候躲在敝房裏唸書，要不然就在那寒冷而不便當的欄樓上。有時假如書使我感興趣，或者須要趕快讀完它，我就夜裏爬起來點蠟燭，但是年老的女主人發現蠟燭每夜都在減少，就用木片量好燭的長短，把尺寸藏在什麼地方。假如有一早晨蠟燭短少了尺寸，或者我找着木片不會比着點過的燭折去一節，那麼廚房裏忿然的喊叫開始了，有一回維克多爾刺激地從炕床上吼道：

——停止狂吠吧，媽媽！活得不耐煩啦！他當然得點蠟燭，因為他要唸在小舖裏賃得來的小書，我知道瞧瞧他的欄樓吧！

老太婆跑上欄樓去，找着不知什麼書，馬上撕成片片。

無疑地，這使我受傷了，然而讀書的慾望越發地堅牢起來。我明白，假如這房子裏來了一個聖人，——我的主人們也會教他改變本來的和睦性格的；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實在是出於苦悶。假如他們停止裁制人類，吶喊，嘲弄，他們學習說話，裝腔，那麼他們顯然就失去他們自己的本色了。爲的是一個人他自己感到對於人類必須有一種關係。我的主人們不善用裁制關係教訓似地對待身邊不同樣的人。假如你跟他們一樣地生活，——一種思想，一種感覺，一切都是那樣，那麼他們還是要裁制你的。因爲他們已經成功那麼樣的人了。

我簡直使詭計陰書了，老太婆很難得到撕毀書的機會，但是我突然發現我欠店老闆的借書錢已經欠到四十七戈比那麼大的一筆數目！當我進店買東西的時候，他向我討債，威嚇我說：他要扣除我主人那兒的工錢。

——他會怎麼樣？——他戲謔地問我。

他難耐地對我提抗議，顯然感覺得他是帶着自己個人的希望用各種不同的威嚇來苦惱我：我進舖子去的時候，他那斑斑點點的臉漾動着，親愛地問：

——還債嗎？

——不是。

這可恐慌了他，他皺皺眉兒：

——到底怎麼樣要我請你吃官司，把你充軍嗎？

我沒有地方拿錢，我的工錢他們付給了外祖父，我失措了，不知道怎樣才有錢。店老闆答應我緩後還債的要求的時候，對我伸長着油膩肥厚的饅頭般的手說：

——吻一下吧，我等着啊！

但當我抓着櫃台上的秤錘對他揮着的時候，他蹲下來喊道：

——怎麼你幹嗎，你幹嗎？我開玩笑的！

我明白他不是開玩笑，我決定偷錢給他。我每天早晨刷主人的衣服的時候，他的褲腰袋裏都有小錢在嚶嚶地響，有時從袋裏落出來滾在地板上；一回不知什麼落在扶梯下面柴堆縫隙裏；我忘記告訴主人，剛剛過了幾天我就在柴堆裏拾得當二十戈比的一塊錢。當我把錢交給男主人的時候，他的妻子說他：

——你瞧，應該數數留在衣袋裏的錢有多少。

但是男主人對我微笑着說：

——他是不偷東西的，我知道！

好，現在我決定偷東西了，我記取這些話，和他信任的微笑，可是一下又感到我實在不容易做賊，我好幾次掏出衣袋裏的銀角子來，數清數目，不能下決心拿走。三天來我爲這事苦痛着，後來突然很

快而很認真地決心偷走了；男主人偶然問到我：

——畢西戈夫，你爲什麼愁悶不開心？爲的什麼？

我開誠佈公地告訴他我的一切悲哀；他皺着眉頭。

——瞧，他們出賃的什麼書！由他們時而這樣，時而那樣，你必然要窮……

給了五十個戈比，嚴厲地忠告：

——要當心，別對妻子或者母親口快——她們要吵的啊！

後來好意地微笑着說：

——見你的鬼，你這頑強傢伙！不要緊，這是好的，不過要拋掉無聊的書。我從新年開始編輯一個好的雜誌，那時候讓你唸去……

因此，後來每個黃昏從喝茶到吃晚飯的時光我就讀主人編的新聞報「莫斯科新聞」——瓦斯戈夫，羅克沙林，魯特宜戈斯基諸人的長篇小說，與其他給一般被憂鬱創害得垂死人們消化的文藝。我不歡喜唸新聞，這種新聞妨礙我理解讀過的書；然而我的主人們帶着多少崇拜的貪心注意聽着，歎息着，驚愕着小說中狠心的主人公他們，驕傲地互相談論。

——我們安靜地生活着，什麼都不曉得，謝謝上帝！

他們淆亂了描寫著名強盜屈爾根和郵車夫荷姆·克魯晴的事實，弄錯人的名字；我糾正聽者

的錯誤，這可很使他們吃驚。

—— 嗯，記着他啊！

「莫斯科新聞」上偶爾遇得見涅峨宜德·格拉夫的詩，我很歡喜他，我抄寫了幾首詩在筆記本上，但是關於詩主人們說了：

—— 要老頭子才寫詩啊。

—— 他全跟酗酒漢，「半吊子」一個樣！

我歡喜斯特魯士根，跟伯爵墨滿托·莫爾的詩，可是年青的和年老的女人們肯定說這詩只是一種街頭巷語。

—— 這只是賣唱者和戲子唱的。

在窄小的房間裏，在主人們的眼睛上，度過這寒冬的黃昏，我是非常難堪的。窗外死寂的夜，霜雪不時地沙響着，人們蹲在桌子旁邊冰凍的魚似的不做聲。牆上，玻璃窗上給暴風雪打得噹噹地作響，烟囪也給敲得嗚嗚地叫，兒童室裏小孩們在啼哭，—— 他們想蹲在黑暗角落裏，給狼一般的風雪咆哮聲駭得縮成一團。

女人們蹲在桌子的一端，不是縫衣服，就是織鞋套，另一端——維克多爾弓着背不耐煩地畫圖，時刻喊叫：

——別搖動桌子！活得不耐煩啦，「硬洋釘」狗埋老鼠……

縫紉架的後方蹲着在十字布上繡花的男主人（繡桌布），他的手指下活現着紅蝦，青魚，黃髮少女，與秋天的紅葉。他要親自繡好這幅桌布，一連三個冬天都蹲着做這門工作，——他討厭它，白天裏我空的時候，他常常叫我：

——喂，畢西戈夫，蹲下來繡桌布，動手呀！

我蹲着繡花，——我可憐主人，不論什麼我總想幫助他。我覺得他總有一天要拋棄繪圖，刺繡，去打牌和做一切其他的事，有興趣的什麼事情。他常常突然拋開工作，思想什麼，驚惶的眸子不轉地盯住工作，好像那上面有不認識的東西；他的頭髮吊在太陽穴上，兩頰上，好像修道院的僧人似的。

——你想什麼？——妻子問他。

——沒有什麼。——他回答，又開始工作。

我暗暗地驚歎：一個人想的什麼，難道可以問得出來？這問題是不能回答的，——每每一下子就想到許多關於眼前的一切，關於昨天和一年前所見到的一切紛亂杳茫的，一切正在活動着，變化着的。

沒有得着「莫斯科新聞」的「文藝欄」的晚上，我提議唸放在床腳下的雜誌；年青女主人愕然地說：

——要唸那兒的什麼那兒只有畫報……

但是床脚下除開「繪畫學概要」還有「星火」於是我們開始唸沙亞斯的「伯爵加經巴爾吉斯基」。主人很歡喜愚昧無知的英雄主義小說，他大笑貴族子弟的悲慘故事，簡直笑到淌眼淚了，後來大叫道：

——不是悲慘的，這是滑稽喜劇啊！

——得啦，吹牛皮。——女主人爲着顯自己的聰明說了。

床脚下的文學書對我盡了巨大的義務：我獲得了拿書進廚房的權利，和每晚唸書的可能性。

我挺幸運的算是老太婆在兒童室睡覺的晚間——保姆喝醉了酒。維克多爾不妨礙我。當着房舍裏一切都散去的時候，他悄悄地換上衣服，直到第二天早晨都不知消失在那兒去了。他們不給我燈火，蠟燭拿進房間，我沒有買燭的錢；於是開始偷偷地搜集一點燭台上的燭油，盛在裝沙丁魚的鑲鐵盒裏，再滲進些神燈油，用棉紗綫扭成燈芯，每夜在灶頭上點着青烟縷縷的油燈。

當我展開大卷的書本的時候，燈芯的紅舌頭顫巍巍地閃爍着，我深怕熄滅：燈芯時常沉下燃化的香馥的燭油裏，青烟吞食了眼睛，但是這一切的不方便已經消滅在我看畫報唸圖解的希望中了。這些飾着童話中的城市的圖畫，在我面前展示着整個極大的世界，指示我崇高的山，綺麗的海岸。生活奇妙地榮茂着，世界最富於誘惑性，人類最富足，城市極其多，一切都是形形色色的。凝視着素

不相識的遠方，我已經知道那兒沒有荒涼空洞的風景，早先瞥見過的伏爾加河不知怎地覺得特別沉悶；草原平坦地躺在黑壓壓的補丁般的叢林裏，草原的盡頭是鋸齒形的陰鬱的林場的圍牆，模糊清冷的暗藍色的氛圍籠罩着草原。大地是空虛的，孤獨的，心兒也是空虛的，平和的憂愁敲碎着它，消滅着一切慾望，使人不思想什麼，只願閉上眼睛。消沉的空虛簡直沒有什麼可以制止，牠吸吮乾了心兒裏所有的一切東西。

圖解明白地告訴了外國的情形和外國人的故事，談說了各種不相同的過去和現代的事情；很多我都不懂得，這可苦惱着我啊。有時不知什麼希奇古怪的字眼刺入我的腦海裏：「形而上學」、「懦弱主義」、「改良主義者」它們使我迷亂得受不了，它們奇形怪象地滋生着，隱藏着一切，我覺得假如我不能達到發現這些字眼的意思的目的，那麼我一輩子也把握不着什麼——即是說它們是一切神祕門外的衛兵。每每整個的句子長久生根在我的記憶中，好像手指裏的刺。妨礙我去思索別的東西。

我記得有幾行讀過的奇怪詩句

帶着鐵的鐐铐沿着荒地前行，

心中墓塋般的陰暗，

古倫人，皇帝亞吉爾走來，

黑雲緊跟在他們的後身，

戰爭爆發，於是喊叫：

何處是羅馬，何處是權威的羅馬？

羅馬——城市，這個我是知道的，但是古倫是什麼樣的人呢？必須得知道這個。

我抽工夫問了主人。

古倫——他驚訝地重複一句——鬼知道是什麼東西！實在是無聊……

於是搖頭否認了。

——空話在你腦子裏里沸騰啦，這是不好的，畢西科夫！

——管牠好與不好，我總想知道。

我覺得聯隊的助祭梭羅威夫準知道——爲着要知道古倫是什麼樣的人，我在天井裏抓着他。

這是個老愛發脾氣的傢伙，慘白的病態的臉兒，紅眼睛，黃短鬚，沒有眉毛，他把黑色的職杖插在

地上對我說：

——你幹嗎問到這個，a？

中尉涅司傑諾夫猙獰地回答我的問題：

——什麼？

因此關於古倫的事情我決定必須去請教藥行的藥劑師；他親愛地瞧着我，他有一副聰明的面孔，碩大的鼻樑上戴着金邊眼鏡。

——古倫——藥劑師班伏爾·郭爾特別兒黑告訴我說。——他是土爾其的一種遊牧民族。這個民族現在一個也沒有了，全都死光了。

我很悲苦懊喪——不是因為古倫人的死滅，而是爲着那如此其久地苦惱着我的一個字的意義，這見得只是一種空虛，於我毫無補益。

然而我很感激古倫民族：同他們遇會之後，辭句使我着急的並不多，同時我感謝亞吉爾：我同藥劑師郭爾特別兒黑交好。

這個人知道聰明字句的簡單意義，他是一切神祕的鎖鑰。他兩個指頭整理着眼鏡，大眼鏡裏的眼睛留心凝視着我，話語好像小洋釘，釘入了我的腦海裏。

——夥計，文字好比樹木的葉子，要明白爲什麼長那樣的葉子，沒有別的，只是要知道這顆樹怎樣長起來的，要進學校唸書啊，夥計，要有好的花園，才有一切愉快而有益的……

我常常上他的藥行去給經常患胃痛的成年人買蘇打，買擦車用的氧化鎂，和治小孩子瀉的藥。藥劑師短短的教訓暗示我更加與書本發生嚴肅的關係，他確實爲我所須要，好像酗酒漢之須要麥酒似的。

書的教訓指示我不相同的生活——巨大感情的與引誘人類走向偉大前程和反叛途徑的生活。我發見我週圍的人們都不適宜於走向偉大前程和反叛的途徑，他們離開羣衆生活在不知那一方去了，書本上寫的什麼，很難明白——人們的生活有什麼興趣？我不願過這種生活……這顯然是我願意……

從畫報的註釋中，我知道布拉喀，倫敦，巴黎不在山谷之間，沒有垃圾堆成的醜惡的土堤，那兒是筆直的廣闊的街道，異樣的房屋，教堂。那兒沒有六個月的冬天把人們囚在房子裏，沒有只能吃酸白菜，乾鹹菌，燕麥粉，馬鈴薯，亞麻油的大齋期。大齋期不能唸書——他們掠走我的「繪圖學概要」這空虛的齋期生活重新降臨到我跟前來了。此刻我能用從書中所知道的來比較一下生活的時候，我覺得我挺健康，挺有力氣，工作很有效力，很機巧，我有一個目的：愈快地做完事情，愈是有多餘的時間來唸書。書給掠走了，我開始頭腦遲鈍，怠惰，從前我所不認識的病態的健忘性第一次征服了我。

回憶起就在這些空虛的日子發生了一些祕密的事情：一個晚上，大家睡覺了的時候，不知誰突然噙噙地敲打着寺院的鐘，鐘聲立刻震動了房舍裏的一切，半裸體的人們跑到窗戶跟前，互相問詢：——火燒房子是警鐘嗎？

聽得見旁的房舍裏也在喧嘩，砰訥地開門關門：不知誰牽着馬在天井上跑。年老的女主人大叫有人搶劫寺院，男主人阻止她。

——吃飽啦，媽媽，不是已經聽見這不是警鐘嗎！

——嗯，寺院的院長不久死去的……

維克多爾爬下坑床，一邊穿衣服，一邊喃喃說道：

——我知道發生的什麼事情，我知道！

男主人吩咐我上欄樓去瞧瞧天是不是紅的，我爬到耳窗外面的屋頂上，——沒有瞧見天紅，靜寂的霜霧瀰漫的空中，鐘聲懶洋洋地響着。城市騎在大地上做夢，黑暗中有人在奔跑，雪花在沙沙地響，看不清的人們在叫便宜的雪橇，寺院的鐘越發厲害地號啕起來。我回到了房間裏。

——天沒有紅。

——吓，你，先生！——男主人說了，穿上外套，戴好帽子，圍上圍巾，猶豫不決地伸腳進套鞋，女主人

哀求他：

——不去，嗯！你不要去……

——無聊！

維克多爾也穿上衣服激動人衆：

——我知道……

兄弟倆上街去了的時候，女人們吩咐了我炖自暖壺，她們跑到窗戶旁邊，但是男主人差不多頓

時就在街上敲了警鐘，一聲不響跑上樓梯，打開過道上的大門，沉重地說：

——有人暗殺沙皇！

——有人殺人嗎！——老太婆喊叫。

——有人殺人，軍官告訴我……馬上會發生怎樣的事情呢？

維克多爾敲了警鐘之後，厭煩地脫着衣服，生氣說：

——我想是打仗了！

後來他們一家人坐着喝茶，平和而謹慎地輕聲談論着。街上開始平靜了，鐘也不響了。他們秘密私語了兩天，不知到了什麼地方去過，人客也來拜訪他們，詳細地告訴了什麼。我拚命想明瞭到底是發生的什麼事情？但是主人們把新聞紙藏着不給我看，但當我請問錫多諾夫——為什麼有人暗殺沙皇的時候，他輕輕回答道：

——禁止聲張那個……

這一種風聲很快就過去了，繼續不斷的只是每日的瑣事，頃刻之間我經驗了一件極不愉快的事情。

復活節前幾天，主人們出去做早禱的時候，我就燒茶，收拾房間，留在廚房裏的大小孩拔出自暖壺上的活動嘴子，蹲在地上玩弄着。自暖壺的烟囪裏煤是很多的，當着水從壺裏流出的時候，茶火壺

已經漏得不能裝水了。我還在房間裏就聽見自暖壺憤然地響得不自然，我剛一踏進廚房門限，便恐怖地瞥見整個壺子發青着，動搖着，好像要跳下地來似地。

裂開的壺嘴塞子垂頭喪氣地低落着，壺頂滑來斜在一邊，壺柄下點點的錫屑撒落着，赤黑色的自暖壺頹廢得醉漢似的。我灌水進去它只是琤琤地響着，水悲慘地朝地下流。

大台階上有人叫門，我開了門，老太婆頭一句話就是問茶預備好沒有，我短短地回答一句：

——預備好了。

說出這種使得老太婆興奮的話，大概是招致嘲弄，增加懲罰的吧。

他們打傷了我。老太婆用一束縱樹的木片抽打我，這雖不十分疼痛，然而背上却留下了不少深刻的創瘡；將近黃昏，我的背腫成一幅厚棉褲，第二天上午男主人不得已把我送進醫院。

當瘦長得可笑的醫生診察了我的毛病的時候，他用暗啞的調兒平和地說：

——這兒須編個問病的報告書。

主人臉兒一下子發紅了，移動下脚步，對醫生悄悄說些什麼，醫生瞧着他的頭，簡單地回答一句：

——不能，不可能的。

後來問我：

——你要訴苦情？

我雖然很覺痛苦，但是我說：

——我不要，請你趕快醫好……

他們領我到另一間屋子，讓我躺在條桌上，醫生和氣地用冰冷的鉗子拔開我的創口，開玩笑說：

——幸好，他們沒有脫掉你的皮，朋友，現在你變成不透水的……

當他搔抓得我受不了的工作完畢之後，他說：

——拔出四十二塊小木片，朋友，記着，你好驕傲了！明天這時候來包紮創口。他們常常打嗎？

我想了下，答道：

——從前他們常常打我……

醫生悄聲笑了。

——真是走的好運道，朋友，真是！

他領我到主人跟前的時候，就說他：

——要收手術費啊！明天再來換繃帶。你幸福，他作了你的喜劇主角……

坐上馬車，主人對我說：

——畢西科夫，我也挨過打的，怎麼辦呢？他們不打已經打了，兄弟！我雖然還是憐恤你，但我自己

沒有誰來憐恤呢，沒有誰！人類無論在那兒總是狹隘，沒有一個狗孫子有憐恤心！唉，老虎婆……

他一路唾罵着，我可憐他，我很感激他對我說人道話。

家裏的人教母般的迎接我，女人們逼着要我詳細告訴她們醫生怎樣醫治我的，他說什麼——她們一邊聽，一邊歎息，愉快地抿着嘴。我很奇怪她們這種緊張的興趣對於疾病、疼痛，與一切不愉快的事！

我發見他們很滿意我不會承認訴說她們的虐待情形，因此我就利用這一點請求他們允許我借成衣匠太太的書。他們都不決定拒絕，只有老太婆驚叫了：

——噫，魔鬼！

過了一天，我站在成衣匠太太面前，她親愛地說：

——人家告訴我說你在生毛病，進了醫院，你瞧，別人的話多麼不可靠呀！

我不做聲。難為情說老實說——爲什麼要她知道暴虐而悲慘的事情呢？她不跟別人一樣，多麼好啊。

我重新唸着偉大作品——大仲馬，孟傑賓，查廣，艾瑪爾布亞戈僕與唐松德吉爾拉依兒諸人的書——我迅速地一本本地咀嚼這些書，我很快樂。我覺得自己是不平凡的生活的參加者，生活甜蜜地感動人，激發着勇氣。我自製的燈盞重新燦照着，我通宵唸書，直唸到第二天早晨，我的眼睛漸漸有點兒發痛了，老太婆親切地說我：

——別唸書吧，書呆子，傷了眼睛，將來會成瞎子的！

同時我很快就理解到一切興味雜陳的書本，雖然各個故事不同，國家與城市不相同，總而言之：善人——被惡人殃害，壓迫，惡人——往往比較善人要幸運些，聰明些，然而末了不知什麼不可捉摸的東西征服了惡人，善人本能地勝利了。我討厭「愛情」，關於「愛情」一切男人與女人都用那一種話語來談論。這種千般一律的論調不僅變成苦悶，而且引起紛亂的疑惑。

一回，翻開着頭一頁書你開始猜想誰勝利，誰失敗，正在開始明瞭故事的結束，你就努力用自己的假想力抓着它。關上書本，你像算學教師算題似地思索書中的事情，往往會成功正確地決定主人公裏邊誰將要登上一切極樂的天堂，誰將要墮入街頭巷尾。

但是爲着這一切我瞧見對於我光明偉大而有生命的真理，異樣生活的情況，異樣關係的情況。我明白巴黎的馬車夫，工人，兵士與一切「黑色人民」不跟下城，卡山和畢爾門的一樣。——他同紳士們談話最勇敢，同他們在一道，保持最樸實的獨立的精神。那兒的兵士簡直沒有一個像我所認識的，——不像錫多諾夫，不像輪船上的衛兵，尤其是葉爾沫亨；他比他們一切都要偉大。他的內心中存在着較史姆利更平凡的某種東西，但他不那麼野蠻粗暴。那兒的商店老闆也比較我所熟識的要善良一些。書中的神父不像我認識的那樣。——他們對於人們的關係是挺真摯的，挺慈悲的。如像書中所說的外國普通一般的生活多是挺有興趣，挺容易的，比較我所知道的那種生活：外國不那麼老是

保守着獸性，不那麼惱恨地揶揄一個人，如同揶揄聯隊的兵士，不那麼憤慨激昂地禱告上帝，像年老的女主人做禱告似地。

尤其值得注意的：關於惡人與貪婪而卑賤的人們的故事，書中不指責他們那種不可解的殘酷性與傾向，不像我所認識的所觀察到的那麼揶揄一個人。書上的惡人的險惡，每每可以明白他們爲什麼陰惡的，然而我眼見的險惡是無價值的，荒唐的，一個人只是玩弄險惡以自娛，並不期望險惡中的利益。

從每本新書與外國人的生活裏邊，俄羅斯的殘酷生活更明顯地在我面前暴露出來，這種生活引起紛亂的煩惱，增大着讀過的黃色書篇中真實性的感疑。

龔古爾的長篇小說「世界弟兄」突然到了我的手裏，我在一夜里一口氣讀完它，詫異着此時還未經驗的什麼，於是又重新讀一遍確實而淒愴的故事。書中一點也沒錯綜複雜的神祕東西，一點也沒有膚淺的趣味，從第一頁起就顯得莊嚴枯槁，好像聖徒說教似的。那麼正確的過於典雅的書中的用語開始使我不愉快地驚奇着，但緊湊地構成句子的經濟字眼美妙地躺在心上，好像那一兄弟「藝術家」的戲劇故事那麼動人。由於一種唸書的快感，我的手戰慄起來。當我讀到不幸的折斷腿的藝術家爬上他哥哥祕密從事愛好的技術工作的欄樓去的時候，我放聲大哭了。

交還這本名著給成衣匠太太的時候，我請求她再給我一冊那樣的。

——這書的內容怎麼樣？——她笑着問我。

這種猙獰笑震懾了我，我不能解說我所想的什麼，但她問：

——這——憂鬱的書，等一等，我給你旁的更有趣味的……

過了幾天她給我格林武特的「窮小孩故事」書目錄雖然有點兒刺創我，但第一頁開始就引起衷心的狂喜，帶着狂喜我唸完全書的最後一頁，有幾章我還唸兩三遍哩。

怎麼有時候外國孩子也得過那麼艱苦的生活呢？我的生活不完全是壞，就是不能消極！

格林武特賜給不少的勇氣，但這之後和宜的「正確的」書——「也夫根宜·格蘭特」很快又到我手裏了。

格蘭特老頭兒活像我的外祖父，冊子雖然小得那麼難為情，而其中的真理却如此之多。我認識這種真理之後，很厭煩生活，書本指示着嶄新的光明——不壞的，和平的。最早我讀過的書除開龔古爾裁制人類也跟我的主人們那麼的冷酷，嘮叨，他們常常引起同情罪犯，與惱恨人道主義者的感覺。每每難堪地瞧見那些費盡巨大腦力和心思的人們依然不能獲得他所希望東西——人道主義者石柱般的自始至終牢固地站在他們面前。雖然一切惡意的有弊的趨向難免不擊碎這般石柱，然而石頭終不能引起同情心。牆垣非不堅固，非不美麗，但當你希望探得牆外蘋果樹上的蘋果的時候，你就不可能愛惜它了。我覺得挺有價值挺有生命的東西，不知道被掩藏在人道主義者背後的什麼地

方。

龔古爾，格林武特，巴爾扎克他們所描寫的人物，既不是惡漢也不是善人，他們都是怪有生命的純樸的人們；他們不許惑疑一切他們所作所爲的，即是說已經作出來的不能再另外作了。

因此，我懂得什麼是「偉大正確」的書的大紀念。但是怎樣發現它呢？這一點成衣匠太太不能幫我的忙。

——這就是好書，——她說了，對我提議亞爾新·古西的「充滿薔薇，黃金和血的手」還有畢羅·波爾特哥克跟波爾費瓦爾的長篇小說。我努力唸它。

她歡喜莫利哀，和韋爾涅爾的小說，我覺這些都是憂鬱的東西。我不歡喜斯賓爾加根，但很歡喜亞伍也爾巴黑的小說。修跟雨果我也不很愛好，我選讀了瓦爾吉爾司各得的文章。我希望讀着像巴爾扎克那麼使人感動，愉快的東西。白磁美人也愈見很少歡喜我了。

拜訪她的時候，我穿上乾淨襯衫，梳光着頭髮，一切都拚命採取美觀，——這個我差點兒沒有失敗，但是簡直期待她注意我的漂亮，同我說着挺誠實挺友誼的話語，沒有魚樣的微笑在那白淨的老是閒適着的面龐上。但她微笑着，用疲倦而甜蜜的調兒問：

——唸完了歡喜嗎？

——不。

她差點兒揚起纖細的眉毛，凝視着我，後來熟悉地歎息着鼻孔說：

——但是爲什麼呢？

——關於這個我已經唸過了。

——關於什麼的，關於這個？

——關於愛情的……

皺着眉兒，她露出甜蜜的微笑。

——唉，難道所有的書都是描寫愛情的嗎！

她蹲在大的安樂椅上，小小的脚在毛皮套鞋裏動了動，打着呵欠，身子蜷藏在淺碧色的睡衣裏，玫瑰色的手指敲着她膝上的書面。

我想請問她：

——你們怎麼不搬出這兒？一切軍官們既然給你寫情書，開你玩笑……

但是沒有勇氣對她說這個，後來我拿着關於「愛情」的書辭去的時候，滿心悲愴的覺悟。

天井上人們愈是說這女人的壞話，愈是惡意的嘲笑起來了。聽着這些故事我非常難爲情卑鄙的，造謠誣蔑的暗地裏我憐恤女人，我替她害怕。但是當我到她那兒去，瞧着她銳敏的眼，貓樣的輕柔的細小身軀，與這經常開適的面靨的時候，——憐恤心和恐怖青烟般的消失了。

一天，她突然搬到不知那兒去了，剛剛過了幾天她的丈夫遷移了房舍。

房間空下來等待着新的房客的時候，我進去瞧了瞧精光的一個地方現着四方形的黑跡印的壁頭，那兒曾經掛過畫片，還有彎曲的釘子與釘子跡印。油漆的地板上到處都是各種各色的破布，紙片，壞的藥盒子，沒有心子的玻璃鐘，與放光的黃銅胸針。

我很苦悶，希望再見成衣匠太太一次，——對她說聲謝謝……

十

在我主人房舍下面成衣匠太太搬走的空房間裏，又搬來一位黑眼睛的年輕太太同着一個小女孩跟母親，半白頭髮的老太婆不憚地啣着琥珀香煙斗抽香煙。太太是很美麗的，有威權而且驕傲，她談話的調兒很沉着而仁愛，昂着腦袋注視一切，眼睛微微閃動着，好像人們離她很遠似地，她瞧不起他們。差不多每天都有位油黑的軍人叫歐伐也夫的牽着一匹瘦的棕色馬站在她的階沿下，太太身着天鵝絨衣服，戴有孔的白手套，穿黃皮鞋出現在階沿上。一個手提着裙子，一手拿藤色的石柄的馬鞭，她的小手親愛地摸摸露牙的馬嘴。馬呢，火紅的眼睨視着她，週身哆嗦着，蹄子輕輕地在踏平的地面上敲打。

——諾別爾，諾別爾，——她低聲說，用勁拍打美麗的彎着的馬頸。

後來太太把脚攔在歐伐也夫的膝頭上，敏捷地跳上馬鞍，馬傲慢地舞躍着，沿着堤堰走去；她那靈敏地蹲在馬鞍上，好像她的身子已經增大了似的。

她美麗得真是稀有的美麗，這種美人我老是覺得她是嶄新的，從未見過的心坎裏每每充滿着醉人的快樂。瞧着她，我總以為是吉揚布亞姬，馬高德皇后，娜瓦列爾姑娘和別的美人兒，歷史小說中

的女英雄那類人物。

城中駐紮的師團軍官經常包圍着她，每天晚上在她那兒奏梵啞鈴，提琴跟琵琶，跳舞，唱歌。比其他人還要慇懃的少佐奧列索夫，一雙短小的腿時刻在她身邊轉動着，這人是個豐肥多脂的赤臉灰白頭髮的傢伙，好像輪船上的機器師。他會奏琵琶，恭順忠實得彷彿太太的僕人。鬚曲頭髮的五歲的小女孩也跟母親一般的豔麗。她那大的碧眼莊嚴地凝視着，平和地期待着人家的注目，這女孩的內心隱藏着不知什麼非兒童的沉思。

外祖母從早到晚同着歐伐也夫跟嚴厲寡言的肥胖的斜眼婢僕一塊兒治理家務；小女孩沒有保姆，差不多是過着無依無靠的生活，成天不是在階沿上，就在階沿對過的木柴堆上玩兒，晚間我常常出來同她玩兒，我很喜愛小孩，她不久就習慣同我在一道了，當我給她講故事的時候，她牽長我的手臂。要睡覺了，我就抱她上床。不久之間她睡覺的時候就一定要我去同她告別。我走去，她肥厚的手鄭重地伸長着說道：

——明天見！外婆你應該怎麼說？

——上帝保佑你啊，——外婆說。嘟着嘴，尖鼻子裏冒出暗藍色的煙子。

——上帝明天保佑你，此刻我已經睡覺了。——女孩重複一句，身子藏在縫上花邊的被窩中。

外祖母提醒她：

——不是明天才保佑，而是時時刻刻的！

——難道明天就不有時時刻刻？

她愛「明天」這個字眼，無論什麼都歡喜說「明天」，用折下的花或者枯樹枝插在地上，就說：

——明天這兒就成花園啦……

——明天無論什麼時候我也要自己買匹馬，像媽媽一樣，騎在馬上……

她很聰明，然而不十分快樂。——有時候正在活潑潑地做遊戲，突然一下子沉思起來，突如其來地問道：

——為什麼牧師的頭髮跟女人的一樣？

她點燃蕁麻，手指受了傷痛，說道：

——瞧，我幫助上帝，他反而做出些壞事來害我，上帝對衆人做壞事呀！他也會懲罰媽媽……

有時候默默的天真的憂愁降臨到她身上；她擁抱着我，凝視着蔚藍的天空，說道：

——外婆有脾氣，媽媽無論何時也沒有她愛笑。大家都愛她，所以客人老是來拜訪她，瞧她，因為

她是美人。她——我的媽媽，可是奧列索夫說：我的媽媽！

我非常歡喜聽女孩子講話；她告訴我素不熟悉的人世間的故事。她講到自己的媽媽，老是很快意地，滔滔不絕地；新的生活輕輕地在我面前展開，我重新回憶起馬高德皇后，這越發地增大對書的

信心，與生活之趣味。

一個晚間，我蹲在階沿上等候着出去逛。奧特戈斯的主人們歸來的時候，女孩子睡熟在我手裏，她母親騎馬回來，輕巧地跳下地，昂着頭，問道：

——她怎麼啦，睡覺？

——是的。

——好……

歐伐也夫跳出來照管着馬，太太把馬鞭往腰帶裏一插，伸長着手：

——把她給我！

——我親自抱去！

——喏！——她馬樣的對我咆哮，腳在階沿石級上躁了躁，

女孩醒起來，擠着眼瞧着母親，也伸着手對她。他們走開。

我雖然慣聽人們對我咆哮，然而這太太也來咆哮却使我很不愉快，——假如她輕輕地指揮倒不要緊，可是衆人都聽見她了。

過了幾分鐘，斜眼女僕叫我：女孩子頑強，不同我告別不肯睡覺。

我傲慢地走進客廳立在她母親面前；女孩坐在母親膝上，太太靈巧的手在給她脫衣服。

——好，那就是——她說——他來了，這怪物！

——這不是怪物，是我的孩子！

——怎麼？很好，要送你的孩子什麼東西？

——要，要送。

——好，我送他東西，你睡去吧。

——明天見，——女孩說，對我伸着手。——明天上帝保佑你！

太太驚叫道：

——這是誰教你的——外婆？

——是，是……

她走開的時候，太太用手對我打招呼：

——送你什麼呢？

我說我什麼也不須要送，但是最好給我幾本什麼書。

她溫暖而香馥的手指提提我的腮，帶着仁愛的微笑問着：

——怎樣，你歡喜唸書，是嗎？你唸過什麼樣的書？

她微笑着，變得更加美麗了；我提心吊胆地告訴她幾本小說的名稱。

——書裏面什麼東西你歡喜？——她問，手擱在桌上，指尖輕輕顫動着。

不知什麼愉快的強烈的香味兒混合着馬汗的奇臭從她身上發出來。她那透出長睫毛外的眼光沉思而莊嚴地掃射着我。——直到此刻再也沒有誰那麼地瞧我。

由於許多細緻而漂亮的傢具，屋子裏顯得非常窄小，好像鳥兒窩似的；稠密的青枝綠葉的鮮花遮掩着窗戶，闇暗中雪白的荷蘭瓦的暖爐射出白光，黑漆的大鋼琴光澤得照得出人影，壁上薄暗的金色的框子裏，嵌着不知什麼黑字的字畫。——彎彎曲曲地佈滿着大寫字母的石印的斯拉夫文字。每幅字畫下掛着黑字的大的印刷字畫。一切東西那麼恭順而胆怯地望着女人，好像我似的。

我對她解釋怎樣會過很艱苦而鬱悶的生活，唸着書的時候，忘記了這一切……

——好，那怎樣？——她站起來說了。——這是不壞的，我相信……嗯，怎麼我就給你書嗎？但是此刻我沒有……那麼另外給你……

她從沙發上拿出一本黃色包皮紙包好的破書。

——你唸過嗎？——我給你第二卷，牠一共是四卷……

我帶着候爵墨哲爾斯基的「彼得堡的秘密」走開，後來帶着巨大的注意唸了這本書，但是從第一頁開頭我就明白彼得堡的祕密顯然比馬德里的、倫敦的、巴黎的還要苦悶些。只有士沃波特和班爾加的對話使我愉快。

「我比你高些，——士沃波特說，——因為我挺聰明。」

但是班爾加回答他：

「不，我比你高些，因為我比你有力氣。」

論爭着，論爭着，他們打架了：班爾加打傷了士沃波特，後來——我記得——士沃波特由於受創過重死於醫院。

書中穿插着虛無主義者的演說詞。我記得大概侯爵墨哲爾斯基是虛無主義者，有毒害的人物，經他一瞥，鷄都會斷氣。虛無主義者的話語我覺得難為情，不切實，但我一點也不懂得，陷於消極的境地：顯然，我不會理解偉大的書！但是什麼是偉大的書呢，我相信這個：那麼莊重而漂亮的太太是不會唸壞東西的！

——怎麼樣，你歡喜嗎？——她問了，當我去還她墨哲爾斯基的黃色的長篇小說的時候。

我很難回答——不，我認為這會使她生氣的。

但她只是冷笑着，走到門帘後的臥室裏去，從那兒拿出一本咖啡色書面的小冊子來。

——這是你歡喜的，只是別弄髒了！

這是普希金的詩集。我馬上一口氣讀完它，我給貪婪的感覺抓緊着，這種感覺會使你去經驗，會使你墮入絕世美麗的境地——每每使你突飛猛進地一下子馳過它。經過那種情形之後，當你久久

地沿着苔蘚滿地的泥濘林場之丘陵散步的時候，一遍萬物都浴在花香與陽光中的乾地豁然在你面前展開着，你神志恍惚地眺望一會兒乾地，後來幸運地馳過一切，觸着沃地的柔嫩青草的腳步悄然地快樂起來。

普希金樸實而音樂化的詩句使我驚奇，至於長篇散文我覺得不大自然，唸起來似乎不大順口。「魯斯蘭」的序詞我覺得跟外祖母的挺好的故事奇妙地揉合成一個，有幾行真理鑄成的詩使我愕然了：

在那荒蕪的小道上，

撒播着稀有的野獸之足跡……

——我下意識地默誦着奇妙的詩句，瞧着這些我很熟悉的外人鮮有知道的小徑，發現了被雜草踐踏着的神祕足跡，這些雜草還未撼落沉重如水銀般的朝露點滴。富於音節的詩篇極容易使人記憶。它裏邊所敘述的一切，這造成我的幸福，我的生活，——容易的，愉快的，讀詩的聲音，好像祝福新生。識字的人多麼幸福啊！

普希金壯麗的故事我挺喜愛，挺能了解；讀過一兩遍就能記得；躺上床睡覺的時候咕嚕着詩，那怕眼睛不想睜開了，但還是不能熟睡。我常常將這些故事告訴勤務兵們；他們聽了一面哄笑，一面親愛地責備，錫多諾夫摸摸我的頭，輕聲說：

——那就是光榮的，嗚，天哪……

抓緊着我的興奮精神，被主人們發覺了，老太婆便咒罵道：

——讀書讀疲倦了嗎，流氓！自暖壺四天沒有洗過啦！看，挨麵棒……

什麼是麵棒？我頓時用詩來反抗她：

年老的妖怪啊，

酷愛着黑暗的靈魂……

在我的眼光中，太太越發地高尚了，——看她唸什麼樣的書呀！這可不比白磁的成衣匠太

太……

我去還她的書，愁苦地交給她的時候，她自信地說：

——這個你總喜歡！你聽見過關於普希金這人的故事嗎？

我好像在雜誌上讀到關於這位詩人的事情，但是我願意她親口告訴我關於他的故事，所以我說沒有聽見過。

她簡略地告訴我關於普希金的生和死，好像春之白日般地微笑着，問道：

——瞧，戀愛女人多麼危險呀！

——危險雖然危險，可是一切人都要講戀愛女人也爲了這個苦惱……

她注視我，也跟注視一切似地，後來莊重地說：

——怎麼？你懂得這個道理？那麼我希望你別忘記這回事情！

又開始問我歡喜那一類的詩。

我告訴了她些什麼，便揮着手，唸我記憶中的詩句。她莊嚴地聽着不做聲，後來站起來，沿着屋子踱方步，考慮地說：

——你，可愛的野獸，要進學校啊！我想這個……你主人是你親戚不是？

我切實地回答了牠，牠大叫「哦」——好像宣判我的罪過。

她給我「別郎士詩集」，裝訂極精緻的冊子，有插畫的，金邊的，還有紅色的皮書面。這些詩終於使我神經錯亂到時而狂笑，時而又淌着極其狹隘的辛辣的悲哀之淚。

帶着冷冰冰的心兒我唸了吟「老乞丐」的悽苦詩句：

毒蟲——我擾亂你嗎？

請用腳踏碎賤夫吧！

幹嗎要憐恤？快快地踏呀！

爲什麼你們不教訓我，

不給我暴力的出路？

螞蟻也許是從蟲兒化身出來的！

我將要擁抱着兄弟們死去。

垂死的老年流浪漢啊——

我願你爲人類而復甦！

唸着「哭泣的丈夫」的最後幾句話我大笑到淌眼淚了。我尤其是記得別郎士的一句詩：

快樂的學術生活

不給空虛者的艱苦！

別郎士激動起我不可遏止的愉快，慾望與荒唐，激動起我對於一切人說胆大的俏皮話的精神，這一點在短期內我就十分成功了。他的詩我也記下來去教訓人，跑到勤務兵的廚房去一會兒，我就帶着巨大誘惑心眼唸給他們聽。

但是不久之間由於這，我便遭人拒絕了，其原因便是爲着下面兩行：

十七妙齡的姑娘啊——

什麼冠冕不相宜！

他們故意提起讎視女孩子的論調，——這可侮辱我到憤怒了，因此我便拿鍋蓋打葉爾沫亨的頭。錫多諾夫同其他的勤務兵從他笨拙的手頭將我掠開，但是從那時候起，我就決定不上軍官的廚

房去了。

他們不許我上街玩，而且也沒有時間來玩——工作愈是加多了；此刻除掉經常的僕婢的守弄堂者的和「小聽差」的工作之外，還得每天在那舖上棉布的大木板上釘圖釘，在木板上黏貼圖案草稿，抄寫男主人的建築工作計劃書，檢察包工頭的預算表——男主人機器似的從早至晚工作着。那一年中，公家的市場的建築物歸還商人私有；市商會忙着改造房舍；我的主人領得一筆修理原有舖房和新造舖房的承辦費。他擬就「改造圓頂屋，耳窗通過屋根」等等的圖案稿；我帶着圖案稿同裝上二十五紙虛布的一封信到老年的建築師那兒去。建築師收下錢，回了幾個字——此誠寫生畫，惜經理已採用衣馬列克之投標矣。」顯然經理不能採用投標，因為他已經病到不能走出房門了，同時建築師並沒有看一看寫生畫。

我傳送賄賂給市場監督人跟還有什麼要人們，從他們那兒得着「公認一切的非文件」這些文件男主人都得簽名的。爲着這一切我獲得了在大門口，或者階沿上等候主人的權利，當他們出去應酬的時候。這種事情雖不常發生，然而他們回家總在半夜過後，我在階沿下的石級上，或者它對過的柴堆上，一蹲就是好幾個鐘頭，望着我太太房間的窗口，貪心聽着快樂的談話和音樂。

窗是開着的。從窗帘和鮮花叢外望進去，衣冠整齊的軍官們的信影滿屋，慢動着，肥圓的少佐在溜來溜去，穿上極其素樸而又美麗的衣服的她正在珊瑚地踱着方步。

我自己稱呼她——馬爾高皇后。

「那不是法蘭西書本中所描寫的極其快樂的生活麼？我凝視着窗戶想。於是少微使我愁苦了；我帶着兒童的嫉妒心眼痛苦地望着馬爾高皇后週圍的男人，——他們好像花樹上的採花蜂似的纏繞着她。

一個高個子，夾額頭，深眼窩的不大開心的軍官較其他的人還要到她那兒來得懇懇；他常常帶來自己的提琴，美妙地奏着，奏得來簡直使過路人都會在窗下停住腳步，全街所有的人們都會集中在柴堆上，這裏邊也有我的主人們——假如他們在家，那麼就打開窗戶，傾耳聽着，讚美着音樂家。我不記得除開寺院的輔祭，他們還讚美過什麼樣的人，但我知道他們最歡喜的仍舊是魚油饅頭而不是音樂。

有時候軍官用含糊不清的嗓子唱歌，讀詩，手捧着額頭深深地歎息。一天，我同小女孩在窗下玩兒的時候，馬爾高皇后正在請求他唱歌，他推辭許久，終於清晰地唱道：

只有詩歌須要美人，

美人啊，却不須要詩歌……

我很歡喜這種詩，不知怎地竟憐恤軍官起來。

我最愉快的是瞥見我的太太一個人蹲在屋子裏的鋼琴旁邊彈鋼琴的時候，音樂使我陶醉，除

開窗子，和它裏面淡黃燈光中，娉婷的女人的倩影，她傲然的面靨的輪廓，與在鍵盤上跳躍着的鳥兒般的白皙的手，我不管什麼東西也瞧不見。

我凝視着她，傾聽着如泣如訴的音樂，便自言自語道：假如我捨得了某處的寶物，我通通一道給她，——讓她做個發財人！假如我是斯哥別列偉，我再要同土耳其宣戰，奪回戰敗的賠款，在奧特戈司——城中最好的一塊地方——新造一所房子，贈給她，——讓她搬出這條街，搬出衆人說她壞話的侮辱她的這幢房子。

因為我們院子裏的一切隣人同僕人，大家都惡意地說馬爾高皇后的壞話，也跟說成衣匠太太一樣，不過他們低着嗓子，環顧着左右，比較謹慎地說話吧了。

人們畏懼她，也許因她是非常顯貴人家的婦婦吧，——她屋子的壁頭上掛着舊俄皇帝哥杜諾，亞列克山大跟大比得贈給她夫家祖父的字畫，——這是有學問的經常讀依凡根宜的書的歐伐也夫告訴我的。或者也許人們害怕她拿藤色的石柄的馬鞭打人吧，——有人說她曾經打過不知那一位重要官員。

但是，低調的話語是不十分響亮地被人吐露出來，我的太太生活在離恨她的暗雲中，這不爲我所明瞭的離恨煩惱着我。維克多爾告訴人家說他半夜之後回家來的當兒，偷瞧一下馬爾高皇后臥室的窗戶裏，瞧見她穿上一層的汗衫蹲在臥塌上，少佐跪着在替她剪腳趾甲，後來又用嘴咬光它。

老太婆唾罵着，年青的女主人緘顏地，噤噤道：

——維克多爾，吓！多麼無恥呀，咳，這些上帝的惡人。

男主人微笑，不做聲。——我很感激他不做聲，但我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他同意參加喧吵，呻吟。女人們一面噉噉，唉聲歎氣，一面不厭其詳地詢問維克多爾：太太怎樣坐的，少佐怎樣跪的。——維克多爾加添了一些新的細目：

——紅着臉兒，伸出舌頭……

少佐給太太修腳趾甲這類子不名譽的事情，我一點也沒有瞧見，而且我不相信他會伸出舌頭。……我覺得這是侮辱人的謊話，我便說維克多爾道：

——假如這是壞事情，那你幹嗎要偷看窗戶裏呢？你又不是小孩子……

他們痛罵我一頓，自然，挨罵並不就是我的恥辱，同時我只有一个希望——跑下去，跪在太太面前，好像少佐似的，請求她：

——對不起，請你搬出這幢房子吧！

此刻，當我知道所有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人們，感覺，思想，家戶與一切居民的時候，我心中極度深沉的讎恨思潮越發地奔騰起來，他們一切人簡直都被卑污可恥的欺騙網子籠罩着，他們心中沒有一個不為衆人所不惡意地談論的人。聯隊的神父，生病的可憐蟲被人輕賤得如同醉漢跟賣淫婦似

的生活在淫惡中的軍官和軍官妻子的生活都是我主人們談話的材料；我反對兵士們關於女人們的千篇一律的論調，尤其是反對我的主人——我深知道他們所嗜好的殘暴的制裁人們的真價值，觀察人們的缺點——唯一的是儘可能享受不花錢的快樂。我主人們唯一的消遣是同身邊的人們吵嘴打架，他們彷彿爲他們一切辛苦鬱悶的宗教生涯而復讎似的。

當着人們說話侮辱馬爾高皇后時，我便經過一度非兒童所有的癡癲病患者的感覺生活，我的心給憎恨造謠欺騙者的情緒鼓脹了，給不可遏止的忿恨一切的熱望佔領着，但有時候我也研究過對自身和對一切人的苦惱的憐恤之潮汛——這種啞然的憐恤心，即是極其深刻的憎恨。我知道馬爾高皇后的事情，比他們知道得更多些，所以我害怕他們不明白我所知道的。

每逢放假日，主人們到寺院裏去做晚禱的時候，我大清早就去拜訪她，她招呼我到她臥室去，我蹲在金色的綢緞椅套的用壞了的小安樂椅上，小女孩在我膝上爬着，我告訴她媽媽關於讀過的書的事情。她躺在寬大的床上，一雙小手合攏來托着腮，身子藏在那跟她臥室的一切東西一樣黃的被窩下，墨樣的頭髮編成髮辮，彎曲地經過淡黑的肩頭，吊在她的胸前，有時它從床上吊在地板上。

她聽着我說，柔媚的眼凝視着我的臉，後來少微會意地微笑着說：

——怎麼？

在我眼光中，她那好意的微笑，宛如謙遜的皇后微笑。她說話的調兒很沉重而親愛，我覺得她老

是這一個調子：

——我知道在一切人中間不能衡量出誰是挺善良，挺純潔的，他們裏面沒有誰是我認為必須的……

有時候，我發見她在穿衣鏡面前，——她蹲在矮矮的安樂椅上，梳着頭髮；頭髮尖子躺在她膝頭上，椅子的扶手上，有時吊在椅子靠背外面，差點兒吊到地板上，——她那修長而稠密的頭髮，好像外祖母的似的。我瞧着她鏡中的淡黑而健壯的胸脯，她穿着同我的一樣的背心和襪子，但她乾淨的腳趾，並不會攪動我難為情的感想，而只是一種為她快樂的自負之感。她身上常常噴出一種驅散對於他的惡念頭而衛護着她的鮮花香氣。

我已經是身強力壯的人了，很會知道男女間一切神祕的關係，然而人們老是帶着那麼殘酷，那麼穢褻，那麼無心肝的幸災樂禍的心眼對我說着這些祕密，我不能想像女人在男人懷抱中的那種情景，我難於想到那一個人有權利敢不怕難為情地去觸動她的身體。我自信馬爾高皇后不懂得厨室與食料房的愛情，她知道某種異樣的高尚的快樂和異樣的愛情。

但是，一天的黃昏之前，我去到客廳裏，聽見臥室的涼棚後面我心愛的太太的笑聲，和男人的請求聲：

——等一等……天哪！我不相信……

我明白了這個道理，我是須要走開的，但又不能走開……

——誰在那兒？——她問。——是你進來……

臥室裏，花香撲鼻；窗幔是掛上的。幽暗籠罩着整個屋子，馬爾高皇后躺在床上，被窩蓋齊下腮，靠壁蹲着穿上一層襯衫，敞開胸懷的軍官，提琴師……他身上也長着疤痕，從右肩至乳上散佈成一條紅色的線形，幽暗中我清楚地瞧見他活像一隻小羔羊。軍官的頭髮蓬鬆得可笑，我第一次瞧見他憂愁的夾額頭的頭臉兒上的微笑，——他稀奇古怪地微笑着。女性般的大眼睛凝視着馬爾高皇后，他彷彿是第一次瞥見她的美麗似地。

——這是我的朋友。——馬爾高皇后說，我不知道是說我，或者是說他。

——你幹嗎害怕？——我好像遠遠地聽見她的聲音。——到這兒來呀……

當我走攏去的時候，她炙熱的手擁抱着我的頸子說：

——你長大了，將來準是很幸福的……走吧！

我把書擱在書架上，拿了另一本走出去。

不知什麼東西在我心裏發爆響。自然，我沒有一分鐘不想到我的皇后會跟一般女人一樣地講戀愛，但是却沒有想軍官也會那麼的想。我瞧見我面前的他的微笑——他快樂的微笑宛如嬰孩的極其驚人的微笑，他憂愁的臉龐上罩上一層美妙的青春復活之輝光，他準是愛上她了啊！——難道

可能不愛她而且她也很可能豪爽地以自己的愛情來贈予他呀——他既是那麼會奏琴，那麼會悲歌慷慨地讀詩……

但是，不知怎地我須要找尋那種安慰了，我發見我自己對於馬爾高皇后的那種關係，顯然是十分好，而不十分可靠的，我感到失落了什麼東西，幾天來生活在憂愁的深淵中。

……一天，我終於瘋狂盲目地暴亂起來，後來當我爲了書的事情到太太那兒去的時候，她很嚴厲地說我：

——你這絕望的流氓，我聽見過啦！我可沒有想到這個……

我受不了苦惱，率性開始告訴她我怎麼惡心地生活着，當着人們說她壞話的時候，我是怎樣地聽得難受。她站在我的對面，手按着我的肩，留心地，嚴肅地聽着我的話語，但是，頓時冷笑着，輕輕推開我。

——得啦，我全都知道，懂得嗎？我知道！

隨後捏着我的兩手，很親愛地說：

——往後你愈是少留心這些醜惡事，愈是對你有益……你的手沒有洗乾淨……

嗯，她可不能這樣說，假如她也拭擦傢具，洗地板，洗小孩的屎尿布的話，那麼她的手也許更要髒，髒得比我的不如哩，我想。

——一個會生活的人——人家嫉妬他，憤恨他；不會生活的人呢——人家輕視他——她思索地說，拉攏我到她身邊，帶笑地盯着我——你愛我嗎？

——我愛你。

——很愛？

——很愛。

——那你怎麼愛法呢？

——不知道。

——謝謝你——聰明傢伙！人家愛我的時候，我也愛……

她癡笑了，想說什麼，可是久久地沉默着，歎息着，不放开她手裏的我。

——你常到我這兒來，假如你可能來的話……

我利用這句話，從她那兒獲得不少的東西。中飯後，我主人們睡午覺的時候，假如她在家我就跑下去，蹲在她家裏個把鐘頭。

——應該讀俄羅斯的書，應該知道本國的，俄羅斯人的生活——她教訓我，靈活的玫瑰色的指甲尖插在自己香馥的頭髮裏。

後來，數着俄羅斯文學家的名字，問道：

——你記得嗎？

她常常帶着直爽的懊喪心思索地說：

——你須得進學校，須得進學校，可是我簡直忽略了這一點，唉！我的上帝……！
在她那兒蹲了一會兒，手頭拿着新書跑上去，心中好像給水洗清爽了似的。

我唸完了亞克沙戈夫的「家譜」，俄羅斯的光榮詩「在森林中」，偉大的「獵人日記」，還有幾部格列賓克跟梭羅古勃的著作，此外還有韋涅威經羅夫，奧特也夫斯基，列特且夫諸人的詩。這些書洗濯着我的靈魂，洗淨了牠窮苦生活的印象之鱗片；我感覺到什麼是偉大作品，明瞭它是我所必須的。由於這些書，我心上恬靜地集成一個牢不可破的信仰：世界上不僅我一個人——我不墮落！

外祖母來，我帶着狂喜心眼告訴她關於馬爾高皇后的事情——外祖母趣味地嗅着煙草，自信地說：

——嗯，那是好的，好人倒是很多，只是要去尋找——你去尋找呀！

於是她有一回便提道：

——我可以到她那兒去替你道謝嗎？

——不好，不須要……

——好，不須要……上帝，上帝，維願人人都那麼好呵！我，親睦地活幾百歲！

馬爾高皇后注意我唸書那回事，已經不成功了——將近耶蘇復活節，演了一齣倒楣戲劇，差點兒害死了我。

復活節前幾天，我的眼臉腫得可怕，眼睛簡直睜不開，主人們害怕我要成瞎子，而且我自己也在害怕。他們領我到一位相識的助產醫生根黎·羅特經維契那兒去，他割去了我眼臉內的腐肉，在苦痛陰鬱的情況中，我躺了好多天。復活節前夕，他們取銷繃帶，我重新站起腳來，好像一個剛從墓穴爬出的被活埋的人似的。世界上也許沒有什麼比較那失掉親覺還更可怕的呢！這難以形容的慚愧掠走了一個十之八九的和平。

快樂的復活節那天，生病的我從中午起就擺脫一切職務而下來了，因此就上勤務兵的廚房去。除了嚴肅的歐伐也夫，其餘一切都是喝醉酒的；黃昏前葉爾沫亭用柴塊揍錫多諾夫的頭。錫多諾夫失去知覺倒在過道上，受驚的葉爾沫亭逃到山谷去。錫多諾夫被打的風聲頓時就滿院子流放着，人們聚集在階沿邊，凝視着頭伸長在廚房走廊的過道門闕上不動的兵士；人們咕嚕着應該報告警察局去，但是無論誰也不肯去，無論誰也不決定觸動兵士的身子。

洗衣婦納達娜·戈夫諾夫司加亞來了，她穿上嶄新的天藍色衣服，包白頭巾，生氣地推開人衆，走進走廊，蹲下來，大聲說：

——傻瓜們，他還是活的，拿水來呀……

有人忠告她。

——別揉他的身體！

——我說，拿水來，——她消防隊似的喊；能幹地提高自己長不到膝的新衣，捲起襯裙，把兵士血淋淋的頭擺在自己膝頭上。

人衆疑懼地散開薄暗的走廊中，我瞧見洗衣婦白皙的臉上，噙着淚水的眼睛在憤然地閃光。我舀了一桶水來，她便命令我澆些水在錫多諾夫頭上，胸上，後來警告道：

——別倚靠我，我就要去作客的……

兵士甦醒了，睜開遲鈍的眼，呻吟着。

——頭抬起來，——納達娜爲着不弄髒衣服說了，捏了捏他的腋下，跟伸長的手和全身。我們把兵士扛到廚房的吊床上。她用濕手巾揩乾淨他的臉，於是就一邊走，一邊說：

——用涼水漬濕手巾，蓋在他頭上，好，我去了，找那傻瓜去。鬼東西，等着吧，總要醉到充軍那一天的。

她的腳降落在地板上，一邊走，一邊把弄髒的襯裙脫去，摔在角落裏，隨後就用心整理着唵唵喇喇的壓皺的衣服。

錫多諾夫伸了伸懶腰，抽噎，歎息，大顆的血珠從他頭上落在我的赤腳上，——這是很不愉快的。

然而恐怖的我又不決定在這些血點下移開脚步。

苦痛；院落上照耀着復活節的白日之光；人家階沿上飾着青春的白樺；每一條堤堰的兩旁繞着新鮮的剪齊的楓樹枝與野槐樹，所有的街道都快樂地茁綠，一切都是那麼青春，新鮮；從早晨起我就覺得春節已經到人間許久了似的，而且從這一天起，生活進行得愈是清潔，愈是光明而快樂。

兵士甦醒過來，窒息的熱酒味，同生葱氣息充塞着廚房，對着玻璃窗那邊，不知那一個的醜態寬大的塌鼻兒而孔貼在一個人身上，這人手托着腮，一對大耳朵造成了這副醜臉。

兵士回憶地喃喃地說道：

——這，我怎麼啦？是跌倒過了葉爾沫亨呢？好同志……隨後就開始咳嗽，淌着醉漢的淚水，痛心地說：

……我的妹妹……妹妹

滑膩，潤濕而發臭的腳站起來躡了幾步，於是就叩着吊床，轉動着可怕的面子，說道：

他們全都打我……

我覺得可笑。

——鬼東西，誰敢呢？

兵士死盯着我問，

你怎麼敢人家老是打我……

他雙手推開我，又喃喃地說：

第一期——伊索寓言家第二期也沃利馬神第三——別到我這兒來滾開豺狼……

我說：

——別傻氣啊！

他無理地生氣，喊叫，躁腳。

——人家打了我，可是你……

之後，枯瘦醜陋的手便使勁地打我眼睛，——我眼睛瞧不見了，喊叫一會兒，不知怎地跳出來，在天井上遇見納達哪，她攜着葉爾沫亨的手，呵叱道：

——走，豬糞，你幹嗎？——她抓着我，問。

——他抓……

——是抓嗎？——納達哪驚訝地伸長手抓着葉爾沫亨，說他：

——噫，狐狸精，感謝你自己的上帝吧！

我用涼水洗好眼睛，從走廊望到大門裏，瞥見兵士們已經涼解了，他們互相擁抱，流淚，隨後有南個人擁抱着納達哪，她呢，捶着他們的手臂，叫道：

——狗爪子拿開，魔鬼們！我是你們什麼娼婦呀？躺下去睡覺，趁着家裏還一個人都沒有，要不然，

回頭看倒楣的！

她像弄孩子似地把他們弄睡覺，——一個睡在地板上，其餘一個睡吊床。之後，當他們打鼾時，她便走開，來到走廊上。

——我作客人穿的衣服，簡直全都醒醜了他打了你嗎？……唔，好傻的傢伙都是燒酒害人。小伙計別喝酒啊，永遠也別喝……

後來我同她蹲在門口的長凳上，問她怎麼不害怕醉漢。

——我不怕「酒醉心明白」的傢伙，比方那兒那些！——她捏緊拳頭指給我看。——我的丈夫也是酒醉死的。有一回，他喝醉了，我就把他的手同腳細起來，一會兒他甦醒了。——我捲起他的褲腳，拿木棒結實地揍；不要喝酒，不要再醉，假如你結婚了的話，妻子就是你的娛樂品，而不是燒酒啊！好，我直吵罵到精疲力倦才完事，之後，他便成爲我的……

——真是你的魔力，——我說，記取關於女人即是自欺的造物主——夏娃——那句老調。

——女人的力量應該比男人大些，應該大兩倍，這是上帝賦與她的呀！男人——不平等的人。

她蹲着，平和而無惡意地說着，手按着胸，背靠在牆上，眼睛盯着塵芥滿地的堤堰。我聽着聰明的話句，忘記了時光，後來突然瞥見堤堰的末端走着掛在男主人手臂下的女主人，他們莊嚴而緩慢地走着，好像印度公鷄跟母鷄似的，他們留心瞧了瞧我們，互相地說了些什麼。

我一趟子跑上去，打開大門，跟開扶梯的門，門開了，女主人一邊上樓，一邊惡辣地說我。

——同洗衣婦軋餅頭，是不是學會了樓底下少奶奶的交際嗎？

這簡直愚蠢到那種程度，甚至於使我不感覺刺激了；挺難爲情的算是男主人癡笑着，宣告說：
——什麼時期呀！

第二天早晨下做房拿劈柴，在做房門邊我拾得一個方口的錢皮包，——空皮包；我瞧見它在錫多諾夫手裏總不下十次，因此我馬上就還給他。

——錢在那兒？——他一邊問，一邊用手鑽進皮包內去摸。——三十盧布，給我！

他的頭上包着手巾做的頭巾，瘦而黃的他，憤然地映着浮腫的眼，不相信我拾的是空皮包。

葉爾沫亨走來，對我點了點頭，就對他證明：

——這是他偷的，他偷去擱在主人屋裏！兵士不會偷兵士的東西的！

這些話在我聽來簡直就是他偷的，他故意把皮包扔在做房裏來誣蔑我，——我頓時便當着他的面叫：

——你吹牛皮，是你偷的！

後來終於證明我的推測沒有錯，——他那櫛樹臉兒給恐怖同憤怒弄變了色，他糊里糊塗地尖叫道：

——拿證據出來！

我有什麼證據呢？葉爾沐亨連喊帶拖地把我拖到天井上，錫多諾夫跟在我們後面，也在喊些什麼，各種人頭從窗口里伸了出來，馬爾高皇后的母親一邊恬然地抽香煙，一邊瞧着。我知道我已墜入我太太的目光中——因此茫然失措了。

記得兵士們握着我的手，主人們站在他們面前，聽着控告，就互相同情地承認是我偷的了，女主人自信地說道：

——這當然是他幹的事；昨天他不是在門口同洗衣婦軋姘頭嗎？即是說，要花錢，攤了錢，他不會得着她任何東西的……

——正對呀！——葉爾沐亨叫。

我脚下好像地震，劇烈的憤恨之火燒焦了我，我對女主人咆哮，因此遭受了一頓憤怒的抽打。但是，挨打倒不十分使我苦惱，而最苦痛的却是當時我以為馬爾高皇后也認為我真是偷了東西的那種思想。在她面前我究竟怎麼辯得清呢？在這醜惡的辰光中，我真苦痛啊。

我真幸運，兵士們頓時把這個故事傳到了整個的院子上，整個的街坊上，因此，黃昏時候我躺在欄樓上，就聽見納達娜在樓下喊：

——不成，我為什麼要保守秘密！不成，親愛的，走吧！我說，走吧！我要到小伙子那兒去，他屈服了你

我頓時感覺到這種騷言跟我有關係。她在我們階沿旁邊喊叫，聲音越來越洪亮，嚴肅。

——你昨天給了我多少錢？你從那兒得來的錢快說呀！

我快樂得歎息了，聽見錫多諾夫懊喪地長吁短歎。

——唉……呀……葉爾沫亨

——有人打了小孩子，壞了他的名譽，是不是？

我想跑下天井上去，快樂地舞蹈起來，同洗衣婦接個吻，感謝她，但是，這時候也許是女主人在窗
口裏叫吧：

——爲了那樁事，他們打了小孩子，他就大罵人家說他是強盜——除掉你，娼婦，沒有誰想到這
個！

——少奶奶，你自己才是娼婦呢，你這母牛，讓你說去吧。

我聽着這種吵罵，好像在聽音樂，心中苦痛地燃燒着感激納達娜的與難爲情的熱淚之火，我努
力忍耐着，自己只是歎息。

後來男主人慢吞吞地爬上樓來，蹲在我旁邊屋角的斜枋上，一邊理頭髮，一邊說：

——兄弟，畢西戈夫，什麼東西牽累了你？

我默然地掉開頭，不理他。

——你還要罵些醜話嗎？——他接着說，但是我輕輕對他說：

——明天早晨起身的時候，我就要離開你們……

他蹲着不做聲，抽着香煙，後來留心瞧着煙屁股，低聲說道：

——關你什麼事！你已經不小了，留心你自己的前程吧……

於是走開了，他仍舊帶着往常那種可憐相。

過了四晝夜之後，我離開這個人家。我很想同馬爾高皇后告別，然而沒有勇氣到她那兒，只有期待她來叫我。

同女孩子告別時，我請求她：

——告訴媽媽我很感謝她！你要告訴嗎？

——我要，——她親愛而天真地微笑着說。——好，明天見！

二十年之後我遇見她，她已經同一位憲兵軍官結婚了。

我重新做了一別開門一輪船上的洗碗夫，這隻船自得好像天鵝似的，船身很寬大，馬力很充足。現在我算是「黑色洗碗夫」，或者「廚夫」了，每月賺得七盧布，我的職務是幫助廚司務。

廚頭子是個肥圓的大模大樣的驕傲傢伙，精光的頭像是一隻小皮球；他手措在背上，沉重的腳成天沿着甲板踱來踱去，好像夏天的山豬尋找樹蔭的角落。他的妻子成天在膳廳里打打拌拌——這是一位約莫四十來歲的太太，很美麗，但皮膚很蒼老，粘性的白粉從她的兩頰塗起，直塗到亮光光的衣領跟前。

厨房里僱了一位大價錢的叫依凡·依凡諾維契的司務，他的綽號叫「小熊」，這是一個小胖子，鷹樣的鼻子，笑咪咪的眼睛，——愛修邊幅的傢伙，穿上洗滌的長圍襟，每天換衣服，臉頰上長着藍黑的翹鬍子，只要有一分鐘的閒工夫，他就不斷地用灶火烤紅的指頭整理鬍子，而且老是對着圓的手鏡。

船上挺有趣味的人，算是火夫亞各夫·舒莫夫，寬胸脯的四方形的鄉氓，面孔平坦得像鐵鍬，狗熊般的眼睛藏在濃密的眉毛下，臉頰上纖細的成圈的汗毛活像湖上的苔蘚，頭上密密的頭髮盤成

一頂厚氈帽，他彎曲的手指很難鑽進頭髮里去。

他會打贏錢的牌，而食量也很驚人，餓狗似的經常在廚房旁邊擠擠擦擦，要求一塊肉，或者骨頭，每個黃昏同小熊一道喝茶，述說自己驚人的故事。

他幼小時候做過雅查城的畜牧家的牧童，後來一位行脚僧人勸他進了修道院，在那兒修練過四年。

——我也做過和尚，「黑天星」的，——他流利地開玩笑，——那時候，恰逢一位從平池來的女香客到我們廟里來燒香，那玩意兒說動了我的心，她說：你多麼好，多麼健康啊，我，誠實的寡婦，孤獨人，你來給我做看門的，我有一所小房子，我自己是做賣烏兒毛的小生意的……

——妙極了，她要我做看門的，可是我對她呢，——簡直就像愛人一樣，倚靠她的熱麵包過生活，差不多過活了三個季節……

——多會吹牛皮呀，——小熊打斷他的話頭，惦念地瞧着自己鼻樑上的疥瘡，——難道要人家給說謊錢，——給你一千嗎？

亞各夫正在吃東西，藍黑的汗毛圈在他荒謬的臉龐上牽動着，毛茸茸的耳朵也在顫動；聽見廚司務的非難，他又那麼精細而流利地接下去：

——她比我年紀大些，我同她在一道很苦悶，我老是受強迫，因此我同她的姪女兒發生了關係，

後來她知道那回事了，便在天井上按着我的頸子打……

——這是你的報應——挺不應該的，——廚司務也像亞各夫那麼爽直而甜蜜地說着。

火夫塞塊糖在嘴里又接下去：

有些時候，我冒着風雨浪遊，認識一批行商——賣皮貨的老頭兒，後來我同他們一道週遊全世界：到過巴爾幹山，土爾其，羅馬尼亞，希臘跟澳大利亞各地——巡遊過各民族，這兒買進貨來，那兒賣出去……

——有人偷東西嗎？——廚司務嚴厲地問。

——老頭子不偷東西的！並且他還告訴我：到外國去的人都是誠實的，因為那兒的人都愛守秩序，都撕去了腦海里的廢物。說到做賊，我相信也嘗試過，只是結果沒有安慰：有一次我打算把商人的馬從天井上偷走好，不行，他們知道了我偷馬的事情，把我打了又打，後來還送到警察局去哩。我們一共兩伙計，那一個是現代懂法律的馬賊，我自己不過是由於好奇心所驅使吧了，什麼也說不上。後來我給這個商人做工，——睡覺在新浴室的坑床上，商人病了，我天天晚上做惡夢驚醒他，他駭着了，後來經理就請求開銷他，在這兒他老是睡覺就做夢，不開銷他，你不會恢復健康的，他顯然是魔術師，——我也許真是魔術師呀，好，那裕達大度的商人開銷我走了……

——也許不是開銷你走，而只是扔你下水去三天，讓你的傻氣淹一淹，——廚司務站起來說。

亞各夫頓時抓着他的話頭：

——的確，我有不少的傻氣，老實說整個村莊里面要算我……

廚司務的手放鬆着束緊的圍襟，憤然地提了提他搖擺的頭，悵喪地憐恤道：

——好無聊！那樣的囚犯生存在世界上，只曉得吃，喝，遊逛，但是生活的目的是什麼呢？
 你，你說，你爲什麼生活的？

吃嚼着的火夫回答道：

——這我可不知道，我爲生活而生活。第一是睡覺，其次是走路，再其次是要像官人般的坐着，至於吃飯呢，這人人所必須的呀。

廚司務更加生氣了。

——像你那樣的豬糞，還有什麼可說呢！簡直是一條瘟豬糞……

——你罵什麼？——亞各夫驚訝。——鄉氓通通都是一座擗木橋。你別罵：我已經不能從這兒獲得任何較好的滿足了……

這人立刻把我拖到他跟前；我帶着難耐的驚駭瞧着他，聽着他的嘴打呵欠，我認爲他內心存在着某種個人的堅強的生活認識。他對衆人說話，總是說「你，一毛茸茸的眉頭下的眼光，直撇而自負地凝視着一切，對於船長，廚頭子，與頭等艙的重要乘客們等等，總是用看待自己，看待水手，膳夫跟統

艙乘客一般的眼光看待。

他常常站在船長或者機器師面前，修長的猴兒手攢在背後，默然地探聽着人家爲了爭位置罵他，或者爲了他打牌隨便贏人的錢，——自然，罵他沒有用，威脅他抵第一個碼頭就下船去也沒有用。他抱着與衆不同的什麼，——正如同「好事情」那邊的人物似的，他顯然自信他的特性，這種特性是不能爲人衆所了解的。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難爲情的，愛思想的人。不記得他幹嗎要久久地沉默着——從他毛茸茸的嘴角里好像經常飛迸着滔滔不絕的談話慾望。有人罵他，或者他聽見什麼有趣味的故事時，嘴唇就微微顫抖着，好像不是在背誦聽得來的，就是在輕輕地接着說自言自語。每天，值完班他就從機器艙里爬出來，赤着腳，汗淋淋的身上塗着一層煤油，他穿上的長齊腰的短襯衫，捲毛稠密的胸膛露在外面，他那流暢的單音節嘎聲立刻迸流到整個甲板室，話語撒播着，好像雨點子。

——受福嗎，阿媽，往那兒去？是不是到托波爾？我知道你是去給那兒的韃靼富翁做農奴。人家說烏崗·古班以杜林的韃子，一個老頭兒總有三個妻子，好闊氣，好幸福啊！有一個已經嫁給韃靼老頭兒的風流少婦，我曾經同她犯了罪……

他到處都去過，在他自己的旅途上，同一切女人都犯過罪；他老是那麼平和而無惡意地述說着這一切故事，好像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從來沒有嘗試過辱罵。一分鐘之後，他的言辭又在船尾那邊響

着。

——誠實的百姓來打牌啊！

我發見他很少說：「好，」「不好，」「醜惡」這些字眼，差不多經常說：「愉快，」「愜意，」「有趣味。」美麗的女人對他——愉快的小玩意兒，風和日暖的天氣——愜意的天氣。但是他最愛說：

——吓！

衆人都認爲他懶惰，但是我覺得他在那悶熱窒息的地獄般的鍋爐面前做着自己艱苦的工作，也跟大家一般的忠實。我不記得他什麼時候，像其他火夫一樣訴過疲倦的苦。

一天，不知誰偷了一位年老女乘客的錢皮包；這是一個明朗而靜謐的黃昏，一切都親愛和平地生活着。船長給了老年女乘客五盧布，乘客們也各人自動捐助了一些。當着交錢給老太婆的時候，她一邊畫十字，一邊對人們鞠躬，說道：

——親人們，這比我的多出一盧布和十戈比！

不知誰快樂地叫道：

——全拿去吧，大娘亂吼什麼，個把盧布永遠也不算多的。

不知誰打趣道：

——銀錢不比人，老是有多餘的……

但是，亞各夫踱到老太婆跟前，鄭重地說：

——多餘的給我拿去打牌吧！

人衆哄然大笑起來，以爲火夫是開玩笑，可是他頑強地勸誘着忐忑的老太婆：

——給來，大娘！你的錢有啥用頭，你明天不是就到地方了嗎……

人們驅逐他，大罵他；他搖着頭對我驚叫道：

——怪物百姓意外之財有什麼了不得的？況且是她自己申明——錢有多餘的呀！有個多盧布，

我倒是愜意……

銀錢的外貌也許使得他愉快，——他愛磨擦褲子上銀扣子或者銅扣子，還有把銅板磨擦得放光，然後捏在彎指頭的手窩里，送到塌鼻樑的臉前面，擠眉弄眼地瞧着它。

一天，他提議我同他們賭「司篤果洛克」，我不會。

——你不會？……他驚叫。——你怎麼啦？虧你還是認識字的！應該教會你。來賭「夫拉洛梭克」

吧，贏糖的。

他贏了我半風特的鋸鋸糖，便一塊塊地通通塞進嘴里，後來發現我已經會賭了，就提議：

——現在來賭「夫穴約尼」，贏錢的有錢沒有？

——有五盧布。

——我有兩個……

無疑的，他是很會贏光我的錢的。我希望「翻梢」把棉背心拿來抵五盧布的賭金，也輸了，拿雙新皮鞋出來抵三十戈比，也輸了。於是亞各夫不滿意我，差點兒生氣來，說道：

——不成，你不會賭，只曉得煩惱，暴躁，現在脫背心來，拿皮鞋來呀！我可不須要這個，背心退還你，拿四盧布來，還要一盧布的「出帥錢」……好不好？

我很感謝他。

——呸——他回答我的感謝。——賭博即是一種遊戲，娛樂，老實說，你好像打架似的，就是打架也不應當大發脾氣，要有計劃地打呀！你幹嗎在那兒發脾氣？你年輕人，應該有堅強的忍耐性。一次不成功，五次不成功，七次總要成功呀，走開，等你頭腦冷靜一下再來，要知道這是遊戲呀！

他又很使我歡喜，又不使我歡喜，有時他的故事好似外祖母的。他有着許多不知什麼思想蠱惑着我，而且激烈地衝散着他整個生活上所表現的對於人類極其深沉的超然態度。

某一天，日暮崦嵫的時候，二等艙里一位喝醉酒的乘客，肥碩的別爾門商人跌落在船舷之外，順着赤金色的水道蹣跚浮沉着；人們頓時拋錨讓船停住，船的機輪下煙波冒射着，夕陽殘照將它染成一遍紅色；在這如血的奔流中，船尾之外的遠處，一個黑魘魘的投水人，沿着水流叫出一種驚人的粗音。乘客們也在船舷邊上吼叫，擁擠，衝撞。溺死者的同伴也是一位皮膚很黃的禿頭的醉漢，他用拳頭

衝開人衆，擊破船舷，慟哭道：

——走開，我立刻去撈他……

兩個水手跳下水去，抓着尺杆泅到落水者的地方，有的人從船尾上將小艇放下水，在房間里的喊叫聲與女人們的喧嘩聲中，亞各夫流利而沙啞的聲音迸流出來：

——他沉水了，完全沉水了，因為他穿的棉背心，裹着長被窩，他應當溺死的！比方說，男人爲什麼比婆娘沉水要快些呢？因爲裙子的道理。婆娘們一蓋下水，馬上就會浮起來，你瞧，秤錘落下水去，不是一下就沉底了嗎，我不是樹說……

商人真是淹死了，找他兩個鐘頭，沒有找着。他的同伴酒醒了，蹲在船尾上歎氣，伸冤似地咕嚕道：

——嗯，乘到了嗎？現在怎麼樣，唵？告訴他什麼親屬呢？他的親屬……

亞各夫站在他們面前，手藏在背後，開始安慰道：

——不要緊，商人誰也不知道命里注定他在那兒死。外國有一個人吃菌子，正吃得起勁，但是一下子就死了！同桌吃菌子的人們都沒有吃出毛病，只有他一個死去了！你說這是什麼菌子呀？

寬大而健壯的他，磨刀石樣地屹立在商人面前，撒播他的話語，好像撒播粗糠似地。起初商人默然地哭着，闊大的手掌拭着鬍鬚上的淚水，但是後來一邊聽，一邊吼道：

——狐狸精！你怎麼能挽回我的信心？正教的害了他，唉，那些犯罪的傢伙！

亞各夫恬然地走開，說：

——怪物，百姓！你對他仁慈，他同你瞎鬧……

有時我覺得火夫是蠢東西，但是我老是認爲他故意裝傻。我頭固地希望探聽他怎麼遊全世界，看見些什麼，然而這可沒有得到好的結果；他昂着頭，幾乎狗熊樣的黑眼都沒有睜開，手摸着 he 生長苔蘚毛的面龐，回憶地拖長調兒說：

——小百姓四海皆兄弟，螞蟻似的！說到那兒的百姓也跟這兒的一樣繁雜，我可以那麼說：鄉氓自然是佔最多數！——鄉民好似秋天的落葉似的，廣播在大地上。巴爾幹半島嗎？巴爾幹半島我也去過，希臘我也去過，塞爾維亞跟羅馬尼亞我也去過，那兒通通都是下賤民族，各種各樣的！究竟是怎麼樣的民族？他們像什麼樣子呢？城里頭的——都市人，鄉下的——鄉下人，通通同我國一樣有許多相同的地方，他們也有會說俄國話的，只是說得不好，就好像薩爾人跟莫爾多人似的。希臘人跟我國的習慣不同，他們說起話來像在放爆竹，說些似是而非的話，究竟說的什麼，可不能明白。同他們交談全靠做手勢。但是我的老頭兒，他佯裝懂得希臘話的樣子，他嚷叫：「加拿馬，」就是「加里墨。」好狡猾的老頭兒啊，他完全把那些話學着了……你再要問——怎麼樣？怪物，那幾國人會生活？噫，自然他們都是黑色的，羅馬尼亞人也是黑色的，只有一個信仰。巴爾幹半島人也是黑色的，信仰我國的宗教，至於希臘呢，——跟土爾其差不多哩。

我覺得他所知道的沒有說詳盡，還有不願說的什麼。

根據畫報，我知道希臘京城雅典是歷史上最古而最華麗的城市，但是亞各夫懷疑地搖着頭，否認雅典：

——這是人家騙你的，兄弟，沒有雅典，只有雅封，這不是城，而是一座山，山上只有個修道院，此外再也沒有什麼了。人家叫「聖靈的雅封山」，什麼畫報載得有呢。老頭兒還在那兒做過買賣哩，有一座城叫別爾戈羅特，建築在多瑙河岸，好像亞羅斯挪威爾，跟尼日尼城似的那兒的城市並不見得堂皇富麗，說到村鎮那又是另一回事啊！嗯，也有些婆娘們真正享福到死。爲着一個女人，我幾乎不能在那兒蹲，——她叫什麼名字呢？可惜記不起了。

他的手使勁兒擦着狂妄的面龐，跟粗硬的頭髮，擦出一種細細的沙聲，他的喉管深處響出什麼吃吃的聲音，好像破響鼓的。

——薄情人！——她告別時哭了，我也哭了，真是……

他帶着和平而無恥的心眼教我應當同女人交際。

我們蹲在船尾上，暖人的月夜蕩漾在我們面前，銀樣的流水之外隱約可見草原的河岸，山崗上淡黃的燈火正在擠眉弄眼，無數的星星魅惑着大地。週遭一切都在蕩動，失眠似地震悸，安靜而且頑固的生活活躍起來。可愛的沉鬱的靜謐中墜下了沙聲的話語：

——有一回，她撒開手，做成一個十字架……

亞各夫的故事雖然無恥，然而却不反動，不矜驕，不殘酷，而只是一種超然的微含愁苦的呼聲吧了。天上的月兒也不害羞地裸體着，也那麼感動人，增人愁苦。這時候我不得不回憶起那絕世無雙的極盡美麗的馬爾高皇后，與她永世不忘的真理的詩句：

只有詩歌須要美人，

美人啊，却不須要詩歌……

這種幻想的心境好像溫柔的搖籃似的搖撼着我，我重新問詢火夫自己的生活，與他的經過。

——你，怪物，他說，還要我告訴你什麼？我什麼都見過了，你問見過修道院沒有嗎？也見過。

酒排間嗎？也見過。達官貴人的與鄉壩老兒的生活也見過，飽食暖衣的生活同啮飢號寒的生活也

他好像浩蕩河流越過動盪的破橋那麼慢吞吞地回憶地說着：

——嗯，打個比譬說吧，爲了做馬賊我蹲在拘留所，——我以為快要充軍到西比利亞去啦！後來

拘留所的衛兵罵我燒火爐燒壞了他嶄新的房子。我就說：大老爺，這事情我能修理好的。他說：我別作聲！這兒挺高明的匠師也一點兒辦法都沒有——我又對他說：在挺聰明的畜牧將軍家里也發生過

這種事情的呀。於是在未到西比利亞之前，我唯一的是想拚命做出一切事情來！他說來吧，要是你愈

是弄壞了，我可要你棺材里的鬼骨頭爛成肉醬了！兩晝夜工夫我給他把事情做得好好的。於是衛兵驚叫道：「嗨，你傻瓜，本個人你真不是手藝人呀，那你爲什麼要偷馬？我對他說大老爺，這的確是我的愚蠢。他說不錯，是愚蠢，我可憐你啊！之後，真就可憐我了。一個專幹殘酷事業的做警衛兵的人，公然會可憐別人……你見過沒有？」

——那麼後來怎麼樣？——我問。

——沒有怎麼樣。他可憐我。還有什麼呢？

——他怎麼樣可憐你法，你這石頭！

亞各夫好心地冷笑道：

——怪物，你說我是石頭？石頭你也會愛惜的，它可以給你做橋，做街道，萬物都應當愛惜，絲毫不
能白糟蹋砂土有什麼用呢？可是到底它也會生長植物……

當他那麼說的時候，我特別明瞭他知道對於我很神祕的什麼。

——你對於廚司務有什麼感想？——我問。

——是說小熊嗎？——他態度很超然的說了。——對他有什麼可以感想的呢？完全沒有可以使

人發生感想的。

——是的，依凡·依凡諾維契也是那麼嚴正而心事坦白的人，他的思想不能引起亞各夫的注意。他

的趣味僅有一種：不歡喜火夫，經常罵他，而又經常請喝茶。

一天，他說他：

——如果站在農奴制度的立場，我也許是你的老爺，——每禮拜我可以揍你這寄生蟲七次呀！

亞各夫鄭重表示：

——七次太多！

廚司務罵他，而又無緣無故餵他些零碎東西，粗暴地一塊一塊塞給他，說道：

——吃呀！

亞各夫一邊慢慢吃，一邊說：

——我因為你積蓄不少的力氣，依凡·依凡諾維契。

——懶東西，你的力氣用在那兒去了？

——用在那兒去了？我將要多活些時候哩……！

——你爲什麼要活豺狼！

——豺狼嗎，爲了生活而生活。難道你說生活還不夠快樂？依凡·依凡諾維契，生活夠愜意啦！

——你這好吃鬼！

——這是幹嗎呀？

——好吃鬼！

——老是那句話。——亞各夫驚歎，接着小熊就同我說：

——你想：我們在那地獄般的熱鍋灶旁邊，費盡心血，骨頭都烤乾了，但他只曉得吃，豬鬃似的！

——全是自己的命運！——亞各夫說了，又大嚼其食物。

我知道在蒸氣鍋爐旁邊工作，比較在灶頭跟前還要苦些，晚間我同亞各夫一道去試試燒火，我很奇怪他爲什麼不想對廚司務表白自己工作的艱苦。不，這個人知道特殊的什麼……

——船長，機器師跟司機生通通都罵他，——實際上他從來沒有懶惰過，我很奇怪爲什麼不算他的工錢？火夫們對他的關係，比較對其餘的人都要好些，雖然是爲了打牌與開玩笑。有一回我問他們：

——亞各夫是不是好人？

——亞各夫沒有什麼？他，無恥的傢伙！

由於鍋爐邊的艱苦工作，與他馬一樣的食慾，亞各夫換班之後是很少睡覺的，往往不換衣服的汗淋漓的醒齷身子整晚出現在船尾上，同乘客們談天，或者是打牌。

他立在我面前，好像一個上鎖的箱子，我覺得箱子里有什麼是我所須要的，因此我固執地尋找鑰匙想打開它。

——兄弟，你究竟要探聽什麼，我真不懂？——他質問，瞧不見的眉頭下的眼睛盯着我。——嗯，

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我都遊歷過啦，可是，還有什麼呢？怪物！挺好聽我說我自己親眼見得的故事吧。

於是說了：有一個縣城的青年審判官，得了肺病，他那健康而老練的德國籍的妻子，後來愛上一位標緻的商人；商人是結過婚的，有位漂亮的妻子和三個小孩。因此商人發見德國女人愛上他的時候，就設計開她玩笑：約定她晚間逛花園，同時招呼自己的兩位朋友攏來，把他們藏在花園的叢林里。

——妙極了！德國女人來了，而且他們也到了，——於是他們倆蹲在一塊兒！後來他對她說：太太，我不能答應你，我是有妻之夫，所以我給你預備了兩位朋友，他們——一個是死了妻子的，其餘一個是未結婚的。德國女人——嗨！這兒便使勁打他一耳光，他從長椅上一趺跌下去，但她又拿靴子揍他的嘴，腳踢他的頭！這是我送她去的，——我做審判官的看門人。——我從籬垣縫隙里瞧出去，只見她口沫濺着。那兩個朋友一下子跳出來，抓着她的髮髻，我頓時從籬垣外揮着手，對他們解說：——這個不可以的，商人先生！太太全副心腸愛他，可是他狠毒地糊思亂想。他們終於把她放走了，同時用磚頭打破了我的腦袋……她苦痛着，走到自己天井上，不自覺地同我說：我要離開這兒，到自己家去，到德國去！亞各夫，只要我丈夫一死，我就去了！我說：自然應當去啊！後來審判官剛死，她馬上就走了。她多麼可愛而且聰明呀！審判官也可愛，也是一位和藹的紳士……

我迷亂着，不懂得這個故事的意義，不做聲。感覺得這故事中，存在着熟識的殘酷而荒謬的什麼，但是，怎麼說呢？

——故事好麼？——亞各夫問。

我說了什麼，便破口大罵着，但亞各夫恬然地解說道：

——吃得飽飯的人們，總是滿意一切的；嗯，有時也想開開玩笑，但又找不出笑料來，而且他們好像不會找。商人都很嚴肅。自然囉，經商須要小聰明；靠小聰明過生活，就不得不感覺苦悶，所以又得要開玩笑哩。

船尾外，一切都浴在煙波中，江水急流着，流水澎湃聲遠遠可以聽見，黑黓黓的河岸伴隨着它。甲板上乘客們正在打盃，長凳之間，——瞌睡的人體之間，——一位瘦長的黑衣婦人，露着斑白頭髮的腦袋，輕輕踱近我們跟前，——火夫推着我的肩頭，悄聲說：

——瞧，她苦痛……

於是，我覺得別人的苦痛，正是他的快樂。

他說過不少的故事，我貪婪地聽着他，牢記着他一切故事，但不記得有一個不是快樂的。他所說的較書本中的更加冷靜，——書本中，我時常聽見作者的感覺，他的憤慨，快樂，悲哀，和嘲笑。火夫不嘲笑，不加裁制，沒有什麼使得他慚愧，也沒有什麼使得他挺快樂；他說起話來好像法庭上大公無私的見證人，又好像與原告，被告，審判官完全無關係的人……這種超然態度惹起我更猛烈的苦痛，喚醒我對亞各夫憤恨的敵意感覺。

生活在他前面燃燒着，正像蒸汽鍋爐下的火，他站在鍋爐面前，狗熊樣的彎曲手爪握着木槌，輕輕敲着抽水機龍頭，增加或者減少燃料。

——有人侮辱你沒有？

——誰侮辱我？我這麼有力氣，難道不可以揍一下！……

——我不是說的打架，而是說有人侮辱你的靈魂沒有？

——靈魂不能夠侮辱，靈魂不接受侮辱的。——他說。——人的靈魂無論怎樣不會觸動，而且沒

有東西……

三等艙的乘客們，水手和一切人，關於靈魂時刻都那麼滔滔不絕地談着論，就跟談論土地，工作，麵包同女人似地。靈魂——平常人的口中十有九句話都是很流行的，正如同「巴達克」似的（巴達克是俄幣，等五戈比——譯者。）我不歡喜這般人的油腔滑調，當着鄉氓們惡意而親密地責難着，污穢着靈魂的時候，這可給了我心上一個打擊。

我牢記着外祖母謹慎地論到靈魂即是愛情，美麗，快樂的倉庫那些話語。我相信善人死後，潔白的安琪兒會把他引到蔚藍的天上，對於我仁慈的造物主外祖母，也會親愛地迎接她的：

——我親愛的，我純潔的，什麼使你苦惱，厭倦？

於是以上等天使的羽翼，給靈魂，——一個白的羽翼。

亞各夫·舒沫夫論到靈魂也那麼謹慎，簡單，不開心，好像外祖母論到它似的。他咒罵着，不要觸到靈魂，然而旁的人批評它的時候，他又不做聲，偏着紅色的母牛頸。當我問他什麼是靈魂時，他答道：

——精神，上帝的咽喉……

我覺得這還不夠，又問了些什麼，於是火夫低着頭，說道：

——兄弟，關於靈魂就是神父也不懂得的，這是神祕的事情啊。

他使我陷入不斷思索靈魂的深淵中，與固執的努力求了解他的境況中，但是這種努力終於沒有成功。除了他，我任何東西也瞧不見，他寬大的影兒完全掩蔽了我。

廚頭娘猜疑而親愛地對待我，——早晨我得幫助她盥洗，雖然這是二等艙的丫頭路茜，清潔而快樂的姑娘的責任。當我站在狹隘的房艙中靠近廚頭娘旁邊時，她腰身全是精光的，我瞧見她瘦黃的肉體，好像發酵的麵粉團。馬爾高皇后潤澤的淡黑的身體又記上心來，——我可反對。廚頭娘無論提到什麼總是那麼喃喃而嘮叨地，憤恨而嘲笑地。

她談吐的思想不及我，雖然我也許是遠遠地打量她抱負着可憐的下流的無恥思想，然而我又反對這樣去打量，——我離開廚頭娘，一切在船上作事情的人遠遠地生活着，生活在那毛茸茸的大石頭背後，它遮蔽着我身邊這個境界的一切，和往何處浮游的夜與晝。

——我們加伏里羅夫娜簡直愛上你啦，——我聽見路茜取笑的話，彷彿在做夢。……張開口吞

下幸福吧……

不僅她取笑我，即是一切廚役也知道女主人的弱點的，但廚司務皺着眉頭說：

——這婆娘要一口吞進一切，像吞饅頭似地，婊子瞧呀，畢西戈夫，她已經有了兩個，又要三個……

於是，亞各夫老前輩似的暗示我：

——自然囉，假如你再大兩歲的話，嗯，那我就沒有別的話可說，但是現在你的年齡——挺好！

是說你還不配那嗎……

——得啦，——我說，——這是損害……

——自然囉……

但是他頓時用指頭抓了抓披在頭上的頭髮，又播出自己圓滑的話語：

——嗯，也應當了解她的情形，困窮而淒涼的情形……就說一條狗，人家撫摸牠，牠也得喜愛呀，

何況是人呢！婆娘們須要親愛的生活，正如同草茵之須要潤濕地方，她，挺無恥，但是怎麼辦呢！肉體要

求寵愛，——再也沒有別的……

我緊張地瞧着那糊塗的胖子，問：

——你可憐她？

——我她不是我的母親，母親不要可憐你……怪物！

他像敲破響鼓似地低聲笑了。

有時，我瞧着他，自己好像墜入啞然無聲的空虛中，與無底的幽暗深淵中。

——人人都要結婚，你幹嗎不結婚呢？

——爲什麼？我老是那麼時常想婆娘，謝謝上帝，真是……結婚應當有固定的地方生活，要做鄉氓，可是我，所有的稀少的土地又很瘠貧，而且還給伯父奪佔了。我弟弟從軍隊里回去，同伯父爭執，打官司，弄到挨打，流血，結果爲着這事情他還坐了一年半的監牢哩。從牢獄里出來，僅有一條路——再坐牢。他妻子也是很愜意的少婦……又怎麼說呢！結了婚——即是說要蹲在自己的狗窩里，至於當兵呢，沒有自己一定的生活地方。

——你禱告上帝嗎？

——怪物！我當然要做禱告呀。

——你唸什麼禱告詞？

——我可不知道禱告詞，兄弟，我只是：主耶穌啊，求你赦免生者的罪惡，安息死者的靈魂，救主啊，保佑一切生老疾病……

——嗯，無論什麼我都可以說……

——到底是什麼？

——沒有什麼，別問，去經歷吧！

他很親蜜而喜愛地對我，歡喜我好像歡喜使他快活的骨牌。一天晚上我同他蹲在一塊兒，他身上有揮發油味，焦香跟葱臭。——他愛大葱，嚼葱頭像是嚼蘋果。後來他突然請求道：

——餵，奧列沙，唱首山歌來聽呀！

我記憶中有不少的詩，除了這，我還有一大本記錄名句的簿子。唸「魯斯蘭」給他聽，他如聾如啞的聽着，動也不動。忍住嚦嚦的喘息聲，後來低聲問道：

——好愜意，好甜蜜的故事！是你自己想出的？還是普希金的那位老爺米恆·普希金，我見過的

——不是那個，那個早就給人打死了！

——爲什麼？

我把馬爾高皇后告訴我的那個簡單故事告訴了他；亞各夫聽了後來平和地說：

——人民都是爲了婆娘們遭殃……

我時常給他講各種書里唸過的故事；這一切在我心中結成一個複雜而不安寧的幸福生活的長故事，它充滿着熱情的火燄，充滿着瘋狂者的事業，紫色的尊貴，神話的成功，決鬥，死亡，尊貴的話語，低賤的行爲。洛卡姆布爾使我接受了雅慕爾，安尼巴爾，和戈龍諸武士的特點；劉杜威克第十一

格蘭特父子的特點，騎士奧特列達也夫同亨利第四混成一色。這個故事中我本着靈感改變人們的性格，轉移事實來成爲我的境界，在那兒我像祖先的上帝的似的可以自由——上帝也會玩弄一切，隨心所欲地。這種書的渾沌，不妨害我認識那樣的故事的真面目，不冷淡我理解活人的慾望，牠又透明的，又不透明的雲層屏棄許多帶傳染性的塵芥，與有害的生活毒素而蒙蔽着我。

書籍使我不受許多東西的損害：我知道怎麼喜悅與苦惱，怎樣不能夠踏進娼寮之門；金錢的魅惑引起我對它的讎恨，憐恤懦弱的人們。洛卡姆布爾教我堅忍，不屈服於惡勢力，仲馬英雄暗示着他自己某種緊要而偉大的事業的志願。快樂王子亨利第四是我敬愛的英雄，我覺得別郎士的光榮的詩歌即是他的寫照：

他減去了鄉氓許多租稅，

而自己又愛好酒貪杯；

假如一切百姓都很幸福，

試問皇帝用什麼來喝來醉？

長篇小說中描畫亨利第四這人是仁慈而親近民衆的，光明如太陽的他暗示我確信法蘭西是全世界美麗之國，武士之國，王子穿的斗篷，與農民的衣服同是一樣貴族：安士·皮都也跟特·阿爾達言武士一樣。亨利挨打時，我放聲大哭了，而且切齒痛恨拉瓦爾亞克。這個王子差不多每每成爲我

給火夫講的故事中的重要角色，後來，我覺得亞各夫也愛慕法蘭西與亨利了。

——亨利王子是好人啊，——要是我遇得見他多愜意呀！——他說。

他不讚歎，不用問題來打斷我的故事，只是聽着不做聲，臉兒死板板的，眉頭低着，——正像一塊舖上霉菌的老石頭。但是，假如我或者爲了什麼停頓講說，他便立刻質問：

——完了沒有？

——還沒有。

——那你別停住呀！

關於法蘭西，他歎息着，說了：

——清涼的生活啊！

——這是什麼意思？

——瞧呀，我們同你都生活在火熱中，勞動中，可是他們生活在清涼的空氣里面，並且任何工作都沒有，只是吃喝同玩兒，愜意的生活啊！

——他們也要工作的。

——照你的故事可沒有提到這個，——火夫很有道理地說，我突然覺悟到我唸過的大部份的書籍，差不多簡直沒有提到那些尊貴的英雄們怎樣工作和過着什麼樣的勞動生活。

「哎呀，我睡眠不足。」亞各夫說，脊背朝他坐的地方一倒，一會兒發出很有節奏的鼻息。

秋天，當着卡姆河岸草木黃落，夕陽的光線變成蒼白色的時候，亞各夫偶然離開了船上，還是這事的前一晚，他同我說過：

——後天清晨到別爾門碼頭我就喊醒你，我們下船去，洗洗澡，蒸溜下親愛的靈魂，隨後逛逛有音樂的酒排間，愜意啊！

但是，到了薩拉樸爾，一位乾癟的婦人臉的沒有鬍鬚的肥胖男人蹲上船來。他穿的長的冬大衣，戴着沒有遮陽的狐皮帽，這樣，便增加他酷似女人的模樣。他馬上佔據着廚房邊的小桌，那兒是挺熱的，討了一個茶碗，開始呷紅茶，身上淌着大汗，也不解開大衣的鈕扣，也不脫帽子。

秋雲密佈的天空，時時撒着細雨，正像這人用方格布手巾從臉上拭落的汗粒，雨下小了，但一會兒這人又開始淌汗，於是雨又更大起來。

一會兒亞各夫便出現在他旁邊，他們開始瞧月份牌——乘客拿在手裏的——火夫和平地說着：

——什麼！不要緊。我，吓……

——好吧，——乘客尖聲地說，月份牌往脚下打開的皮包里一塞，他們又開始一邊輕輕地談天，一邊喝茶。

亞各夫上班之前，我問他那是誰，他癡笑着說：

「看起來好像一隻鴿子，而實際上是一個被割掉睾丸的人。從西比亞來的遠客，充過軍的快樂傢伙……」

他從我跟前跑開，一雙黑色的結實腳後跟馬蹄似的只見沿着甲板蹣跚着，一會兒又停息下來搔抓着腰。

「我雇他來做工人的，船擺別爾門我就要下去，再見吧，噯哈……」

「噯嚇……」

上岸就乘火車，下車再乘船，然後再騎馬，共總大約要走五禮拜哩，那些地方有人搶劫……

「你怎麼認識他的？」我問，很奇怪，亞各夫突如其來的決定。

「怎樣？要不是逢見尼古拉，我可不能在他那地方生活啦……」

早晨，亞各夫穿上油污的短皮襖，精光的腿幹上纏着綁腿布，頭上戴着沒有邊緣的小熊的破帽，鐵棒似的指頭握着我的手，說道：

「要同我走，噯，他們抓住了你，小鴿子，你要說這是我喊你走的嗎？他們過份地剝削了你的力氣，然後又給一點錢，這對他們——」

「厚道，」砍了一個人的手脚，爲了這他們又酬報……」

最後，我膈肢窩里挾着一個白的包捲，站在船舷邊，死人般的眼老凝視着揹包揹傘的臃腫得像溺斃者的亞各夫。我偷偷地罵了他，火夫又來同我拉拉手。

——丟他媽，吓他！只曉得祈禱自己的上帝，我們有什麼呢？好，再見，願你幸福！

於是，亞各夫離開船上了，蹣跚的脚步，好像狗熊似的，遺留在我心里的，只是一種濃重的複雜感覺，——憐恤他而又惱恨他，記得當時我曾少微有點兒羨慕而又驚心地思索過：為什麼這人要糊里

糊塗地走開？亞各夫·舒沫夫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

十二

秋末，輪船的航期終了時，我便到神像製造廠里做學徒去，但是，幾天之後，我的女主人——柔和糊塗的老太婆，用嚮導者的話語對我申說：

——現在白天的天氣很短，夜很長，你早晨上舖子去，像小伙計似的站在門口，晚上才學習！

於是，給了一個「跑腿」的小店員，與小白臉的青年小伙子的頭銜。每天早晨，在寒冷的黎明幽暗中。我同他們穿過全城，沿着渴睡的商業繁盛的依林街走到下市；舖子開設在那兒勸業場的二層樓上。入時的磚瓦建築的陰暗舖房，正對鐵板蓋成的涼台開了一道鐵門和一個窗戶，屋子裡密密層層地堆放着各種尺度的神像，光滑的鐮上葡萄樹的神象，籠子和石印的斯拉夫文字的福音書，這些書全是黃皮的書面。我們舖店隔壁，另外還有一家也是做神像和書生意的，那位黑鬍鬚的商人是伏爾加河流域格爾仁省最著名的舊教學者的後裔，他生着一副老頭兒般的小臉，和一對不安甯的小鼠眼睛。

打開舖門，我得下酒排間去泡開水湖茶，收拾舖房，掃除貨色上的塵土，隨後便豎立在廊台上，銳利的眼睛注視着，不讓買主進隔壁舖子去。

——買主，優東西。——大司務自信地同我說。——他只圖買便宜，不懂得貨色的好壞！他馬上用木片敲着神像，恃着一點兒小聰明，教我：

——製造廠的出品——最低價錢的貨色，是三寸到四寸高的，譬如你面前的……六寸到七寸的，譬如你面前的……知道神的名字嗎？記着沃宜伐經是醫酒病的，瓦爾瓦拉殉教徒是醫牙齒痛和暴病的，華西里·布拉仁倫是醫瘧疾和熱病的……你知道聖瑪麗亞當心司各巴士卡亞，特洛也魯啓查，跟阿巴娜茨卡亞·茲納墨葉，都是保佑人家少哭泣消除愁苦的聖母，至於卡山司加亞，波克洛瓦，跟謝米司特列里娜亞……

——依照神像的大小和人工，我很快就記得它的價值，記得聖瑪麗亞型像的區別，但要記得神的稱謂可不容易。

——往往，我站在舖門邊，剛開始想什麼，大司務就突地考問我的稱謂：

——重病類的保佑者是誰呀？

——假如我回答錯了，他就惑疑地問：

——你的腦子是幹嗎的？

——挺困難的是招呼買主；我不歡喜那些畫得奇形怪像而又不容易出售的神像。依據外祖母的故事，我想像聖瑪麗亞總是年青美麗而仁慈的；她一定同畫報上的一樣，但是，她的塑像那麼蒼老嚴厲。

修長的彎鼻子，木頭的手肘。

集市日，禮拜三跟禮拜五，生意比較好一些，廊台上，男人，老太婆，有時整個的家庭——全都是從查沃爾士來的舊教徒，疑懼的嚴肅的鄉壩老兒——熙來攘往着，指着穀類跟家庭製造的粗羅紗的貧苦人們沿着廊台慢慢蝶躐，看起來，好像害怕跌倒似的，我呆呆地停在他們面前，感覺得怪難為情。我帶着巨大的力氣在他們的過道上踏起腳來，一邊在他們穿上一普特重的靴子的腳下兜圈子，一邊蚊蟲似地哼叫：

——先生們，便宜貨要嗎？做印的讚美詩有註解的，葉夫列姆、西林拉、基里拉、烏斯達夫跟卡索托夫的書通通都有，歡迎參觀！一切神像應有盡有，上等的人工，永不褪色的油漆，價錢分幾種，隨你的尊意！一切的神道跟聖瑪麗亞的塑像上，我們都註明了他的功效，你們如果再要註上家族的姓名也可以的。俄羅斯上等製造廠本城頭一家生意啊！

糊里糊塗的什麼也不懂得的買主久久地不做聲，瞧着我，好像瞧狗似地，後來突然用木頭樣的手把我推到一邊，走到隔壁舖子去了，這兒，我的司務搔抓着大耳朵，生氣地嚷叫：

——放過去啦，買客……

隔壁舖子里响出柔和而甜蜜的聲音，洋溢着醉人的話語：

——我們都是親戚，不換谷類跟靴子，只求換得上帝的洪恩，這比金銀還要寶貴呀，區區金錢有

什麼價值呢……

——鬼東西！——司務，又羨慕，又嫉妬，喃喃地說，眼睛緊盯着隔壁舖子的鄉下人。——你學，你學人家呀！

我很誠心學習，——凡事都應當做好，假如要做事情的話。但是在誘惑顧主與交易之中，我却遭到失敗；——這般嚴肅的口齒遲鈍的鄉農男女，好像經常被什麼恐嚇着的小鼠，畏首畏尾的，引起我對他們的同情，很願意悄悄地告訴他們神像的真實價錢，不多討二十戈比。我覺得他們全都是飢餓的窮人，一瞧見這般人買得起三盧布半的一本讚美詩——常常買來送給別人——我就覺得奇怪。單地說我：

——小孩子，這是不對的，你們的神像製造廠不是俄羅斯最著名的，最著名的是莫斯科的洛果仁拉！

我很受感動，連忙躲開身子，他呢，也不進隣家舖子，只是輕輕地遠遠走開。

——吃飽啦？——司務惡辣地問我。

——你不告訴我關於洛果仁拉神像製造廠……

他詛咒道：

——就只有這般跑江湖的僞君子，什麼都知道，什麼都懂得，老狗……

漂亮，豐肥而自私自利的他，總是厭恨鄉下人，但在仁慈的霎時間却又對我訴苦：

——我，聰明的人，我愛香料：譬如擅香哪，巴黎香水哪，爲着鄉下人可以多給主人五戈比的買香料的錢，我就得劬勞對他們折腰！這對我本身究竟有什麼好處呢？什麼樣的鄉下人發酸臭的汗毛，滿身的虱蚤，而在那些之間……

他感傷地不做聲了。

我歡喜鄉下人，他們中間每一個人都使人感到有着某種神祕，正像亞洛夫似的。

一天，一位穿短皮襖，背後背着日本式包袱的傢伙，爬上舖子來，脫下絨帽，用二拇指畫着十字注視着神燈微明的屋角，眼睛拚命不瞧沒有光輝的神像，後來默然地把視綫轉移到自己週圍，說道：

——給有註解的讚美詩來！

捲起衣袖，他老是噙着標題紙，顫動着土色的出血的蟲蛀的牙齒。

——沒有再舊一點的麼？

——再舊的値一千盧布，你知道……

——知道。

鄉下人用口沫潤濕手指，翻開書篇，——在他摸過的書篇上，留下黑的指拇印。司務癡癡的眸子

瞧着買主的額頭，說：

「聖經全都是一種古物，上帝的言論不會改變……」

「知道，聽見過上帝不改變，但是李廣改變了。」

於是，買主闔上書，默然地走開。

有時候，這般鄉壩老兒剛同司務爭論，我便明白他們比較他更熟悉經典。

——湖沼上的異教徒。 司務嚷叫。

同時我瞧見，雖然新的書不合鄉下人的口味，但還是很重視它，很留心地觸着它，好像書會從他手裏飛走似地，這，我歡喜瞧，因為書籍對於我——奇蹟，它裏面包藏着被描畫出的不可思議的靈魂，展開書，我便解放了可以同我祕密談話的靈魂。

老頭兒跟老太婆經常帶些尼古拉時代以前的古書，或者依爾基斯，與格爾仁哲的隱士裝釘得挺精緻的那類子書的繕本，跟沒有經過特米特黎·洛司托夫斯基校正的米納的繕本書來賣；還有古舊的神聖的畫像，連帶着塗上白磁的銅框格的十字，和莫斯科候爵贈給酒店侍者昏水的銀杓；這一切東西講價錢的時候很祕密，用眼睛同手勢。

我的司務，同我們的隣人都很銳利地監視着那樣的賣者，相互地拚命拉他們；買得一盧布，或者十盧布的古董，他們販到市場上去賣給發財的舊教徒，至少可以賺得一百盧布。

司務教我。

——你注意這般山林鬼，跟巫婆，兩隻眼睛注意呀！他們帶幸福來給你啊！

那樣的商人出現時，司務便吩咐我去請聖經學者比特·華西里也維契來，這是一位古書，神像與一切古物的「鑑定人」。

這位高個子的老頭兒，修長的華西里·布拉仁倫的鬚鬚，漂亮的臉龐，聰明的眼睛，他有一隻腳經給割掉了，手裏拿着長的手杖，走路一拐一拐地，冬夏都穿着軟和而單薄的背心，好像袈裟似的，頭上戴着燒鍋似的極其舊式而沒有遮陽的絨布帽。健康而直拘的他，低肩駝背的走進舖子來，一邊喘息，一邊常用二拇指畫十字，整個時間都在咕嚕禱告詞，跟讚美詩。這種虔誠與老弱的態度，即刻暗示賣者對於聖經學者的信任。

——你們什麼事情弄糟了？——老頭兒問。

——就是那個人來賣聖像，他說——木刻的。

——什麼樣的？

——木刻的。

——哎呀……我聽不清楚上帝塞住我的耳朵：不讓聽李廣的污穢語……

他脫下帽子，把神像拿平，橫來豎去看過一番，後來瞧了瞧它裏面的襯木，擠眉弄眼着，嘆叫道：

——無神論的李廣教徒把我們對於古代神聖的尊容的愛情掃蕩乾淨了好狡的魔鬼教人學會各種不同的詐偽，你瞧，目前的神像模仿得好巧妙呀，噢，好巧妙！從表面上看，似乎還可以，而實際上全是浮彫的，粗製濫造的，瞧，這不是欺詐是什麼呀！

假如他說「欺詐」這即是神像是很稀罕的可寶貴的意思。他用預先約定的各種表示指示司務神像可以出多少錢，書可以出多少錢；我知道「消沉」和「悲哀」這兩個字眼即是值十盧布的意思，「李廣老虎」——二十五盧布；我瞧見他們欺騙賣主，非常難為情，但聖經學者的玩意兒又使我發生興趣。

——李廣教徒即是「李廣老虎」的黑兒子，在魔鬼指導之下，他們無論什麼都會做，你瞧，「正身」好似真的活人，面孔就不像了，不是那樣畫法啊，不是老年匠師如像西曼·烏沙戈夫，雖說他也是異教徒，但他不管什麼神像都能畫，可是我們現代一般教徒就做不到從前的神像畫原是神聖事業，但而今只是一種藝術，還說得上什麼神聖不神聖呢！

最後，他謹慎地把神像放在櫃台上，一邊戴帽子，一邊說：

——罪惡！

這即是要買的意思！

沉溺在「鑑定人」妙論洪流中的賣主，必恭必敬地問道：

——神像到底怎麼樣，先生？

——神像——李廣教徒的手。

——不會是那樣的吧！我們先輩就供奉起……

——從前的神像倒是你先輩所供奉的。

老頭兒把神像捧到賣主面前，嚴格地提醒道：

——你瞧瞧，這神像有什麼靈驗呢？這只是一幅畫面，盲目的藝術，李廣教的玩意兒，這東西裏面沒有精神！難道我還會說謊嗎？我，老年人，爲了真理的追逐，不久便要上帝跟前去的，難道我還打算歪曲靈魂嗎？

他從舖子踱到廊台上來，爲着年老的虛弱而休息了，同時難爲情地感疑自己的估價。司務付了幾盧布的神像錢，賣主便對比特·華西里也維契深深地一鞠躬，走開；他們吩咐我去泡開水沏茶；我回來時便發見精神勃勃的快樂的聖經學者在愛好地瞧着買品，教訓司務：

——瞧吧：這真是好彫工的神像，筆畫很細緻，反對它的人莫不生敬畏之心啊……

——到底是那一種畫法呢？——高興得手舞足蹈的司務問。

——這是你早就知道的呀。

——給一鑑定人一多少報酬呢？

——我可不知道，隨便你給吧。

——噢，比特·華西里也維契……

——假如賣出去的話，我給你五十盧布，其餘的算我的。——司務接着說。

——嗨呀！

——你別唉聲嘆氣……

他們一邊喝茶，一邊無恥地談着生意經，鬪着眼睛互相瞧着。司務的一切都把持在老頭兒手裏，這是顯而易見的；後來老頭兒走開時，司務便說我：

——你當心，別對主人提到這一件買品啊！

——規定好神像的賣價，司務便問老頭兒：

——城裏有什麼新聞嗎，比特·華西里也維契？

老頭兒用黃色的手撫着鬍鬚，嚙着油膩的嘴唇說着關於富商生活的故事：關於商業的隆盛，關於宴樂，疾病，婚禮，與夫婦的變節。他流利而巧妙地烘焙着這些肥膩的故事，正像好廚娘的薄餅焦响似的。司務的圓臉因為羨慕與狂喜發紫了，眼睛上罩上一層幻想的煙幕；他嘆息着，喃喃地說：

——這才是人的生活呀！可是我，你瞧……

——全是你自己的命運，——聖經學者低聲說。——天使們拿的銀鍾，對於別人來的也許就是

魔鬼的斧頭刀背……

這個健康而多筋肉的老頭兒什麼都知道——本城一切人的生活，一切商人，官吏，僧侶與小市民的祕密，他狡猾得宛如一隻惡鳥，心窩裏蘊藏着豺狼與狐狸般的可笑的什麼，我老是想生他的氣，可是他老遠凝視着我，好像從霧罩之外望過來。我覺得他被深遠無底的空虛包圍着；假如你走近他跟前，你就會跌倒在那兒的。因此，我感覺到他的心眼有些同火夫舒沫夫相似。

雖然司務當面背面地誇耀他的聰明，但有時對他也像對我一樣，居心發脾氣，侮辱老頭兒。

——你簡直是人類的騙子，——他突地說了，盯住老頭兒的臉，大發脾氣。

老頭兒無精打采地嬉笑着，答道：

——只有上帝才不欺騙，可是我們過的傻子生活，假如傻子不欺騙，那他從那兒獲得利益呢？司務激烈地說：

——鄉下人不全都是傻子，有些商人也是農民出身的呀！

——我們不要攀談到商人。真正的傻子不會過欺騙者的生活的。傻子，聖潔者，他的頭腦是糊塗的……

老頭兒說話的神色更加無精打采，但是很動人。我覺得他處於山岡之上，而他週圍都是濕地。生氣他不可能，他很難得憤怒，也許是會深藏不露吧。

常常有那樣的事情：他自動地跟我要好，走攏來，鬍鬚裏擰笑着，問道：

——法蘭西的著作家波洛士，你怎麼稱呼他？

這種無聊的曲解人名的態度，使我失望地生氣，但，忍受到了時候，我便回答：

——稱呼他邦松特吉拉以爾。

——他在那兒死的？

——你別傻氣，你又不是小孩子。

——自然不是小孩子囉。你在讀什麼？

——也夫列瑪·西林拉。

——誰的文章寫得挺好？本國人的，還是這個人的呢？

我不做聲。

——本國人寫什麼寫得挺多？——他接着又問。

——不管什麼，只要是生活中發現的。

——也許是寫狗和馬吧，牠們都是生活中發現的。

司務哈哈大笑起來，我可生氣了。我很苦痛，不愉快，但假如我企圖離開他們，那末，司務便要阻止

我。

——往那兒去？

結果，老頭兒又考問我：

——好吧，讀書人，來解答問題：站在你面前有一千個裸體的人，五百個女人，五百個男人，他們之間有亞當和夏娃，你怎麼樣去發現亞當和夏娃呢？

他考問我許久，後來，終於帶着勝利的態度解釋道：

——小傻子，他們都不是父母生的，而是上帝創造的，即是說他們沒有肚臍孔。

老頭兒知道不知其數的那類子「問題」，他能爲着這些吃苦。

頭一次到舖子去上工，我便告訴司務我唸過的幾本書的內容，現在這些故事對於我簡直成了一種罪過；司務把他告訴了比特·華西里也維契，故意訛傳，卑污地歪曲事實。老頭兒在這無恥的問題方面，很會幫他忙的；他們粘滯的舌頭吐出一些無恥的廢話，誣蔑格蘭特，劉特米爾，跟亨利第四。

我明白他們之所以這樣做不是出於惡意，而是由於鬱悶，但爲了這我却更不快暢了。他們好像豬似的製造出一堆髒物，然後就在它裏邊搔抓着，爲着歡喜污穢而哼叫，而塗污美好的東西——他們認爲美好的東西都是奇怪的，不明瞭的和可笑的。

整個勸業場的一切居民，商人和店員都過着一種充滿着愚蠢幼稚的，但老是惡意玩弄的奇怪生活。假如過路的鄉下人來問到那一家舖子，或者城中另一條街去，往那兒走路近一些，那末，他們

總是指示不正確的路線。——如果人家習慣地達到了目的地，騙子使得不着滿足。他們假如捕得了一對老鼠，便把牠們的尾巴束在一起，放在過道上，玩弄着，觀看牠們在兩個相反的方向中怎樣撕扯，怎樣相互地咬嚼，有時還潑煤油在老鼠身上，放火燒起來。用破鐵桶的碎塊束在狗尾巴上；暴驚中的狗狂吠大叫着，飛快地東奔西竄，人們一邊觀看，一邊哄然大笑着。

還有許多相類似的玩意兒，一切的人都好像很特別的木頭人，他們過着另外一種玩弄生活。在對人的關係中，感覺得一種頑強的戲弄人家，致使人家苦痛的蠢笨的野心。因此，我很奇怪我唸過的書本中從不提到這種經常努力相互戲弄的人們。

勸業場里那類子的玩弄中的一個，我覺得特別可恥與醜惡。

我們舖店樓下，有一個做鞋子跟毛織貨生意的商人，他雇備了一位食量驚動着整個下市的店員；他的主人很誇耀自己工人這種能幹，好像誇耀一隻惡狗，或者一匹有力氣的馬似地。他常常引誘隔壁隣舍的商人賭東道：

——誰願拿出十個銀盧布來？米斯加在兩個鐘頭的時間內，包吃完十風特的鹹肉，我作見證人啊！

但是，大家都知道這是米斯加很能勝任的。因此，有人說：

——我們不賭東道，至於鹹肉是可以買來的，讓他吃去，我們只是瞧瞧……

——但是要沒有骨頭的乾淨的肉啊！

人們無精打采地多少爭執了幾句，於是從黑魘魘的石庫房里爬出一個面貌消瘦的沒有鬚鬚的大頰骨的青年來，這人身上穿的粗布的長外套，腰上束着紅色的腰帶，週身粘貼着羊毛。恭敬地脫去沒有遮陽的帽子，默然地用齷齪的眼睛凝視着主人圓臉上的深陷的眸子，主人呢，臉皮裏注滿着紫色的血液，吐出了粗暴的聲音：

——十風特鹹肉，吃得消嗎？

——限多少時候？——米斯加老練地尖聲問。

——兩個鐘頭。

——太困難！

——那有什麼困難呢！

——請給兩杯麥酒吧！

——你吃吧，——主人說了，又誇張道：——你們別以為他是空肚子，不是的，他每早晨得吃下兩

風特白麵包，可是吃中飯時候，又嚥下……

鹹肉買來了，觀衆便擠攏在一塊兒，一切肥碩的商人們，身子被裹緊在厚實的皮襖裏，彷彿一堆大秤錘；大肚子的人們，眼睛多是很小的，週身是多脂肪的肉瘤，如夢如煙的未消逝的鬱悶籠罩着他

們。

他們手縮在衣袖裏，擠成一個狹隘的圈子，包圍着被大的刀叉跟黑麵包武裝起來的吃手；他虔誠地畫了畫十字，蹲在羊毛口袋上，把鹹肉箱子拖過來同自己並列着，用白脖子衡量着食物。

吃手切下一塊薄麵，跟一大塊肉，精細地把它們合在一起，雙手捧到口邊，——他的嘴唇在顫動，狗樣的長舌頭舐着嘴兒，細小的尖角形的牙齒露了出來，餓狗似的嘴巴彎來對着鹹肉。

——開始啦！

——留心時鐘。

所有的視綫一齊集中在吃手的臉上，他的下顎上，和耳朵邊圓的隆起物上；照着那尖角形的腮怎樣平均地起落着，同時播出一些蠢笨的話語。

——他簡直是一隻狗熊呀！

——你瞧見過狗熊吃東西嗎？

——難道我在林場裏生活過這不過是人家說他吃東西像狗熊吧了。

——有人說——像豬哩。

——豬不吃豬……

人們很勉強地冷笑着，不知那一個聰明傢伙立刻糾正道：

——豬不管什麼要吃，那怕就是牠自己產生的小豬姊妹……

吃手的面孔逐漸變成灰褐色，耳朵變得跟斑鳩的顏色一樣，陷落的脖子從肉骨頭的孔里爬出來，他的呼吸雖很困難，但下腮依然那麼平均地牽動着。

——時間快到啦，米哈以爾！——人們催促他。他呢，着急地用眼睛衡量下剩下的肉，喝口麥酒，又開始咋咋地吃起來。人衆活躍着，時刻留心米斯加主人手裏的錢，互相地警告着：

——他不會逾過期限的，瞧他吧！

——監視米斯加：別讓他藏塊肉在衣袖裏！

——規定的期限內，他吃不光的！

米斯加的主人着急地叫：

——我拿着四張支票！米斯加，別退出去啦！

人衆激動着主人，但，誰也不肯接受賄東道的辦法。

結果，米斯加吃了又吃，想把所有的肉全都吃光，他的臉變得也跟鹹肉一樣，尖角形的軟骨的鼻子，似乎地噓着氣。瞧着他，非常可怕，我覺得他馬上會叫喊，會哭出來：

——對不起……

或者喉管給鹹肉哽塞着，頭栽在觀衆腳下，死去。

最後，他吃光了一切，瞪着醉昏昏的眼睛，疲倦地嘎聲說：

——再來乾一杯吧……

但是，他的主人瞧着手錶，叫嚷道：

——遲了四分鐘啦，流氓！

人衆責罵他：

——可憐蟲，我們不同你爭論，你輸了！

——真是獸骨頭！

——好，把他弄在競賽場去吧……

——上帝難道會損害一個人嗎，哈？

——喝茶去吧。怎麼樣？

於是，人們好像一隻駁船似的浮游到酒排間去。

我想明白在一般好身手的人們週圍的不幸的青年，他那病態的饕餮爲什麼會使人們快活呢？陰鬱狹隘的廊台上，密密層層地堆放着一些毛織物，羊皮，苔蘚，破鞋，和製馬具用的材料。煉瓦砌成的柱頭把廊台的走廊分成兩半；粗大的柱頭被時代腐蝕着，被街道上的塵埃澆洒着。所有的煉瓦，與它們之間的隙縫，的確，被我下意識地數過不下一千回，因此它們那奇形怪象的沉重之網老是躺

在我的記憶中。沿着走廊慢吞吞地走着一些過路入街道上蠕動着馬車夫跟載貨的雪橇；街後邊，一所用紅煉瓦蓋成的四方形的一樓一底的舖房對過，有一個曠場，那兒堆着被拋棄的木箱，蒿草，和揉皺的被塵芥與踏污的雪花掩蓋着的廣告紙。

這一切同着人和馬在一道，雖然能移動，然而又好像是不動的，無精打采地圍繞在一處。像給看不清的鎖鏈鎖緊似地。你會突地感覺得這種生活——近於無聲息的，缺乏聲息到啞然的程度。雪橇輪子在咯噠咯噠地叫，商店的門在砰礮地响，賣饅頭的和賣蜜茶的小販在叫賣，但是，人們的聲音都响得不愉快，很勉強，「同等形」的人們，使你很快就習慣對待他們，而且停住脚步注意他們。

教堂的鐘，哭喪似地號叫，這種沉鬱的鐘聲經常在耳朵的記憶裏。好像它從早到晚不斷地泳游在市場之上的空氣中，報告着一切思想，與感情，壓迫人的黃銅般的渣滓似地躺在一切印象之上。

寒氣逼人的鬱悶從各方面噓出氣息：從雪泥掩蓋的地上。從屋根的灰色的雪堆上，與屠戶的瓦屋上；鬱悶青灰色的炊煙似的從堤堰升起來，爬上灰暗，低矮，虛渺的天空，馬和人吹噓出如煙的鬱悶。牠有牠自己的氣色——濃厚而遲鈍的汗氣，葷菜氣，大麻油氣，烤饅頭的與煤煙的焦臭氣；這種氣色壓緊着頭腦，好像一頂暖和而窄小的帽子，並且沁透心胸，刺激起奇怪的陶醉，和閉上眼睛，一邊絕望地大叫，一邊往那兒跑去，用狂暴的頭撞擊頭一道牆壁的黑暗之慾望。

我觀察着一般大肚子商人灌滿着濃厚而多脂肪的血液的被霜雪剝削了的死板的臉孔，好像

在做夢。人們時刻打呵欠，張大着嘴巴，正像給扔在乾泥沙上的魚。

冬季的生意很疲，因此，商人眼睛中失去夏季活躍而帶色彩的爭先恐後之光輝，笨重的妨礙走動的皮衣壓彎人們的脊背；商人們無精打采地說話，當着生氣吵架的時候，我認爲他們只是指鷄狗，互相表現——我們的生活！

我很懂得鬱悶壓迫，打擊他們的道理，我可以對自己解釋：殘酷笨拙的人們之玩弄只是一種反抗鬱悶喫人之魔力的不長進的鬥爭。

有時候我同比特·華西里也維契談到這樁事情；雖然普通一般他對我的關係都是訕笑，揶揄，但他却有點歡喜我對於書本的嗜愛，有時候，他自動地，嚴肅地同我談說一些含着教訓的話語。

——我不歡喜商人生活——他說。

他把成捲的鬚髮捲在修長的手指上，問道：

——但是你從那兒知道他們的生活？難道你經常去拜訪他們嗎？這兒雖說也有青年，街坊，但是他們都不在街坊上住家，只是來做生意的，一會兒匆匆地來，一會兒又匆匆地回家去！人們穿好衣服出街，在衣服裏面不知道他們究竟是什麼樣的心腸；他們自己家庭裏，四道圍牆的家裏，才率直地生活着——這是你知道的呀！

——難道他們的思想在這兒是一樣，在家裏又是一樣？

——誰知道隣人是什麼思想呢？——老頭兒咕起嚴厲的圓眼，用重低音說。——思想猶如虱子，是數不清楚的，老年人都這樣說。也許一個人回到家裏便跪着一邊哭泣，一邊禱告上帝：主耶穌啊，饒恕我，在你天神面前我犯了罪呀！也許，家庭便是他的修道院，但是他在那兒只是同着一個上帝生活嗎？是那樣的啊！每一個蜘蛛都要知道自己的隅角，都要編個蜘蛛網，而且要會懂得自己的一切，爲着維持自己的……

他嚴肅地說着，聲音愈來愈低，低到好像在報告一種重大的秘密。

——你就要裁制人啦，裁制人這門事情對於你不太早了嗎，在你的年齡不要用聰明來生活，而是要用眼睛！當心吧，記着，別做聲。對於事業要有理智，對於靈魂要有信仰！你讀書倒是不壞的，不過凡事都應當知道選擇，有些人讀書讀成了神經錯亂者與無神論者……

我覺得他是生氣勃勃的人，——不容易想像得到他可能馬上就衰老、變化。他歡喜說商人、盜賊、跟謀害名人的造謠中傷者的故事；那類子的故事我從外祖父口中已經聽得不少，外祖父說得比較聖經學者還要好些。但是，故事的思想還是一樣的：富者每每是獲得了違背人們和上帝的罪名。比特華西里不憐憫人們，至於談到上帝，老是帶着溫暖的感情，眯着眼睛唉聲歎氣。

——有的人就只曉得欺騙上帝，但是耶穌天父瞧見這一切就哭泣道：我的人們，我的人們，悲哀的人們，已經給你們預備好地獄啦！

一回，我鼓着勇氣說他：

——你也是欺騙過鄉下人的呀……

這，他可不難爲情。

——難道是我的偉大事業嗎？——他說。——這種鬼鬼祟祟的人至多只值三個錢，這全是一時

的……

他發見了我在唸書，便把書從我手裏掠走，嚕哩嚕嘛地問我唸過的書，隨後惑疑地驚歎着，對司務說：

——你瞧，這流氓也懂得書理！

接着便解釋與記憶地教訓道：

——聽我的話，這是於你有益的啊！從前有兩個名字叫基里爾的人，兩個都是主教；一個是亞列克山大的，其餘一個是葉魯薩爾的。前者同可詛咒的異教徒涅司托利亞交戰，那無恥的異教徒教訓他：聖母——有這樣的人，而且是平常人，她沒有生上帝，只生了一個名字叫耶蘇基督的人——世界的救主；甚至於還說不應當叫她做聖母，應該叫「耶蘇的娘」。你明白嗎？這就叫異教葉魯薩爾的基里爾也抗戰過阿利亞異教徒……

他宗教歷史的見識很迷亂了我，但他用冷冰冰的僧侶的手牽着鬚鬚，自誇說：

——在這種事情方面，我算是一員大將，我曾經到莫斯科跟特洛以哲去同那般毒害人的有學問的無神論者，神父和庸俗輩舌戰；我還是小孩子就同教授談論問題，對呀！我曾經用舌頭鞭子把一個神父排斥得鼻孔滿血！

他的兩頰被紅暈遮掩着，眼睛開花了。

敵手鼻孔流血，他顯係認爲是自己至高勝利之一點，是自己光榮的黃金冠冕上的一個紅寶石，所以說到這回事非常快活。

——是一個人材漂亮的健康神父呀！他站在「阿那爾」面前，鼻血一滴一滴地淌出來！他自己當時還沒有瞧見哩。劉特也是神父，荒地的獅子發音像洪鐘，我對他很和平，凡事都藏在心裏，把自鋼錐般的話語深藏在肋骨之間……他簡直是一座熾熱的爐灶，燃燒着變惡的異教的……嗨，有這種事！經常來到的還有幾位聖經學者：班河密是一個大肚子的人，穿的油污的背心，有一隻眼睛是彎曲的，皺皮的臉，豬樣的聲音；魯幹，矮小的老頭兒，很親愛，活潑，光滑得像老鼠，同他們在一塊的還有一個碩大而陰鬱的車夫般的人，黑鬍鬚，死人似的臉龐，雖不仁愛，然而却很漂亮的死鈍眼睛。

他們差不多時常帶些古舊的書籍，神像和茶具什麼的來賣；有時候領些賣主來——伏爾加河的老婦人和老頭兒。事情完了，他們便像邊境的麻鴉似地蹲在櫃台旁邊，喝茶，吃白麵包，跟素的糖食，同時談着關於各地方。

教堂壓迫的事情：那兒曾經有人來搜查，掠走了福音書；當地的警察局封閉教堂，把它的主管者抓到法院去，根據法律一百零三條起訴。這一百零三條每每是他們對談的「主題」，但他們和平地談到它，正像談到那難免的冬天的霜雪。

在他們爲着信仰而受壓迫的對談中，不斷地响出來的關於警察，搜查，監獄，法院，西比利亞等等話語，燒燃的煤炭似地墜落在我心靈中，點燃起對於這般老頭兒的同情之火；讀過的書教我尊重一心要達到自己目的的富於恆心的人們，與堅忍的精神。

我忘記了這般生活教師中所發見的一切壞處，感覺得的只要他們和平的恆心，爲着這，好像自己的真理，被根深蒂固的教師之信仰所蒙蔽着，預備着爲信仰而受一切苦痛的精神。

後來，當我發見許多那樣的事情，同相似的舊信仰的保守者時，我便明白在民衆中，在智識份子裏頭，這種恆心——人們的義務，這種人離開所處的地方便無路可走，而他們無論那兒也不肯走，因爲被陳言爛調，與浪費生命的理解牢固地縛住，他們頹廢在這般爛調中，理解了。他們的意志非常堅定，不適宜於發展前途，當着某種外來的打擊，擊中了他們習慣處，使機械地滾下來，正像石頭從山巔上墜落似地。他們保守着自己在寺院跟前的齋戒，回憶中過去的死者的力量，與自己對於災難跟安慰的病態的愛情，但是假如奪去他們災難的可能性，那他們便好像日暖風清天氣中的浮雲，破碎了，消失了。

爲着信仰，他們帶着滿意與巨大的自私心，預備受苦，這是不用爭執的，堅強的信仰好似被穿上一件外衣，——油跡和塵土交織着的外衣，因此，信仰很少被有時候破壞的工作所觸到。思想與感覺對於狹隘，厚實的偏見和教條之封皮已經習慣了，雖然被包封得五官不全，成了殘廢，但他們的生活還是很愜意，愉快。

這種信仰習慣，是我們極其悲慘而有害的生活表現之一種；在這信仰領域內，正像在一面石牆的陰影中，一切新的東西都發育得很慢，很不完全，長成些消化不良的。這種信仰之火是含磷質的腐敗的光輝。

但是，爲着這種信仰，我過去經過了許多艱難的歲月，在自己心靈中，經過許多損傷，這在已不記得了。但是，那時候，當我第一次遇見鬱悶的生活教師，與沒良心的事實的時候，——牠們指示了我誰是偉大精神之力的人，誰是世界上最優良的人。他們中，差不多每個人都坐過監獄，在做囚犯的那一個階段上多被從不同的城市分派出來遊歷過；他們大家的生活都很謹慎，祕密。

同時，我瞧見埋怨着「精神的虐待」的老年人，自己很願意，而且很滿意他們相互虐待。彎弓形的班河密喝醉了酒，歡喜誇大自己驚人的記憶力。——有幾本書，他簡直「瞭如指掌」，正像希伯來人知道達爾姆特似地；手指插在可愛的一篇書裏，按住書上的字，班河密便開始背誦下去，聲調很柔和，面帶鼻音他老是凝視着地板，一隻獨眼那麼驚慌地滿地溜來溜去，好像尋找很寶貴的失物。他時

常表白候爵梅勤茨基「俄羅斯葡萄園」這本書的中心點……他特別知道得清楚的是「神奇而英勇過人的殉教者之富於忍耐性與丈夫氣的災難」，但是比特·華西里也維契簡直拚命抓住他的錯誤。

——你吹牛皮呀！這不是同基里爾貴族在一道的，而是同吉尼斯·哲洛姆特倫。

——還有什麼吉尼斯·吉峨尼斯已經……

——你別爲着一句話就搗亂！

——你不要教訓我！

過了一會兒，他們倆大發雷霆，雙方留心着對抗，說道：

——你，好吃鬼，不要臉的傢伙……

班河密的答話，好像在算賬：

——你，色情鬼，山羊，婦人的尾巴。

司務手縮在衣袖裏，彎笑着慫恿着舊道德的保守者，好像慫恿小孩子。

——他沒有道理！好，再來吧！

有一回，老頭們打起架來，比特·華西里也維契非常靈敏，打着同伴的耳光，打得他只見逃跑，後來，他疲倦地拭着臉上的汗，追着逃走叫：

——當心吧，這是你自己的罪過呀！你可詛咒的渾蛋，牽連我去犯罪，吓！

他最愛責罵缺乏堅定信仰，墮落在「涅托夫啓拉教」（俄國宗教之一種——譯者）中的一切自己的同志。

——這一切都是亞列克山大擾亂了你們，——簡直是公鷄叫呀！

顯然，涅托夫啓拉刺激着他，恐嚇着他，但在「牠的教訓是什麼」這個問題上，他的回答却又十分明瞭：

——涅托夫啓拉是一種極艱苦的邪教，信教的人只講理智，不談上帝這兒的哥薩克人已經不管什麼書都不讀了，中了比布利的毒素，比布利是從德國的沙拉托，跟柳托爾來的，柳托爾這個名詞跟「柳特」同音（柳特即魔鬼的意思——譯者），所以涅托夫啓拉教徒被人稱為魔鬼，又稱為教匪這全是由西方來的，由那兒的異教徒傳來的。

老頭踩着殘廢了的腳冷靜地低聲說：

——應當壓迫新派的教會，應當放火燒掉教堂！可是，對於我們則不然：我們是原始的俄羅斯人，我們的信仰是真實的東方信仰，道地的俄羅斯信仰，但，那一切全是從西方反宗教的自由主義思潮傳來的，從德國，從法蘭西來的——有什麼好呢？他們才二十年的……

他昏頭昏腦的，忘記自己面前的小孩子，後來用結實的手抓住我的褲腰帶，時而拖攏來對着自

己，時而又推開，說着漂亮而激烈，幼稚而動人的話語：

——人的理性徘徊在自己虛幻的溪谷中，正像一隻迷失道路的惡狼，牠屈服於魔鬼，拷打着人的心靈，上帝的賜與啊！修道士怎麼發明魔鬼的呢？一切信奉涅托夫啓拉教的「行脚僧人」教人說：魔王即是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的大哥。——人們從何處干涉起呀！甚至於教人原始時代，——不服從，不勞動，女人同小孩一律不勞動；人們不注重任何事情，也沒有任何的秩序。人們正像魔鬼似的，隨心所欲地生活着。還有這一位亞列克山大也是……噢，蠹蟲……

這時候，發生了事情，司務逼迫我去做什麼，我從老頭兒身邊走開了，但他獨自留在廊台上，對自已週圍無人處，繼續說着：

——噢，沒有羽翼的靈魂，盲目的山羊，我怎麼避開你呢？

後來，昂着頭，手支在膝上，久久地不做聲，死鈍的眼睛注視着灰暗的冬之天空。

他對我很注意，很親愛，遇見我在看書，便摸摸肩頭，說道：

——讀吧，小寶寶，正好讀書呀！你似乎有點兒小聰明；可惜你不大尊重老人，不管同誰，總愛嘴打架，你想這種鹵莽行為將把你引到那一條道上去呢？小寶寶，這將使你沒有旁的道路可走，正像拘禁在監獄門內一樣。你讀書，但是要記着：書畢竟是書，而自己的頭腦要活潑一點！有一個教派的教師叫丹尼羅的，他抱負着那麼一種思想：凡是書不管新與舊都不看重，通通把它收藏在袋子裏，而且扔下

水去……這自然也是愚蠢！那一位亞列克山大狗樣的頭腦，糊塗得……

他時刻提起這位亞列克山大，有一天，勞心而粗暴的他，到舖子來，宣告司務：

——亞列克山大·華西里也維契昨天進城來了，找了又找都找不着他，他藏起來啦！我坐一會兒，回頭你瞧瞧這兒……

司務很不友誼地回答：

——我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人我也不曉得！

老頭兒點着頭說：

——好吧，你去留心你自己的事情——一切買主跟賣主，旁的你還曉得什麼呢！倒杯茶來……

當我泡了一大銅壺的開水回來時，舖子裏已經坐着幾位客人了：一個是嬉皮笑臉的魯幹，還有一位新客人蹲在門外的幽暗角落里，這人穿的是冬外套，高統的厚底靴，腰上束的青色的腰帶，戴帽子，遲緩地顫動着眉兒。他那不可覺察的臉，看起來似乎很謙和，好像剛剛失業的很苦惱的店員。

比特·華西里也維契不瞧他那一邊，嚴厲而低聲地說了什麼，他呢，全癩癩的右手老是推動着帽子舉起手，好像是畫十字，把帽子朝頭頂上推了又推，看看要推到後腦壳上去了，又重新慢慢地拉回來遮住眉頭。這個人的癩癩動作使我記起白痴依戈沙——「死在懷中」的故事。

——各種各樣的鱈魚游到我們醒醒的河流里來，愈是把河水弄髒了。……比特·華西里也維

契說。

像店員的人鎮靜而輕聲地問道：

——你這是說的我是不是？

——怕是說的你吧……

於是，這人還是很低聲地問了，不過態度很誠懇。

——好的，說人家，但是你怎麼說人家呢？

——說人家，我只有在上帝面前才說——這是我的事呀……

——不成，人兒，我也是……——新客人嚴肅而用勁地說着——你不要從真理那一邊掉回你

自己臉。不要自私自利，盲目了你自己，這在上帝面前，人們面前算是一種巨大的過惡啊！

我歡喜他叫比特·華西里也維契做「人兒」，同時他和平而嚴肅的腔調很使我受感動。他說起話來，好像高尙的神父唸「上帝，我生命的救主，」後來，他身子朝前一彎，連着凳子一道移動了一下，手在自己臉前揮動着……

——不要裁制我，我的過惡不比你的更可恥……

——自暖壺的水開了，開始呼呼地响起來了。——老頭兒嘲弄地說着，但，那一個便繼續說了，不
打斷他的話頭：

——只有上帝才曉得，誰更加弄憊了神聖的精神之泉源，也許這就是你們的罪惡；讀書人即是紙做的人，但是我，既不是讀書人，又不是紙做，我，質樸的，有生命的人……

——我知道你的質樸，聽夠啦！

——這就你們攪亂人們，破壞正直的思想，你們，書呆子，偽君子……我敢於說，你說不是的嗎？

——無聊！——比特·華西里也維契說，但那人顫動着自己臉前的手掌，好像在讀寫在掌上的

字似的，後來熱情地說道：

——你想把人們從一個牲畜房驅逐到另一個牲畜房，這是對他們做的好事嗎，我可以說：不是的人兒，解放自己吧！在上帝面前還應付什麼家庭，妻子，與自己的一切呢？人兒，擺脫自己身邊的一切，因為人類正在為着金銀與腐敗污穢的財產而相互攻打撕殺呀！靈魂的救星不是在下界，而是在天堂的溪澗裏掙脫一切吧，我說，掙脫一切羈絆，繩索，摧毀一切自己境界中的網子——這是反基督教的編織物……我踏上正直的大道，我不移轉靈魂，不接受黑暗的境界……

——那末，麵包，茶水，跟衣服，你要接受嗎？瞧瞧境界中的東西吧！——老頭兒猙獰的口吻說。

但是，這些話都與亞列克山大不相干，他仍舊更加懇切地說下去，他的聲調雖低，然而又像是吹銅笛。

——人兒，你有什麼寶貝？只有上帝才是唯一的寶貝；站在人衆前面，洗淨你一切污點，掙脫你靈

魂上塵俗的錄拷吧，回頭會瞧見上帝！你——一個，他也是一個！這樣，你便接近上帝了，這是到他那兒去的唯一道路啊！救主教人幹什麼呢？教人拋開父母，拋開一切，甚至於教人拋開蠱惑着自己的眼睛！上帝爲着撲滅自己的物質慾望，保全精神，他的靈魂便燃燒起永生之火啦……

——好啦，你這臭死狗，——比特·華西里也維契站起來，說着——我認爲你從去年起就變得
很聰明，而同時也就很壞……

老頭兒搖晃着身子，從舖房跑到舞台上：這可使得亞列克由大很不安，他驚慌地問道：

——走了嗎？那怎麼辦呢？

但親愛的魯幹眯着安靜的眼，答道：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於是，亞列克由大躬身對他：

——你，俗不堪耐的蠢才，也要來胡說八道，但是，解釋的什麼呢？兔子嘴裏的阿里露依亞（讚美

耶和華之詞——譯者）嗯，加倍的……

魯幹對他笑了笑，也踱到舞台上去，他呢，掉頭對司務，自信地說：

——他們受不了我的精神，受不了！好像躲避煙火似地逃走了……

司務睜着他，暴躁地說：

——我不理會這些事。

那人似乎赧顏起來，推着帽子，又咕嚕道：

——怎麼可以不理會？這種事情就是要人理會哩……

蹲下來低着頭沉默了一會兒，後來老頭們叫了他一聲，於是他們三個便不別而去。

這個人好像脚下的柴火堆似的，火光在我面前閃耀了一下，便滅熄了，使我感覺到在他否定的生活中，有着某種真理。

晚間，我抽出工夫來，很熱誠地把他的故事告訴老年的神像師，親愛和平的依凡·拉里奧洛維契；他聽完我的話，便解釋道：

——這顯然是另一教派的亡命者——不管什麼也不承認的。

——他們怎麼生活？

——過着逃亡生活，到處流浪，因此人家給他們取個渾名叫「亡命者」；他們說：世界與一切東西對於我們都是陌生的。警察認為他們有害於人，所以通緝……

雖然我的生活很艱苦，但我不懂得怎麼可以逃避一切呢？那時候圍繞在我生活中的都有不少的趣味，與不少的可寶貴的東西，亞列克山大在我記憶中很快就褪色了。

但是，日去月來，在艱難的時光中，他出現在我面前：他蒼白，癱瘓而失去勞動力的手拿着手杖，沿

着灰暗的大道向曠野，與林場走去，嘴里不時地咕嚕着：

——我要走正確的大道，不管什麼也不接受我說掙脫……

外祖母夢見的父親，好像同他們在一塊似的：手頭拿着胡桃木的手杖，雜色毛的狗，搖着舌頭追在他們背後。

一三

聖像製造廠開設在一進兩間房的半裝石頭的大房子裏面；有一間屋有三個窗朝天井，兩個朝天園；其餘一間——一面窗朝天園，一面窗朝街，窗戶都是用四方形的小玻璃嵌成的，霓虹的顏色已經陳舊不堪了。蒼白的冬日的陽光很勉強地射進製造廠來。

兩間屋子擠擠密密地放着條桌，鈎腰駝背的神像師一個背着一個地蹲在每一張條桌的下方。幾隻繩繫玻璃燈從天花板吊下來；它們注滿着清油的集中的雪白的燈之寒光反射在四方形的做神像用的木板上。

製造廠裏，很悶熱；將近有二十個一粗工一在工作，這裏邊有班列黑，賀露易跟門司吉爾諸人；大家都穿着洋紗布襯衫，黃褐色的褲子，有的是赤腳，有的趿拖鞋。技師們頭上籠罩着燃過的劣等煙草之煙幕，油漆氣色跟臭蛋的味兒瀰漫着整個房舍，如泣如訴的山歌，樹脂似的慢慢流露出來：

而今的百姓沒有天良——

百姓的男孩誘姦別人的姑娘……

又另外唱了一首歌，也是不很快樂的，但這不過是借題發揮吧了。輒性的歌之主旨，不妨礙思想，

不妨礙畫神像的細小的貂毛製成的筆尖之活動，裝置工作，與神像面孔上愁苦的纖細皺紋之摺疊的工作。窗下，彫刻師郭果列夫，醉昏昏的暗藍色鼻子的老頭兒，敲着釘錘；暴燥的釘錘的叮噠聲不斷地交響着和諧的歌聲，好似啄木鳥在啄樹子。

神像畫不使任何人發生興趣；不知那一位賢人粉碎了這門長時期的勞動事業，多餘的美麗，與對於這種職業的拙笨的愛情和興趣。險惡的瞶眼木匠班菲爾專做鉋削神像，和製造接合用的各種不同尺寸的柏木板，跟菩提木的板子的工作，患肺病的青年達維托夫掌管油漆；他的同志梭洛根裝置「正身」；米納生用鉛筆畫神像標本；郭果列夫老頭兒鍍金同彫刻鍍上金子的木坯，裝置家畫山水和神像的衣服，隨後神像使無臉，無手的立在牆壁邊，等待着開險師的工作。

當着瞧見高大的神像在龕子中，祭壇門裏，與它們立在牆壁邊，無臉，無手足而只穿上一件僧衣，或者鎧甲跟天使般的短小襯衫的時候，心裏怪不愉快。這一切斑斑點點的被刻畫成死人模樣的小木頭，必須使它變成活的人才好啊，但是，不成，好像木頭已經奇妙地消失了，而剩下來的只有它自己笨重的僧衣。

當神像的「正身」畫好時，人們使把它交給技師去照着白鐵鑄造的坯子裝置；題字又是一個專門技師，最後，製造廠的工頭和平的依凡·拉里奧倫兇親手上油漆。

他的臉是灰白的，鬍子也是灰白的，頭髮好像細絲線做成的，灰白的眸子不知怎的特別陷落得

深，而且特別憂愁。他很會笑，但你不能無緣無故對他傻笑。他好似西墨翁·司托爾樸尼克神像那麼枯瘦憔悴，他那死鈍的眼也那麼抽象地凝視着遠方，人們之外，牆垣之外。

我進製造廠幾天之後，一位專做幡旗的技師，頓河的戈薩克人加賓周亨，健美的人，喝醉了酒到廠裏來，咬緊牙齒，擠着愉快的女人眼睛，用鐵樣的拳頭東敲西打。身材短小而勻整的他，滿廠溜來溜去，正像鑽進老鼠洞的貓兒似的；動心蕩魄的人們跑到屋角裏去躲藏着他，從那兒相互地喊叫道：

——打呀！

開臉師也夫根尼·錫達諾夫扭住狂暴者的頭在椅子上，一陣碰撞；戈薩克蹲在地板上，人們馬上動手打他，用布巾捆起來，他那獸牙一陣亂咬亂撕。於是狂暴的也夫根尼一縱步跳上條桌，手肘靠住腰，安排一跳跳在戈薩克身上；身材高大，身強力壯的他萬一跳在加賓周亨身上去了，當然免不了要踏爛他的胸脯的，恰好，這時候他的身旁出現了拉里奧倫奇，他穿着外套，戴着帽子，指頭威脅着錫達諾夫，對技師們用老前輩的和平口吻說道：

——扛他到走廊上去，讓他撕咬……

人們把戈薩克從廠裏拖出去了，安置好桌椅，又蹲下來工作，關於同志的力氣吐出簡短的諷語，同時預告着不管什麼時候還要同他打架。

——打他很不容易的啊，——錫達諾夫很冷靜地說，對於這樁事好像很老資格的。

我凝視着拉里奧倫契，猜疑地思索着爲什麼這般身強力壯的暴徒們要屈服於他呢！

他指示大家應做的工作，甚至於最上等的技師也甘心聽他勸告；他指教加賓周亨更多的事情，說了更多的話，比較教導其他的人。

——你，加賓周亨，既然被稱爲神像畫師，那你就應當好好地模仿意大利的作風呀。神像畫唯一的須要顏料的濃淡調和得相宜，可是你太愛清淡，聖母的眼睛畫得那麼冷淡無情，臉頰塗些蘋果紅，而眼又是另一種顏色；而且配置得也不正確，一隻眼望着鼻樑，一隻眼往額頭上望，你畫出的神臉簡直不是神潔的，而是奸狡庸俗的。你不想做好這門工作呀，加賓周亨。

戈薩克聽着，做做鬼臉，後來不怕難爲情地微笑着女人般的眼睛，用酒醉沙啞的愉快聲調說道：
——嗨，依凡·拉里奧倫契老伯伯，這壓根兒不是我的本行，我生來就是音樂家，不過是後來才做的僧人呀！

——只要熱心，那一件事情不成功呢。

——不成，我是什麼樣的人呀？我曾經是卸車夫，駕駛三輪快馬車的，啵——
於是，彎着喉舌，慷慨悲歌道：

啵，我趕着快馬車

加速度的馬，

噢，在夜之嚴寒中憩息了一下，

又對直走，噢，直走到自己情歸之家！

依凡·拉里奧倫契謙和地微笑着，戴好灰白色的憂愁的鼻樑上的眼鏡，走開，接着十來種聲音抓住這首混入權威的洪流中的歌兒，後來，好像整個製造廠都飛騰到雲霄裏去了似的。富有韻律的衝動震撼着屋宇。

根據習慣，人們知道

何處是王者生活的積谷……

學徒班司加·奧靖曹夫，拋開調和蛋黃工作，手頭捏着蛋壳，鼻孔裏哼出一種高音。

醉人的歌聲，使人忘懷一切，大家一個心胸呼吸，大家睜着眼睛，用一種感覺生活着。當他唱完時，廠中人一致承認他是自己的領導者；大家伸長身子對着他，注意他大揮動的手——他排開兩條手臂，好像快要飛走似的。我自信假如他突然停止歌唱，大叫一聲：「去呀，打倒一切去呀！」那麼，所有的人，甚至於極其文雅的技師們在那幾分鐘內怕都會帶着廠裏的木板跑去打去吧。

他不時常唱歌，但他那狂歌的威風每同樣地不遭拒絕，而獲得勝利；好像要使人們一致地和唱毫不困難，只要他站起來煽動他們一下，大家便停滯在權威的機器之力的合流中。

這些歌謠激動我對於歌唱者，與對於他駕凌人衆之上的豔美權威的熱烈的羨慕感情；不知什

歷在心窩裏悽酸地波動，把心兒鼓脹到疼痛的境地，想要大哭一場，而同時對歌唱者大叫：

——我愛你！

肺病鬼，黃色的東頭髮的達維托夫，他張大嘴巴唱着，極像剛從蛋殼裏出來的雛鳥。

快樂的狂歌，只有在戈薩克領導他們唱的時候，他們才唱，人們最常唱的悲歌慷慨的調子算是「莫良心的國民」，「樵夫曲」和關於亞列克山大第一之死的「我們的亞列克山大閱兵曲。」

有時我們廠裏高等的開臉師任罕列夫打算續唱一首教堂的歌，但這是很少成功的。任罕列夫時常想唱一種只有他一個人才懂得，大家都不能唱的特別調子。

這是一位枯瘦的，斑白髮的四十五歲年紀的人，粗大得好似鬍鬚的眉毛，斑白頭髮扭在一起正像婦人梳的髮髻。稠密的筆尖鬍子點綴着細膩淡黑的非俄羅斯人的面孔，隆鼻下豎着纖細的淡黃色的短髭。碧綠的眼睛長得不一樣：左眼比右眼大一些。

——班司加！——他叫我的同志，學徒。——來呀，來！讚美！呀！人衆要聽！

班司加用圍襟布揩乾淨手附和道：

——「讚美」呀！

——唱「讚美上帝聖名」的詩啊，——幾個人的附和的聲音，但任罕列夫不安地叫道：

——也夫根尼，輕一點兒，把聲音低到自己胸心裏去……

錫達諾夫用唔啞得像敲木桶的聲音祈求道：

——上帝的奴隸們啊……

——不是那麼的這兒應當唱讚美歌，要不然回頭地震會震翻你自己的門窗啊！

任罕列夫週身戰慄在不明瞭的奮激中，他那驚疑的眉毛在太陽穴下起落着，聲音很含糊了，手指好像彈奏着瞧不見的絃琴。

——上帝的奴隸，——你懂得沒有？——他意義深長地說着。——這應當感覺到脫去了整個外殼的種子。奴隸們讚美上帝吧！你們怎麼樣，活生生的人民不懂得這個道理嗎？

——我們可永遠不懂得你所知道的。——錫達諾夫鄭重地說：

——好，算了吧！

任罕列夫怪難為情地工作着。他是一位手藝很好的技師，會畫君士坦丁式，法蘭西式的神像臉，和意大利流行的作風。拉里奧倫契一邊在神龕上刻注文，一邊同人們撩天。他是最高明的神像畫專家，所有一切寶貴的有靈驗的神像畫的原稿都是經過他的手的，比方費奧托爾的哪，司慕爾的哪，卡山與其他的哪。但在研究原稿時，他却大聲叫嚷道：

——這些原稿把我們束縛住了！……應當老實說把我束縛住了！……

雖然在廠裏他自己的地位很重要，但較之其他却很少驕傲，對待學徒——我同班司加——非

常親愛，他很願意教會我們的手藝，這除了他是誰都做不到的。

很不容易了解他這人；通常他都不快樂，有時候却好像啞子似的，整個禮拜工作着，一聲不響；大驚小怪地凝視着一切，好似頭一次遇見他所認識的人們。同時雖然非常愛好歌曲，但在這些日子裏却不歌唱，甚至於好像還不愛聽人家唱。大家互相擠眉弄眼地注視着他。他身子縛來對着裝置好的神像，它立在他的膝頭上，中腰靠着桌邊，他的手精細地繪畫着黑色的神像臉，他自己的臉也是黑色的。

他突然明晰而難爲情地說：

——先人，怎麼一回事？不像古代的，即是說走樣啦。我的先人，老祖宗！沒有別的……

廠裏變得很寂靜，大家都睜着眼睛，任罕列夫那一邊，擰笑着，後來在靜寂中響出一陣奇怪的話語：

——他不應當用羊毛筆畫，應當用鳥翼……

——你同誰說？——他問。

他不做聲，既不聽問話，也不願回答，後來在等待的靜寂中墜下了他的話語：

——應該知道生活，但誰知道他們的生活呢？我們知道什麼？我們生活沒有幫助……何處是靈魂？
——靈魂在何處？原稿上有的，不錯呀！但是心沒有……

這種思想的風聲可引起了大家開玩笑笑了，除掉錫達諾夫；無論誰每每多愛幸災樂禍地低語着。

——到禮拜六，他就要喝酒去啦……

瘦長的錫達諾夫，二十二歲的青年，圓通的臉，沒有鬍鬚，沒有眉毛，憂愁而嚴肅地凝視着屋角。記得任罕列夫畫好一個費奧托爾聖母像，好像是在禮拜六；他把神像擺在條桌上，感情地大聲說：

——完啦，媽媽！你真是一隻無底之盃，現在注滿了人類世界深心的苦淚之盃呀。

於是，肩頭上披着不知什麼樣的外套，到咖啡店去了。年輕人冷笑，吹噓，老年人望着他的背影嫉妬地歎息；只有錫達諾夫踱到神像跟前，留心瞧了瞧它便解說道：

——自然他要喝酒去囉，因為交出這門工作是很辛苦地，——與外面的一切都不相往來……

任罕列夫往往是每逢禮拜六喝酒；還好，這不算是一般「酒癮匠師」的通病；這事情的開始是這樣的：早晨他寫好一封信，吩咐班伏爾（即班司加——譯者）送到那兒去，中飯之前使同拉里奧

偷契說：

——今天我要到澡堂去啊！

——去得很長久嗎？

——嗯，先生……

——請你別遲至禮拜二才來啊！

任罕列夫同意地點着禿頭，他的眉毛在戰慄。

從澡堂回來，他裝扮得好像執袴子弟似的：穿上襯衫，打領結，綢緞的背心外吊着修長的銀鏈，默然地走出來命令我跟班伏爾：

——黃昏時候，把廠裏弄乾淨，洗磨乾淨大條桌啊！

大家都表現着閒逸的心思，大家都伸伸懶腰，盥洗的盥洗，上澡堂的上澡堂去，吃晚飯的很快地吃；剛剛吃完晚飯任罕列夫便帶着啤酒酒麵酒同一袋點心同來了，他背後跟着一位身體魁梧得近於醜陋的婦人。她的身材足有兩阿爾生（俄尺，一尺等 $\frac{2}{3}$ 英寸——譯者）零十二威爾索克（俄寸，一寸等 $\frac{1}{2}$ 英寸——譯者）之高，我們所有的桌椅擺在她面前好似小孩的玩具，甚至於修長的錫達諾夫也只高齊她的腰。她身體很勻整，但胸上聳到下脛的乳峯，與顛頂而遲鈍的舉動却使人肉麻。她約莫四十來歲年紀；死板的圓臉，大的馬眼睛，靈活而且冷靜，小小的嘴巴，與便宜傀儡之嘴相似。婦人一邊微笑，一邊以潤大的溫暖之手向人衆伸出，說些廢話：

——你們好，今朝天氣很冷啊。你們這兒有股濃厚的臭氣，是顏料氣色吧，你們好啊。

瞧着安靜而有力氣的她，好似瞥見一條怡人的浩淼的河流，但在他這河流裏不知有着什麼催眠的東西，他們大家都不看重，而且感覺疲憊。在衆口紛紛之前，她的面靨更加膨脹，更加繃圓了些，兩頰快要變成紫色了。

年輕人掙笑着，低聲私語道：

——瞧，那副機器！

——一座鐘樓！

她抵着鞋尖似的嘴唇，手按住胸，蹲在食桌旁邊，對着自暖壺，仁慈的馬眼睛輪流地凝視一切。大家對她很恭敬，年輕人又少微有點兒畏懼她。——青年人用貪婪之眼凝視着碩大的身體，但當他的視線同她的視線緊碰在一起時，青年便震悸地低下自己的眼睛。任罕列夫對他自己的客人也很恭敬，同她交談稱「您」，稱她教母，必恭必敬地款待着。

——你別忙呀，——她拖長着婀娜之聲。——你幹嗎要慌忙，真是！

她自己倒是不慌不忙，兩隻手只有從肘到腕那一節在活動，肘以上那一節緊緊壓住腰。她身上發出酒精味跟熱麵包氣色。

郭果列夫老頭兒歡喜得諂媚起來，讚美着婦人的美姿，——好像寺官唸禱詞，她嬌滴滴地笑了笑，但當他紊亂了話頭時，她便自言自語說：

——當了娼婦我們完全不美麗了，這都是由於女性生活助成的呀。將到三十歲的時候，我們還在幻想沾沾貴人的光，希望縣長大人派一輛雙頭馬車來聘請……

加賓周亨喝醉了酒，頓時狼狽起來，昏花的眼睛凝視着她粗暴地問道：

爲什麼要人聘請呢？

自然是爲了我們的愛情囉。——客人解釋。

愛情，——加賓周亨震驚着，喃喃地說了。——那裏有什麼愛情？

你，這麼標緻的青年，當然很懂得愛情的呀。——婦人老老實實說。

廠裏由於一陣哄笑聲，屋宇撼動起來，後來錫達諾夫對加賓周亨嚷叫：

——傻東西，難道還不算壞透了嗎！誰不曉得講愛情只是爲着排遣一種巨大苦悶……

他醉得臉兒發白，太陽穴上淌着珠子般的汗水，聰明的眼睛驚惶地紅着。郭果列夫老頭兒搖着奇形怪象的鼻子，用手拭去眼睛上的淚水，問道：

——你有多少小孩？

——我只有一个小孩。

桌上掛着油燈，暖爐後邊又掛了一盞。它們發出微細的光芒，廠的屋角裏幌着大羣陰影，從那兒可以瞥見一些沒有畫好的無眼睛的神像；在坦平的灰色斑點裏，手同頭的地方越發顯得淒涼，較之往常。這些神的軀體的像從衣服裏，從這個地窖中神秘地消失了。用鐵鈎掛在天花板上的玻璃燈被煙雲包蔽着，發出螢火樣的光芒。

任罕列夫不安靜地在桌子週圍跑來踱去招待人衆，他那禿頭在這個面前點一下，在那個面前

點一下，細小指頭時刻揮動着；瘦削肉莽的鼻子變得更尖了些；當他站來對着燈火時，他的臉頰上便躺着一個鼻兒的黑影。

——隨便吃，隨便喝呀，朋友們，——他用高音調說。

於是這婦人經濟地呷了一口：

——你忙什麼呢，教父？大家都生得有手，自己會吃的；要吃多少便吃多少，誰也不會客氣的！

——息一息吧，客們！——任罕列夫興奮地叫。——我的朋友，我們都是上帝的奴隸，來唱一讚美

「吧……

沒有歌唱成功；大家都吃疲倦了，酒醉軟化了。加賓周亨手裏拿着雙管口琴，年紀很輕的維克多爾·沙拉烏經，天真的黑得好似小烏鴉的傢伙，拿着手鼓，手指彈着繃緊的鼓皮，手鼓便咚咚地響起來。

——俄羅斯人！——任罕列夫號召道。——教母，請跳舞啊！

——嗨，——婦人歎息着站起來，——你着急什麼呀！

她踱到一塊空地地方，屹然地立在那兒，正像一座小祠堂；她身上穿的肉桂色的濶大裙子，黃色的法蘭絨的短上衫，頭上是朱紅色的頭巾。

口琴在怒鳴，小鈴在噹噹地響，響鼓在咚咚地叫；鼓皮發出一種沉重而暗啞的騷音使人聽得不

愉快好像人們瘋了，在呻吟，哭泣，在用額頭撞着牆壁。

任罕列夫不會舞蹈，只曉得顛躑脚步，踩着擦得溜光的皮鞋後跟，山羊般地跳躍，完全合不着柔和的音樂的拍子。他的脚好像是另一個人的，身體怪難看地扭來扭去，繃繃跳跳好像蜘蛛網或者漁網裏的軸子，——這是很不愉快的。但是，一切人甚至於醉漢都留心瞧他癡癡的表情，大家注視着他的臉跟手一聲不響。任罕列夫的臉愕然地表演着。變得那麼親愛的，根顏的，時而很傲慢，時而嚴厲地皺皺眉兒，不知驚訝什麼，呻吟什麼，眼睛剛一閉上，又一下子睜開，——又變成很憂愁的模樣。他捏緊的拳頭在婦人跟前掠了一下，便突然踩着脚，終於跪在她面前，張大兩條胳膊，揚起眉兒，真摯地微笑着。她呢，帶着柔情的微笑，眼睛起落地盯住他，和平地預告道：

——你快疲倦啦，教父！

她企圖閉上可愛的眼睛，但眼睛已經落在值兩戈比的一個銀角上去了，終於沒有閉成功，摺痕的面靨上現出不愉快的表情。

她也不會跳舞，只是慢慢搖幌自己碩大的身體，不出聲息地從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地方去。她左手拿着手巾，無精打采地對人們揮舞；右手叉腰，這造成她活像一隻大水罈。

後來任罕列夫在這石頭婦人週圍跳舞着，面孔改變得很矛盾，——好像不是他一人在舞蹈，而是十來個不相同的人：第一種——謙和的；次一種是生氣的可怕的，再其次即是自己畏懼着什麼，一

邊輕輕歎息，一邊想少微離開頹大而愉快的婦人走遠一點。瞧，一會兒他又是一種樣子：露着牙齒，身子癱瘓地彎曲下去，好像一隻受傷的狗似的。這種鬱悶的舞蹈醜態，引起了我沉重的感傷，喚起關於兵士、洗衣婦、廚娘，和關於狗一般的兩性關係的惡劣的回憶。

記憶中留下了錫達諾夫和平之語：

——人人都相信在這難為情的景況中，誰也不會愛誰的，純粹是消遣……

我可不肯相信「人人都相信這件事情」——當年的馬爾高皇后怎樣呢！任罕列夫不相信，那是自然囉。我知道錫達諾夫有點兒歡喜娼婦，後來她傳染他一身的花柳病，但他並不因此就打她，而只是一邊忠告同志們別玩弄娼妓，一邊招呼娼婦到自己房間去給她醫治，每每同她說着特別親愛動人的話語。

身體傾大的娼婦週身搖幌着，死人樣地微笑，揮動着手中，任罕列夫在她週圍舞蹈着，我瞧見這般模樣便想到：是不是自欺的造物主夏娃就跟這匹母馬一樣呢？我發生一種憎恨她的感覺。

無臉的神像從黑壁頭那邊望去，黑夜緊抱着玻璃窗戶。幾盞油燈在製造廠的芬圍裏閃耀着朦朧之光，在沉重的脚步聲之間，與鼓噪聲中，你可分別得出急驟的雨點好像從銅面盆裏倒在髒水缸中似的。

這一切畸形的生活我已經在書裏邊讀到過啊！悲哀的畸形生活末了，大家都很累倦，加賓周亨

將口琴塞在沙拉烏經手裏，叫道：

——來湊湊熱鬧呀！

他也開始舞蹈，跟汪加·震綱那麼，好像要飛上天去似地；後來，活潑善舞的班伏爾·奧靖曹夫跟梭洛根也來了；肺病鬼達維托夫也沿着地板移動着脚步，塵土，香煙，濃烈的麥酒味兒，與每人發出一股硝牛皮氣色的臘腸味兒刺激得他咳嗽起來。

他們舞蹈，唱歌，吶喊，但每個人都記得這全是愉樂，大家好像在互相考驗，考驗活潑同不疲倦的精神。

酒醉的錫達諾夫問了這個，又問那個：

——難道說可以愛上那樣的婦人，唵？

他好像即刻就要哭出來似的。

拉里奧倫契聳着尖骨頭肩膀，答他：

——像那樣的娼婦，你要幹嗎？

人們說完那位娼婦，便無踪無影地消失了。任罕列夫從上澡堂那天起，總要經過三兩天之後才會進廠來，在自己角落裏默然地蹲個兩禮拜，態度很尊嚴，對一切都好像是陌生的。

——他們走了嗎？
錫達諾夫暗藍色的憂愁眼睛到處張望着，自己問自己。他的臉孔很醜很

蒼老，然而眼睛却是很明亮，仁愛。

錫達諾夫對我很要好，——這是由於我本人作成功一本節錄詩句的大簿子所致。他不信仰上帝，但很難明白廠裏除掉拉里奧倫契，誰是信仰上帝的，歡喜上帝的人們多是那麼荒謬與嘲笑地談到上帝，正像談到女主人似地。不過坐下來吃午飯跟吃晚餐時大家還是要畫十字，睡覺時還是要做禱告，每逢紀念日還是要進教堂去。

錫達諾夫一點也不要做這些事情，因此人家認為他是無神論者。

——沒有上帝，——他說。

——萬物從那兒來的？

——不知道……

當我問「怎麼沒有上帝？」時，他解釋道：

——你瞧！上帝在天上！

於是，他舉起修長的手臂在自己頭上，後來低下來離他的莫一阿爾生遠近，說道：

——人在地下相信嗎？有人說：「人的模樣生來就與上帝相似的。」你要知道啊！可是郭果列夫

同什麼相似呢？

這可弄顛倒了我：卑污的愛酗酒的郭果列夫老頭兒還是在我的年紀就犯了「奧南」罪（聖

經中的人名，犯手淫罪者……譯者。我回憶起聯隊的勤務兵葉爾沫亨，和外祖母的妹妹……他們什麼像上帝呢？

——人類即是豬子，這是顯而易見的。——錫達諾夫說，馬上又開始安慰我：

——沒有關係，馬克西梅契，好人有的是，有的是！

同他在一塊兒，感覺得很直爽，當他不知道什麼時，便坦白地說：

——我不知道的，就不去想它！

這也是不平凡的：我發見同他相遇的人們，不管人家說什麼，他們總愛說「知道。」

我瞧見他的筆記本，覺得很奇怪：那裏邊抄寫着幾行很感動人的有名的詩，跟許多只是使人感覺慚愧的下流的韻文。當我對他說到普希金的時候，他便指示記錄在他筆記本上的「加伏里亞特」……

——普希金，什麼他真正是一位滑稽家，瞧，別涅吉克托夫，這倒是值得注意的，馬克西梅契！

接着閉上眼睛，輕輕唸道：

瞧吧：那便是美麗婦人

魅惑人之胸脯……

於是，不知怎地特別湊合了三行，帶着傲然的快樂唸道：

驚的眼睛不能瞥見

獸子之門，

來吧——瞧瞧心窩裏呀……

——你懂得沒有？

我很愚笨，承認我不懂得，不懂得他快樂的什麼。

一四

在製造廠裏我的職務是很簡單的：清晨人衆還在睡覺時，我便預備匠師們的自暖壺，直等到他們起來在廚房裏喝過茶，我們才同班伏爾一道去收拾廠房，分配黃白兩種顏料，之後，我便出發到舖子裏去。晚間他們吩咐我塗油漆，和「研究」手藝。起初我倒帶着巨大的興趣「研究」，然而不久之間我明白凡是幹這種「彫蟲小技」的人多不歡喜這門技藝，而且多感覺着煩惱鬱悶的苦痛，因此我也不大高興「研究」了。

夜裏我有閒工夫便把輪船上的生活告訴人們，有時也講書中的故事給他們聽，因此我不知不覺在廠裏佔得「故事家」同「演說師」的一席特殊地位了。

不久之間我便明白這一切人的見識都比我小；他們中差不多每個人從兒童時期就開始被關在技藝之籠裏，從那時候起便蹲在那裏邊。廠裏一切人當中只有任罕列夫去過莫斯科，他提到莫斯科總是很靈感而且愁苦地。

——莫斯科不相信眼淚，留心那兒吧！

其餘一切人多只是去過蘇城跟福拉吉米爾；有人講到卡山時，他們便問我：

——那兒的俄羅斯人多嗎？教堂有沒有？

別爾門他們認為是在西比利亞，他們不相信西比利亞是在烏拉爾山外。

——烏拉爾的沙丁魚同鱗魚從那兒運來的是從裏海裏嗎？即是說烏拉爾是在海上呀！

有時我認為他們在開我玩笑，他們固執着英吉利是在陸地上而不是在海洋裏，波納班爾特跟卡魯加的貴族原來是一家。當我告訴他關於我自身經歷過的故事時，他們不大相信我，但大家都喜歡聽人聽聞的故事，複雜的歷史，我很知道：愈是荒唐無稽的事實，愈是妙想天開的故事，愈是使人們留心聽我。普通一般都不注意現實，都憧憬着未來，不願瞧見現實之醜態與貧困。

在生活與書本之間我所感覺的實足的矛盾，更加使我驚訝了。瞧吧，我面前活生生的人們，書本中沒有沒有史姆利，火夫亞各夫，亡命者亞列克山大，華西里也維契，任罕列夫，同洗衣女納達娜……

達維托夫箱子裏發見戈里欽司基的章回小說，布爾達林的「依凡，威士根」與男爵布郎別烏士的小冊子；我讀完這一切書，大家很高興，後來拉里奧倫契說：

——唸書可以掃除爭論同喧嘩，這倒是好的！

我開始挺熱心找尋書了，找得了差不多每夜唸它。這是很好的夜：廠房裏寂靜如深夜，桌上掛着玻璃的圓燈——蒼白峭寒宛如星光，照耀着俯伏在桌上的包纏着破布巾的腦袋，或者禿頭；我瞧着和平沉思的面孔，有時響出一陣稱讚書的著作者，或者主人公的鼓噪聲。人們很留心而且溫情得失

去了本來面目；在這些時光中我很愛他們，同時他們對我也很好；我感覺得自己地位的重要。

——我們同書本在一塊兒，好像與春天同在，當冬之窗櫺推開時，思想上第一道窗也就打開啦，
——一天，錫達諾夫說。

要獲得書非常困難；到圖書館去抄寫人們又沒有打算，但我依然無論如何想方設計取得書籍，在這兒問人家要書，比乞丐討恩惠還要困難啊！有一回救火隊長借給我一冊涅爾曼托夫，因此我一下就感覺到詩的力量，與它在人類的權威之影響。

記得從「魔書」的頭一行開始，錫達諾夫就瞧着書，後來又望着我的面孔，手一會兒攔在桌上，一會抱住膝頭，搖頭微笑。他們坐的椅子咯咯地響起來。

——安靜，兄弟們，——拉里奧倫契說了，也拋開工作踱到我正在唸書的錫達諾夫桌子跟前來。詩句使我苦惱，但又愉快，我的聲音逐漸嘎啞，給淚水包蔽的眼睛照不清楚詩行。但最動人的是廠房裏模糊的嚴謹的舉動，與苦痛地遷移，這一切好像在吸引人們對我注意。當我唸完第一章時，差不多大家都站在一張桌子週圍，互相擠靠着擁抱着，有的皺着眉頭，有的嬉皮笑臉。

——再唸，再唸下去呀。——錫達諾夫說，掀開我書上的頭。

我唸完了，他拿着書瞧了瞧書題目，隨後塞在衣袋裏，申請道：

——這應當再唸一遍！明天請你還來唸。書我保存着。

走開，把書鎖在自己桌上抽斗裏，又開始工作。廠裏很寂靜，人們嚴謹地散到各人自己位置上；錫達諾夫踱到窗戶旁邊，額頭壓在玻璃上，不動了，接着任罕列夫重新攔下畫筆，聲色俱厲地說：

——瞧，這就是生活，上帝的奴隸……對呀！

聳起肩膀，縮着頭，接下去：

——我也會畫魔鬼：身體跟羽毛畫黑的，翅膀畫火紅色——赤鉛，手，臉同腳——淺灰色，正如同月夜中的雪花似的。

將近吃晚飯的辰光，他的身子很不自然地在椅上胡亂轉動，玩弄着指頭，含糊地說着關於魔鬼，女人，夏娃，天堂，與神聖如何犯罪的故事。

——這全是真理！——他固執着。——假如聖人在女人面前犯了罪的話，那不消說他會帶着赤裸裸的心兒去諂媚魔鬼的犯罪的……

人衆聽着他不做聲；也許人們也跟我一樣，不管什麼也不願說。大家工作得很不耐煩，時時刻注意時鐘，只等九點鐘一敲，便很友誼地拋開工作。

錫達諾夫跟任罕列夫踱到天井上，我也跟着他們一道出來，在那兒觀望星星，錫達諾夫說：

遊牧人的旅行團，

在浩無邊際的沙漠中扔下了燈光。

——這不是你想出來的吧！

——我任何話句也不記得，——任罕列夫說，身子戰慄在凜烈的寒風中。——瞧見過的東西我一點兒也不記得！真是稀奇，——人可以同情鬼神嗎？你要同情他，唵？

——要同情，——錫達諾夫承認。

在走廊上，他警告我：

——你，馬克西梅契，千萬不要在舖子裏去提到這本書：牠當然是被禁的呀！

我很快樂：關於那種書牧師在懺悔場上曾經問過我！

很沉悶地吃晚飯，既沒有往常那樣的喧嘈，也沒有講話，彷彿大家發生了某種重大事情，須要嚴密地思想。晚飯後，人們睡覺去的時候，任罕列夫拿出書來同我說：

——再來唸一次這個吧！慢一點兒，不要慌……

好幾個人從床上爬起來，蹣跚到桌子跟前，於是桌子週圍全是蹲的赤膊露肘的人。當我第二遍唸完時，任罕列夫用指頭敲着桌子，說：

——這才是生活呀！唉，魔鬼，魔鬼……就是那麼樣，兄弟，唵？

錫達諾夫搖了搖我的肩膀，唸了些什麼，後來冷笑着說：

——我要記在我的筆記本裏……

任罕列夫站起來，想把書拿到自己桌上，但又停住，突然用顫慄的調兒，難爲情地說：

——我們生活着好像瞎眼狗似的，爲什麼要生活呢？不知道，既不是爲了上帝，又不是爲了魔鬼！

我們是什麼樣的上帝的奴隸呀？依奧夫——奴隸，可是上帝還同他說話！同摩西也是！甚至於替摩西

取名字：「摩西」這兩個字卽是人是上帝的意思！可是我們是什麼東西的呢？……

關上書，穿好衣服，問錫達諾夫道：

——去酒排間嗎？

——我要回自己家裏去。——錫達諾夫輕輕答道。

他們走開時，我躺在門邊的地板上，同班伏爾一並列。他老是說夢話，發鼻息，後來突然輕輕地哭起來。

——你幹嗎？

——我很憐憫一切快要死去的人；我從十四歲起就同他們在一道生活，不管什麼我都知道！

我也憐憫這般人；我們許久睡不着覺，低聲談論着他們每個人仁愛善良的習性，與乎一切尤其是增大我兒童的憐恤心的什麼。

我同班伏爾很友誼地生活着；後來從他手頭學會了很好的手藝，但同他相處不久便分開了。他不到十三歲便開始酗酒，後來我在莫斯科流浪人薈萃的黑特爾市場遇見過一次，最近聽說他已死

於傷寒病了。我的一生當中，多少個好人畢竟不知不覺地消逝殆盡，回憶起來好不苦痛啊！凡人皆免不了生老病死，這是很自然的；然而別處的人畢竟不像我俄羅斯人死亡得那麼可怕，迅速，那麼無意義。

當年他長着一個圓圓的小腦袋，年齡比我大兩歲；人很活潑，聰明，誠實，他的本事，善畫鴿鳥，貓兒，老鼠，尤其是工於漫畫，時常用毛筆畫錫達諾夫——有隻腿上站着一隻憂愁的山鵝，任罕列夫——鷄公，鋸齒形的冠子，後腦壳上沒有羽毛，大胖子達維托夫——悲哀的田鼠，但，這一切之中他做得最成功的一幅漫畫算是彫刻師郭果列夫，老頭兒，樣子酷似大耳朵蝙蝠，滑稽的鼻子，細小的腳，每隻腳上長着六個毛茸茸的爪子。黑而圓的臉上白色的眼圈兒，扁杏仁似的眼球斜在一邊眼角裏——這可給出一副活生生的面孔，與十分醜惡的表情了。

當班伏爾把漫畫陳列出來時，匠師們並不難為情，只有郭果列夫的漫畫引起人們不愉快的印象，因此他們嚴厲地忠告畫家：

——你挺好撕掉，要不然回頭老頭兒瞧見了，會揍死你的！

腐敗卑鄙的老愛酗酒的老頭兒，沒落在宗教迷信之餘燼中，時常愛在大司務面前誹謗整個工廠，大務司的未婚妻是女主人的嫡親姪女兒，因此他已經覺得自己是整個工廠與一切人的主人翁了。工廠對他又厭恨，然而又畏懼，爲了這種關係人們也畏懼郭果列夫。

班伏爾不管什麼事情都愛放肆同彫刻師搗亂，好像居心不給他一秒鐘的安甯。我也竭力幫他這個忙，廠裏平素殘暴無情而以我們的搗亂行為為可樂的人們，此刻也警告我們：

——看到楣的，孩子們，謹防「鐵甲蟲」揍死你們啊！

「鐵甲蟲」——這是廠裏給郭果列夫取的渾名。

警告我們也不怕，我們偏要在彫刻師睡覺的面孔上去塗顏料；有一回當他喝醉酒睡覺時，給他塗些黃色的油漆在鼻子上，他三個整天都不能措掉鼻子深溝裏的金黃的東西。但是，有一次當我們同老頭兒搗亂成功了時，我便記憶起輪船上聯隊的小兵，我的心靈中非常零亂。

雖說我們快要長成大人了，然而郭果列夫却依然那麼狠心腸地時刻打我們，為了一點無心之過失；打了不要緊，可是過後還要在女主人面前去告狀子。

她也是一個每天酗酒的家伙，但她老是很仁慈快樂的，——拚命威脅我們，浮腫的手在桌上一邊敲，一邊叫：

——你們這般鬼東西，還要無理搗亂嗎？他，老年人，應當尊敬他！誰倒蠟油在他酒盞裏？

——這是我們……

女主人驚叫：

——哎呀，我的阿爸，他們還公然承認呀！哎呀，可詛咒的東西……應當尊敬老人呀！

她把我們驅逐開，黃昏時便在大司務面前去訴苦，於是那一位便憤然地說：

——你們怎麼樣：你唸了書，唸了聖經，還要那麼無理搗亂，噯？當心吧，伙計們！

女主人是個孀婦，仁義的可憐蟲；有一天，蹲在窗戶邊一邊放肆喝酒，一邊哼唱道：

無論誰也不憐憫我

我也不憐憫誰，

誰也不知道我的痛苦，

我的憂愁對誰訴。

於是，啜泣着，拖長顫抖的老調：

——嗚……嗚……嗚……

有一回，我瞧見她手頭拿着一只熱牛奶瓶，走下樓下，她的腿突然一彎，蹲下來，順着樓梯朝下梭，從一步梭到一步，瓶子沒有從手裏滑脫。牛奶倒在她衣服上，後來，她伸長着手，憤然地對瓶子叫：

——你幹嗎，狂狼，往那兒去？

她身體很瘦，而且柔弱得活像一隻只會吃，會叫而不會捕老鼠的衰老貓兒。她甜蜜地回憶自己過去的勝利與滿足。

——瞧，——錫達諾夫深思地皺着眉頭說，——過去偉大的企業，偉大的工廠，做工的都是聰明

的人材，現在一切都變掛了，一切都操縱在「鐵甲蟲」狗掌裏！人們勞動，勞動，完全是替別人勞動！想到這兒，腦子裏突然像中了一顆炸彈。——無論什麼也不願意做，只想拋開一切工作，躺在屋頂上去，整整躺一個夏天，觀看天上……

班伏爾也有錫達諾夫這種思想，學大人抽香烟，幻想上帝，酗酒，女人，與乎幻想消滅一切工作，做某種事情的只有一種人而其餘的統統來破壞不爲他所理解而沒有價值的被人所創造的東西。

在那些時候，他那尖角形的可愛的面龐，起了摺痕，變得蒼老了許多，他蹲在地舖上，抱住膝頭，久久地眺望着暗藍色的窗櫺，敞房的屋頂上的積雪，與冬之天空的星星。

匠師們正在打研，正在夢囈，不知誰睡醒了，在啜泣，奄奄一息的達維托夫在炕牀上咳嗽。屋角上橫七豎八地倒着醉生夢死的「上帝的奴隸」加賓周亨，梭洛根，跟別爾生諸人；無臉，無手足的神像從壁頭那邊望過來。濃烈的油漆氣色，發臭的蛋，與落進地板縫隙裏的垃圾的濁氣幾乎令人窒息。

——我憐憫他們什麼呀！——班伏爾喃喃地說。——我的上帝！

這種對人們的憐憫心，使我更加不安。我們兩個在一塊兒的時候，我曾經說過一切匠師都好像是好人，只是生活太壞，工作沒有代價，受不了鬱悶吧了。風雪交加的冬天，當着大地上萬物——房屋，草木——都在震撼，咆哮，哀鳴，教堂的沉鬱的鐘聲正在大響的時候，鬱悶之浪潮好像沉重的鉛似的注入工廠，壓抑着人們，抹殺了他們跑酒店，找女人的活潑精神，——那種女人帶着一種催眠術，好像

麥酒似的。

那樣的黃昏書本也就無補於事了，因此，我同班伏爾用盡方法努力使他們愉快；我們用油漆和顏料塗抹在自己臉上，再把草蓆披在身上，演出各種喜劇——我們主編的——扮演與鬱悶爭鬥的英雄，使得他們愉快。記得「一兵十援救比得大帝記」那一齣戲，我用說白闡明這本書的故事，我們爬到達維托夫病榻對面的炕牀上去，在那兒很痛快地演完了佯裝殺頭那一幕；人衆哄然大笑了。

特別使得他們高興的算是一羣鬼遊洞——那一齣中國戲；班伏爾扮演企圖成功一件慈善事業的不幸之鬼，我呢，裝扮其餘一切：地洞，道具，仁慈的鬼魂，甚至於裝扮一面石頭，那上面是中國人創造的慈善的每一種企圖失敗之後的安息所。

人衆哄然大笑起來，同時我很奇怪：怎麼會這樣容易使他們發笑呢？——這種容易的笑可使我
不愉快，而且厭恨。

——嗨，小丑！——有人說我們。——嗨，敵人！

但是，愈下去，我愈是胡思亂想着人們憂愁之心靈愈加接近快樂了。

快樂無論何時也沒有生長在我們心中，也沒有被人出於本意地去評價過，它只是卓然地從看不見的地方抬起頭來，好像是鎮壓俄羅斯人夢幻般的苦痛之工具。那種不因爲要生長，而勉強生長起來只是招致憂愁的內心的快樂力量，令人惑疑啊。

俄國人的愉樂往往極其唐突而不可思議地陷入殘酷的戲劇中。舞蹈的人，好像在掙脫束縛他的鎗拷，一會兒，突然釋放了猛獸般的自己，但又投身在一切非人的苦痛中，在那兒掙扎，張牙舞爪，悲傷頹廢。

這種鈎引起意外衝突的緊張的愉樂，激動着我，甚至於興奮起自驕心，我開始表白意外的創造出的幻想——我深願喊出人間真正的，自由的，容易的快樂之口號！某種目的我已經達到了，有人讚美我，奇怪我，然而彷彿是動搖我的苦痛，重新茂密堅固起來，壓抑着人們的苦痛。

灰色的拉里奧倫契，親愛地說：

——「嗯，你這快樂神，上帝保佑你啊！」

——安慰者，——任罕列夫打斷他的話頭。——你，馬克西梅契，到遊藝場或者到戲院去吧，將來準會成功一個挺有名的丑角的！

廠裏一切人之中只有加賓周亨跟錫達諾夫兩個每逢聖誕節跟四旬節去看戲；年齡大一些的匠師們鄭重地勸告他們在「依奧丹」節（耶穌受洗禮的正月六日——譯者）下冰洞去洗乾淨這種過惡。錫達諾夫尤其是時常鼓勵我：

——「拋開一切，學戲子去吧！」

於是感慨地說着悲慘的「戲子亞各夫生活」的故事。

——瞧，他多會生活呀！

他歡喜講被人稱爲「江湖婆」的皇后瑪麗亞·司欠阿爾特的故事，但特別誇獎「西班牙貴族」鄧雪察特班章這個人，兄弟，真是稀有的貴人啊！

爲了「西班牙貴族」，不知什麼迷住他的心竅：有一天，望樓前面的曠場上，有三個救火夫開玩笑毆打一位鄉氓；約莫四十來個羣衆在那兒觀看打架，稱讚救火夫的本事。錫達諾夫也跑去參加搏鬥，用勇敢的拳頭打倒了救火夫，把鄉氓扶起來朝人衆中一塞，叫着：

——你們瞧吧！

接着，他一個人抗戰三個；救火隊住的地方離這兒只有十來步遠，救火兵要是能夠喊人來幫忙，也許會打傷錫達諾夫的，但是，他很幸運，救火夫終於被駭跑了，跑到消防公所去了。

——狗東西！他追着他們叫。

每逢禮拜日，青年人都要到比特羅班伏洛夫司某墳場外的林園去鬥拳，那兒聚集着比賽的工人，清道夫，與近村鎮的鄉氓，拉坡車停在本城著名的鬥友對鬥。這位鬥友是莫爾多人，身體很魁梧，小腦袋，經常噙着淚水的眼睛。他用醜陋的短外套袖子拭去淚水，挺起胸脯站着，兩條腿大大地叉開，心平氣和地挑鬥道：

——出來呀，難道凍僵了嗎！

我們這邊的加賓周亭走出來站在他對面。莫爾多人時常打中了他。但是過身血淋的喘息的戈薩克說了：

——我不要老命，偏要戰勝莫爾多！

結果，這變成了他生活的目的，他甚至於戒了酒，入夢之前用雪花揩擦身體，吃許多的肉，因此，肌肉很發達，每個黃昏玩兩普特重的秤錘，但這是於他無補益的。後來他縫些鉛塊在手套裏，對錫達諾夫驕傲道：

——現在莫爾多可不行啦！

錫達諾夫嚴格地警告他：

——滾開，要不然我要先同你鬥一場啊！

加賓周亭一下不相信他，但當人們來比賽時，錫達諾夫突然對莫爾多說：

——走開，華西里·依凡倫，起始我要同加賓周亭決鬥！

戈薩克馬上臉兒發紫了，大叫道：

——我不同你鬥，走開！

——你要，——錫達諾夫說，迎上前去，睥睨着他的臉。加賓周亭脚在地上一陣亂躁，脫去一隻手

套，塞在衣懷裏，離開決鬥場。

於是我們的敵方怪不高興地驚訝着，不知那一位上流人物憤然地說錫達諾夫：

——我的伙計，這完全是不合法的，爲着家常瑣事到大庭廣衆之中來決鬥呀！

各方面攻擊錫達諾夫，呵責他，他許久不做聲，但是，最後，對上流的人說：

——難道要我賠償損失嗎？

上流的人頓時想了想，脫去沒有遮陽的帽子，說着：

——那麼，我們這邊同你鬥吧，謝謝！

——但是，你老伯伯，不要響！

——爲什麼？加賓周亭是稀有的鬥友，但是失敗激怒了人，我們明白！可是現在從他的手套便可

以看出決鬥之前的陣容。

——隨便你！

上流人走開時，我們這邊開始罵錫達諾夫：

——踢開你，車杠如戈薩克來鬥多好呀，可是，你瞧回頭我們要失敗的……

錫達諾夫嘆口氣，說道：

——嗨，你們。

接着便招呼莫爾多決鬥，那人便站成一種比賽的姿勢，愉快地揮動着手，訕笑道：

——我們來打一打，暖一下身子吧……

好些人被後面的人揪倒着，一個個手牽手地站成一個濶大的圈子。

鬥友們銳敏的眼睛互相注視着，右手向前揮，左手便按住胸脯。滿有經驗的人們，頓時發見錫達諾夫的手肘較莫爾多的要長些。肅靜。鬥友們腳下的雪花發出一陣碎響，不知誰等得不耐煩，貪婪地埋怨道：

——還不快開始……

錫達諾夫揮動着右手，莫爾多舉起左手防護，左心室下中了錫達諾夫左手一直拳，叫了一聲，退開滿足地說：

——年輕人，可不是傻瓜啊！

他們開始互相跳躍，沉重的拳頭互相揮打；幾分鐘之後，雙方的人們興奮地叫道：

——跳呀，神像畫家拳頭對準他！

莫爾多的力氣較之錫達諾夫的多得多，但是以體重聞名於當時的他，不能夠打得那麼敏捷，往往挨了別人三兩拳才還擊一下。不過被打傷身體的莫爾多，顯然不很感覺難受，他只是喘息，冷笑，後來，突然使勁地朝天衝幾拳，拳頭從錫達諾夫肩上落入左邊腋下。

——散開，沒有啦！……好幾種聲音頓時叫出來，於是毀了圈子，人們帶走鬥友。

莫爾多心平氣和地說：

——沒有巨大力氣，而只是一位敏捷的神像畫家！將來會成功一個名鬥士的，我可以向人衆這麼說。

小伙子們開始普通的決鬥；我陪錫達諾夫到骨科醫生那兒去，在我眼光中，他們的行為更加提高了他，而且引起人家同情他，尊重他。

他的爲人很公正誠實，這他認爲是自己的本分，但，夜郎自大的加賓周亭怪巧妙地取笑他：

——唉，你婦人心眼！你把靈魂擦乾淨得像禮拜六的自暖壺似的，然後自誇道：瞧，多麼潔白呀！然而實際上你的靈魂是黃銅做的十分鬱悶……

錫達諾夫很安靜，不做聲，不是熱心地工作着，便是在抄寫涅爾曼托夫的詩在自己筆記簿裏；他所有的閒工夫都耗費在抄書方面，因此我對他提議：

——假如你有錢，你就去買書吧！

他答道：

——不好，挺好是親手抄寫！

用秀麗的筆法抄完一頁，簽好名等待墨跡乾的時候，他輕輕地唸道：

不用悲傷，不用怪命運，

將來你瞧世界上，

那兒也沒真正的幸福，

也沒有永恆美麗的人生……

唸完，眯着眼，說……

——唉，這真是不錯！他的確懂得真理！

我很奇怪錫達諾夫同加賓周亨的關係——戈薩克喝醉酒，老是對同志挑戰，錫達諾夫再三叮

嚀他：

——得啦，別再……

但後來開始殘暴地打醉漢，殘暴得使對於「內閣」素來漠不關心的匠師們也來參加這種戰鬥，離開朋友。

——一次也不要放鬆也夫根尼，一下把他打死，他不憐恤你——他們說。

戒酒後的加賓周亨同樣是不覺疲倦地取笑錫達諾夫，嘲笑他對詩的熱情，與他悲慘的浪漫史，但猥褻的話語却沒有獲得好的結果：沒有刺激起人家注意。錫達諾夫聽着戈薩克嘲笑，不做聲，不難為情，甚至於有時也跟着加賓周亨一道笑。

他們在一個舖上睡覺，每天晚上總要睏哩咕嚕地擦天許久。

這種談話擾亂我的安甯——想打聽他們可能友愛地說什麼，與對別人說的究竟有什麼不同。可是，當我走近他們身邊時，戈薩克嘆道：

——你要什麼？

錫達諾夫好像沒有瞧見我。

後來有一次，他們叫我攙去，戈薩克便問道：

——馬克西梅契，假如你發了財，要做什麼？

——將要買書。

——還有呢？

——不知道。

——唉，——加賓周亨很不高興，從我面前掉開身子，接着錫達諾夫冷靜地說：

——你瞧，不管老老少少，無論誰也不知道的！我可以告訴你：自己發了財並不單是達到了買書

的目的就完事，不管什麼人都得須要任何東西的。

我問：

——那你們爲什麼要問？

——我們不想睡覺，所以要問。——戈薩克說。

我聽他們談話，聽得很夜深，打聽到他們每夜所談的不外乎一般人白天所說的那些：真理哪，上帝哪，幸福哪，愚蠢與狡猾的女人哪，富人的貪婪哪，與一切複雜的不明瞭的生活哪。

我每每貪心地聽着這些對話：它使我感動，使我快活，差不多的人都愛說千篇一律的話：生活不好，應當生活得好一點！但是那時候我瞧見工廠的生活，與匠師們的相互間的關係，絲毫沒有變更，怎麼樣才算好生活也沒有規定這一切在我生活前面大放光明的言論暴露了它裏面某種悲哀的空虛，人們在這種空虛中，好像風前水池裏的塵芥無意義地受刺地浮動着，同時又埋怨着無意義的隨波逐流，使他們難爲情。

他們不管什麼事情，總愛批評，不管對什麼人都歡喜裁制，讚美，宣揚罪惡，因此每每爲着一點兒瑣事，引起脾惡的爭執，與互相殘暴地侮辱。時常拚命憶測他們死後要怎麼樣，但是工廠門邊的髒水桶，破爛的牀板，地板下地洞中，潮濕腐臭的昇起凍僵了腿的寒氣這一切，他們想也不想；我同班伏爾常常用乾草跟爛布去填塞地窟窿堵住寒氣。人們時常說應當換個牀板，可是地窟窿一天天地變大變深，大風雪的日子蹲在它旁邊，好像蹲在冷水管面前，使人傷風咳嗽，這，他們可不要管。鑲鐵皮遮搭成的風窗軋軋地響得令人生厭，人們粗魯的呵責它，但當我給它塗上油漆的時候，任罕列夫傾聽着說：

——風窗不響了，響疲倦了！

人們洗完澡回來，便騎在滿是塵土的嵬嵬牀上，——污穢的塵土氣息，大概不會擾亂任何人吧。還有許多有礙衛生的零碎廢物，本來他們是可能取締的，然而誰也不肯去做。

人們時常說：

——誰也不憐憫人類，那怕就是上帝，就是自己……

但是，當我同班伏爾掃除乾淨食人的憐物，同垂死的達維托夫床上的蟲蚤時，人們大笑我們，故意脫下自己身上的襯衫，叫我們去捉虫蚤，并且叫我們做「浴室聽差」，好像我們做出了什麼丟臉的，很可笑的事情，惹得他們隨時取笑。

達維托夫從聖誕節直到大齋期都躺在病榻上，不斷地咳嗽，吐着怪腥臭的血，——吐不進憐水桶裏，便落在地板；每夜他夢囈似地喊醒人們。

差不多每一天都有人說：

——應當送他進醫院去！

起初給了達維托夫一張「請假證」，後來他病又好些了，可是最後人們又決定：

——反正都是一樣，他快要死去的！

他自己也表示：

——我，快啦！

他是一個好沉靜的幽默者，同時平常也努力用小玩意兒驅散廠裏劇烈的鬱悶——消瘦黧黑的臉從床沿上吊下來，用竹笛的聲音叫：

——人衆，聽床上的聲音啊……

接着快感地唸出一首憂愁的「打油詩」

我生活在炕床上，

睡覺是很早的辰光，

夢醒時

我身邊走着螻蛄……

——他不悲哀呀！——人衆稱神道。

有時候，我同班伏爾到到床前去，他鼓起勁兒說笑話：

——用什麼酬謝貴客呢？你們不要新鮮的蜘蛛吧？

他死得很慢，這使他很厭煩的；他帶着懇切的煩惱說：

——無論怎樣都不能死快一點，真是不幸！

他的死，很使班伏爾驚駭，他每夜喊醒我，低聲說：

——馬克西梅契，他好像死啦……瞧，死在夜裏，叫我怎麼睡覺呢，唉，上帝！我害怕死人……

或者說：

——人生有什麼意思呢？二十歲還不到，就要死去啦……
有一回，川夜，他喊醒我，瞪着吃驚的眼睛說：

——你聽！

達維托夫在床上噁着嗓子，急促而又嘹唳地說着：

——到這兒來，來……

接着開始抽噎。

——真是快要死啦，你瞧！——班伏爾很感動。

我整天掃雪，從天井掃到曠野去，此刻十分疲倦，很想睡覺，但班伏爾偏要請求我：

——別睡覺，謝謝你，做做好事，別睡覺！

後來，突然跪起來，狂叫：

——起來，達維托夫死啦！

不知誰被驚醒了，好幾個人影從床上爬起來，響出一些憤然的問題。

加賓周亭爬上炕床去，驚叫道：

——的確好像是死了，不過身體還是熱的……

肅靜。任罕列夫畫完十字之後，藏在被窩裏，說：

——「天皇對他怎麼樣！」

不知誰提議：

——把他扛到走廊上去……

加賓周亭爬下床來，瞧了瞧窗戶。

——讓他躺到明天清早，他活着的時候都不妨害任何人，何況是——

班伏爾頭藏在枕頭下，啜泣着。

可是，錫達諾夫並不會被驚醒。

一五

雪溶解在田野間，冬天的烏雲溶解在天上，大地上下着潮濕的雪雨；太陽極其遲慢地走過它日間的道路，空氣變得更加暖和一些，好像快樂的春天已經到了，喧囂地躲藏在城外的田野間，一會兒就會湧進城來的街道上滿是黃色的塵芥，鋪石道旁溪流正在奔放，亞列司丹曠場溶化的雪堆上小鳥快樂地跳躍着。人間也顯出烏兒般的忙碌景象，春的騷音之上，差不多從早至晚不斷地送出大齋期的鐘聲，軟綿綿的刺激震撼着心兒，——在這種鐘聲里，好像老頭兒的話語中，藏着某種難為情的東西。又彷彿人們帶着冷峭的悲哀對着鐘聲說一切：

——過去了，這個過去了……

我的「命名」日那天，廠里贈我一個「上帝的人阿列克西」的雛形像，像雖小，然而刻畫得却很精緻，任罕列夫來了一翻長而且嚴肅的演說，這，我很記得：

——你是誰？——他彈動手指，揚着眉兒說。——沒有多大的小把戲，孤兒，年齡總共不過十三歲，但是我，年紀差不比你大四倍，我之所以稱讚你，只是因為你對付一切事物能用老老實實的率直態度，不矯揉造作走崎途！希望你永遠走正路，那就好！

他談到上帝的奴隸，與他的人類的事情，然而人類與奴隸間的區別終於使我不明瞭，而且就是他也許還是不明白。他說得很沉悶，廠里取笑他，我拿着塑像站着，非常心驚膽寒的，不知道怎麼做才好。最後加賓周亨很不耐煩地說這演說家：

——停止你的非禮禱詞，瞧他的耳朵已經變成藍色了。

後來拍着我的肩膀也稱讚了幾句：

——我們所以覺得你好，是在乎你是一切平民的親屬，這就是你真正的好處！所以當你做錯事情的時候，不要說打你，即是罵你幾聲也是很難得的！

大家用和愛的眼睛凝視着我，親愛地嘲笑着我難爲情的尷尬樣子，但是沒有笑多少久的工夫。這時候，我真想大叫幾聲，因爲他們這班人對於我居然也覺得有些用處，使我獲得了出乎意料之外的快樂的感覺。但是，正當這天早晨進舖子去，司務使向我點着頭，對比特·華西里也維契說：

——不仁愛的小把戲，不論做什麼也不中用的！

我照常是清早到舖子去，但是中飯後，司務使說我：

——回家去，把做房屋頂上的積雪掃下來，裝進冰庫去……

關於命名紀念日那回事他不知道；我自信無論誰也不知道這樁事。當廠裏慶祝典禮完畢時，我才換好衣服，跑到天井裏，爬上做房屋頂扔些去年冬天的堅硬厚實的積雪下來。但是心不在焉的我，

忘記打開冰庫門，倒雪進去。我跳下地來發見這種錯誤，頓時決定把雪塊從門那兒扔進去潤濕的它黏緊在一塊兒；木鏟很難搖動它，鐵鏟又沒有，因此當經理出現在後門的一霎那間，我便搖壞了一柄鏟子；俄國的諺話「樂極生悲」這確是真理啊！

——好，——經理取笑說，走到我跟前。——唉，你工作，見你的鬼！看我打破你糊塗的腦袋！

他拿鏟柄子揮動着，我移開一步，憤然地說：

——我難道是你雇的看門人……

他對準我的脚摔一木棒，我抓住雪團扔去打他的臉；他一邊跑開，一邊喘息，我也拋去工作跑到工廠裏去。幾分鐘之後，他的未婚妻，滿臉痘痕的活潑姑娘跑下樓來。

——馬克西梅契上樓去！

——我偏不去。——我說。

拉里奧倫契吃了一驚，輕輕問道：

——幹嗎不去？

我告訴他那是怎麼一回事；他心焦地皺着眉頭，一邊預備上樓去，一邊用半低音說我：

——這樁事，你，兄弟太大膽了……

廠裏開始轟動，責罵經理，加賓周亨說道：

——「嗯，回頭看他們揍死你啊！」

我可不怕挨揍。我同經理的關係老早破裂了，——他一味恨厭我，最近更尖銳化，我也不能饒恕他，但我很想打聽他爲什麼要對我不講理。

他故意丟銅板在舖子裏的地上；我掃地時，拾着它便存放在櫃台上的茶盃裏，這茶盃是專門裝打發乞丐的小錢和戈比的。當我打量到這含着拾物歸私人所有的意義時，便說司務：

——「你白丟錢給我啦！」

他面孔發燒了，滿不在乎地說：

——「你不敢教我，我知道怎麼做事情！」

但頓時更正道：

——「怎麼是白丟呢？它們自己掉下去……」

他禁止我在舖子裏唸書，說着：

——「這不是你的聰明事業！你寄生蟲，怎麼配打學者的招牌？」

他用值二十戈比的一個銀角子來謀害我的企圖依然沒有取消，我明白假如那一次我掃地吧錢掃滾在地板縫隙裏去了，那他準會確信是我偷走的。因此我一次對他提議放棄這套把戲，但是當天我從酒排間泡開水回家來，就聽見他在德惠隔壁店裏最近才雇來的伙計。

——你教他偷部讚美詩——我們馬上可以得着一部讚美詩和三個匣子……

我明白這話與我有關，——我一走進舖子時，他們倆做出很不安的樣子，除開這個徵兆而外，我還有證據證明他們蠢笨的談話中有反對我的嫌疑。

隔壁的伙計已經不是初次給那兒做工的；他被認為手腕靈巧的商人，然而酷嗜酗酒，前些日子爲着酗酒主人把他開除，但後來這位消化不良，有氣沒力的長着一雙狡猾眼睛的人又被原來的東家雇回來。在主人面前裝腔作勢假謙恭的他，鬍髭裏經常露出聰明的微笑。歡喜說俏皮話，他身上常有一股一般牙齒腐爛的人們應有的惡臭氣味，雖然他的牙齒很潔白健康。

有一天，他使我受驚嚇：踱到我跟前來，親愛地微笑着，但後來，突然打翻我的帽子，一把抓住頭髮。我們開始打架，他從廊台上把我拖進舖子，我簡直拚命在大的神龕上和豎着神像的地板上一陣橫衝直撞，——假如他打勝了的話，我說不準會打碎玻璃窗，毀了彫刻物，抓扯壞一切值錢的神像哩。可是他很沒有力氣，結果給我征服了，但是正當我飽受驚駭的當兒，這位長鬍髭的男人蹲在地上，揩着受創的鼻子，苦痛地大哭起來了。

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們兩家的主人都出去了，我同他兩人又在一起的時候，他手揩着浮腫的鼻樑，和眼睛下邊，友愛地同我說：

——你以爲我有意跟你搗亂嗎？我不是傻子，我老早知道你會打傷我的，因爲我是一個身體衰

弱的酗酒漢。這是主人命令我的去呀，他說，努力對他挑釁，要不然總有一天他會跑到舖子來同你打架的，挺好還是先去打倒他的威風吧！可是我自己也許還沒有決心打，你就裝模做樣……

我頓時相信他是受人指使，因此很憐憫他，我知道他同那時常捶他的婦人都過着半餓半飽的生活。但結果我還是問了他：

——假如有人強迫你毒殺人，你要毒殺嗎？

——他要強迫，——伙計帶着可憐的微笑，輕輕說。——他可能……

這事過後不久，他要求我：

——聽着，我此刻連一個銅板也沒有，家裏斷了炊，女人埋怨我，好朋友，請把你們儲藏室的不管什麼樣的神像偷一個出來，給我賣去吧，俺要偷嗎？要不然偷部讚美詩吧？

我回憶起鞋店，教堂的門房，使我想到這個人又是出賣我的呀！但是要替他偷神像這樁事，很不容易拒絕，至於說到偷一部值好幾盧布的讚美詩，我更沒有勇氣，因為好像這便是我犯了十惡大罪呀！究竟怎麼辦呢？人道中每每包含着數學；「刑事犯」潔白質朴的心靈十分顯明地洩漏出隱藏着巨大的個人的欺謊之小秘密。

當我聽見我的司務慫恿隔壁伙計教我偷讚美詩時，我愕然了。我的司務顯係知道我很慷慨，善於替他人打算，同時隔壁伙計對他談到過關於神像的事情的。

卑污醜惡的慊他人之慨，與對於我的低能的詭計——引起我對自己與對一切人的怨恨讎視的感覺。好幾天來我飽受劇烈的苦惱，同時期待着書箱的來到；結果，它們來了，我把它收拾在儲藏室裏，隔壁伙計走來要我給他讚美詩。

當時我便問他：

——你要說神像是我的嗎？

——要說，——他用悲哀的嗓子說。——我兄弟，不管什麼也不能保守秘密的……

這可迷亂了我，我蹲在地上瞪着眼望他，可是他開始急速地咕嚕着，由於絕望的苦痛變得艱難的了。

——你沒瞧見你自己的主人和我的主人已經打量到這回事了嗎，還說我說你的……

不用說我已經倒霉了，——這般人偵察着我，現在我只有預備地方去跪着懺悔童年的犯罪行為！假如要墮落的話，那就墮落在萬丈深淵中去吧，反正都是一樣的墮落！我終於率性把一部讚美詩遞到伙計手頭，他將它藏在大衣裏，走開幾步，但頓時又跑回來——把讚美詩丟在我腳下，一邊大踏步地走開，一邊說着：

——不要，你自己要倒霉的……

我不懂這話的意思，——爲什麼我自己要倒霉呢？但我很滿意他不接受書。這之後，我小小的司

務，越發生氣，狐疑地監視我了。

我完全記得拉里奧倫契上樓去那回事；他在那兒停留一會兒，回來時比較往常更加悒鬱，更加沉靜了些，正當吃晚飯時，他擠眉弄眼地說我：

「真是心焦啊，他們要取消你舖子裏的職務也許是調到廠裏來。別再出錯呀！『鐵甲蟲』不滿意你，因為你對他沒有誠意……」

在廠裏，我也有一個讎敵——司務的未婚妻，風流過度的女孩子；廠裏一切青年都同她玩，在走廊上等着擁抱她；她並不難為情，而只是小豬樣的輕輕地叫幾聲吧了。她從早到晚吃東西，她的衣袋裏裝滿着薑餅同煎糕，牙腮成天不覺疲倦地牽動着。她那一副長着不安靜的晦澀眼睛的平凡面龐，看起來是很不仁愛的。她時常以隱藏着某種粗俗無恥的神秘東西來誘惑我跟班伏爾，對我們說些滲雜着醜惡字眼的輕快話語。

有一天老年匠師中不知那一位說她：

「……你，不要臉的野女孩子！」

她嬌態地用俗不堪耐的小調來回答：

假如女孩子要顧羞恥，

她便不適宜於做婆娘……

我真是第一次瞧見那樣的女孩子，她站在我面前，便恐嚇我，粗鹵地賣弄風騷，後來發見這種風騷使我不愉快，馬上就變得更加煩惱的了。

某一次，我同班伏爾在敞房裏幫她蒸溜裝過酵母跟胡瓜的木桶時，她對我們提議：

——來呀，小孩們來，我教你們接吻呀！

——我比你還要會些哩。——班伏爾說她，擰笑着，接着我便說她已經同未婚夫接吻過，再來是不很甜蜜的。終于她生起氣來。

——嗨，好渾蛋！奶奶同他談情，可是他鼻子一掉；你們說，多麼擺臭架子呀！

於是用手指威嚇着，補充道：

——好吧，先生，我記得你啊！

班伏爾打斷我的話頭，也說她幾句：

——假如未婚夫知道你的鹵莽，看不要你啊。

她狐疑地皺着麻臉。

——我才不怕他哩，帶着我的嫁奩我可以找到十個以上的男人。只要是未結婚和未「那個」的處女。

後來，她剛開始同班伏爾軋姘頭，從那時候我便做了她喋喋不休的讒言者。

舖子裏的生活愈加困難了，我讀過一切宗教的書籍，聖經學者們的談話和論爭，更加不使我發生興趣——他們一切所說的都不外乎一樁事情。只有比特·華西里也維契「黑暗人生」之見識，與富於興趣同熱情的經驗談仍舊使我傾心嚮往。有時我也想像法流浪世界的孤獨的幻想的葉里士預言家，到處漂泊去。

但是，有一天，當我開誠佈公同老頭兒談說人類和自己的思想時，他深切地注意聽我，一會兒便把我所說的告訴司務，後來那傢伙不是恥笑我，便是憤然地呵責。

一天，我告訴老頭兒說我已經把他有時候的言論記錄在我抄寫得有各種不同的詩，與書中的警句的筆記簿上了；這可使他吃驚不小，他頓時對我搖了搖腦袋，驚心地問我：

——你這是爲的什麼小孩子，這是要不得的呀！爲了記憶不成，你拋掉這個吧！你幹嗎要這樣！你給我這本筆記簿吧，噯？

他喋喋不休地說了我許久，爲的是要給他筆記簿，或者把它燒掉，但後來憤然地同司務埋怨着。我們回家時，司務嚴厲說我：

——你不要做這種筆記，聽見嗎？只有偵探才做這種事情呀。

我隨隨便便問一句：

——那錫達諾夫是什麼呢？他同樣做筆記。

——同樣大傻瓜……

他沉默了許久，非常和藹地說：

——聽我的話，把你自己的同錫達諾夫的一道給我看，回頭我給你五十戈！但只是要錫達諾夫不知道，偷偷地……

也許他自信我會實行他所希望的，不再多說一句話，兩隻短短的小腿便從我前面跑開了。

回家我就告訴錫達諾夫司務所說的話，也夫根尼皺了皺眉頭。

——你真是白嚕囉……現在他會教不管什麼人來偷走我和你的筆記簿的。把你的給我，我替你藏起來……但是他馬上會壓迫你的，留心吧！

我相信這一點，因此決定等外祖母剛一回城裏來就辭去職務，——她整個冬天都住巴拉漢，幫人家教女孩子學編花邊。外祖父又搬到古納汝去住去了，我不願到他那兒去，因為他進城來都不來看看我。有一天，我們在街上碰見，他穿的熊皮狗襖，走路很莊嚴，很緩慢，好像神父似的，我同他打招呼，他用手掌遮住額頭瞧着我，深思地說：

——這是你……你現在是神像畫家了，好好，好吧，你去，去呀！

從道上推開了我，繼續莊嚴而緩慢地向前走着。

我瞧見外祖母的時候很少；她毫無倦怠地勞動着，掙錢來供給老態龍鍾的時常生病的外祖父

的穿吃，而且成年同舅父的子女們糾纏在一塊兒。最使她勞碌的算是米哈依爾的兒子沙夏，標緻的青年，幻想家，書呆子。他精於美麗的技術，時常從這個東家跑到那一個東家去，但在過渡時期中，一切都由外祖母負擔，他只是靜待着她替他尋新的位置。除此而外她還得照料沙夏的姐姐——這是一個不幸的女人，嫁給一位愛酗酒的手藝人，給丈夫打罵，逐出家庭了的。

同外祖母相遇的時候，我愈覺得她的靈魂魅惑人，然而我這種美麗的靈魂已經被神話故事弄糊塗了，不適宜於達觀事物，不能理解苦痛現實的景況，我的煩惱，與我對它疎遠的感情。

——應當忍耐，奧列沙。

回答我關於醜惡的生活，人們的煩惱，以及一切使我感受刺激的苦痛故事，她總會這樣說。

我很不會忍耐，假使有時候表現了牲畜、草木和石頭的德性，也不過是爲着自身的經驗，爲着要知道蘊蓄自己力量，與鞏固世界上的階級吧了。有時候，青年們憑着一般英豪的蠢動，與對於成年人的力量之景慕心，也愛企圖提高艱難困苦，增長他們極大的筋骨，同時也須要人家讚美，正如同大力士之舉起兩普特重的秤錘畫十字。

在一直的轉變思想中，這一切都做過，不管精神的也好，肉體的也好，不過得感激不會致我死命，不會毀傷整個生活的某種意外事情。因爲一個人的毀傷，再也沒有像毀他的堅忍，毀傷他外間定規的謙遜力量那麼可怕。

假使我最末最末的一天，還生息在這被毀傷的世界上，那我可要不會驕傲地在自己最後一點鐘內囑咐四十來歲的仁慈的人們：當心把我的靈魂弄變了形啊！但是現在強情的勞動的他們永遠不會損失它的。

粗鹵地安慰人們，強迫他們歡笑的熱烈慾望變本加厲地抓住我。結果我獲得成功了，因為我善於講說下市商人的故事，與化妝表演；裝扮男女鄉氓進城來賣或者買神像，裝扮司務如何對他們花言巧語，聖經學者們如何論爭。

廠裏哈哈大笑起來，匠師傅們往往拋開工作，觀看我怎麼表演，但之後，拉里奧倫契每每忠告我：

——你挺好是晚飯後才表演，要不然你會妨礙工作的……

「表演」完，我自己感覺到很輕鬆，好像放下一肩重担；半點鐘到一點鐘之間，腦海裏變得很愉快，空虛，但後來好像我腦海中充滿着尖銳的小洋釘，它們在那兒滾動，在那兒亂鑽。

我的週圍好像騰沸着不知什麼醜陋的稀粥，我漸漸被煮爛在裏邊了。

使人暗想：

「難道整個人類的生活都是這麼樣的嗎？我將來的生活是不是也跟這般人的一樣，不會發現，不會瞧見更好的什麼呢？」

——馬克西梅契發脾氣啦！——任罕列夫注意瞧着我，說。

錫達諾夫時常問我。

——你怎麼啦？

我不會答覆。

生活頑強而粗暴地拭去我靈魂上的墨跡，惡辣地以某種無用之廢物來替代它，——我憤然而倔強地反抗生活暴力，雖然有時也像一般人那麼浮沉在那種生活的狂流中，與波助瀾，然而流水對我畢竟是愈加寒冷的，它不像支持別的人那麼容易支持住我，——有時我好像我已經沉落在某種深潭裏去了。

人們對我的關係愈加不惡。這倒是很好的，他們不像叫罵班伏爾那麼叫罵我，不虐待我，爲着表示尊敬我的關係，他們叫我的父名。但是，瞧見衆多的人們喝酒，瞧見他們醉後的反常狀態，與對於女人的病態關係，非常苦惱，雖然我明白酒與女人在這種生活中是唯一的愉樂。

時常憂愁地記憶起極其聰明勇敢的納達娜·戈茨諾夫司加亞也叫女人是「愉樂品」的話來，但是當時的外祖母是什麼呢？馬爾高皇后又是什麼呢？

我帶着近於畏怖的感覺回憶起馬爾高皇后，——她那麼的與衆不同，好像我是在夢裏瞧見她。我也過分地想女人，同時決定一個問題：下禮拜是不是要到一般人所走的地方去呢？這可不是肉體的慾望啊，——我很健康，很忌避這椿事情；但有時由於一種感情衝動，很想擁抱着一個親愛聰

明的什麼人，真誠地，無限久地談談母親，和心靈不安的一切事情。

我厭恨班伏爾，當他每夜告訴我他自己同對門丫頭鬧的「羅曼司」時。

——瞧，兄弟，真是滑稽：一個月前，她不歡喜我，我就用雪花扔去打她，此刻他正蹲在長椅上，你擁抱她去吧，——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你說的什麼！

——自然是說的一切囉。她對我對你都是一樣，我對她也跟對你一樣好，我們同她接吻去吧！……她真是誠實的……她，薄命女，多麼好呀！兄弟……——嗯，你抽煙好像老年的兵士！

我抽煙抽得挺厲害；因為煙草可以麻醉不安甯的思想，避鈍驚心的感覺。還算好，麥酒的氣味引我的厭恨，可是，班伏爾很歡喜喝酒，酒醉之後，便傷心痛哭起來！

——我要回家，要回家呀！讓我回家去吧！……

我記得他也是孤兒；父母死得很早，兄弟姊妹都沒有，八歲時就在陌生的人間鬼混。

在這騷亂不安的空虛心境中，春之號召愈加刺激我，我決定再到輪船上去，順流而下到阿司特拉罕，再轉到波斯去。

我記得爲什麼緣故要到波斯去，也許是我很歡喜尼日尼諾夫戈洛特（下新城）的波斯商人吧；他們坐着如同石頭偶像一樣，染着色的鬍子翹來對着太陽，鎮靜地吸着香煙，他們的眼睛大而且

黑，好像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似的。

的確，我已經決定逃走了，但是在耶蘇復活節的那一個禮拜上，帶着一部份匠師回家，回各人的村鎮去了，其餘的蹲在家裏釀酒，我沿着春光明媚中的田野，和奧略河岸漫遊的時候，偶然遇見了以前的主人，外祖母的姪侄。

他穿的輕巧的灰外套，手插在褲袋裏，嘴啣着香煙，帽子戴在後腦壳上；他仁愛的臉龐對我露出友誼的微笑，他確有一種誘惑人的閒適愉快的風度。田野間除開我們兩個，任何人也沒有。

——喂，畢西戈夫，祝你耶蘇復活節快樂啊！

行過復活節的接吻禮，他便問我生活怎麼樣，我如實地告訴他關於工廠，城市，以及一切我所厭煩的事情，跟我決定到波斯去的打算。

——算了吧，——他態度很嚴肅的說。——見鬼，到波斯去幹嗎？這，兄弟，我知道，像您的年紀我也想想跑跑去碰碰一切的鬼哩！

我歡喜他「碰鬼」那句妙語；這個「鬼」字裏邊彈奏着不知什麼最好最快樂的東西，這簡直是「意在言外」啊。

——抽香煙嗎？——他伸長着裝上一支大香煙的銀煙斗對我，問：「噫，畢竟說服了我啊！」

——好吧，畢西戈夫，再到我那兒去！——他提議。——兄弟，我今年承辦建築一千四百所市場的店舖，你知道嗎？所以我請上市場去替我做「監工」，將來管理一切材料，監視那兒的工人怠工，或者偷竊材料，你去不去？月薪五盧布，另外還給每天五戈比的膳費！女人們不同你發生關係，你早晨出去，晚上回來，只是在女人們跟前過趟路呀！但是你千萬別說我們遇見過，只是說你因為復活節放假特意來玩兒的！

我們做了好朋友，他居然同我握手告別，而且走了很遠還在依依不捨地揮帽子。當我告訴神像廠說我要走時，開頭引起大部份人諂媚的愛憐，班伏爾特別感動：

——嗯，想想吧，——他叱責地說，——同我們過慣了生活之後，你怎麼和各種各樣的鄉下人合得來呢？唉，你這叫做助祭不做，做守墓的……

任罕列夫咕嚕道：

——仁愛的青年，捉魚一定要在挺深的水裏去捉，這是最壞不過的……
廠裏同我要好的伙友，開始悒鬱不樂了。

——自然，應該嘗試一下這樁事情，又去嘗試一下那樁事情，——醉黃了臉皮的任罕列夫說，——不過挺好是馬上更加強大起來，去開拓一件不管什麼事情……

——要建立終身事業呀。——拉里奧倫契輕輕地補充一句。

但是我感覺得他們好像很有責任心似的，說得那麼緊張，——他們彷彿扔下一個什麼樣圈網，網緊了我，但不知怎地馬上又給我弄破了，撕碎了。

炕床上酒醉的郭果列夫，嘎聲嘎氣地說：

——我維願一切將來都坐監牢！我知道一種秘密！這兒的人誰是信仰上帝的呢？唉……唉……一切仍如往常，壁頭旁邊，凭着無臉的漆畫未完的神像，天花板上掛着玻璃圓燈；灰暗色的油煙和塵土遮掩了燈罩，人們早已不能利用玻璃燈的燈光來工作了。過圍一切很能使人牢記，閉上眼睛便瞧見黑暗籠罩的整個地窖中，一切桌子，窗檻上的顏料罐；成束的毛筆管；屋角裏的神像，髒水桶，黃銅的洗臉盆，好似救火夫的鎧盔，還有是從炕床上吊下的郭果列夫的赤腳，藍得好像溺死鬼的腳似的。

深願趕快走，然而俄羅斯人總愛拖長憂愁之時光；告別時，人們像是在舉行「鎮靈」的儀式。任罕列夫顫動着眉頭，說我：

——「魔書」這一本書，我不能給你，你願意二十戈比賣掉它嗎？

書是我的唯一的財產。救火隊長贈我的涅爾曼托夫的書，我很捨不得賣掉。但當多少有點兒難為情的我拒絕錢的時候，任罕列夫把錢塞在皮包裏，起勁地說：

——那怕你想要書，但是我也不肯給你的！這本書不是你讀的，帶走它不久就會犯罪呀……

——那麼書店裏爲什麼有人賣它呢？我親眼瞧見的呀！

但他倍加努力地說服着我：

——不是這樣的意思，舖子裏短銃也有人賣……

結果沒有給我涅爾曼托夫。

跑上去同女主人告別時，在走廊上碰見她的侄女兒，她問我：

——有人說你要走，是不是？

——是要走。

——也許會有人驅逐你，要不然不會走的吧。——她不很可愛，然而很天真地表白。

後來，酒醉昏昏的女主人說了：

——再見吧，耶蘇保佑你！你壞孩子，膽大的！雖然我沒有發見你一點兒壞處，但是，大家都說你壞呀！

於是突然大哭起來，含淚說道：

——假如我那甜蜜的男人，親愛的心肝不死，還活着的話，他也許會領導你，替你縫件把披衫，留着，不趕走你呀！可是現在一切都變了！簡直不像從前，走吧！噢，你往那兒去呢，小孩子，幹什麼去呢？

十六

我同主人（即圖案師——譯者）共乘一隻小木船，沿着市場街道兩排舖店之間的一條小河駛去，浩淼的春水高過兩層樓房。我搖槳，老人不會划船，蹲在船尾上，船尾的槳深深地沉下水去；製造很拙笨的小船，沿着靜悠悠的濁流從一個街旁駛到另一條街旁，船身顛動不堪。

——喂，現在水位高啦，見鬼牠妨碍航行。——主人抽着香煙，嚷叫；香煙的青烟縷縷地噴射着。

——安靜！——他愕然地叫。——我們划到燈塔跟前去！

修理好船兒，便叱責：

——嗯，渾蛋們給出這樣的船來……

他指示我淺水後頭有個修理船的地方。他那刮光的臉，剪齊的鬍子，啣着香煙的嘴巴，儼然一位工頭的模樣。他穿的皮的短上衣，高齊膝頭的長皮靴，肩後——獵人用的皮囊，腳下豎立着可寶貴的雙管的「涅別爾」鳥槍。這兒那兒的事情使他不安地把皮的鴨舌帽動來動去。——時而把它拉下來遮住眼睛，嘟着嘴兒，焦心地東張西望；時而把帽子推到後腦壳上，一下子變年青了些，鬍髭裏微笑着，思想愉快的什麼，——不相信他的工作很多，逐漸減少的水量不見得會使他着急，——顯見得他

心中蕩漾着某種衝動，與閒適的思潮。

可是我被肅然的驚訝之感壓抑着：這個死城，與直行形的打開窗戶的建築物，看起來好不奇怪啊！——城市密接着洋溢的春水，我們的船好像從屋頂上航過。

天是灰色的。太陽迷途在雲層裏，從雲堆裏僅漏出一點兒斑斑點點的宛如寒冬之銀光。

水也是灰色的，寒冷的；它的細流好像凍結了，又好像同着空虛的房舍，與濁黃色的成列的舖房一道在睡眠。當着蒼白色的太陽從雲裏望出來，週遭的一切漸就明亮，水裏映出天體的時候，我們的小船便掛在兩層天之間的空中了；石頭的建築物也高舉起來，隱隱約約地對着奧喀河與伏爾加河浮游。船的週圍漂着破木桶，木箱，提籃，木片與蒿草，有時還漂來死蛇般的木杆或者屋樑。

某處開着窗子的人家屋頂的晒衣服的涼台上，凸現着一些破皮靴；一位婦人從窗口裏眺望着外面灰色的河水，涼台鐵柱的頂端繞着一隻小木船，紅色的船舫映在水裏怪油膩地。

主人點頭對這般生活的標記，向我解說道：

——這是集市場的巡警住家的地方。從窗口爬出，再爬到屋頂上，可以蹲進船去航行着，視察着那兒有不有強盜？可是沒有強盜，他們自己就是做賊的……

他說話的態度很沉靜，很沒精神，思想着旁的什麼。週遭很肅穆，荒蕪，模糊，如像在夢中。伏爾加河同奧喀河匯入一個大湖裏；遠處，毛氍氍的山上，凸出斑斑點點的城樓，花園中的一切還是黑鬱鬱的。

但茁綠的樹木已漸漸繁茂起來，花園給房屋與教堂穿上碧綠色的暖和的裘衣。水上濃厚地流出耶蘇復活節的音響，聽起來好像是鬧雜的市聲，可是這兒彷彿是被人忘懷的墓場。

我的船容與在兩道陰鬱的叢林之間，我們走的到「老寺院」去的主要航線。香煙使得主人不安，惡辣的青煙隱蔽了他的眼睛，船呢，不是船頭便是舢舨撞着矮林的樹幹——主人很刺激地驚叫：

——好渾蛋的船！

——誰叫你不會划哩！……

——怎麼會呢？——他喃喃地說。——假如兩個人共乘一隻船的話，總是有一個會划，一個不會

划的。瞧吧：那就是中國人的市場。

我早就知道這市場的來歷；知道這蓋造着笨拙的屋頂的滑稽的市場；屋頂的角落上蹲着蹣跚起大腿的中國人的石膏像，不知什麼時候，我同同伴們曾經扔石頭去打它們，有幾個中國人的頭跟手即是我們打碎的。但是此刻我已經不熱心這些了。

——無聊，——主人指着市場說。——他們假如給我造這樣的……

他把鴨舌帽推到後腦壳上，吹口哨了。

可是我不知怎地想到他將來也許會造一座這種無聊的石頭城，在這每年得遭兩條河的洪水淹沒的低窪地上，而且也許會發明中國市場……

他把香煙扔在船舷外，隨着吐出厭棄它的口沫，說道：

——苦悶，畢西戈夫，真是苦悶啊！找不出有教養的人，沒有誰可以說說話。想讚美，可是在誰前面去讚美呢？沒有人全是些木匠，石匠，鄉氓，騙子……

他眺望着右邊粉白的回教堂，……美妙地從水上矗立在小坵上，於是好像回憶起忘懷的事情似的，接下去：

——我開始喝酒，抽煙，是住在德國的時候，德國人，兄弟，很機巧的民族，就是那樣的「老虎婆」啤酒。愉快的企業，可是對香煙還沒有習慣！你抽煙，老婆便吵：你身上有什麼臭味，好想毛皮匠身上的呀！不錯，兄弟，我們生活，我們有計劃……好吧，你自己的右邊……

他把漿糊在船舷上，拿出烏槍，對準屋頂上的中國人放了一槍，沒有射中中國人，流彈落在屋頂上，牆上，塵土般的青煙飛騰到天空。

——沒有打中，——槍手無情地承認着，重新裝置槍里的彈藥。

——你怎麼強姦處女——「開齋」的呢？沒有過嗎？可是我，十三歲時便愛上……

他講他自己第一次戀愛建築師的丫頭的故事，好像做夢似地。他曾經在那位建築師那兒做過學徒的。灰色的水慢慢溢出，沖洗着建築物的某角，寺院後出現着一片白茫茫的流水，水上的某處，矗立着一隻黑魘魘的桅杆。

神像製造廠里常有人唱出一首學校的歌

碧藍的海。

狂暴的海……

致人死命的鬱悶，也許就是這碧藍色的海吧……

——夜里我不睡覺，——主人說。——有一回，從床上爬起來，站在她門邊，過身戰慄得好似一隻小狗，——屋子里很冷！主人每夜去拜訪她，很可能遇見我，可是我不怕，而且……

他深思地說着，好像在仔細觀察着破舊的衣服——可不可以再穿一次，或者一次也不能穿。

——她發見我，很可憐我，打開門，招呼道：進來，小傻子……

那種使我厭煩的故事，我已經聽得不少了，雖然它裏邊存在着愉快的特色，——關於自己第一次「戀愛」，差不多一切人都說得沒有驕傲，沒有猥褻，只是很親愛而且愁苦，我明白：在說故事者的生活中，這是最美好的。許多的人，好像這才是好事情似的。

他搖頭冷笑着，驚叫道：

——不要把這個告訴老婆，不要！那兒怎麼樣呢？不要告訴那故事……

他不是對我說，而是自己說自己。假如他沉默了，我可以說在這種靜謐與空虛中，必須撩天唱歌，吹口琴，要不然只好在這死城與灰色的寒水之間酣睡，做一場大夢。

——頭一樁事情——不要早結婚！——他教我。——兄弟，婚姻是一個人的終身大事，沒有結婚的人的生活可以要怎麼就怎麼，隨你的便！要到波斯去做回教徒也可以，要到莫斯科去做巡警兵也可以，窮了，你要去做賊也可以。——一切你高興怎麼就怎麼！可是，老婆，兄弟，就跟天氣似的，你就不歡喜她也沒辦法呀！——沒辦法！兄弟，這不是靴子可以脫下來扔掉就是……

他的臉變色了，他眺望着灰色的水，皺着眉頭，手指挖着塌鼻孔，喃喃地說道：

——好，兄弟，當心吧！我們打量——你對於各方面，應當折腰，而同時也要站得筆直……！——不過對於一切人，應當安排你自己的網罟……

我們划到伏爾加河支流墨爾爾基湖的矮林跟前。

——輕輕划，——主人低聲說，鳥槍瞄準着矮林。

打得了幾隻瘦山鷓，他吩咐道：

——我們抵古納汶啦！我在那兒住到明天，你去告訴家裏說我同市場管理人……

他在一條街的郊外上岸，這兒也是給洪水淹沒了的。我回到司特列洛克集市場，撬好船之後，又蹲在船里眺望着兩條河的匯合處，城市，輪船同天空。天上好似一隻大鳥的華麗翅膀，一切都掩蔽在雲翼之中；浮雲之間蔚藍色的罅隙裏現出了金黃黃的太陽，它的一瞥可以改變大地上的一切。週遭一切豪爽而泰然地蕩漾着，河之急流飄飄然地送來一陣無量數的竹筏的騷音，筏上挺立着幾個長

鬚髯的鄉氓，轉動着修長的槳杆，與相遇的輪船互相呼應着。小小的輪船拖着逆流中的駁船，河水搖撼着它，船頭好像梭魚似的旋轉着，喘息着，機輪頑強地沉陷在水裏，急躁的奔流迎面衝擊着它。駁船上四個鄉氓肩並肩的蹲着，脚吊在船舷外。鄉氓中有一個穿漂亮襯衣的正在唱歌；歌詞雖聽不清楚，但我却知道它。

我覺得在這兒活潑潑的河上，一切我都很熟悉，很接近，很能懂得。但是，我背後水淹的城市——正像我主人做的惡夢，連他本人都少有明白。

飽瞧了一切之後，我便回家，同時感到自己已經長成大人，一切勞動都能勝任的樣子。我沿途眺望着綿亙在伏爾加河上的山嶺——遠處。

從山嶺上，從平地上好像有一個巨大東西允許供給一切人所希望的。

家里我也有書；在從前馬爾高皇后所住的房舍裏，現在住的一個大家庭：總共有五個女人，其中的一個較其餘的都要美麗些，還有兩個是中學生——這些人供給我的書。我帶着貪婪心唸着屠格涅夫，驚歎他全書的素樸明瞭有如秋之晴空。他簡述的一切人物，總是那麼純潔，那麼良善。

讀波麻洛夫司基的「布爾士」我也驚歎：這酷似神像製造廠的生活；我澈底認識了沸騰在殘酷的鹵莽中之鬱悶的絕望。

唸俄國書我却很歡喜；它裏邊每每使人感覺到某種相識的，憂愁的東西，彷彿字裏行間包藏着

陰鬱的大齋期之鐘聲，——剛剛展開書，它就在輕輕地作響。

「死魂靈」我馬馬虎虎唸過一遍；「死者家書」——也是「死魂靈」；「死人之家」；「死」和「三個人的死」還有「活人的權力」——這一批同名的書，不得不留意，同時刺激起紛亂不安的不愉快對於那類子的書的感覺。一時代象——「一步跟一步」；「做什麼」；「史姆林村記事」；「我也不歡喜」——這好像全是千篇一律的故事。

然而，我很歡喜歡更司，與司各得；我存着巨大的歡心讀這些著作家的文章，這一本讀三兩遍，那一本讀三兩遍。司各得的書好像富人教堂中禮拜日的禱告，——微嫌冗長而沉悶，然而却很嚴肅；更司在我面前，算是我虔誠膜拜的一位文學家，——這個人對於人類極盡艱苦的愛情技巧獲得了驚人的成功。

每個黃昏，家戶門前的階沿上聚集着大批伴友，κ兄弟，同他的姊妹，與一些年青小伙子，還有是塌鼻樑中學生，亞且，司拉夫，雪馬士，柯；有時候少婦布吉，耶娜，同某一位重要官員的小姐也來。談論着書理，詩歌，——這是我性近，而且很懂得的；我比他們一切都要讀得多些。他們時常互相講說着關於中學校的故事，與埋怨教師的情形；聽着他們的故事，我感覺得自己是一個最放蕩不羈的伴友，很驚歎他們的堅忍力量，同時也嫉妬他們——他們是學生呀！

我的伴友，年齡都比我大，但是我覺得我自己較他們更大，更老成，更有經驗；這可沒有多少使人

難堪——我希望自己的感覺與他們相近。晚間，我回家很遲，塵埃滿地中，充滿着形形色色的整然的印象，較之他們的印象，然而實際上是很有些相同的。他們嘵嘵不休地談論女人，時而戀愛這個，時而又戀愛那個，時而又試想作詩；在這樁事情裏時刻須要我幫忙，我高興學詩，很容易找着詩韻，但不知怎地我的詩常是幽默的，然而吟布吉娜太太詩却是另一種意境，我本能地用蔬菜跟葱來做譬喻。

雪馬司柯說我：

——這叫什麼詩呀？這簡直是皮鞋釘。

不管什麼事都不肯後人，我也愛上布吉娜太太了。不記得我用什麼表示，但結果很不好；奧的芝威慈經綠水池塘中浮着一副木板，我便提議太太從這塊木板上渡過。她同意了，我便把木板搭在池塘兩岸，站在它的一端，太太替我安搭好另一端，但當穿上花邊豔服的太太嬌滴滴的站上木板另一端的時候，我是在得意洋洋地用棍子推着泥土，可惡的木板在我腳下移動一下，太太便落在池塘裏。我武士似的跳下水去追她，頓時把她救上岸來。驚駭，與池塘的污泥損失了我太太的美麗！

她用濕淋淋的拳頭威嚇着我，叫道：

——這是你居心掩我的！

後來不相信我懇切的申辯，從那時候起，便對我很鄙視。

城裏普通一般的生活，都不很有趣味；老年的女主人仍像從前對一樣我很不仁愛；年青的猜疑

地看待我；維克多爾由於臉上長雀斑的關係，顏色漸漸變黃色了，對着一切都是用鼻孔說話。他已經得了什麼不治的可恥的疾病。

我主人的圖案工作非常之多，兄弟兩人忙不過來，便聘請我的寄父——高爾基母親改嫁的丈夫——譯者）做助手。

有一天，我從市場回來，時間還早，約莫五點鐘光景，走進飯廳，便瞧見茶桌邊蹲着一個我已經不記得了的男人。他同主人蹲在一並排。他對我伸長：

——你好啊……

由於一種出人意料之外的情景，我手足失措了，往事迸出烈火，燒焦了心靈。

——還要發呆呀。——主人叫。

寄父凝視着我，憔悴的而鬢上堆着微笑；黝黑的眼睛，睜得更大，他週圍被什麼磨擦着，抑壓着。我把手塞在他細小炙熱的手里。

——嗯，瞧，我們又遇見了。——他咳嗆着說。

我走開，身心虛弱得好似傷兵。

我們之間建立着某種嚴謹而不明瞭的關係——他叫我父名；同我說話，像同同輩說話一樣。

——到店裏去的時候，謝謝你，替我買四風特「拉非門」煙草，一百張「維克多爾松」牌子的

香煙紙，一風特煮熟的香腸……

他給我的錢，每是給他怪討厭的炙熱的手捏熱了的。自然，他是得了肺病的，世界上的「好吃鬼。」他也知道這個，燃着尖尖的黑鬍子，用鎮靜的低音說：

——我得了不治之病。假如有許多肉吃，不用說是可能好一點的，也許還會完全好起來也說不一定。

他吃得難於使人相信那麼多，吃東西跟抽香煙簡直是繼續不斷地：吃完東西便抽煙，抽完煙又吃。我每天替他買香腸，鹹肉，和沙丁魚，但是外祖母的妹妹自信地，不知爲什麼幸災樂禍地說：

——你別餓死人的零碎食物，別害他，別害！

主人們對於寄父存着難堪的注意力，經常忠告他嘗試這樣那樣的藥方，但是暗地里嘲笑他。

——老爺，應該時刻掃除桌上的殘餘東西，和蒼蠅，即是說一定要把瑣屑的食物弄掉呀！——年青女主人說，接着老太婆便插嘴道：

——什麼樣的老爺也！許害怕把粗布外套磨擦破了吧，但是爲什麼又用刷子時常刷它呢！怪物，要愛乾淨！

接着男主人好像是安慰她們：

——算了吧，「老虎婆，」反正他快死去的！

這種荒謬的讎恨的對於貴人之下流關係，逼着我同寄父接近。蒼蠅雖然帶着污穢的毒菌，然而却是美麗的！

寄父生息在這般人們之間，猶如一條偶然墮入鷄埘里的魚——妄誕的譬喻，正像這一切妄誕的生活。

我發現他有「好事情」的特色——永遠被我忘懷的人；我以一切書中供給我的好東西來裝飾他跟馬爾高皇后，以我的純潔，我的一切幻想，與新誕生的見識來賜與他們。寄父酷似「好事情」中不爲人所喜愛的陌生人。他對待家裏的一切人都是很平等地，從來不談他的過去，回答問題總是那麼特別鄭重而簡略。我很歡喜他教主人的時候：站在桌子邊，彎着背，乾枯的手指在厚紙上敲着，鎮靜地勸告着：

——這兒須要同梅倫相連接，這個要隔斷牆的壓力，另外一柁要靠住壁。

——真是見鬼！——主人喃喃地說，接着老婆見寄父走開，便說他：

——真是稀奇，你怎麼要他教你呀！

當寄父晚飯後去刷牙漱口，彎着舌尖的時候，不知怎地特別使她受刺激。

——據我的意思，——她用苦澀的調子說。——也夫根尼·華西里也維契彎着頭對你，這準有害的！

他雅緻地微笑着，問：

——爲什麼？

——不爲什麼……不……

他用小牛骨籤，籤着自己藍色的手指甲。

——你說，他還要弄乾淨手指甲呀！——女主人感歎着……他死去，可是……

——哀……嗚……嘿！——男主人歎息。——「老虎婆，」你今年幾歲，蠢東西……

——你說什麼呢？——老婆抗議。

老太婆仍舊每夜激烈地對上帝訴苦：

——主啊，他們要我負擔這樣的腐爛的東西，但是維克多爾丟在一邊啦。

維克多爾模倣寄父的風度，模倣他慢慢的步法，紳士的手的很有信用的動作，模倣他特別會江漂亮領結的聰明，與吃飯不出聲音的**本事**。他鹵莽地問這問那：

——**馬克西慕契**，法國話叫親戚叫什麼？

——人家叫我也夫根尼·華西里也維契，——寄父鎮靜地回憶。

——好，妙極啦！胸脯又叫什麼呢？

晚飯後，維克多爾聽令老太婆。

Ma mir, donne mua zankor 牛肉乾！

——嗨你，法蘭西鬼！——老太婆感慨着。

寄父冷靜得如同又聾又啞的人，嚼着肉，誰也不瞧。

有一次大哥說弟弟：

——維克多爾，你學會法文的時候，就去教你的情婦……

記得這是寄父唯一的一次默然的微笑。

後來，女主人生氣把湯匙朝桌上一摔，對丈夫大叫：

——你對我說出這樣的猥褻話，你怎麼不害羞呀！

有時，他到黑魃魃的走廊上來看我；那兒扶梯下的欄樓上是我睡覺的地方；扶梯對過有個窗戶，
可以看書。

——唸書嗎？——他問，口裏吐着煙子；胸脯里有痰在吼。——這是什麼書？

我給他書看。

——咳，——他瞧着書名，說，——這，我似乎唸過！要抽香煙嗎？

我們抽煙，眺望着窗外塵埃滿地的天井；他說：

——很可惜你不能進學校，你好像有出息……

——我不是在學習，在唸書嗎……

——這效果很少，應當有學校，有系統……

想對他說：

——我的老爺，你說的學校跟系統，作何解釋？

但他似乎懷疑我的思想，補充道：

——在陶冶性情方面說來，學校教育比較好。只有智識豐富的人，生活才能活動……

但有一次他忠告我：

——你挺好離開這兒，別瞧這兒的思想，不要留戀對你的利益……

——我歡喜工人。

——歡喜他們什麼？

——同他們在一塊兒有興趣。

——也許……

後來，又有一次，他說：

——實際上，我們這般主人都是這樣無聊，無聊……

回憶起我母親曾說過的話，我不得不推開他……他微笑着，問道：

——你有什麼感想？

——沒有。

——嗯，對的……我瞧見這個了。

——男主人還是歡喜我……

——不錯，他的確是仁愛的男人，不過很可笑。

我想同他談談書理，但他顯然是不愛書，他忠告我不止一次：

——你別崇拜書本，凡是書都是很矯揉造作的，歪曲真理的，不管本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大部份著書人差不多和我們的主人一樣——「小人」。

似是而非的裁判我覺得很勇敢，而且誘惑我。

某一回他問我：

——你唸過龔查諾夫沒有？

——唸過「班爾拉達巡洋艦」。

——這是很鬱悶的「班爾拉達」，不過一般地說來，龔查諾夫還是俄國極聰明的文學家。唸唸他諷刺的長篇小說「奧布莫洛夫」吧。這是他最正確最有力的一部書。在俄國文學中是最偉大的

一部……

關於狄更司，他說：

——這，無聊！我相信你……你瞧，「新時代」報紙副刊上不是經常刊載着有趣味的東西嗎？「神聖的安東尼之經驗」你應當唸一遍！你好像歡喜教堂，這全是教堂的「經驗」對於你將有補益

他親自給我一捲副刊，我得讀了福羅貝爾的名著；它使我記憶起無數的聖徒之說教，與聖經學者口中的某種故事，但沒有引起特別深刻的印象；最使我歡喜的算是一回憶烏比利·法以瑪爾，禽獸的征服者」一書。

我對他說到這本書的時候，他鎮靜地說道：

——即是說，你唸那樣的東西的時間還早！但是，不要忘記這本書……

有時他同我坐得很久，一句話不說，只是咳嗽，不斷吐煙。他美麗的眼睛，發出苦痛之火。我靜靜地凝視着他，忘記這一個忠厚樸實而無哀怨的人當年曾經同我的母親親近過，而且還凌虐過她。我知道他現刻和某一位女裁縫同居着，因此我疑慮地想到她怎麼不厭棄擁抱這長骨頭，不厭棄吻這發出強烈的腐臭氣的嘴呢？這正像「好事情」那邊所有的，寄父偶然也說出一些自己心坎上的話來：

——我愛獵犬，雖然牠們很愚笨，但我也要愛。愛牠很美麗美麗的女人往往是愚笨的……

我不無驕傲的想：

「你不知道馬爾高皇后吧！」

——一切長久生活在一所房子裏的人們，面孔會變成一個人的樣子。——他有一回說這句話我曾經記錄在筆記本上。

我期待這樣的警語，好似期待禮物，——歡喜聽家中不平凡的警語，因為那兒一切人所說的都不是花言巧語，而是硬化如骨的單調的膨脹的詞句。

寄父從來不提我的母親，甚至於好像她的名字都從來沒有提過；這很使我歡喜，因而引起尊重他的感覺。

某一回我問他關於上帝的事情，——不記得怎麼問的；他瞧着我，十分鎮靜地說：

——不知道，我不信上帝。

我記起錫達諾夫，便說了關於他的故事，寄父留心聽着我，後來也那麼鎮靜地說：

——他裁制人，而被裁制的依然在信仰什麼……我真正不信神！

——難道可能的嗎？

——爲什麼不可能！你瞧，我就不信神！

我只瞧見一樁事：他快死去了。我少微有點兒憐恤他，不過首先感覺得的還是一種尖銳化的天然興趣對於垂死的親人，對於死的神秘。

一會兒這位好思想的週身炙熱的人蹲下來，用膝頭觸着我；自信可以使一個人以各人自己的血統關係對待他；不管說到什麼，總是應用專有的威權來裁制來決定——在他心靈中有着某種東西是我所須要的，也可以說，某種東西對於我是着色的無用。這——不可思議的複雜原素，無盡的思想旋風之貯藏器；我同他與我好像沒有關係，他只是我自己的一部份，曾經在某處同我生活過，我想到他，他靈魂上的陰影，便躺在我的靈魂上了。他將來消滅整個生命時，那深藏在他腦海中，心靈中的而被我似乎在他美麗眼睛裏讀到的一切，也許會與他同歸於盡的。當他消滅時——撕去聯絡我與世界的活的聯繫之一個，而留下的只有追憶，但是，追憶是有限制的，不變的。然而變易的活的东西已經去了——

但是，這些思想背後，橫着說不出的孕育思想的話語，這些話語自然而然地須要洞察生活現象，從它每一種現象中須要反問——爲什麼？

——我好像要病倒了似的，你要知道，——一回，下雨天，寄父說。——好氣人的虛弱症啊！什麼都不願……

第二天晚茶後，他特別用心掃除桌子，同膝頭上的麵包屑，弄清爽他自己身上不大瞧得見的什麼髒污痕跡，老年女主人睥睨着他，對媳婦咕嚕道：

——瞧，他才愛清潔……

兩天之後，他沒有來。後來老年的女主人轉給我一個大的白紙信封，說着：

——喏，還是昨天一個小婆娘兒送來的，大概是中午吧，我忘記交出來。可愛的小婆娘兒，她幹嗎給你送信來——不知道，真是！

信封里一頁註上醫院名稱和地址的信箋上，用大寫字母寫上一行：

「有工夫，請來看看我，我住在E·M·瑪爾底洛夫司戈依。」

第二天早晨，我坐醫院病房里，寄父床前；他比吊床還長些，灰色的脚尖伸在床頭外，背後支着靠背架子。美麗的昏花的眼睛掃射着黃壁頭，死盯住我的臉，和一位坐在他枕頭下邊椅子上的小姑娘的手。她的手按住枕頭，寄父張開着嘴，摸弄着她的兩頰。小姑娘身體很豐滿，穿的黑顏色的軟光布衣服，橢圓形的臉上慢慢淌着幾行淚水；潤濕的碧眼目不轉睛地望着寄父的臉，尖角形的骨頭，銳角形的大鼻子，同黑嘴巴。

——請神父來吧，——她咕嚕。——可是他不准……什麼也不懂得……

一會兒，她把手從枕頭上拖開，按住胸脯，好像在做禱告。

寄父知覺清楚的那一霎時，便瞧了瞧天花板，莊嚴地皺着眉頭，好像在回憶什麼，後來枯瘦的手移來對我。

——是你謝，你瞧瞧……我感覺得精神很恍惚……自己……

這可疲乏了他，他閉上眼睛了；我摸着 he 長上藍指甲的修長的手指，小姑娘輕輕問道：

——也夫根尼·華西里也維契，請你介紹一下！

——那就是你要認識的，——他說，用眼睛指示她。——親愛的人……

不做聲了，嘴巴更加張大了些，後來他突然發出嘎聲，好像小鳥似的；在吊床上輾轉着，打開被窩，精光的手在自己週圍摸索；小姑娘把頭壓在揉皺的枕上又哭起來。

寄父死得很快；剛一斷氣，馬上就收殮好了。

我攜着女孩子走出醫院來。她好像病人似的搖幌着身子，哭着。她的手里捏着一捲手巾；整整齊齊地把它疊成一個方塊，捏得緊緊地送到眼睛跟前，望着手巾好像望着人家給她的最寶貴的最後的遺物。

她突然停住腳，握緊我的手，呵責道：

——連冬天都活不到……唉，上帝，上帝，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後來對我伸長淚濕的手。

——再見吧。他很稱讚你。出殯——明天。

——要送你到家嗎？

她瞧了瞧。

——爲什麼此刻是白天，又不是夜裏哩。

從胡同的轉角上，我瞥見她的背影，——她輕輕地走着，好像一個無路可走的人似的。這是八月，樹木葉已經開始黃落了。

我沒有工夫送寄父上墓場，永遠也沒有再瞧見這個姑娘——

一七

每天早晨六點鐘，我便到集市場上工去。在那兒我碰見一些有趣味的人們：木匠奧西布，花白頭髮的人，樣子酷似尼戈拉以大的塑聖像，機巧的工人和滑稽家；駝背的泥水匠也菲姆司加；信宗教的石匠比特，沉靜的傢伙，也好像神像；油漆師格里戈利·余士林，亞麻色鬍鬚的碧眼的美男子，輝耀着仁愛和平之光。

我認識這般人是在圖案師家生活的第二個時期；每個禮拜日，嚴正而堅忍的他們都要來到廚房裏，帶給我一些愉快的演詞，意味深長的話語，與嶄新的東西。這全是一批身體健壯的鄉氓，當時我覺得他們都是好人；每一個都有他自己的興趣，他們同古納波城中癡惡的，賊心眼的酗酒的小市民層，很有區別。

我最歡喜的是油漆師余士林，當時我曾經要求參加他們的工會，但他用白皙的手指搔着眉兒，和藹地說我：

——你還早；我們的工作不容易的啊。等幾年再說……

後來，昂着漂亮頭兒，問

——難道你的生活不好嗎？不要緊，忍耐吧，忍耐到你自已再長強壯一點的時候再說！當時我不懂他給我這個忠告的意思，但我現在回憶起來却很感激他。

他們每個禮拜天早晨到我主人家來，坐在廚房桌子週圍的長凳上，興趣盎然地撩天，等候着主人。主人嬉皮笑臉的同他們打招呼，握着強壯的手，蹲在前面的屋角上；擺出賬目單跟錢包，鄉氓們也把自己摺疊皺了的賬簿擺在桌上。——開始清算上禮拜的賬目。

鬧囂着，瞎談着，主人拚命盤算他們，可是他們也不放鬆他；有時候很認真地爭論，但一會兒又友誼地微笑着。

——唉，親愛的人兒，你養些騙子呀！——鄉氓們說主人。

他赧顏的，冷笑着，回答：

——「嗯，你們，「老虎婆，」也是實足的騙子呀！

——那有什麼稀奇呢，好朋友？——也菲姆司加承認了，接着嚴正的比特說道：

——「吃那家，偷那家，」你不想賺上帝跟沙皇的錢……

——我就想騙你們的呀！——主人冷笑着。

他們溫情地開他玩笑：

——要欺騙嗎，卽是說？

——要瞞着人家嗎？

格里戈利·余士林手捏住胸前的美髯，似哼似唱地說：

——伙計們，不欺騙，真有人肯給事情做嗎？假如人們都忠誠地生活着，那多麼好，多麼安甯啦，噯？老百姓都像自己一家人似的，噯？

他的碧眼發黑了，潤濕了，他在這一霎時間，極其和好的，大家都給他的慨歎激動，大家都赧顏的避開着他。

——鄉氓欺騙的不多。——美貌的奧西布嘆息着，嚷叫着，好像憐恤鄉氓。

黑顏色的石匠，駝背鉤在桌沿上，沉鬱地說：

——罪惡之湖澤愈是遙遠，愈是泥濘！

接着主人便模倣這種語調，喃喃地說他們：

——我，什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談了一陣人生哲學，又重新企圖互相欺詐，盤算，一會兒，緊張得淌汗了的疲倦了的人們便招待我同主人到酒排間喝茶去。

在市場上，我得提防他們偷洋釘，煉瓦，和木屑；他們中每一個人除開替我主人工作，還有自己的包工工作，我一轉眼，每個人都拚命竊取什麼來湊合自己的事情。

他們看待我很親愛，只有奧西布說過我：

——記得嗎，你曾經要求參加我們的工會？可是現在，人家提拔你，你要做我們的工頭啦，唵？

——嗯，唵，——奧西布訕笑。——做個好好的監工吧，上帝幫助你！

比特，非友誼地表示：——

——遣派一隻小白鶴來管理老鼠……

我的職務極其使我難堪；處在這般人面前我很慚愧，——他們好像全是通曉某種特別的好事情。這，除開他們是誰也不知道的，可是我一定要把他們看做強盜，騙子。開頭幾天，我很難應付他們，但是，奧西布頓時便注意到這一點，有一次，他擠眉弄眼地說：

——喂，小伙子，你不會欺詐，這不是你那麼的，懂得沒有？

我自然是無論什麼也不懂得，但是，感覺到老頭兒已經了解我的笨拙態度了，不久之間，我便同他們發生一種公開關係。

不知在什麼地方的角落裏，他教我：

——我們裏邊，假如你要打聽主要的強盜的話，我可以告訴你：石匠比特那傢伙就是；他是大家庭中人，很貪婪。要留心他，他沒有東西不偷，凡物都是他所須要的：一風特洋釘哪，十疋煉瓦哪，一袋石灰哪——全是這兒供給的！他是好人，拜神教者，思想很嚴正，而且還是識字的，唵，只是愛偷東西也非

姆司加——同女人過生活，他的態度很和霽，不會給你難堪的。他也是聰明人，駝背子，一點兒也不傻。至於格里·戈利·余士林呢，這是一個白痴，不會揩他人的油，而只是自己吃虧！他做工簡直是白費力氣，一切人都會欺服他，可是他不會沒有聰明駕駛……

——他仁愛嗎？

奧西布瞧了瞧我，好像瞧着遠處似地，於是說着值得記憶的話語：

——自然是仁愛的囉！懶惰的仁愛生活——極其平凡的仁愛，小伙子，不須求聰明……

——好，那你自己呢？——我問奧西布。他癡笑了一下，答道：

——我，好像一個女孩子，將來做了賢妻良母的時候，再來說我自己，你等到那時候吧！那時候，你可以去發現我祕密着的聰明，可以去發現啊！

他推翻我想像中的他，與他的朋友。我很難相信他的答語有道理。——我發見也菲姆司加，比特，跟格里·戈利都算是美貌的老頭兒，較之他自己都要聰明些，對於一切世俗人情都要熟悉些，他不管麼什麼事情總愛忠告他們，他們留心聽了他的忠告，便對他表示了一切尊崇的暗號。

——修修好，你忠告我們吧。——他們要求他，但請求之後，當奧西布走開時，石匠輕輕地對格里

戈利說：

——異教徒。

接着，格里戈利笑着補充一句：

——丑角。

油漆師友誼地警告我：

——你當心，馬克西梅契，同老頭兒在一塊兒生活應當謹慎，在一點鐘之內，他的手指可以左右你的週圍！這樣狡猾的老頭兒——上帝救助的害蟲呀！

我一點也不懂。

我覺得最誠實，最迷信的人是石匠比特：他不管說什麼總是很簡略，很有威信，他的思想經常停滯在上帝跟前，地獄與死亡之中。

——喂，小伙子，別爭鬥，別生嘔，棺材與墓場誰都避免不了的啊！

他經常患肚子痛，有的日子他什麼東西都不能吃；甚至於一小塊麵包會惹得他疼痛到痙攣疼，痛到發嘔。

動背子也菲姆司加也是很仁愛誠實的。不過每每很可笑，有時頭腦清楚，有時却很糊塗，好像一個沉靜的小白痴。他經常戀愛形形色色的女人，關於一切說些「人云亦云」的話語。

——老實說，不是女人，而是垃圾堆裏的鮮花，真的！

當古納汶活潑的窮婦人到舖店來洗地板時，也菲姆司加從屋頂上溜下來站在某處基角上，噓

風打哨，映着活潑的灰色眼睛，大嘴巴拉到耳邊。

——上帝賜與我這種新鮮的婆娘；這樣的快樂降到我身上來啦；嗯，拉坡堆裏的鮮花多好呀，但是爲了這個贈品，我該怎樣感激命運之神呢？爲着那樣的活美人我給慾火燒焦了！

起始女人們取笑他，後來有一個對另一個叫：

——瞧，駝背子銷魂了，阿爸呀！

嘲笑少有刺激泥水匠，他那大頰骨的臉變得神魂顛倒的樣子，說話好似夢囈，甜蜜的醉人的話語之洪流，漸漸麻醉了女人。最後，一個年紀較大的女人對同伴罵叫了些什麼：

——你聽，那一位男人銷魂了，純潔的年青小伙子！

——他學烏兒唱……

——假如乞丐要進廊房，倔強的女人是不會准許的。

但是，也菲姆司加不像乞丐；他屹然地站着，好似一顆短大的樹幹，聲調非常誠懇，話語非常魅惑人，女人們聽着不做聲的確，她們神魂顛倒在親愛的魅惑人的語調中了。

之後，有一回不知是晚飯後，或者是安息日，他搖擺着笨重的銳角形腦袋，愕然地對同志說：

——嗯，好甜蜜，好可愛的婆娘兒，有生以來第一次觸到這個！

也菲姆司加說着自己勝利的故事；不誇張，不嘲弄被征服者，只是快樂而感激地嘆息，灰色的眼

睛訝然地睜大着。

奧西布搖頭大叫道：

——嗨，你，老不死的男人！你上什麼年紀啦？

——我的年紀嗎，四十四歲，這不要緊的！我就是到滿五十歲那天，也還是年青的，譬如說，一個在流水中被救起來的人，他身體總是健康的，心靈總是安靜的！不成，你瞧，我有什麼樣的女人，啞？

石匠粗暴地說他：

——你怎麼樣跨得過五十歲那一步，瞧吧，你那不要臉的習慣總有一天會給你苦頭吃的！

——你，不要臉的傢伙，也菲姆司加！——格里戈利·余士林嘆息。

但我覺得美男人嫉妬駝背子的幸福。

奧西布捲曲的銀白色的眉毛下的眼睛平直地凝視着一切，訕笑說：

——凡是「馬司克」（婆娘的意思——譯者）都有自己的癖氣，這一個愛孟子又愛匙子，那

一個愛戒指也愛耳環，一切「馬司克」都要做賢妻……

余士林是結過婚的，不過因為他的妻子留在鄉下，他也想「白相」女人。他們大家都很容易接近。每一個「出租貨」對於這類子飢餓線上的一「出租貨」關係非常簡單，正像對於旁的什麼工作一樣。但是，美男人不「觸動」女人，他只是用特別的眼光，遠遠眺望，好像憐恤自己，或者人們當人們

真正開始同「出租貨」玩兒，誘惑他的時，他便赧顏地冷笑着，走開……

——「嗯，對於我……」

——「你怎麼，白痴？——也菲姆司加驚叫。——難道可以失掉機會？」

——「我有老婆的，——格里戈利記憶着。」

——「難道你老婆知道嗎？」

——「老婆每每會知道，假如生活不忠實的話，兄弟，你別欺騙她！」

——「那她怎麼知道呢？」

——「這我可不明白。不過假如她自己生活很忠實，必然要知道的。就說我吧，假如我很忠實，她有

什麼差錯，我也會知道她呀……」

——「究竟怎麼會知道呢？——也菲姆司加叫，但是格里戈利鎮靜地重說一句：

——「這我可不知道。」

——「泥水匠刺激地散開手：

——「好吧，對不起！忠實，不知道……唉，你，頭腦！」

——「余士林的工友，共總有七個，他們對他的關係很簡單，並不感覺得他是工頭，但背地裏却叫他做「小母牛」。在工作方面表現得他們很懶惰，他呢，拿着鐵鎚，或者鏟子熟練地做着自己的工作，親愛

地叫道：

——加工錢啦，孩子們，加工錢啦！

有一次，我履行我主人憤然的委托，對格里戈利說：

——你的工人不好……

他好像吃了一驚：

——嗯？

——一件工作本來應該昨天做完的，今天中午還沒有做完，但是他們今天還不努力……

——這自然囉，不努力——他同意了之後，沉默了一下，又謹慎地說：

——我當然也看得出，照規矩應當革除他們，但全是自己人，全是從我村鎮裏來的。所以不得不再用他們，不過，我可以大聲疾呼：求上帝替我，替你懲罰這一切臉龐上淌着汗水吃麵包的人吧！再說，我和你都比他們少勞動，嗯，蠢笨，似乎還是要開除他們……

他愛沉靜；沿着集市場空虛的街道走着，突然間停在奧布沃特倫運河的一座橋上，久久地站在橋欄杆旁，眺望着水，天，與奧喀河外的遠景。你碰見他，問：

——你怎麼？

——唵？……他震驚着，微笑。——我沒有怎麼，只是懣懣氣，瞧一會兒……

——伙計，上帝安排的一切多麼好啊！——他常常說。——天地，河流，船舶，坐在輪船上，隨便你要去那兒都可以；不管去雅查也好，去樓濱司加也好，去別爾門也好，到阿司特拉罕也好！我到過雅查，沒有什麼的小城市，而且很鬱悶的；尼日尼更加鬱悶，不過，有我們愉快的青年在那兒！至於阿司特拉罕也是很鬱悶的。在阿司特拉罕主要的，最多的是卡爾梅克人，可是，我不歡喜這種人，我不歡喜任何的莫爾多人，卡爾梅克人，波斯人，日耳曼人與一切國民！

他慢慢說着，他的話語謹慎地觸動諾和的思想，每每比特石匠打斷他的話：

——他們不是國民，而是一超人，——比特自信地，憤然說道。——超過耶蘇所生的，超過耶蘇所創造的……

格里戈利活潑起來，臉上放出光輝。

——不是那樣的，絕對不是，可是我，伙計們，歡喜純粹的俄國民族，因為他們眼睛是直的！猶太民族，我也不歡喜，甚至不懂得民衆爲什麼要信上帝，聖人安排……

石匠糊里糊塗補充一句：

——聖人，簡直是多餘的！……

奧西布聽見他們的言論，也參加進來，說了幾句惡辣的笑話：

——多餘的，只有你們的話才是多餘的，完全是多餘的，唉，你們，吹牛皮，無聊……

奧西布固執着自己的意見，但不可能明白他所同意的是什麼，反對的是什麼。有時候，他似乎溫情地同意人們的論調，同意他們的思想；但時常又瞧見他厭恨一切，把人們當做蠢材看待，時常說比特，格里戈利，跟也菲姆司加：

——唉，你們，小豬羅……

他們微笑着，雖然笑得不快活，很勉強；然而還是要笑。

主人每天給我五戈比的膳費；沒有拿着的時候，我得少微忍耐下飢餓；工人們發見了，便請我同他們一道吃早飯，吃早餐，有時，工頭們招呼我到酒排間喝茶。我很願同意，很歡喜蹲在他們之間，傾聽着懶洋洋的演說，與奇奇怪怪的故事；這些東西給了我宗教學識的滿足。

——你咬文嚼字嚼飽啦，膝帶裏充實啦。——奧西布說，蜥蜴眼睛注視着我；很難捉摸他的表情，他的眸子每好像在游泳，在溶化。

——你做監工，應當積蓄點錢才好；將來長成大人——做僧侶去，用舌頭安慰平民，要不然就做大富豪……

——做大富豪，——石匠不知怎地用難為情的調兒指正。

——唵？——奧西布問。

——「唵」什麼，你說做大富豪，難道你自己還不知道！你別假裝蠢子……

——好，妙極了！做了大富豪，同異教徒論爭去吧。要不然就做異教徒的自己人……同時也做個麵包店的總經理！憑着自己的聰明，可以同異教徒鬼混……

格里戈利根顏地笑了，接着比特鬍髯裏說：

——魔術師生活也同樣不好，各種不相同的無神論者……

但是，奧西布頓時反駁道：

——魔術師不是過的智識分子生活，智識分子不踏進魔術師的宮庭……

於是告訴我一個故事：

——當心，聽着：從前有一個，被稱是杜斯加的空虛的農民，生活在我們這「窮人關」裏，他好像長得有羽翼似的，東西南北隨風飄遊着，既不是工人，也不是流氓，瞧就因為失業才到處流浪，才做「行腳僧」，一直漂泊了四十二年，後來突然一下變了個樣子：頭髮長齊肩頭，頭上戴着蓋頭帽（羅馬僧侶戴的帽子——譯者），身上——棕色的僧衣，好像鬼皮似的；瞧見一切人，口口聲聲說：懺悔呀！該挨三度詛咒的傢伙！對什麼懺悔，難道對自己的婆娘嗎？後來事業順利了，杜斯加吃得飽飽地，喝酒喝得醉醉地，玩婆娘玩得心滿意足地……

石匠憤然地搶說一句：

——難道那種事業中還可以飽，可以醉嗎？

——什麼事業？

——總而言之，事業就是事業。

——嗯，我不理會他的話的意思，總而言之，我自己所想的是發財。——

——我們就是杜斯加呀，我們澈底知道，——比特難爲情地說，格里戈利低頭不語，凝視着自己的茶盃裏。

——我不爭論，——奧西布表示諒解。——我不過是對我們的馬克西梅契說道聽途說的瑣碎故事吧了。

——沿着異途走的人，看失足跌落在牢獄裏……

——不稀奇！——奧西布答應。——你別從一切崎嶇的小道跌落在僧侶門閥裏吧，應當知道從何處回頭……

他常有點奚落教徒，——油漆師和石匠；他也許不喜歡他們，但機巧地不露聲色。他對人們的關係普通都是不可捉摸的。

他看待也菲姆司加似乎要仁愛和肅些。泥水匠不參加關於上帝、真理、宗派、與人生之悲哀的討論，——他朋友們所歡喜的討論。椅子安放在茶桌側邊，——爲着不妨礙他的軀背。——他鎮靜地喝茶一盃一盃地，後來，突然聚精會神瞧着出青烟的屋子，聽着不斷的騷音，一縱步跳開，消失了。這即是

酒排間裏來了一個什麼人，向非姆司加討債，他的債主是一個仁愛的工頭，後來，因為他逃債，所以打了他幾下。

發脾氣，怪物，——他困惑着。——假如我有錢，難道我還有不給的嗎？

唉，苦痛的窮光蛋。——奧西布憐恤他。

有時，也非姆司加久久地坐着，思想着。什麼也不瞧，什麼也不聽；大頰骨的面靨上表情很鎮靜，仁愛的眸子看起來愈見仁愛了些。

——想什麼，想當兵？——有人問他。

——我想做富翁，唉，想討個極其摩登的少婦，貴族的小姐，真正的將軍的女兒做老婆，要像這樣的，我才愛她，像愛上帝似地！接近她身邊才能燃燒起熱情之火。——伙計們，因為我曾經蓋過一位大佐的婦孺的別墅……

——寡婦有一個親生的女兒，——我們聽見過啦！——比特不友愛地說。

但也非姆司加手掌擦着膝頭，搖擺着頭，駝背向上聳了聳，接下去：

——有一天，她到花園裏來，過身穿的白色的華服，我從屋頂上瞥見她，——我對面正出着太陽。因此我想爲什麼太陽光是白的呢？她脚下好像有鴿子在飛呀！真是，垃圾堆裏天空色的鮮花！同這樣的女人一塊兒，我希望一輩子天都不要亮！

——那你們吃什麼？——比特粗暴地問，可是這却沒有擾亂也非姆司加。

——上帝！——他喊。——難道我們還缺少便宜嗎？她既是那麼發財的……

奧西布笑了笑：

——那麼你，也非姆司加，什麼時候才浪費你自己的銀錢在這些事情中呢，浪費者？

除掉女人，也非姆司加什麼也不談，同時他是一個工作成效很不平均的工人，時而工作得很快，成績很好，時而又不長進，拿着木槌無精打采地慢慢敲着，壁上往往給他留下一些孔洞。他身上常有肉油跟桐油的臭氣；但他也有他的自己健康愉快的氣息，正像剛砍伐的樹木的新鮮的香味似的。

木匠的一切言論都有趣味，但他的話不很愉快，而且每每驚動心靈，當他說正經話，或者開玩笑時，是不容易懂得他的意思的。

格里戈利關於上帝談得最多，他愛上帝，而且信仰很堅定。

——戈利沙——我問。——你知道有不信仰上帝的人沒有？

他鎮靜地籟笑着：

——這是怎麼的呢？

——有人說沒有上帝！

——噢！那是的！我知道。

於是，揮着手，說道：

——還有達維特沙皇也是的，你知道，他說過：「瘋人自己心靈中的言論沒有上帝。」瞧，現在還有人說這種蠢話呀！沒有上帝，無論怎樣說，都講不通的……

與西布似乎同意他。

余士林漂亮的面龐變得很嚴肅；指甲裏藏着乾石灰的手指摸摸鬍鬚，神祕地說道：

——宇宙間的上帝在每個人肉體內，良心是一個人心之深處的核心——上帝賜與的！

——罪惡呢？

——罪惡，肉體給的，魔鬼之王給的！罪惡——表皮，好像一層壳，不十分大！魔鬼之王使一切罪惡思想最濃厚的強者犯罪，不去想念罪惡你就會犯罪！罪惡思想即是魔鬼之王，肉體的主宰者，蠱誘！

石匠惑疑。

——好像有的不是那麼……

——是那麼！上帝不使人犯罪，人類的形態本來與他相似的，雖說有時形態與肉體犯罪，但與他相似的精神是不能犯罪的……

他勝利地微笑着，接着比特又咕嚕道：

——這，好像不是那麼……

——據我的意見，——奧西布問石匠，——不犯罪即是不懺悔，不懺悔即是不得救，是嗎？

——也許是最確實的吧！一個人可以喚醒魔鬼去愛上帝，老頭兒們說……

余士林不會酗酒，剛喝兩盃便醉了；他的臉頓時變成玫瑰色，眸子與兒童的相似，他哼唱着：

——我的伙伴們，這一切多麼好呀！我們生活着，少微勞動一下便可以吃飽肚子，唉，謝謝上帝，多麼好呀！

他哭，眼淚滴到鬍鬚上，玻璃珠似的在細小的鬍鬚上放光。

他口口聲聲的讚美人生，與這些淚水很使我不快活，——我外祖母讚美人生非常確切動人，不像他這麼繁瑣討厭。

這一切論調使我陷於不斷的緊張的心情中，激動起紛亂的不安。我已經讀了不少關於平民的故事，現在發見眼前的平民很少與書上的相似。書中一切平民都是不幸的；有的仁愛，有的殘惡，他們大家都挺缺乏眼前的人所有的思想，與語言。書中的平民少有談上帝，談宗派與教堂，大半愛談統治階級，談土地，真理，和艱苦的生活。關於女人他們也少談，而且談得很雅緻，很友愛。女人們在眼前的平民心目中，——「玩意兒」，而且是帶危險性的「玩意兒」，同女人往來每每應當陰險，要不然她會征服人，攪亂整個生活的。書本中描寫的平民也有或好或壞的，不過他們的個性每每有一定，眼前的人既不好，也不壞，而只是有着驚人的趣味。看起來好像在你面前沒有一個活生生的人說句真心話，

每每使你感覺得人家心頭還留着什麼。但這種餘留的東西只是對我的，同時，也許在這不道破的話裏邊隱藏着極其重要的東西吧。

一切平民文學中，我最歡喜比特的「木匠勞動組合」，很希望唸這本描寫我的朋友們的故事，因此我便帶書到市場去。我時常在那一個或者另一個「勞動組合裏」去過夜；有時也因為我白天疲倦了，沒有力氣走回家，所以去蹲在那兒。

當我說我有一本描寫木匠的書時，大家便興趣盎然了，最厲害的是奧西布。他掠去我手頭的書，翻開它，猜疑地搖着神像頭兒：

——真是，好像描寫的我們呀！你這流氓誰寫的，是紳士寫的嗎？我是那麼想紳士跟官吏不熟悉這一切的啊！就是紳士也憶測不到官吏的思想；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生活……

——奧西布，你不小心，提到上帝。——比特表示。

——不要緊！對於上帝，我的話很少，正像我歪頭上的碎雪，或者雨點似的。你別疑心，我同你都沒有觸到上帝……

他突然不安地搖着身子，吐出擊火石般的尖銳化的俏皮話來，這些話好像用剪刀剪尖了的一切使得他很矛盾。好幾次，過了一天之後，他又問：

——我們唸書嗎，馬克西梅契？正經事，正經事！這是妙不可言的想法。

休息時，到他的「勞動組合」去吃晚餐，晚飯後，比特同他自己的工友阿爾達隆、余士林同青年小伙子賀瑪也來了。在「勞動組合裏」工人睡覺的做房中照上油燈，我便開始唸書，人們聽着，不響不動，但一會兒阿爾達隆憤然說道：

——「嗯，我受不了啦！」

馬上走開。頭一個睡覺的是格里戈利，驚人地張開着口，跟着他睡去的又有幾個木匠，只有比特，賀瑪跟奧西布移到我跟前來，努力聽着。

當我唸完時，奧西布馬上熄了燈，——利用將近夜半的星光。

比特在黑暗中問道：

——「這是對誰寫的書呢？反對誰？」

——「現在要睡覺！」——奧西布一邊脫靴子，一邊說。

賀瑪默默地移到一邊去。

比特嚴格地重複道：

——「我說，這是寫來反對誰的呢？」

——「他們已經知道！」——奧西布輪在疊床上申斥。

——「假如反對繼母的話，那真是空事情；離開這個繼母也沒有好結果的，——石匠頑固地說，——

——再說，反對比特嗎，也是沒有意思！他的罪惡自然有他的報應！爲着殺人，被充軍到西比利亞去，更沒有意思！書上寫的那種罪惡，都是無用……似乎無用，唵？

——奧西布不做聲。於是石匠又補充道：

——他們沒有事情幹，所以做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像女人的幽會！再見吧，應當睡覺……

他背靠着藍色的開着的方形門，又問：

——奧西布，你作什麼感想？

——噢？——木匠夢囈似地反問一句。

——嗯，好吧，你睡……

——余士林側着身子，倒臥在坐的地方。賀瑪同我躺在亂七八糟的乾草舖上。院落已經睡覺了，遠處傳來一陣火車的汽笛聲，火車道上的隆隆聲，與車輪的轟鳴。敵房裏人們在打鼾。我呆呆地期待着某種談話，但什麼也沒有……

但是，奧西布突然說話了，聲音雖輕，然而却很明瞭：

——你，小孩子，別相信這本書中的什麼，你還年青，生活很長久，應該積蓄自己的聰明！自己的聰明才是稀奇的寶貝！賀瑪睡熟了嗎？

——沒有哩。——賀瑪痛快地回答。

——好啦！你們兩個都是識字的，你們唸書，但只是不要信賴任何東西。著書人一切事都掌握在他們手裏，不管什麼他們都可能暴露出來。

他腳從疊床上吊下來，手支在床板邊緣上，彎着身子對我們，又繼續說下去：

——對於書——應該怎樣去理解它呢？書是人們的報告！所以說，你們要注意那一類子的人是木匠，或者不是，比方說，貴族這就不是的書——不是無意義的文章，而是證明什麼……

賀瑪含糊地說：

——比特殺工頭是合理的呀！

——嗯，這沒有意思，殺人永遠是不合理的。我知道，你不愛格里戈利，不過這種思想你要拋了。我們全是貧窮人，今天我做工頭，明天——工友……

——我不是說的你，與西布老伯伯……

——這全是一樣的。

——你，公平的人。

——等一等，我還要說，這本書寫給什麼人讀的呢？——奧西布打斷賀瑪憤然的話頭。——這是很狡猾的著作！貴族沒有平民，因此平民也沒有貴族！現在瞧：貴族衰頹，愚頑，而平民變得很驕傲，愛酗酒，身體虛弱多病，而且變成難為情的尷尬的樣子，——真是這樣的呀！所以說在從前的貴族制度也

有好處：貴族對平民客氣，平民也跟貴族要好，兩種人相處在一起，過着豐衣足食的和平生活……自然，我不用爭執：貴族的生活總是要比較和平些才好——貴族要不貪圖利益，否則平民會貧窮的；但是又要平民生活好，又要貴族發財，這是不可能的，錢財平均地集中在兩種人的手裏，根本就不可能！我熟悉這些事情，我親身在貴族制度中經歷了將近四十年，週身的皮膚上那兒沒有寫上這類子的文章呢。

我回憶着過去被殺害的馬車夫比特所說的關於貴族的故事，因此很不歡喜與西布的思想同那瘴惡的老頭兒相符合。

奧西布用手摸摸我的腳，接下去說：

——一切的書跟著作都應當明白！無論誰都不會幹任何無意義的事情，這是很顯然的。至於書呢，也不是糊亂寫來使人頭痛，它有它的意義。凡是一切創作都須要聰明，一個人沒有聰明就等於沒有斧頭斫，沒有鐵鏟剔……

他說了許久，躺下去，又跳起來，在黑暗中，靜謐中輕輕地拋出自己甜蜜的方言俚語。

——有人說：地主把農民當做陌生人看待，這是不可信的。我們曾經也做過地主，只不過極低等的吧了。老爺們受書本的教訓，可是我——受松毬的教訓，而且跟在老爺屁股的最後頭，這簡直懸隔得太遠啦！不成，青年人應當過自己的新的時代生活，應當拋棄陳舊書本！讓每一個人自己問問自己：

我是誰？是人，他是誰呢？也是人。現在怎麼樣？上帝是不是多要他七個小錢呢？不絕不，我們兩個在上帝面前的貢獻全是同樣的……

最末，將近早晨，晨曦熄滅了一切星光的時候，奧西布說我：

——瞧吧，瞧，我能怎樣著書？就像說話這樣——從來不思索什麼！你，小孩子，別相信我，我比較白痴，不過是較老大的「夢醒者」吧了。從前睡呀睡地，又夢想什麼玩意兒；有一回，夢見一隻烏鴉從田間飛到山上，又由一個地界飛到另一個地界，終於回到了自己的老巢；主人懲罰了牠；後來烏鴉乾枯了！那是什麼意思？沒有任何意思……好，我們醒起來，馬上爬出巢來……

一八

好像在火夫亞各夫的時期中——奧西布在我眼睛裏廣汎地繁茂起來，掩蔽了我身邊的一切。他的爲人與火夫很相近，但，那時候他却有些像我的外祖父，聖經學者，比特·華西里也維契，廚師史姆利，與一切黏牢在我記憶中的人們，他以自己深刻的形象安放在心窩中，讓它在裏面腐蝕，好像銅器裏的銅鏽似的。他的思想程序顯然有兩個：白天在人衆面前工作，他那活潑單純的老練思想較之他休息的當兒，每個黃昏同我一道進城往他教母——賣饅頭的女商人——那兒去的時候和夜間失眠的時候，更能使人明瞭。他有一種特別的多方面的夜的思想，好像燈籠的火，放出燦爛之光；但是思想的正面在那兒，究竟兩方面的思想，那一方面的是奧西布最接近，最寶貴的呢？

我覺得他較之我所遇見的一切人都要聰明些，我躑躅在他週圍的那種心情，正如同在火夫週圍一樣，——希望打聽明白一個人的事情，可是他會圓滑會矯情，使人捉摸不定。他內心藏匿着什麼真理？可以信仰他的什麼呢？

我記得他對我說過的話：

——自己去發現我所隱藏的，去發現啦！

我的自私心被觸動了。然而我心裏較之自私心被觸動得更厲害的——必須了解老頭兒生活的慾求。

在他一切不可捉摸的思想，他的性格表現得很堅強。看起來好像他再活一百多歲，一切都還是那麼不變的，在意志薄弱的人類之間屹然地保存着自己。聖經學者引起我發生一種倔強印象，但這個印象使我很不愉快；奧西布的倔強，則不然：愈是使人愉快。

人們搖搖不定的思想極其猛烈地在眼前掠過，他們從一個場合到另一個場合的魅惑人的動搖打擊着我。我已經疲於驚訝這種不可解的動搖思想，他們不聲不響地消滅了我對人們活潑的興趣，而攪亂了我對他們的愛情。

七月初的一天，我們工作地方來了一輛起來回的四輪馬車，車子走得很快，山羊背上坐着一個沒有戴帽子的長鬍鬚的缺嘴馬車夫，他喝酒醉了，陰鬱地打呃着；馬車裏倒臥着酒醉的格里戈利·余士林，攜着他的手的是一位身體豐肥的桃紅色臉頰的妓女，戴麥草帽，血紅色的玻璃珠子耳墜，手頭拿着洋傘，沒有襪子的腳穿上套鞋。她揮着洋傘，搖幌着身子，一邊哈哈大笑，一邊喊叫：

——鬼東西！市場沒有開門，沒有市場，他們偏要我來逛！

焦頭爛額的苦惱的格里戈利溜下四輪馬車來，蹲在地上含淚對我們觀衆表示：

——我跪下來懺悔十惡大罪呀！我想真是犯了大罪！也菲姆司加說：格里沙，格里沙——他說……

……他說的自然可靠，可是你們原諒我吧！我可以請你們大家吃東西！他說的可靠！我們頭一次生活……再來一次——不可能……

妓女放聲大哭，踩着腳，蹣跚落了套鞋，馬車夫嚴厲地喊叫：

——我們趕快繼續走吧！我們走吧，馬不要站了！

老弱的劣馬，週身是汗泡，站着好像生了根似的，所有的一切真是說不出的可笑。工友們失神的眸子，瞧着格里戈利，瞧着他那妖豔的姘頭，與昏頭昏腦的御者。

只有賀瑪不笑，同我一並列站在舖門邊，喃喃地說：

——該殺的豬猡……他家裏有美麗的老婆呀！

車夫忙着卸走，妓女跳下車來，把格里戈利扶上車，安置在她自己的腳邊，揮着洋傘，叫道：

——卸走！

人們溫情地開格里戈利的玩笑，嫉妬他，後來在賀瑪催促之下大家才開始工作；顯然賀瑪是不喜歡瞧可笑的格里戈利的。

……他都能夠資格做工頭！……他喃喃地說。……我們至少要怠工一個月，回到縣城裏去……實

在受不了……

爲着格里戈利，我很感傷，……他同這位戴耳墜的妓女在一道，多麼可恥，多麼無聊啊！

我常常想：爲什麼格里戈利是工頭，賀瑪·杜奇戈夫是工人呢？

健康白晰的青年，髮曲的頭髮，鷹樣的鼻子，圓圓的臉龐上配着一對聰明的眸子，賀瑪不像鄉氓——假如他穿着闊氣一點，也許酷似一位上等人家出身的商人子弟。他是一位陰鬱的不愛講話的態度老練的人物。認識字，可以替工頭記賬，編製工作計劃書，善於督責同志們努力工作，然而自己工作起來却很馬虎。

——我一切工作永遠不會做成功的。——他鎮靜地說。關於書帶着輕視口吻批評——一切都可能出版，只要我願意對你有所發明，這——無聊……

但他愛注意探聽一切，聽完之後假如什麼東西引起了他的興趣，便不厭其詳地追根究底，經常思索自己的事情，與一切自己的計劃。

有一次我說賀瑪他應當做工頭的，但他無精打彩地答道：

——也許馬上就輪流到我名下來的，嗯，又是這兒那兒……但這不是爲着銅板同老百姓搗亂嗎，這簡直是一逃出虎穴，又入虎口。一不成，我看看就要進修道院，到奧蘭克去的。我漂亮而有本事的人，大概一般商人跟寡婦無論怎樣都會歡喜我的。有這樣的事：塞爾維亞的青年享了兩年的幸福，並且還娶了一個當地知府的女兒做老婆哩；人們挨家挨戶抬神像，可是她對他取監視態度……

這是他「研究」的心得，——他知道許多關於修道院中修真養性可以引人登上康莊大道的

故事。我不歡喜他的故事，而且不歡喜他智慧傾向，不過我相信他始終會進修道院的。

集市場開市，賀瑪出人意外地做酒排間的侍者去了。這不用說驚動了他的同志們，而同時他們大家對這青年取嘲笑態度；每個放假日去喝茶，互相談論，諷笑。

——喂，到自己的「六指頭」那兒去吧！

於是到酒排間去，老主顧似地叫：

——喂，儻倌，鬚頭髮的，這兒來呀！

他走來，昂着頭，問：

——有什麼吩咐？

——你不認識朋友了嗎？

——有時也認識……

他感覺到同志們在輕視他，玩弄他，一對侍者的憂鬱眼睛盯着他們；他的面靨變得好像木頭做的，但看起來好似臉在說：

——趕快嘲笑吧，怎麼不……

——拿茶盃來嗎？——人們問他，故意久久地捏着錢袋，結果一個戈比也沒有給。

我問賀瑪：要進修道院又不進，此刻來做儻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不想做僧人。……他答應。……做偉僧也不過是暫時的。……

經過四年之後，我在查禮春碰見他，他依然是做酒排間的侍者；後來讀報紙，知道賀瑪·杜奇戈夫爲着犯夜盜的嫌疑而下獄了。

特別刺激我的是石匠阿爾達隆的故事。……比特工會中年老的上等工人。這一位四十來歲的愉快的黑鬍髭的人也引人有意無意地發生一個問題：爲什麼工頭不是他，而是比特呢！他少有喝酒，差不多從來沒有喝醉過；一件工作在他手裏，好似美麗的鴿子同他一道在工會裏身體碩大而多汗的比特，看起來好似一個完全多餘的人；關於工作，他說：

——我替人家造石頭房子，可是自己的棺材是木頭做的。……

阿爾達隆帶着快樂的狂熱，疊着煉瓦，叫了一聲：

——喂，工作呀，孩子們，謝謝上帝！

於是，告訴大家說他來年春天，他要離開這兒到托姆司克去，那兒他有一個姐夫在做大工頭——造教堂，並且邀請他去做監工。

——這是我決定的事情。建築教堂，是我所愛好的。……他說，同時對我提議：——同我一道去吧！
在西比利亞，兄弟，對待識字的人都很天真地，那兒的讀書人簡直是剛勇的大丈夫！

我同意了，阿爾達隆勝利地喊道：

——好極了！只是這樁事不是說來玩兒的……

對待比特跟格里戈利，他總是帶着溫情的取笑，正像成年人對於小孩似的，他說奧西布：

——驕傲的人們愛互相標榜各人自己的一切聰明，正像門牌似地。一個說：我有一對什麼牌，另一個也說：我也有……因此，你瞧他們都是大丈夫！

奧西布含含糊糊地表示：

——有什麼稀奇呢？凡是女孩子都在胸前走路，這才是人們值得驕傲的事情哩……

——一切都「嗚呼哀哉」了，上帝，上帝大家都要積「私房」錢啦！阿爾達隆着急起來。

——格里沙不積錢……

——我，只有我自己。不管到林場去也好，到沙漠中去也好，總是帶着上帝一道……唉，我厭煩這

兒，春天遷到西比亞去……

工友們嫉妬阿爾達隆，說了：

——假如我們有這樣的「瓜葛親戚」，姐夫之類的什麼，我們也不稀奇西比亞……

後來阿爾達隆突然失蹤了。是禮拜天走的，三天來誰也不知道他在那兒。

人們驚心地憶測：

——也許是誰殺害了他吧？

要不然，也許是下河洗澡給水淹死了。

但是，赧顏的也菲姆司加走來，表白道：

——阿爾達隆怠工了！

——你吹什麼牛皮？

——比特猜疑地問。

——他嫖娼婦去了，酗酒去了。真的，因為他茅房的中堂被火燒了，似乎他的愛妻也死去了……

——他變成單身漢子了呀！現刻他在那兒？

——比特憤然地跑去援救阿爾達隆，可是那人創傷了他。

——當時奧西布手深深地插在衣袋裏，咬緊嘴唇表示：

——我要去，去瞧瞧那究竟是爲的什麼好男人……

我也跟着他去。

——你瞧他這人，——奧西布在道上說。——活着，活着，似乎一切都很不壞，但突然間，好像香煙

屁股似地沿着一切沙漠滾去了。馬克西梅契當心步他後塵呀。

我們走到「古納紋分村」平民房舍的一家去。迎接我們的是一位狡猾的老太婆。奧西布同她私語幾句，她便領我們到一間幽暗，齷齪，狹小得像牲畜房似的空房間裏去。釣床上有一位蓬頭赤足的肥碩婦人正在睡覺。老太婆用拳頭推着她的腰，說道：

——喂，起來，渴睡鬼，起來呀！

婦人愕然地跳起身來，手掌揩着面孔，問着：

——上帝這是誰？這是幹嗎的？

婦人消失了，他望着她的背影吐口沫，同時對我解釋：

——她們畏懼偵探，比畏懼最壞的魔鬼還厲害……

老太婆取下壁上的小鏡子，撕開襖糊紙。

——瞧瞧這一個是不是？

奧西布瞧了瞧壁上的罅隙。

——就是他驅逐開那兒的娼婦……

我也瞧瞧壁縫；在也像我們蹲的那麼狹窄的牲畜房裏，百葉窗關緊着的窗檻上點着鑲鐵皮製造的煤油燈，燈旁站着一個瞠眼睛的裸體的鞑靼婦人，正在縫汗衫。她背後放着兩個枕頭的床上，高臥着阿爾達隆浮腫的臉，豎立着他零亂的黑鬍髭。鞑靼婦人顫慄着身子，披上汗衫，跨過床來，突然出現在我們房裏。

奧西布瞥見她，也吐了口沫：

——娼婦！

——你自己是老傻瓜！——她冷笑着回答。

於是奧西布也笑了，用手指恐嚇着她。

我們遷到韃韃婦人的房間裏，老頭兒蹲在阿爾達隆腳旁，久久地叫醒他，但他仍舊沒有十分甦醒，而只是咕嚕着：

——嗯，好的……等一等，我們走……

最後，他清醒起來，兇惡的眸子盯住奧西布同我，一會兒又閉上紅眼睛，呻吟：

——嗯……

——你怎麼啦？——奧西布鎮靜地說，雖不是呵責，然而却也不快活。

——自縊過了。——阿爾達隆咳嗽着，嘎聲說。

——怎麼的？

——沒有怎麼……

——不妙吧，好像……

——有什麼妙不妙呢……

阿爾達隆抓住桌上沒有開過的麥酒瓶，抱着瓶頸喝了幾口，後來對奧西布說：

——你要嗎？這兒應當有下酒菜……

說：

老頭兒倒盃酒在自己口裏，嚙下去，眉頭皺了皺，又留心嚼麵包屑，齷齪的阿爾達隆有氣沒力地市場來的年青孤女。

——我已經同韃韃婦人軋餅頭了。這都是也菲姆司加幹的事，他說韃韃婦人是從卡西慕夫到隔壁有人說着一些不成章篇的話語：

——韃韃女人——太陽的光線好年青的母雞呀，趕他滾蛋，但不要攜走自己的……

——就是這一個。——阿爾達隆喃喃地說，死盯住壁頭。

——我瞧見了。——奧西布說。

阿爾達隆掉頭對我：

——瞧，我怎麼，兄弟……

我期待着奧西布責備阿爾達隆，教訓他一頓使得他很感動地懺悔。但是這類子的事一點兒也沒有——他們並排地坐着，肩頭靠着肩頭，鎮靜地說着簡略的話語。瞧見他們在這幽暗齷齪的牲畜房裏，十分愁慘；韃韃婦人在壁縫裏說些笑話，但他們也不理睬她。奧西布拿着桌上的鱒魚在靴子上敲了敲，精細地剝去皮子，問着：

——錢化光了嗎？

——因為比特有……

——病還沒有全癒吧？你當心。最好馬上到托姆司克去……

——但是，到托姆司克去……

——不是老早就考慮好了嗎？

——假如是陌生人請的話……

——什麼？

——不過，那是姐姐，姐夫……

——嗯？

——初次出門，不要過份地去找尋自己的快樂……

——不管那兒都是一樣……

——還是要……

他們談得那麼友誼而懇切，使韃韃婦人終於停止罣慮他們，跑進屋來。取下壁上的衣服，默然地走開了。

——小姑娘。——奧西布說。

阿爾達隆瞧着他，毫無悲愁地說：

的

——全是也菲姆司加幹出來的。除了女人他什麼也不知道。不過，韃靼婦人倒是很愉快的天真的……

——當心，不要自暴自棄。——奧西布警告他之後，一邊吃鱒魚，一邊告別。

回家的路上，我問奧西布：

——你爲什麼到他那兒去？

——不過是去瞧相識的朋友吧了。那樣的事情，我瞧得很多，活生生的一個人，突然間從牢獄裏被撕碎了，——他重複着過去說過的話。——麥酒倒是應當戒除的！

但過了一分鐘，又說：

——沒有它，却是苦悶！

——沒有麥酒嗎？

——就是呀！你喝醉了，好像踏上另一世界……

阿爾達隆終於沒有自暴自棄。過了幾天之後便回來復工，但不久之間又消失了，第二年春天我在流氓羣中間遇見過他，他在淺水河灘上的駁船週圍移冰。我們遇見是很親熱地，馬上到酒排

間去喝茶，茶後，他便自誇道：

——記得嗎，我從前是什麼樣的工人，噯？老實說我的本行是化學藥品師呀！掙個百把塊錢滿可

以……

——可惜沒有掙得。

——是自己不肯去掙錢呀！

他傲然地叫。——我唾棄這門工作！

他那種自大自滿的態度，引起酒排間的人們注意聽他暴躁的話語。

——你記得，從前我所說的和平的強盜比特工頭那個人嗎？他說過替人們造石頭房子，而自己埋木頭棺材，就是那麼的，一切勞動事業！

我說：

——比特有病，他害怕死。

但阿爾達隆叫：

——我也有病，我也許靈魂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了！

每逢休假日，我常常到城外的「萬人街」去，那兒是流浪人薈萃的地方，我瞧見阿爾達隆很快的，就變成「金門」中的自己人了。一年前還是快樂，莊重的人，而現在居然變成有論爭癖的，自大自滿的，暴躁地凝視着人們，好像要挑撥一切來爭吵，博鬥似地，他經常自誇說：

——瞧，人們怎麼待遇我，在這兒，我好像「亞達曼」似的，（亞達曼是戈薩克軍中的大將，或強盜首領之稱。）

他不希望積錢，時常請流浪人吃飯，站在同情爭鬥失敗者的立場，經常替人鳴不平。

——孩子們，不合理！應當合理地行動！

因此人家稱呼他叫「合理人」，他非常之高興這種稱呼。

我熱心地觀察那些密密實實地擁擠在陳舊而污穢的街上的小石屋中的人們。這全是被生活毀碎了的人，但是，看起來，好像他們創造了自己的愉快生活，不倚賴任何主人。無罪無礙的勇敢的他們使我回憶起外祖父的碼頭工人容易變成土匪跟隱士的故事。當他們沒有工作可做時，便不惜做做輪船上，或駁船上的小偷兒的，但是這種行為却沒有騷亂我。——我已經看出整個的人生都被賊的行爲縫上，正像舊外套被灰線縫上似的。同時我也看出這般人有時候也非常起勁地做他們的工，毫不吝惜力氣，譬如救人之危急哪，救火哪，下河去移冰哪……總之，他們的生活，較之其他的人都要來得痛快。

但是，奧西布發見我同阿爾達隆的友誼，便老前輩似地忠告我：

——我的心肝，悲哀疎略的心肝，你幹嗎要苦痛地同「萬人街」發生密切的朋友關係，當心，別害了自己……

我告訴他，我會歡喜這些人的，因為他們過的沒有工作的愉快生活。

——這些天上的鳥兒，——他癡笑着，打斷我的話頭。——他們之所以把工作當做一種悲哀，就

因爲他們是懶惰鬼，空虛的百姓！

——到底什麼是工作呢？人家說沒有獲得石房子住，都由於勞動太認真！

我很會說那樣的話，這種俚語，我時常聽得很多，同時感覺到它的真理。但奧西布生我的氣，叫道：——這是誰說出的？只有傻瓜跟懶鬼才說這種話，可是你，小把戲，不要聽這個嘍，你這是嫉妬者同窮光蛋所說的蠢話，你首先要羽毛豐富，然後才學飛呀！關於你的結交朋友，我要告訴你東家，但不是上法院告你狀子！

後來真是告狀子了。主人根據他所說的，說我：

——你，畢西戈夫，拋棄「萬人街」吧！那兒全是強盜跟妓女，從那兒出來的道路只有監獄和醫院。拋棄吧！

我開始瞞着我的拜訪「萬人街」。但不久之間便不得不與它斷絕關係。

某一回，我同阿爾達隆還有跟他的同志洛賓諾克一道坐在夜宿所的一個廠房的屋頂上，洛賓諾克告訴我們他怎樣從洛司托賴河步行到莫斯科的愉快的故事。這是一位戰壕兵，格奧爾基的騎士，跛子，——土耳其戰爭中他的膝頭負傷了。短小精悍的他，手頭生來就有一副驚人的力氣，他因爲跛脚病不能勞動，所以這副力氣對他沒有益處。他爲着患了什麼病，腦壳前後的頭髮通通落光了，——他的頭極像嬰孩的腦袋。

他閃爍着棕色的眼睛說：

——「雪爾布河夫神父坐在圍欄裏；我說教父，給我一個土耳其英雄的官銜吧……」

阿爾達隆搖頭說道：

——「吹牛皮，吹牛皮……」

——「我吹什麼牛皮呢？——洛賓諾克問了，並不難為情，可是我的朋友無精打彩地，教訓似地咕

嚕着：

——「你不正經的傢伙！你請求做巡警兵，倒還差不多，跛子每是過巡警兵生活的，可是你，飄遊浪蕩毫無意思，就只會吹牛皮……」

——「我不過是開開玩笑吧了，我倒是相信兩條胳膊……」

——「你應當開你自己的玩笑……」

雖然空氣很乾燥而且明朗，但天井上依然很幽暗，污穢。一個婦人出現在那兒，一邊廻旋着什麼布巾，一邊喊叫：

——「誰要買裙子？喂，朋友們……」

從屋洞里爬出一些女人來，密密地包圍着賣裙子的；我一下子認出這就是洗衣婦納達娜！我屋頂上跳下來，但她已經打本錢賣好了裙子，悄悄地從天井上溜出去了。

你好啊！——我在門外追着她，快樂地打招呼。

——你還要說什麼呢？——她睥睨着我，於是突然停下腳，憤然地叫着：

——先生對不起！你在這兒幹嗎的？……

她愕然的叫喊觸動了我，擾亂了我；我懂得她是爲我受驚駭；恐怖與驚惶表現在她聰明的面龐上，我頓時對她解釋說我不在這條街住居，而只是偶爾來瞧瞧。

——瞧瞧！——她譏笑與生氣地叫。——這兒是幹嗎的，你究竟往那兒瞧？走女人衣袋裏跟懷裏過路嗎？

她的臉上滿堆着皺紋，眼睛下輪着一個濃密的陰影，嘴唇悵喪地嚙着。

她停息在酒排間門口，說道：

——我們進去吧，我要去喝飽茶！看穿着倒是乾淨，不跟此地的一樣，不過，我不相信你什麼……但是，到了酒排間之後，她似乎相信了我，一邊斟茶，一邊說到她剛在一點鐘之前才睡醒起來，也沒有喝，也沒有吃的一切事情。

——昨天睡覺時已經酒醉了，不記得在那兒醉的，同的誰？

我很憐恤她，傻頭傻腦地蹲在她面前，想問問她的女兒在什麼地方？後來她喝完了麥酒跟熱茶，勇敢而粗暴地說了些有見識的話，正像這條街的一切女人似的；但當我問到她的女兒時，她頓時斷

然地叫道：

——你爲什麼打聽她不成，我的女兒你得不到的，不成！

又喝了一盃，述說道：

——女兒同我在一道幹嗎呀？我是誰洗衣婦？我是她的什麼娘呢？她，受教育的女學生。是那麼，兄弟！所以她離開我，到發財朋友那兒去，現在大約做女教員了吧……

她沉默一會兒，又低聲問道：

——就是這樣！洗衣婦對於你不快感？但是蕩婦對於你快感嗎？

她，「蕩婦」這自然我馬上就看出了的，——別樣的婦人，這條街壓根兒就沒有。但當她自白到這樁事情時，我由於慚愧與對她的憐恤，只得掉眼淚，好像她以自覺心來燒焦我的心——她最近還是那麼勇敢，自強，聰明的呀！

——唉，你——她瞧着我，歎息。——你離開這兒並且我請求你，勸告你不要再來這兒快走呀！

後來，頭低在桌上，手指在茶盃裏畫着什麼，輕輕地斷續地說着，好像是自言自語：

——你對於我的請求與忠告究竟怎麼樣？假如親生的女兒不聽話，那我……有一次我說：——你不能拋開親生娘，你怎麼？但是她說：我要自縊死。後來終於到卡山去希望學習助產醫生去了。嗯，好的……好的……可是我怎樣呢？我就是這樣……依靠誰？……只有依靠過路先生……

她沉默着，久久地想什麼，嘴唇顫動得一聲不響，顯見得她已經忘記我了。扁着嘴角，嘴巴變得像一把鑷刀，瞧着她顫慄着的嘴皮，與好像在默唸什麼的駭然的皺皮臉，是很苦惱的。她長着一副兒童般的害羞的臉；頭巾下吊出一列頭髮，躺在面頰上，彎到小小的耳後。冷茶盃裏滴落着眼淚；女人發覺了這一點，馬上移開盃子緊閉上眼睛，又擠出着兩行淚水，後來用手巾拭着臉。

我沒有忍耐心再同她蹲下去，便悄悄地站起來：

——再見！

——噯去吧，碰鬼去吧！——她搖開身子，不瞧我，也許是忘記了同的誰吧。

我又回到天井上，打算再到阿爾達隆那兒去，——他希望同我一道去捉螃蟹，而且我也想告訴他關於這個婦人的事情。但是他同洛賓諾克已經不在屋頂上了，直到我還是在七零八亂的院落裏找他們時，街上已開始照例是對她的辱罵的騷音。

我從大門裏走出去，頓時就碰見納達娜，——她啜泣着，一個手拿頭巾揩着受傷的臉，另一個手整理着散亂的頭髮，茫然地沿着鋪石道走去，阿爾達隆同洛賓諾克跟着她大跨着；洛賓諾克說：

——再揍她一次，揍去！

阿爾達隆扭住揮着拳頭的女人；她用胸脯衝撞他；她十分可怖的眼睛裏燃燒着自強之火。

——噯，揍呀！——她叫。

我握住阿爾達隆的手，她愕然地瞧着我。

——你幹嗎？

——不要打人。——我差點兒不能對他說出來了。

他哈哈大笑。

——她是你的愛人呀！唉，納達娜吃小孩子！

洛賓諾克也哈哈大笑起來，拍打着他自己的大腿骨，後來他們久久地把我烘焙在熱烈的穢物中，——這是很苦惱的啊！但等到他們完了這場糾紛，納達娜走了之後，我忍無可忍，終於用腦袋衝撞

洛賓諾克的胸脯，撞倒他，便逃走了。

從那天起，我許久不瞧「萬人街」，但又碰見過阿爾達隆一次，——在渡船上遇見他。

——你逃到那兒去了？——他快樂地問。

當我對他說我反對追憶過去他痛打納達娜，與污辱我那回事時，他溫情地笑了笑。

——難道這是認真的？我們這個玩笑就是污辱你呀！至於她，假如她是蕩婦的話，怎能不打她呢？

打老婆尤其是不該憐恤！這全是一種放縱淫亂的行爲！我已經懂得——拳頭不是學問！

——那你拿什麼學問去教訓她？你什麼東西比她好？

他抱住我的肩頭，搖了搖，帶着取笑的口吻說：

——在那種事情中，都是我們的醜惡，誰也不比誰好些……我兄弟，凡是一切裏裏外外的事情，我都懂得！我不是鄉下人……

他少微喝醉一點酒，很快樂，看待我好像親愛而富於同情心的仁慈教師之看待不了解書理的學生。

……有時我也碰見班伏爾·奧靖曹夫；他變得更活潑了些，執袴子弟的穿着，同我說話很謙卑，不過略帶責難的口吻：

——你爲了獲得什麼樣的工作，跑走這些鄉氓……

後來憂愁地告訴了神像製造廠的新鮮事情。

——任罕列夫依然同那個母牛糾纏在一起；亞達諾夫顯然很悲哀：過度地酗酒，至於郭果利夫呢，也大喝其麥酒；他到耶穌復活節辦祭祀的人家去討東西吃，在那兒有人給他麥酒和菜飯！

於是，班伏爾流出一陣快樂的笑聲，可笑地編述着：

——既飽且醉後，大家開始尋快樂。——用腳蹣走路，走進林場去，好像受過訓練的狗似的，狂吠着，可是經過一晝夜之後，完全枯槁了！

我聽着，也笑了，但感覺得神像製造廠裏我過去經歷過的一切，現在已離開我太遠了。這使我少微有點兒不快活。

一九

冬天市場的工作差不多快沒有了；我在家里仍如從前一樣，須得担任無數繁瑣的職務；瑣事消磨了整個白天，黃昏時得着閒工夫，我便重新唸我主人編的新聞雜誌「倪甫」與「莫斯科新聞」中我不歡喜的長篇小說，但同時每夜閱讀名著，與試學寫詩。

有一回，女人們通通做「通夜禱」去了，男主人爲着身體不舒服留在家里，他問我：

——畢西戈夫，維克多爾似乎在笑你寫詩，真的嗎？好，唸來聽聽！

一味拒絕是很笨拙的，因此，我唸了幾首詩；顯見得他不歡喜它，不過他還是說了：

——努力，努力吧！你將來也許會做普希金的；讀過普希金嗎？

埋葬家鬼，

是否是出嫁女來？

在他的時代中，一般人還是信仰家鬼，他自己呢，並不信仰，而只是開開玩笑吧！

——不錯，——他沉思地拖長嗓子。——應當進學校，可惜你太遲了！鬼曉得你往後的生活怎樣？

……自己的筆記簿應該保藏下去，它可以取得女人的愛慕，喜笑……兄弟，女人就愛這個，——爲着

心靈的刺激……

從前些時候起，主人就變得很沉默，危心地瞧着一切，鐘聲使得他恐怖；有時爲着一點兒小事情病態地發脾氣，叫罵一切，甚至於從家里跑出去，更深夜半喝得爛醉回來，……使人覺得他的生活中，發生了什麼除開他誰也不曉得的創痛他的心的什麼，他此刻失掉信賴地，勉強地生活着，好像爲着因襲舊習。

每逢放假日，從中飯到九點鐘，我都在外面遊逛，一到黃昏便坐進亞門司克街的酒排間去；店老闆是個身體豐肥的時常滴汗的人，酷愛唱歌，號召了差不多所有教堂的唱歌班聚集在他那兒；他唱麥酒，啤酒跟茶來招待歌者。歌者——愛酗酒的興趣索然的平民；他們很勉強地唱歌，而目的是爲了吃東西，他們差不多是經常的教堂裏的唱歌班，因爲信教的酒徒們認爲唱歌班在酒排間裏沒有地位，所以店老闆便招待他們在自己的房間裏來唱歌，因此，我只能在門外聽。但是，酒排間中常有一批鄉氓，跟手工工人來唱歌，——店老闆在城中的唱歌者那兒打聽到集市日有過路的農民會唱歌，便邀請到自己店裏來。

歌者每每是坐在麥酒缸下食堂小桌邊的椅子上，——他的頭嵌在酒缸底下，好像圓的木框中的畫片。

比較一切都會唱歌，而且每每唱出特別優美的歌詞的人，是一位身材瘦小的馬鞍匠克涅普夫；

被生活蹂躪的好吃人，成團的黃頭髮；放光的小鼻子，好像死人似的，細小的惺忪眼睛很呆板。

有一次，他避開人們，後腦壳靠在酒缸底上，挺着胸脯，用輕輕的然而又是勝利的次中音的快調唱道：

唉，霧靄籠罩着清潔的大地……

霧靄掩蔽了前面的道路……

這兒，他站起來，腰身靠在桌邊，身子向後彎，臉昂來對着天花板，悲歌慷慨地接下去：

唉，我往何處，往何處走去，

我要尋覓的廣闊大道在那兒？

他的聲音雖小，然而却不疲倦；歌聲交響着酒排間裏暗曖而含糊的銀絃琴樣的騷音，與感傷的話語和呻吟。一陣陣的歌聲征服了一切人們，——甚至於酒徒們也停息下來愕然地，莊嚴地凝視着自己面前的桌子，一聲不響，但是我，被權威之感覺充滿着的心給搔碎了，這種感覺奇妙地觸動着心之深處。

酒排間裏很寂靜，好像教堂中似的，歌者猶如仁愛的神父；他不說教，而只是用全副精神為整個人類腳踏實地地做禱告；虔誠地大聲疾呼貧窮人生之悲哀。一些長鬍髭的人們凝視着他，兒童般的眼睛對着他粗野的面龐眨着；有時，不知誰在歎息，這便是勝利的歌曲之力量的很好寫照。在那一霎

時間，我覺得一切都過着虛偽的詭計百出的生活，而真正的人生——就是音樂！

蹲在屋角裏的有一位面貌豐肥的女商人冷舒哈，風流無恥的蕩婦；頭藏在肥膩的肩膀中，哭泣着，眼淚輕輕地洗着他傲慢無禮的眼睛。離她不遠的桌子上倒臥着一個多頭髮的陰鬱的青年米特洛波爾斯基，唱歌者，這人好像一個助祭師，醉昏昏的臉龐上長着一對大眼睛，瞧着自己面前的酒盃，端起來遞到口邊，又放到桌上，謹慎地，一聲不響地——他已經不能再喝了。

一切人們都在酒排間裏出神，好像聆聽着老早遺忘了的與他們很接近而可寶貴的話語似的。克涅曹夫唱完歌時，很客氣地坐在椅上，店老闆馬上敬他一盃啤酒，存着滿足心微笑着說：

——「嗯，自然不錯呀！雖然你沒有唱得好到多少程度，但一個手工人居然能唱歌也就不壞呀！無論誰也不說別的……」

克涅曹夫不慌不忙地呷口酒，謹慎地噓口氣，輕聲說道：

——「凡人都會唱歌，誰都有嗓子，只是要看歌曲中表現什麼樣的靈魂——這只我才做得到啊！——」

——「但是，不要自誇！對誰自誇呢，這不是誇口。——歌者說話的聲音依然那麼輕，不過態度更加固執了些。」

——「克涅曹夫，你自尊自大！——老闆喊叫，態度很不愉快。」

——「我不給自己的靈魂戴高帽子……」

接着，屋角里陰鬱的唱歌者米特洛波爾斯基吼叫道：

——你們懂得他曲子中的醜天使是什麼嗎？你們，蠹虫，只曉得捧場！

他每每一切都合不來，抗議人衆，告發人衆，差不多每個放假日都有人爲了這，或者爲了唱歌，人家殘酷地打他。

老闆歡喜克涅曹夫的曲子，但又不能寬容自己的歌手；他憐恤他的一切，但又公開地尋覓馬鞍匠的卑賤處，嘲笑他；這是老闆身邊的來往人與克涅曹夫自己都知道的。

——好唱手，同時也是驕傲者，應當打倒他的威風。——老闆說，於是有幾個客人同意他。

——這自然囉，自尊自大的青年！

——有什麼值得驕傲呢？聲調是上帝賦予的，又不是自己找得來的！難道聲調就偉大得了不起了嗎？——老闆頑強地說。

同意他的人衆反覆申說道：

——自然囉，聲調倒沒有多大關係，最要緊的是聰明。

有一天，歌手掃興地走開時，老闆便勸冷舒哈：

——馬利亞·也夫托米慕伏娜，你將來同克涅曹夫講戀愛去吧，噯！你可以幫助他一下，你的意思怎麼樣？

——假如我還年青的話，那就不用說啦。——女商人冷笑着說。

老闆激烈地大聲叫道：

——年紀青會幹嗎？你只曉得嘮叨嗎？他怎麼在你週圍調情啦！就這樣唱歌，也許會增加他心之苦痛的，不是嗎？也夫托米慕伏娜，別說廢話，講戀愛去吧，喂？

但是她沒有接受。身體肥碩的她，垂着眼皮，手指理着胸脯上的頭巾結子，同樣無精打采地說着：——倒是須要那種青年，假如我還年青的話，嗯，現在可不妄想……

老闆差不多經常努力勸克涅曹夫的酒，但那一位唱完三兩首歌，便爲着每一首歌喝一盃酒。他慎重地用圍巾纏的頸子，沒有遮陽的帽子緊蓋着醉昏的頭，然後走開。

老闆時常發現克涅曹夫的敵手；唱出馬鞍匠的曲子，老闆讚美他，感情地說：

——真是好運氣，又來一個歌手好，請你再唱吧！

歌者有時也唱得娓娓動人，但我不知道克涅曹夫的對手中是不是無論誰都會唱得那麼淳樸動人，就跟這位小小的醜陋的馬鞍匠一樣。

——好呀，——老闆不無愛憐地說。——真是好！重要的是那嗓子，可是主唱者……

人衆哄然大笑起來。

——不成，不及馬鞍匠，顯然的！

但是，克涅曹夫從鬆曲的黃眉毛下瞧着人衆，鎮靜地，很有禮貌地對老闆說：

——你偏見。比較我更富於天才的唱手，你還找得出嗎……

——我們全是天才的……

——你犯了罪，你不會找……

老闆臉兒發紫了，後來喃喃地說：

——知道，知道……

接着，克涅曹夫倔強地對他辯證：

——我還要告訴你，這樣的曲子，不比得鷄打架……

——我已經知道啦！你嘮叨什麼？

——我不是嘮叨，我只是說明：假如曲子是一種愉快品的話，那就是惡鬼編製的！

——得啦！還是你唱得挺好！

——我可能時常都唱得好，甚至於就是做夢……克涅曹夫應聲，小心地咳嗽着，一會兒又

開始唱歌。

因此，一切瑣事，一切無意思的話語，意見，與酒排間的一切下流的動作都不可思議地煙消了；人衆面前襲來另外一種生活之波瀾，……沉思而清潔的充滿愛情與憂愁的。

我羨慕這個人，努力羨慕他的才幹，與他駕凌人們之上的權威——他那麼善於利用這種權威！我想同馬鞍匠交好，久久地同他談些什麼，然而我沒有決心到他跟前去。——克涅曹夫用那麼奇怪的白眸子凝視一切，好像不理睬自己面前的任何人。因此，他的心眼我不歡喜，同時妨礙我對他的愛慕，——但，希望愛這個人，並不在正當他唱歌的時候。最不看的是他老頭似的帽子戴齊眉頭，頸上纏着紅圍巾那種模樣，關於圍巾，他曾說過：

——這是我的愛人，一個小姑娘替我編織的！

假如他不唱歌，便做出大模大樣的態度，手指指着死人般的結冰似的鼻子，回答人家的問題總是那麼單調與不高興地。當我蹲在他旁邊，問到什麼時，他不瞧我，只是說：

——滾開，小把戲！

我挺歡喜的是米特洛波爾斯基；他走進酒排間來，慢步地踱到屋角里，腳用勁地移動下靠背椅子，蹲下來，手肘壓住桌沿，手掌捧着毛氈氈的大腦袋。默默地喝完三兩盃，鴨子似的發着嘎聲；人衆被驚動了，便掉頭對着他，但是他呢，手托着腮，仰望着人們；未經梳洗的頭髮奇奇怪怪地披在他浮腫的蒼白的面龐上。

——你們瞧什麼？你們望的什麼？——他突然用洪亮的話語問。

有時，人家回答他：

——我們瞧豺狼！

有些黃昏，當他默然地喝完茶，拖着沉重的脚步一聲不響走出去時，我好幾次聽見他好像預言家似的啓示人們：

——我上帝的廉潔奴僕，我，依沙易，對你們懺悔！悲哀是給阿里爾城的，在那兒一切卑污無恥者，與騙子跟醜惡鄙陋的東西生息在自己下賤的憧憬中呀！悲哀卽是世界之船翼，因爲它把宇宙的穢惡的小人拖在道上走，——我可以告訴你們酒徒，貪饕鬼，世界的廢物，——你們帶着錢財與感傷，地球是不會容納你們在它自己的腹心裏的！

他的聲音響亮得簡直像玻璃窗的聲響，這使人衆十分歡喜，因此他們讚美預言家：

——好會撕剝皮骨的長毛狗啊！

同他交朋友很容易，——只要事先請他吃一頓東西，他須要一盃麥酒，和一份拌着紅胡椒的紅燒牛肉，這是他愛好的飲食；而且經常吃壞了他的胃口。當我請求他去訴我應該唸些什麼書時，他兇惡地反問我：

——爲什麼要唸書？

但，緩和着我的震驚，又響道：

——讀過折衷派的東西沒有？

——讀過。

——要讀折衷派！再好的沒有了。那是一切智慧之世界，只有一種四隻脚的闖羊才不懂得它，即是說，沒有誰不懂……你是什麼人，會唱歌嗎？

——不會。

——為什麼應該唱歌。這是極其拙笨的企業呀。

鄰近的席上有人質問他：

——那你自己又為什麼要唱？

——我，流氓！

——沒有關係。

——不新鮮。誰不知道我腦海裏沒有任何東西的。並且無論何時也沒有發生任何東西。亞門！自然，他同我同一切談話總是用這個調子，雖然在請他吃了三兩回東西之後，對我比較和藹一點，但有一天仍舊帶着意味深長的驚訝心同我說：

——我瞧着你，不明白：你是什麼？你是誰？你幹嗎的？噯，真是，見你的鬼！

他對克涅曹夫的關係，很不明瞭；帶着鮮明的喜悅聽他唱歌，甚至於有時也帶着親愛的微笑，然而不同他交好，很粗鹵與輕視地說他：

——這個木偶人！他會呼吸，會懂得他所唱的歌，但還不是一條驢子！

——爲什麼？

——爲着他本人的天性。

當他酒醒時，我深願同他談話，但他酒醒時，只是牛樣地吼叫，晦澀的苦痛的眼睛盯住一切。不知從誰那兒，我打聽到這一位很有做主教的本領的酒徒，是在卡山大學唸過書的。——我不相信這一點。但有一次，對他談到我自己，順便提到主教黑里山伐；米特洛波里司基，他搖頭說道：

——黑里山伐？知道，我的教師，大善士。在卡山，在大學校里，——我都記得，黑里山伐，即是一枝黃金花，這是班門瓦·別倫達說的，真的，他是一枝黃金花，黑里倫伐！

——但是，班門瓦·別倫達這個人是誰？——我問，但米特洛波里司基簡略地回答一句：

——不關你的事。

回家，我在自己的筆記簿上寫着：「必然要知道班門瓦·別倫達」——我覺就在這位別倫達那兒，我可以找出許多問題的答案來，——問題使我不安。

唱歌者酷愛應用某種我不懂的人名，跟奇怪的成語；這很使我受刺激。

——生活，不是亞李霞！——他說。

我問：

——亞李霞這人是誰？

——生病的。——他回答，我的疑問反而使他開心了。

這些陳言濫調，全是在他的大學校里學得來的，我不得不認為他的見識很豐富，同時自己很難為情。——他什麼也不說，是不是說了我也不懂，或者我不會問他呢？

但他仍舊留得有些東西在我心裏中；我歡喜他醉後摸摸伊沙易預言家的啓示的勇敢。

——噢，世界的污穢，世界的惡臭！——他吼叫。——十惡不善的你們——得光榮，然而大善人波驅逐；臨到恐怖之日，你們才來懺悔，但已經遲了，來不及了！

聽着這種吼聲，我回憶起「好事情」洗衣婦納達娜的可恥而荒唐的沒落，與馬爾高皇后之墮入卑污的誹謗之五里霧中。

我同這個人短短的交情，結局是很不平凡地……

春天，我在田野間靠近陸軍野營的地方遇見他，他駱駝似的大跨着，搖幌着孤獨的浮腫的頭。

——散步嗎？——他嗶嗶問。——一道走吧。我也是散步。兄弟，我已經病了，而且……

我們默默地走了幾步，突然在天幕之外的土壕溝中瞥見一個人。他坐在溝底上，頭傾向一邊，肩頭靠在溝壁上，他身上的外套有一邊高聳齊耳朵，彷彿是想脫掉它，而又不能夠。

——酒醉漢。——唱歌者決定，停住腳。

但是，這人手肘下的青草地上，擺着一隻大手槍，離手鎗不遠有一頂鴨舌帽，同它在一塊兒的還有一隻打開過的麥酒瓶。已打碎的瓶的頸子擺在青草坪上，這人的臉害羞似地藏在外套里。

從那一霎時起，我們便站着不做聲，後來，米特洛波里斯基，大打開着脚步，說：

——自殺的。

我頓時明白這人不是醉漢，而是死人，但這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使人不敢輕於相信。記得，我當時既不感覺恐怖，也不憐恤，瞧着從外套里露出的大而光滑的頭頂，與深藍色的耳朵，——不相信這人在那可愛的春天，會自殺死。

米特洛波里斯基用手掌擦着自己未經剝刮的臉頰，好像怕冷似的，後來啞聲說：

——老頭兒。不是老婆逃跑了，便是浪費了別人的錢……

他吩咐我進城去報告警察局，自己蹲在土溝邊上，裹緊在破外套里的脚吊下溝去。報告警察關於自殺者消息後，我馬上就跑回來，但我回來之前，米特洛波里斯基已經喝完死者留下的麥酒，揮着空瓶迎着我。

——就是它害了他！他吼叫一聲之後，憤然地把酒瓶朝地上一摔，瓶子給摔得粉碎。

隨着我到來的警察瞧了瞧壕溝，脫去鴨舌帽，猶疑地畫了十字，問歌手：

——你是什麼人？

不關我的事……

警察想了想更溫和地問：

——你們究竟是怎麼的——他，死人，可是你，是醉漢嗎？

——我二十歲年紀的醉漢！——歌者傲岸地說，手掌拍着自己的胸脯。

我自信爲着酗酒，他會被拘禁的。城里跑來一些平民，威嚴的區分所的察警官也乘馬車來了，他跳下土溝去，提了提自殺者的外套，瞧着他的臉，說：

——誰先瞧見？

——我。——米特洛波里司基說。

警察官瞧瞧他的面孔，厲聲說：

——你好，我的老爺！

四五十個觀衆一齊聚集攏來；喘息着的跳跳蹦蹦的人們包圍在壕溝之上，凝視着溝里；不知誰喊道：

——這是我們街上的官吏，我認識他！

米特洛波里司基搖幌着身子，站在警察官前面，脫去帽子，同他論爭，轟轟然地喊出些什麼不明瞭的話語；後來警察官迎面推他一下，他身子一搖，蹲下來；當時警察兵不慌不忙地拔出衣袋里的繩

子來，縛住唱歌者習慣地，恭順地藏在背後的手，接着警察官便憤然地對觀衆大叫：

——走開散開！——

又來一個年老的警察兵，潤濕的紅眼睛，疲倦得張大了的嘴巴，手牽着縛住米特洛波里司基的繩子的一端，輕輕地牽他進城去。

苦惱的我也離開田間；記憶中響出了懲戒語的回聲：

——悲哀是給阿里爾城的……

但眼前——一幅苦痛的景片：警察不慌不忙地拔出自己衣袋里的繩子來，被威脅的預言家把紅色的毛氈毳的手恭順地揹在背上，手腕習慣地交叉着。

我很快就打聽到預言家是被人從城里遣派到軍驛附近來的。之後，克涅曹夫也將隨着他消失了，——討了一位好老婆，打算搬到他開得有一引馬具店的縣城里去住。

——我對男主人熱烈地讚美馬鞍匠的曲子，因此，有一天他說：

——應當去聽一聽。

於是他坐在我對方的桌旁，愕然地揚起眉兒，張大着嘴。

在路上他同我說笑話，到了酒排間里，開頭幾分鐘內，他使嘲笑我，嘲笑人衆與一切令人窒息的臭氣。當馬鞍匠開始唱歌時，他譏笑着，斟啤酒在盃子里，剛斟滿半盃便停住，說着：

——噢……鬼東西……

他的手在戰慄，輕輕地放好酒瓶，又注意聽。

——好呀，兄弟，——克涅曹夫唱完時，他感歎着，——真是唱得好……見他的鬼簡直激烈得……
馬鞍匠昂着頭對天花板，又開始唱一首：

清潔田野之大道上

走着富人村莊裏出來的一個年青姑娘。

——他又唱啦，——主人搖頭冷笑着，咕嚕。

接着克涅曹夫唱得好像吹竹笛似的。

美麗姑娘回答他：

我，孤女，我不須要任何人……

——好，——主人喃喃地說，眯着紅眼睛。——吓，鬼東西……好的……

我瞧着他，快樂起來；如泣如訴的歌聲壓倒了酒排間的喧囂，更加響得有力，更加悽艷動人！

他厭世地住居在我們村子里，

也不叫我姑娘日之夕，

噢，我貧窮到衣不蔽體。

我不便於與勇敢的青年認識……

單身漢求婚於同行的勞動婦女——

我不願屈服那命運之神祇！……

我的主人難爲情地哭起來，——低頭坐着，隆起的鼻兒只見嚙動，他的膝上滴落着淚水。

第三首歌完了之後，他感傷地說：

——我不能再坐下去了，悶氣窒息……鬼東西……我們回家吧！……

但是，到了街上，他提議：

——去吧，畢西戈夫，到飯店里吃東西去……不願意回家！……

他沒有講價錢，便坐上雪橇，整個的路上不說話，到了飯店，揀好屋角裏的小桌，一邊東張西望，一邊憤然地用半低音訴說着苦痛：

——這個山羊抖昏了我……騙出那樣的憂愁來……不成，你會唸書，會裁制人，但是，你說：究竟碰了什麼魔鬼呢？活着，活着，活了四十歲，有老婆，兒女，但是，要說話找不着同誰說。有的時候，也想展開胸懷，暢談一切，可是同誰談呢！同老婆和孩子們談嗎，談不上來，老婆，她有她自己的事情，家主婦的責任，還有孩子！她對於我的靈魂是陌生的！老婆，養了頭一個孩子，就等於一個朋友，再養孩子的話，那……她對我正像對一般的人……
 嗯，你自己瞧，沒有人吹竹笛，便沒有人跳舞……
 死肉……見你的

！鬼痛苦兄弟……

他癡癡地喝乾冷而苦的啤酒，沉默一下，擦散修長的頭髮，又開始說：

——兄弟，一般的人都是匪徒！只要你在那兒同鄉氓談談話，你就曉得……我明白許多不正確的，卑賤的事情，兄弟，真的，全都是盜賊！你以為你的話可以壓服人不成！比特·奧西布他們全是騙子！他們什麼話都要說，比方你對我有什麼表示，他們都要……怎麼，兄弟？

我愕然地不做聲。

——是那樣！——主人冷笑着說。——你要到波斯去，這很合理，雖然在那兒你什麼也不懂得！

——語言不同！至於本國語言呢，人家說——下流腔調！

——奧西布提到我沒有？——我問。

——嗯，提到啦！你認為怎麼樣？他尤其是挺愛說話，饒舌漢！他兄弟，狡猾傢伙……不成，畢西戈夫，話語不會壓服人。真理呢？但是，對什麼鬼講真理？全是一樣沒有用，正像秋天的雪落在塵埃上便溶化了，而且增多一些塵埃，你挺好是沉默……

他一盃盃地喝啤酒，沒有醉，更流利更憤然地說下去。

——俗話說：話語不是鑿子，沉默才是黃金。唉，兄弟，痛苦，痛苦……他唱的歌的確有道理：——他厭世地住居在我們村子里，「孤獨的人世……」

他到處瞧了瞧，低着腔調，又說：

——所以我要找知己的朋友——一個邂逅相遇的一個女人，孤獨者，她的丈夫爲着僞造錢幣被充軍到西比利亞，此刻還在那兒的監獄裏。所以我同她交好……她連一戈比的錢也沒有，嗯，她真是那樣的，你知道……鴛母介紹我同她交朋友……後來，我仔細瞧瞧：好可愛的人兒啊！人又年青，又漂亮，你知道……真是人材出衆的呀！一次，兩次之後，我對她說：這是怎麼的，我說，你丈夫既是騙子，你自己幹嗎態度還不誠實——要跟着他到西比利亞去呢？可是她，你瞧，還是想跟他去做移民去，是呀……後來她對我說：他雖然沒有飯吃，可是，我還是愛他，他對我的感情不壞！他，也許他就是爲着我才犯罪吧？現在我同你犯了對不起他的罪，他須要錢，他過去是貴族，過慣安逸生活的！她說：假如我是一個人過生活，也許會態度很誠實。她說：你也是好人，我挺歡喜的，但只是你不能幫幫我這個忙……鬼東西！後來，我把自己身上所有的八十盧布通通一道給她，並且我說：請原諒，我不能給你再多的錢，絕對不能去，好……

沉默了一下，他突然喝醉了低着頭，喃喃地說：

——我在那兒去過六次，你也許不知道這回事是怎麼的吧！我也許再要到她家去六次……不決定進屋……不能！現在她已經搬走了……

他手肘壓在桌上，手指移動着，低聲私語着：

——上帝不讓我再碰見她……上帝不讓！真是，大家都見鬼了！我們回家去吧……去！我們走出來，他蹣跚地走着，嚷着：

——真是那樣的，兄弟……

我不奇怪他所說的故事，——我早就看出他發生了什麼不尋常的事情。

但是，我很受他所說的一切生活故事的壓迫，使我不安着，尤其是他對奧西布的批評。

110

三個夏季我都在死城裏空虛的建築物之間過着「監工」生活，觀察着勞動者秋天怎樣拆毀粗製濫造的石舖房，而春天又怎樣建造一所那樣的房子。

主人很痛惜我好好地賺得他五盧布。假如有人來舖商店裏的地板，我得担任在一切舖房的空地上掘一阿爾生深的地洞的職務，他雇零工來做這門工作，得花個把盧布，我却絲毫也得不着，而且做得這種工作來，我又來不及監視木匠們，因此他們便乘機拔取門門，門鈕，偷竊各種零碎東西。

並且一切工人跟工頭都拚命欺騙我，偷竊東西，差不多很公開地做這種事，正如同公開地屈服於鬱悶的職務，當我搜出他們的贓物時，他們也少有生氣，甚至於簡直不生氣，而只是驚歎：

——你爲着五盧布拚命，也許你把五盧布看做二十盧布那麼重要吧。多可笑啊！

我對主人表示，他應當給我掘地工錢，但他每每十回有九回都是滿不在乎的樣子，只是對我眯着眼睛，說：

——好的，別裝瘋！

我明白他在感疑我私通強盜，這可引起對他發生一種憎恨的感覺，但並不難爲情；那些工頭全

都會做賊，何況主人自己也是歡喜借他人的油的呢。

主人視察一遍集市場上的舖店之後，拿得了一筆承辦費都不算，而且瞧見別人忘記的自暖爐、毛氈、剪刀、傢具什物、木箱或者布疋等等，還得癡笑着說：

——把東西登記好，通通搬進貯藏室去！

可是，搬進了貯藏室，他便鬼鬼祟祟地偷些東西回家去，害得我三翻四次地塗改什物登記簿。

我不愛人家的物件，無論何物我也不希望有，甚至於書籍也累贅了我。我任何東西也沒有，除掉一冊別郎士和格茵詩集；希望買普希金詩集，但是城中唯一的舊書店裏的癡惡老頭兒，賣普希金的著作，討價討得非常高。傢具、地氈、鏡子與一切物件在我主人房舍裏，堆積如山，我很不高興，同時搬運進來的粗製濫造的東西，與一切顏料跟油漆的臭氣也使我受刺激；我不歡喜主人們的房間，與塞滿了無用之物的箱櫃。尤其是反對主人偷竊貯藏室中別人的物件來過份地舖張自己的週圍。在馬爾高皇后的屋子裏也擠塞着不少的東西，然而人家是爲了美觀。

一般的生活，據我看來都是零亂而拙笨的，它裏邊包藏着過多的鮮明的愚蠢。瞧，我們改造一陣舖房，一會兒浩森的春水便來淹沒了它，沖洗乾淨了地板，激盪歪了外間的大門；水落——樑柱便開始腐朽。年復一年接連十年的洪水注進集市場，坍塌了建築物與舖石路；每年的洪水帶給人們一種巨大的損失，大家知道這是自身不能除去的。

每個春天的流冰總得切碎好幾十隻駁船，與小木船，人們一邊歎息，一邊製造新船，一會兒流冰又來毀壞了，爲什麼這般天然的搗毀機隨處皆是呀！

關於這，我曾經問過奧西布，他訝然地大笑了。

——嗨，你，驚鷺！當心被人家捉住呀！這一切到底關你什麼事？怎麼，你，

但同時又更加懇切地說了，在碧綠的非老頭兒所有透明的眼睛中諷笑之火花仍未熄滅。

——這你應當深切注意！假使我們認爲那與自己無關係，也許什麼都是應該的吧！所以，你還是要留心。

接着，用輕描淡寫的話語述說着故事，豪爽地播出方言俚語，與一切帶諷刺性的妙想天開之譬喻：

——有的人埋怨：土地少了，都是由於春天的伏爾加河撕掉河岸，把土地帶去，以它自己的淺灘來拼成一個河床的緣故；同時又有人埋怨：伏爾加河本來水淺，只是汎濫的春水，與夏之雷雨掘開了山谷，土地又往河裏走去了！

他的口吻既不是惡意，而又不是同情，好像喜悅自己哀怨人生之認識，雖然他的話恰好與我的思想相吻合，但我却歡喜聽。

——也應當關心火災哩……

我回憶起過去當着伏爾加河沿岸沒有發生火燒林場時看起來似乎就沒有夏天；每年六月，天空中必然要飛騰着濁黃色的火煙；蒼白的太陽失去了光芒，病眼似的俯視着大地。

——林場，空事情，——奧西布說。——這是屬於貴族和公家的所有物；平民沒有林場。城市給火

燒了——這也不是好了不起的事：城裏住的富人，他們有什麼可憐呢！你們，郵莊上跟村鎮裏，有多少人家夏天給火燒！縱然有，至多也不過百把盧布的損失，有什麼了不起呢！

他輕輕地微笑着。

——有了財產，就沒有聰明並且像你我這樣的人出來勞動也許都不是爲了自己，爲了土地，而是爲着水與火而勞動！

——你笑什麼？

——笑什麼？火又不是眼淚澆得熄的！而是要洪水同權威之眼淚才能發生效力。

我早知道這位漂亮的老頭兒，是我所遇見的一切人們之中極其聰明的人，但是他究竟愛好什麼，憎恨什麼？

我正在思想這件事，他暴躁的俚語又拋到我的骨子裏了：

——你瞧，少數的人們怎麼保護自己的和別人的力量？主人怎麼剝削你的呢？區區之水對於世界值得了什麼？不可以數計的只有高過一切的學問智識……一座木房燒掉了還可以另造一座，可

是，當一個好人衰敗了時，你就沒有法子挽救！比方阿爾達隆，跟格里沙吧，你瞧，多麼光明磊落的農民呀！格里沙雖然很傻氣，但到底是誠懇的，畢竟衰草荒煙般地消失了！女人們傷害他，正像蟲子之傷害森林。

我存着好奇心，毫不自慚地問他：

——你爲什麼在主人面前說我的思想？

——就爲着使他知道你那有害的思想；這是應該的，我的目的在使他教訓你，主人不教訓你，還有誰教訓你呢？我之所以告訴他並非出於惡意，而只是本着我對你的愛憐心。你不是愚蠢的青年，但是魔鬼弄污穢了你的腦子。你偷東西，我不說，到妓女那兒去，我不說，酗酒我也不說，關於你的膽大，我倒是經常報告主人的，要知道……

——我再也不同你說話了！

他沉默了一下，用指甲挖着手掌上的樹脂，後來親愛的眼睛瞧着我，說：

——吹牛皮，你要說，你還有同誰說話呢？並且你不同誰……

思想純潔而且精密的奧西布，我突然覺得他與對於一切保持超然態度的火夫亞各夫很相似。有時，他又像聖經學者比特·華西里也維契，有時又像馬車夫比特，有時，他的心腸很像外祖父。他與我所見的一切老頭兒都不相同。他們都是興趣盎然的老頭兒，但我覺得不可能同他們

生活在一起，——同他們在一起很苦痛，很討厭。他們像在咬嚼靈魂，他們的花言巧語黃色的銅鏽似的蒙蔽着心兒。奧西布仁愛的嗎？不是，猙惡的嗎？也不是。他有小聰明，我倒是早就看出了的。但是他驚人的優柔寡斷的性情，與小聰明損害了我，因此，最後我覺得他簡直是我的讎人。

我的心中沸騰着黑暗思想：

「全人類——彼此都是陌生的，雖然不少親愛的話語，與親愛的微笑，但是全世界的一切人都

是陌生的；看起來好像無論誰也不肯以自己堅強的愛情之感覺來與誰取得連絡。只有外祖母同偉大的瑪爾高皇后愛生活，愛一切。」

有時，這類子的或者相類似的思想凝聚成一團暗雲，生活變得很苦悶，想變換一下生活，但是，往那兒變換起呢？甚至於說話都找不着人，除掉奧西布。因此，我時刻同他撩天。

他帶着顯明的興趣聽着我激烈的幼稚話，再三審問我攻擊的是什麼，後來鎮靜地說：

——頑固的啄木鳥並不可怕，無論誰也不畏懼牠！我懇切地忠告你：你到修道院去，在那兒蹲到長成大人——做一個安慰人們的「遊說僧」，只有這樣才能鎮靜你的心，只有做僧侶才有益處！我懇切地忠告你，對於塵俗事業看起來你是不大合適的，不是嗎……

進修道院，我可不願意，但是感覺得我已經被人迷惑了，在帶蠱惑性的不明瞭的領域內兜圈子。苦痛啊！生活好似秋天的林場，葦蕩沒有了，在那荒涼的森林中無事可做，看起來好像你已經澈底認

識林場。

我不喝麥酒，也不嫖妓女，——代替這兩種方式麻醉靈魂的是書籍。但是，讀書愈多，我愈難忍受我當時所目睹的那些人所過的空虛無謂的生活。

我剛滿十五歲的年齡，但有時感覺得我已和成人一樣。我不知怎地內心膨脹起來，生活的經驗，讀書的心得，與無時或釋的思索把心靈壓得緊緊地。我自己反省一下，發現自己印象的貯藏所，宛如一個橫七豎八地堆滿着各種各樣東西的黑暗的儲藏室。我也沒有能力和智慧把這些東西整理起來。

同時，這些貯藏着的沉重的東西雖然很豐富，但安放得不穩固，只見動搖，推蕩着我，好像流水中一隻搖搖不定的空盃。

我極端痛恨不幸，疾病，冤苦；當我瞧見殘酷的流血，搏鬥，甚至於口頭上侮辱一個人的時候，——這可引起我發生一種反抗的情緒，不久之間便誕生了冷靜的憤懣，甚至於我有時自己也要奮然地起來當獸似的痛打一頓，打完之後，又覺得慚愧到痛苦。

有時候，我憤極要想痛打一個殘暴的人，盲目地參加搏擊，此刻回想起過去這種失望的癡癲病，與幼稚的無能，還覺得慚愧與痛苦哩。

我好像是兩個人：一個是因為對於污穢卑鄙的事情見得很多，很有些灰心，同時又因為深受日

常可怖的見識之壓迫。對於人生與人類便存着不信任和猜疑的心理。對於一切，與對於自己都存着懦弱無力的憐憫心。這種個人幻想和平的，孤獨的讀書生涯，週圍沒有人衆，幻想修道院，幻想一座看守森林者用的茅廬，幻想一個鐵道上的哨舍，幻想波斯，或者城鎮邊境上一個守夜者的職務。所希望的是少遇見人們，盡可能同他們離得遠遠地。

還有一個人却受了誠實的聰明的書籍所薰陶，觀察着可怖的勢力橫行的時候，感覺得這種勢力之污穢腳趾要撕毀他的頭腦，蹂躪他的心靈是如何的容易，因此咬牙攘拳努力自衛，經常準備着應戰。這個人無論愛人或是憐人都是積極的，正像法國小說中所描寫的勇敢的英雄，三言兩語的衝突，便拔出鞘裏的刀來，立好應戰的姿勢。

那時候，我有一個窮兇極惡的敵人，這人便是馬爾波克洛夫同某街一個娼寮里的看門的。我認識他是一天早晨上集市場的時候：他把一個酒醉得失去知覺的妓女從四輪馬車上拖下來，拖到大門邊；抓打她掉落襪子的腳，跟纏着腰身，他無恥地抓扯她，一邊痛罵，一邊嘲笑，在她身上吐口沫，可是她呢，因為受了從四輪馬車拖下來時的打擊，與蹂躪，呆呆地張大嘴巴，軟綿綿的頭伸長着活像落脫了關節骨的手臂。當她被拖下來時，背脊與後腦壳跟靛青色的臉，只見在馬車的坐板上，踏腳凳上撞擦得咚咚地響，最後，倒在舖石地上，頭又在石頭上軋碰着。

趕馬的車夫走開時，看門的把她的腳縛起來，在人行道上倒拖着，好像拖死人似的。我失掉知覺

了一會兒跑上前去抓住守門的用來自衛的偶然遺失了的一沙仁長的量水杆，迎頭痛擊他一頓，把他掀倒在地上，自己跳上階沿，絕望地揮動着敲鐘用的木棒；一些粗鄙的人們跑出來，我絲毫不能對他們解釋，舉起量水杆，走開。

馬車夫追趕到斜地近旁，他從高高的山羊背上瞧着我，贊同地說：

——你真會痛擊他呀！

我憤然地問他：怎麼要讓看門的侮辱妓女，他鎮靜與憎厭地說：

——我，只是他們用的狗呀！她上車時，主人付清了車錢的，誰打誰，這還關我什麼事？

——假如有人殺她呢？

——嗯，是呀，你馬上也要去殺人的嗎？——馬車夫說，好像他屢次企圖殺死酒醉的妓女似的。

從那一天起，我差不多每天得瞧見看門的；到街上去的時候，他不是掃除鋪石地，便是坐在階沿上，好似等待着，我走到他跟前，他便站起來，挽着衣袖，預告道：

——現在，嗯，我要打爛你！

他的年紀約莫四十歲；小小的彎曲腿，孕婦般的大肚子，他癡笑着，閃光的眸子凝視着我，仁愛而愉快的眼睛看起來非常可怕，他不會搏鬥，而且手臂比我的短些，——三兩拳之後，他便給我打敗，背靠着大門，愕然說道：

——「嗯，等一等，再來戰鬥吧！」

這樣的交戰，我很厭煩，因此，有一天我對他說：

——「聽着，傻瓜，你放鬆我吧，請你！」

——「那你爲什麼要打人呢？」——他呵責地問。

我也問他爲什麼那麼狠毒地侮辱妓女。

——「關你什麼事？憐憫她嗎？」

——「自然憐憫囉。」

他沉默一下，撇着嘴唇，又問：

——「你要憐憫貓兒？」

——「是呀，貓兒也要憐憫。」

當時他說我：

——「你，蠢東西，騙子！等着我給你說……！」

我不能走這條街了，——這是一條極其近便的道路。因此我爲着不碰見這個人，特別起來得很早，但是，過了幾天之後又看見他一次，——他坐在階沿上，摸弄着一隻躺在他膝上的黑貓，當我走近離他面前只有三步遠近的地方時，他頓時跳起來，抓住貓的腿，揮來揮去，在柱頭上撞擊着貓的頭，好

像在出我的氣，撞打了一陣，把貓子朝我腳下一摔，站在小門邊，問道：

——怎麼？

好，又開始搏戰啦！我們好像兩條狗似的，滿院子滾來翻去；後來，我坐在雜草叢生的斜地上，由於難於形容的苦痛，失去了知覺，我咬緊嘴唇，使我自己不致號啕起來，就是現在我一回憶起當時震戰在苦惱的憤怒中的情景，還在惑疑：那時候我怎麼不瘋狂起來，怎麼不去殺掉一個任何的人呢？

爲什麼我要說這些卑賤的故事呢？爲着使你們諸君知道知道這還沒有過去，還沒有過去啊！諸君歡喜奇思妙想的恐怖，歡喜美麗的恐怖故事，幻想的恐怖勢力是會使諸君發生快樂之感的，但是我知道恐怖勢力之實效，與恐怖勢力之橫行，我之所以用恐怖故事來使你們發生不快之感，由於我我自己不可否認的道理，——爲着你們去回憶過去你們怎樣生活，生活在什麼裏邊。

我們全都過着卑賤污穢的生活，就生活在卑賤污穢裏面。

我酷愛人類，不欲苦痛任何人，但是，情感的生活不可能，不可能掩飾形形色色的花言巧語欺謊中之威脅人的真理。去生活，去生吧！應該開放我們心中，腦海中一切好的，屬於人類的生活之門戶。

……對於女人的關係特別使我瘋狂；讀過的小說中，我看出女人生活方面極其美好而偉大的勢力。關於這一點外祖母，外祖母關於聖母，華西里·布列姆特娜的故事，與不幸的洗衣婦納達娜以及成百成千我所目睹的，以青睞與微笑點綴這種缺乏快樂，缺乏愛情之人生的女人，生命的母親，尤

其使我確信。

屠爾格涅夫的書謳歌一切我所知道的好女人的光榮，我潤飾了記憶中的瑪爾高皇后的容貌；對於這，格茵，同屠爾格涅夫尤其是給了許多的珍貴品。

從集市場回家的黃昏時候，我逗留在城牆邊的山丘上，眺望着伏爾加河上的落日，火紅色的望空迸流的河水，與時而紫色，時而碧藍色的大地上的可愛之溪流。有時，在那樣的霎時間，看起來好像整個地球都像一隻囚犯的駁船；駁船好似一隻豬，看不見的輪船將它拖往何處去了。

但是，時常使人思想到大千世界，思想到我根據書本所知道的城市，與外國，以及外國人所過的生活。外國著作家的書中所描寫的生活，都是最清潔，最親愛，最少勞動的，比較起我週圍慢慢地千篇一律地沸騰着的那種生活。這，鎮靜了我的驚惶不安，同時激起關於不相同的生活之可能性的頑固夢想。

因此，我覺得好像真正就遇見了一個質樸而聰明的人，他把我引到寬濶光明之道上去了似的。有一天，我坐在城牆旁的長凳上時，發見亞各夫舅父同我坐在一並排。我沒有注意他怎麼來的，同時一下子認不出是他；雖然過去幾年中我們同住一個城裏，但是相遇的機會很少，而且都很偶然的，很匆忙的。

——喂，伸長你的頸項。——他開玩笑說，推我一巴掌，於是我們開始談天，好像從前相識，現在好

久不見的生客人似的。

據外祖母的故事，我知道數年前，亞各夫舅父的家屋就完全破產了，他簡直是過的飄遊浪蕩的生活；他做過軍驛里監督官的助手，但結果很不好；監督官生了病，亞各夫舅父在自己的寓所內安排愉快的酒席招待犯人。這事情後來給人家知道了，上司便撤銷他的職務，控告他每夜釋放犯人，讓他們進城去遊玩。犯人裏邊誰也沒有逃走過，但在那樣的晨光中，某一回有一個人，當他憤極地謀害一位助祭師時，却被人捉住了。審理了許多日子，官司都沒有結束。——犯人跟管理囚犯的負責人都善於替仁愛的舅父申辯，現在他過着失業的生活，經濟方面依靠在當時最著名的魯加威斯宜戈夫教堂裏做唱歌班的兒子接濟。關於兒子，他說得很奇妙：

——他是我莊嚴的重要人物！音樂者。假如你有一次來不及倒茶，或者刷乾淨衣服，他就生氣呀！思想精密的青年。并且是純潔的……

舅父的面貌極其蒼老，滿身的髒物，走路像是爬，他那愉快的髮曲頭髮極其稀薄了，兩隻耳朵豎立着，白的眸子，咖啡色的刮光的臉頰上，現出密密的紅色的筋紋。他愛說笑話，但是，看起來好像他的口裏啣着什麼，妨礙着舌頭，雖然他的牙齒很整齊。

我快樂有了同這人談天的可能，他會過快樂生活，而且見識很豐富，服務的經驗很多。我鮮明地回憶起當年他那活潑而滑稽的曲子，記憶中響出外祖父說他的話：

——靠詩歌——達維特沙皇，但是靠事業呢，——狠心狗肺的阿威沙龍！

一批清潔的人衆沿着道旁花園走過我跟前；這全是些豔裝華服的貴太太跟文武官員；舅父穿的破舊的秋季外套，戴揉皺的沒有遮陽的帽子，腳上穿的黃皮鞋，見了人畏首畏尾的，光景是想掩藏自己破舊的衣服。我們走開幾步，到波卡英司基山谷的一家酒排間去，揀好一個有一面窗開來對着新開的市場的座位。

——你記得從前你唱：

乞丐掛晒裹腿布

另一個乞丐偷走了裹腿布……

當我唸到這個歌時，突然地第一次覺得他思想的可笑，同時快樂的舅父的聰明之餘燼，在我面前展示着。

但他斟了一盃麥酒，沉默地說：

——我年老了，出來的時間不多！你說這首歌嗎？這不是我作的，是一個僧侶學校的小學教員編著的，他的渾名叫「死人」，是嗎？我忘記了。他是單身漢，我們同他交過朋友的。他會唱歌，唱着唱着就死去了，變成僵屍了。我的記憶中，不知有多少個音樂家，——難以數計！——你不會唱歌吧？……不要唱……等幾年再說。時常看見外祖父沒有……不快活的老頭兒，大約是患神經病了。

喝完酒，他活潑起來了，精神振作起來了，樣子也現得年青了一些，開始說最豪爽的話。

我請求他講關於囚犯的故事。

——你聽見過嗎？——他質問，瞧着我，後來低聲說：

——什麼是囚犯？我又不是他們的審判官。我瞧見的人，就是人，我說：兄弟們，友愛地生活，快樂地生活吧；有一天，我說了如下的歌兒：

命運不是快樂之障礙！

讓牠在穹窿中壓迫我們吧，

我們將要爲着喜笑而生活。

除掉傻子，誰不願這樣地過活……

他微笑着，眺望着窗外堆滿了貨物箱的幽暗山谷，後來撚着鬍髭，接下去：

——自然，他們都是監獄中苦悶的人。嗯，檢定完了，馬上就跟我往來；麥酒，蔬菜，不是我請他們吃，便是他們請我，因此，俄羅斯的主人婆便動搖，便恐慌起來啦！我愛詩歌，愛舞蹈，恰逢他們之間有些優秀的歌手與舞蹈家，多麼稀奇呀！嗯，還有一個帶鐐拷的人，他不能跳舞，因此，我便決定取銷鐐拷，這是對的呀。再說，不用鐵匠，他們自己也會取銷的，好機巧的百姓，奇蹟呀！因此，人家說我放縱他們，放他們進城去做強盜，——無聊！同時，這也是毫無根據的造謠中傷……

他沉默着，眺望着窗外古董商人的售貨攤；那兒正發出砰礮的鐵門門聲，鐵索的叮噹聲，不知什麼木板的落倒聲，與劈劈拍拍的騷音……

後來，愉快地對我眈眈眼，低聲地接着說：

——假如說句老實話，也的確有一個人每夜逃出去，但這不是大盜，而只是過去尼日尼戈洛特本地方的一個小偷兒；離畢却爾克不多遠，他有一位愛人住在那兒。她同一位助祭師發生了曖昧關係，後來一位商人又去替代了助祭師。這事情發生在冬天暴風雪的夜裏，一切都穿上皮襖，兩個人裏邊分別不出誰是商人，誰是助祭師。

這故事，我覺得可笑，他也一邊笑，一邊說着：

——真的呀！見他們的鬼……

這兒，舅父突如其來地發怪脾氣了，推開蔬菜碟子，厭棄地皺着臉兒，後來一邊抽香煙，一邊含糊地咕嚕着：

——人們互相偷竊，互相捕捉，坐監牢，充軍到西比利亞，嗯，我還有什麼可說的？我唾棄一切……
我有我自己的靈魂！

毛氈氈的火夫時常站在我面前啦，——他也常常說「唾棄」，而且他也叫亞各夫。

——你想什麼？——他和靄地問。

——你憐憫犯人嗎？

——很容易憐憫他們那樣的孩子們，奇蹟！有時候，你一瞧見便想：我不蹂躪他，雖然官吏的權威高出他們之上！他們全是機巧的聰明人……

葡萄酒與回憶，重新刺激起他的快樂；他身子靠在窗檻上，揮着黃色的拿着香煙的手，精神勃勃地說道：

——有一個鐘錶店的彫刻師，爲着僞造錢幣下獄，後來逃走了，你也許聽見人家說過吧！他真會唱歌，正像一個音樂專家。你解釋：爲什麼官家能夠鑄造錢幣，我獨不能？你解釋這個道理呀！這個道理無論誰也不能解釋的。沒有誰能夠解釋，就是我也不能。但我還是在他之上的一名官員！此外，還有一個人，是莫斯科著名的小偷兒，和平而且清潔的優伶，說話很文雅。他說：人們勞動到頭腦愚拙，這我可做不到。他說：我有這種經驗：你勞動，勞動，簡直就勞動得變成一個疲倦的白痴，一天只曉得喝一個銅板的酒，用七個銅板的去賭牌，再說，是花五戈比去買女人的親愛，好，結果把幾個賣勞力得來的錢通通浪費光了，於是又來餓肚子，受窮。他說：不成，我才不玩這套把戲哩……

亞各夫舅父頭低在桌沿上，臉兒發紅着，直紅到腦頂，甚至於他的耳朵都興奮得震戰起來了。

——他們都不是傻子，他們會正確地裁制一切！嗯，見他的鬼，打個比譬：我怎樣生活回憶起來，很覺慚愧，——全是過的失業的與偷竊的生活，苦痛呢！——自己的快樂呢！——偷竊得來的，所以父親

呵責！別膽大老婆說：不要害人！往往有這樣的事情：你簡直害怕爲了一盧布去掉腦袋啦！生活困窮且不用說，而且到了衰老殘年的時候，還得奴隸似地侍候自己的兒子。祕密什麼？我服服貼貼地做了奴隸，可是他好像老爺似的呼喚我；他叫父親！我聽見便答應：奴隸來啦！我對於自己親生的兒子要怎麼奔波，要怎樣盡責任呢？我爲什麼活着，我不是獲得了不少的滿足？

我注意聽着，很不耐煩，不願意答他的話，但結果還是說：

——瞧，我也不知道我爲什麼活着……

他癡笑着：

——嗯，誰知道這個？我沒有瞧見過知道它的人。沒有關係，人們的生活都是按照習慣……

接着又難爲情地發洩一陣憤懣：

——有一個從奧爾來的人，貴族，優秀的舞蹈家。來到我那兒，爲了暴虐的勢力，他有一回，諷笑一切，唱了一首「汪加」歌：

汪加沿着廟堂走着——

道——十分素樸的！

嚙，你，汪加昂着鼻子

廟堂還遙遠呢！……

我認爲這完全不可笑，而是真理！假如不同頭，你就不會瞧見前面的廟堂。但是，我覺得一切人都是一樣的：不管囚犯也好，管理囚犯的負責人也好……

他說疲倦了，喝乾麥酒，用一隻烏兒般的眼睛瞧瞧空酒瓶裏，默然地又抽起煙來，青煙在鬚髯裏跑。

——不要攻打，不要爭名奪利，棺材跟墳場誰也逃避不了的。——比特石匠說得最多，但完全不跟亞各夫舅父一樣。我知道多少那類子的相似的話語！

我最不願問舅父的話。同他在一起，非常之愁苦，同時也憐憫他；一切都好像過去的雄壯的歌兒，與用輓性的憂愁之外的快樂編成的這種歌的絃外之音。我不忘記快樂的鄭綱，不忘記眼前的亞各夫舅父之起摺痕的面孔。我不由自主地想到：

「他是否知道鄭綱死於十字架呢？」

不願問他這件事情。

我眺望着山谷，直望到那被潤濕的八月之暗澹籠罩着的山谷之邊區。一陣陣的蘋菓與砒瓜之清香氣息從山谷里飛騰起來，城市的路燈沿着狹隘之街道閃爍着，一切都那麼熟識，瞧，傾刻之間那到樓濱司克去的，另外還有一隻到別爾門去的輪船的汽笛便嗚嗚然地響了。

——應當走了。——舅父說。

在酒排間門邊，他搖着我的手，談諧地忠告道：

——你別憂鬱；你好像不快活，唵？算了！你還年輕，最要緊的，記着：「命運不是快樂的障礙！」好，再見吧，我要到烏斯丙去！

快樂的舅父去了，留給我的只是一種繁雜萬分的他的話語。

我上城中逛了一下又跑出來，踱到田野間。是月圓之夜。靈慧的浮雲滿天飛馳，它從地上拭着我的黑影。我在城市附近的田野間兜了一個圈子，便走到伏爾加河岸的奧特戈司，躺在塵埃滿地的草坪上，久久地眺望着河對面，草原上，與這兒屹然不動的地面，雲影慢慢地掠過伏爾加河，投入草原的懷抱中；變得更加皎潔，好像給河水洗乾淨了的似的，週遭的一切都是半醒半醉的，一切都是朦朧的，一切都運動得很勉強，因襲着困難的須求，而不是爲着如火如荼的對於運動與人生之愛情。

因此，我很想給整個的地球與自己有力的一踏，然後我自己好像快樂的旋風似的，好像互相戀愛着的閒暇的人們之舞蹈似的，翱翔在已開拓的另一種美麗的，勇敢的，誠篤的生活中。

思想：

「我自己必須做一件不管什麼事情，要不然會消滅……」

愁眉不展的秋天，當着你不僅是瞧不見太陽，而且感覺不着太陽甚至於忘記了它的時候……

秋天的林場中每每有迷失道路的事情發生的。你從大道上被人扔掉下來，迷失了一切小徑，找尋它

得疲倦了，你咬緊牙關，直朝前面的密林邁步，跨過腐爛的風拔倒的樹木，跨過崎嶇的泥滯之坵山，——最最末了，你每每會尋出一條大道來的！

我就這樣決定。這年秋天，我到卡山去，暗中希望能夠在那兒達到進學校唸書的目的。

後記

好像小孩子燃放爆竹樣的，又愛好又畏懼地終於把這本二十五萬言的世界文學巨著譯出來了。

校完全書之後，私心感着莫大的欣慰和不安。

按個人的能力與經驗說，一動手就翻譯巨人高爾基的巨著，而且是敘述他那無比的多采的人間生活之最複雜煩瑣部份的「在人間」簡直是「胆大妄為」在原文許多地方的語句繁複到超乎文法，或者土話，俗語和不完整語句累積到難於捉摸的場合，以及應用笨拙的為數有限的方塊字，不能出巧地適當的來譯出這世界最豐富，表情達意最完美的俄語寫成妙處時，始終企圖而且居然能不苟且地譯完它，這更其是「胆大妄為」了。這「胆大妄為」的結果在自己不無欣慰；可是不安也就隨着這個而來了。自己最感不滿的是因為一味想忠實原文多保有點原作精神，以致譯文流於「不很通俗」。這只有待將來繙譯經驗多一些的時候來彌補了。

這本書是一九三三春天動手譯起的，中間為生活不安與許多意外的災難所阻害，有時竟然三兩個月以致半年地譯不成一行字來的事也有過的。直到一九三四年的最末一天全部才譯完。接着

修改與抄寫以及爲了找地方出版竟被遺失一部份待補上等等舛誤竟然費了與翻譯幾乎相等的時間。

插圖漫畫十二幅是從葛魯逝台夫著「高爾基的生活經驗」中選出來的。關於作者N·忒爾索的身世，作風與別的作品，和從真理報上取來用作封面漫畫的作者利莎一樣，可惜我知道得太少，這兒沒法介紹書中所表現的神韻生動的妙處，讀者在文字的對讀中當更能感到深趣的。

本書的出版，得到徐懋庸先生不少的幫助。泰炳著先生於百忙中爲本書設計封面與題字，均在這兒銘感著。

· 季愚 · 一九三六年八月 ·

